武俠世界



第36年
51
$18.00

編者話

今刊的巨型小說乃揚子江先生撰著的「五行神功」。「糊塗公子」行走於江湖已五年，幾年中他予人之印象乃是聰明不足，糊塗有餘。他手上所持之摺扇却是名動江湖之三耳先生遺物。當年，江湖上之「上僧下儒左金右銀中神通」，曾為此扇之藏寶奧秘白忙一場，而今舊事重演，糊塗公子成了中心人物……究竟鐵木寶扇隱藏了甚麼秘密？「糊塗公子」是否眞是一場糊塗，或是難得糊塗之人？故事詼諧生動，大結局更是出人意料，欲知故事內容，請閱本故事。

*　　*　　*

本刊今選登孟浪先生撰著的短篇「浪子行」，武林中之「風流銀劍」魚破浪，風流而不下流，故事生動活潑，語言詼諧，值得欣賞。另有麥穗先生撰著的「人間地獄」，上帝若有知，為何人間儘多不平事？值得大家共同探討。

*　　*　　*

下期將刊登南宮宇先生撰著之「烈火狂飆」，短篇「天翻地覆」「山水明月」，篇篇精采。

*　　*　　*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51期

（總號185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五行神功

江湖俠義傳奇軼事／揚子江・文　可飛・圖

易釵而弁　攀結金蘭

丁一丁三十多歲了，打從十五歲出道闖江湖起，他唯一的嗜好，就是欣賞那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那一道血花。

他把那些血花比作世界上最美妙的奇花，他嗜此成癖，樂此不倦。

就因爲這種莫名其妙的嗜好，一有機會殺人，他絕不會放過殺人的機會，也因此他年紀雖然不過中年，他殺死的人已算不清，記不清了。

也因此，他已經是江湖上公認的殺人王。

殺人王丁，是一塊響噹噹的金字招牌，人見人怕，人見人厭的金字招牌。

常言道：「風水輪流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自從今年開春起，殺人王丁就沒有殺過一個人，他不是不想殺人，他想殺人想得發狂了。

可是，他今年就是這樣的不順心，縱然想殺人想得發狂，却沒有一次得手，他不但沒有一次得手，而且，每出手一次，就倒霉一次，不是自己受了傷，就是幾乎被別人殺死。

過去，他常以爲自己的功夫已是天下無敵，所以，無往而不利，隨心所欲。

現在，他一下子變成了一個二流身手，遇上誰，誰都比他高強。

當然，他有他的身份，殺人王丁，絕不會向一個不屑一顧的人下手，他就是想殺人想得發了狂，他還是要殺有頭有面的人物。

今年眞倒霉。

尤其是今天更倒霉，他身上已經受了十八處輕重傷，還被圍困在一處絕地裡。

他雖然憑險死守，頑强抵抗，沒有馬上被對方殺死，那也只是遲早的事，對方人手衆多，身手又個個不弱，他別無逃生之路，就算對方不再强攻，自己也只得坐以待斃了。

對方，也許打的就是困死狗的主意，懶得逼他，只待他自我死亡，最後上來驗明正身就了事。

殺人王丁第一次嚐到了被人困殺的滋味，這種滋味實在不好受，似乎比被人一刀殺死還難受。

他用盡身上所有的刀傷藥，總算把十八處傷口的血都止住了。

可是接着而來的，是比傷痛還痛苦的口渴，渴得他眞想喝自己身上的血。

「他媽的……」聲音沙啞得像鴨公，別人簡直聽不清他罵的是甚麼，只有他自己心中有數。

「想喝水？」

突然，一隻水壺出現在他的眼前，水壺不會自己走來，當然是握在一個人手中。

可是，殺人王丁這時甚麼都沒有看到，只看那隻水壺。

管他娘的，殺人王丁甚麼也顧不了，搶着水壺就猛灌。

灌完了一壺水，殺人王丁才想到送水壺的人，「他媽的！」暗罵聲中，刀光一起，這就是他喝了人家一壺水的報答。

當然，他這一刀肯定殺不了人家，人家用二根手指頭，就捏住了他的刀口。

那人嘆惜一聲，道：「殺人王丁，眞是六親不認，人性全無。」

殺人王丁瞪目道：「老子不殺你，你難道還會放過老子！」

那人笑道：「我要殺你，爲甚麼還送水給你喝！」

殺人王丁一怔，道：「你……」

那人又是一笑道：「救你。」

殺人王丁冷笑一聲，道：「我們過去是朋友麼？」

「不是。」

殺人王丁哈哈一笑道：「那你爲甚麼要救我，你救得了我麼？」

那人道：「你不想死，就跟我走，少囉嗦。」那人說走就走，轉身向着一塊大石頭走去。

殺人王丁輕視別人的生命，却一點也不輕視自己的生命，他若想死，就不會苦撐到現在了。



他傷勢雖重，只要不想死，他就有力氣走路，有力氣走路，自然就會跟在那人身後了。

那人走到大石塊前面，大石塊忽然自動閃出一道縫隙，那人身子一側，走了進去。

殺人王丁進去之後，大石塊又自動回復了原狀。

這是一個秘室。

不知內情的人，做夢也想不到這裡會有個秘室。

殺人王丁不是做夢，但他沒有多問，反正船到橋頭自然直，管他娘的。

那人點起了火，亮光照出了面前那個人的面目。

那是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年輕人，普通的容貌，出奇明亮的眼睛，殺人王丁見了那雙眼睛，也不禁心裡發毛，暗道：「這是一雙殺人的眼睛。」

那人指着一張竹床道：「你先睡一覺，有話明天再說。」

殺人王丁倒想躺開，他本來就是疲憊得要死，自然是倒頭就睡，睡到天塌下來都不管了。

一覺醒來，已是第二天。

那人告訴殺人王丁道：「他們找不到你，都走了。」

殺人王丁精神大振，指着自己鼻子道：「你道老子是甚麼人？」

那人淡淡的道：「殺人王丁。」

殺人王丁道：「老子今天不殺你，你滾吧！」

那人一笑道：「這就是向你的救命恩人的報答？」

殺人王丁雙目一瞪道：「誰要你救老子的命！」

那人苦笑了一聲，道：「那是我救錯了你了？」

殺人王丁冷笑一聲道：「狗拿耗子，多管閑事。」

那人眉頭皺了起來，點了一點頭：「好，那我還是送你去閻羅殿報到吧。」

殺人王丁哈哈笑道：「憑你……」

可是，他楞住了，再也笑不出聲來了。

因爲一把精光閃閃，冷氣逼人的利劍已點在他咽喉之上。

這是眞功夫，出劍之快，快得叫殺人王丁不禁打了個冷顫。

現在應該反過來說，不能動手的，該是他殺人王丁自己了。

那人微微一笑，道：「原來的你，已經死了，現在的你，該是我的了。」

殺人王丁再沒有勇氣自以爲自己了不起了，因爲，他現在明白一件事，如果自己不想死，就得乖乖的聽話。

那人似是看透了殺人王丁的心理，冷冷的道：「從現在起，沒有我的話，不准你殺任何人，我一旦有話交代下來，天王老子你也要替我殺掉！」

殺人王丁嘆了一口氣。

只聽那人又道：「你要是不願意，自己再死一次還來得及。」

殺人王丁要是不珍惜自己的性命，早就該一頭撞死了，好在大丈夫能屈能伸，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這口氣，他忍了。

「好，老子聽你的。」

那人一笑道：「你以後也不能自稱老子。」

殺人王丁滿肚子怨氣，幾乎要把自己炸成碎片，翻了一翻眼睛，點了一點頭。

那人又道：「以後你是僕人，我是主人。」

殺人王丁當然是又點頭。

那人微微一笑道：「你進步很快，很好，說不定那一天，本公子一高興，馬上就還給你自由之身。」

殺人王丁不是一個笨人，開始意味到順從的好處，雖然一萬個「不以爲然」，還是揑着鼻子，點了點頭。

那人又道：「從今日此時此地起，你也不准使用你的『修羅三刀』。」

殺人王丁翻着一雙疑惑的目光，望了那公子一眼，口唇欲動的又點了一點頭。

那人滿意的一點頭，又道：「今後你也不再是殺人王丁，你叫苗子，你的招牌武功是『苗子三絕』。」

甚麼叫「苗子三絕」，空手道？刀法？劍法？

不用他自己想，那公子馬上就告訴他了：「仔細看着，把你的『修羅三刀』全力攻來。」

苗子(以後他就叫苗子了)心裡正不是滋味，一聽精神一振，鏘然一聲，鋼刀出鞘，「修羅三刀」已經隨着他的身形猛撲，掃向那公子身上。

那公子微微一笑，右手立掌如刀，揮動之間，頓時把苗子「修羅三刀」如火如荼的攻勢，化解於無形。

「苗子三絕」比「修羅三刀」高明得多了。

苗子從新打量了那公子一眼，眞的要好好地從頭想一想了。

那公子隨手遞給他二樣東西，道：「羊皮紙上是『苗子三絕』，易容丹把你改變成眞的苗子，你有七天時間準備，七天之後，隨我一同出山。」

說完話，那公子留下他一個人，就走了。

苗子不敢再生二心，練吧，苦練七天「苗子三絕」，七天後，苗子隨同那人身後，向山下走去了。

一路上苗子祇知道一件事，那就是那公子的姓名，他姓胡，單名一個圖字，外號就是糊塗公子。

殺人王丁下山後，簡直完全變了另一個人，眞變得糊裡糊塗了。

茶樓酒館，向來是最易惹是生非。

糊塗公子大模大樣，苗子挺胸凸肚，走進了一家最大的酒館。

店小二的眼光，是天下最勢利的眼光，憑糊塗公子那副派頭，當然坐了最好的座頭，也送上最好的菜餚。

隔座不遠，一個瘦小漢子見了糊塗公子，眼睛猛然亮得大放異彩，悄聲的向同桌的大漢道：「二虎，咱們今天的運氣眞好。」

二虎姓林，楞了一下道：「好？好個屁！」

那高興得滿臉開花的漢子叫吳通，壓着嗓子低聲道：「你看隔座來的是甚麼人？」

「甚麼人？一個享老子福的臭小子罷了。」

吳通說道：「不，他是咱們的財神爺呀！」

「咱們的財神爺？」看了糊塗公子座旁苗子的架勢，林二虎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吳通道：「你聽說過糊塗公子其人沒有？」

林二虎訝然道：「他……他就是糊塗公子？」

「如假包換。」

「他身旁那漢子，只怕不好惹。」

吳通輕笑一聲，道：「那是聾子的耳朵，你看我的。」

「啊！」二三步搶到糊塗公子桌前，親熱的招呼道：「胡公子，好久不見了，你一向可好。」

話未說完，吳通已先自己向桌旁坐下了去。

糊塗公子皺起了眉頭，茫然的道：「尊駕……尊駕……是……」

吳通爽朗的笑道：「公子，你眞是貴人多忘事，一個月之前，我們還在一起喝了個人仰馬翻，大醉如泥，您公子就忘記了？」

糊塗公子張着眼睛，道：「啊啊啊……」

吳通接口道：「那天公子還答應了在下一件事，不知公子還記不記得？」

糊塗公子淡然地道：「甚麼事？」

吳通道：「由在下請一次客！」

糊塗公子笑道：「這……這，這怎麼好意思！」

不好意思，當然就是答應了，同時，也顯示糊塗公子糊塗得弄不清眞假。

兩桌併成一桌，林二虎却有點臉紅，眞不知吳通哪來的錢付賬。

樹要皮，人要臉，林二虎可以殺人劫貨，在大庭廣衆之中沒有耍過賴皮。

吳通却行若無事，高談闊論，逗得糊塗公子大樂。

忽然吳通驚叫了一聲，道：「糟了，忘了一件事。」

是朋友就得互相照顧，糊塗公子當然接口問道：「甚麼事？」

吳通淡淡地道：「沒有甚麼事。」

同時，却又問林二虎道：「二虎兄，有勞你去看一趟林老爹，就說他囑咐的事，今晚我必有回信，要他放一百二十個心，等著新媳婦進門吧。」

林二虎不知道吳通葫蘆裡頭裝的是甚麼藥，但是他却知道一點，是自己脫身的機會來了。

當然，他笑着點頭的走了。

吳通自己灌了三杯酒，自言自語道：「林老爹這件事情……」

這是誘人上當的話，糊塗公子如果不答腔，吳通又得另絞腦汁，任你是誰，也聽得明白吳通的話意。

只是糊塗公子聽不出，而且問道：「林老爹有甚麼事？」

吳通搖頭一笑道：「別說，別說，喝酒，喝酒，公子，在下敬你三杯。」

最是令人難過的事，莫過於聽話聽一半，糊塗公子伸手擋住他的酒杯道：「是朋友，你就把話說出來。」

吳通道：「這件事說起來，眞叫人笑破了肚皮，林老爹爲了要娶兒媳婦，居然不自量力的答應女方，以三顆大明珠迎親，明天就是迎娶的日子，他答應的三顆明珠，還沒着落哩。」

糊塗公子道：「你剛才不是說有辦法嗎？」

吳通回答道：「不錯，在下是有辦法了。」

糊塗公子問道：「甚麼辦法？」

吳通道：「城隍老爺頭上金冠上的明珠多的是，夜裏去借三顆不就得了。」

糊塗公子一笑道：「那是假明珠，怎能用？」

吳通道：「鄉下人誰見過大明珠，更不要說分眞假。」

糊塗公子一皺雙眉，道：「這不太好吧。」

吳通道：「除此之外，還有甚麼別的辦法，別說這裡買不到大明珠，就是買得到，林老爹那三十幾畝地統統賣掉了，也買不起半粒小明珠，何況是三粒大明珠。」

糊塗公子轉頭囑咐苗子道：「取出三顆明珠。」

苗子不太願意的叫了聲：「公子……你！」

糊塗公子道：「我們幫林老爹一個忙，讓他高高興興的討個好媳婦，豈不也是一件好事麼？」

吳通接着道：「如果公子能借三顆大明珠一用，那眞是太好不過了，照規矩，這種迎親明珠，可以隨同新娘子帶回到男家去的，明天新娘子過門之後，林老爹就可以完璧歸還了。」

糊塗公子道：「把明珠交給吳兄。」

吳通明珠接到手，高興得跳起來道：「公子眞是大好人，這件事，是件天大的喜事，在下却忍不住要馬上去告訴林老爹了。公子你請稍候，在下就把明珠送去給林老爹，很快就回來和公子共醉……」

明珠一到手，吳通立時跑得不見了人影。

糊塗公子呆呆的等到了人客走盡，也不見吳通回來，當然，吳通是不會再回來了。

糊塗公子苦笑了一聲，道：「走，我們也去給林老爹道喜去。」

苗子問道：「林老爹住在哪裡？」

糊塗公子拍着自己的腦袋，笑道：「可不是，我們忘了問他地址。」

糊塗公子吃了大虧，也吃了小虧，苗子眞迷惑到了極點，他怎麼

會一下子變成了這個樣子呢?

這天，他們遇見了兩個漢子，空手赤拳的打成了一團，看他們出手的情形，顯然都是練家子。

糊塗公子囑咐苗子道：「去叫他們不要打了，有甚麼事解決不了的。」

苗子跳過身去，雙手一張，就把那二人震得後退了四五步。

憑殺人王丁的身手，他們當然不是對手，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想不依也不成，縱然他們兩人都氣得眼睛冒了怒火，張着眼睛猛瞪苗子，口裡却誰也不敢向苗子發惡。

因爲，他們都怕得罪苗子，如果苗子因他們言語失當，而偏向對方，自己可就划不來了。

苗子震住了他們之後，微微一笑道：「我們公子想和兩位談一談，兩位賞個『光』，如何?」

不待他們過去，糊塗公子自己已走了過來，抱拳唱了一聲，「喏」道：「在下胡圖，請敎兩位尊姓大名。」

那二人報了名，一位姓張字子和，一個姓王字希眞。他們兩人年紀都不大，約在二十出頭，三十不到之間。

他們的武功都算不弱，可是他們的舉止，顯出他們都不是行走江湖的人。

他們沒有眞正江湖人那份江湖味和橫眉豎目的標悍之氣。

糊塗公子道：「兩位有寃仇，如此互不相容，不知在下可否與聞，替兩位做一個和事老?」

張子和修眉一揚，戟指着王希眞道：「其弟拐走了舍妹。」

一話未了，王希眞截口道：「不，是其妹誘跑了舍弟，舍弟只是一個讀書人，手無縛鷄之力，豈能拐跑一個會武功的女子?」

張子和道：「舍妹雖然粗通拳脚，却是情性溫和的本份姑娘，絕不會誘跑了其弟。」

糊塗公子想了半天作難地道：「到底是誰拐跑了誰，實在很難斷定。」

苗子忍不住道：「公子，不知小的可否說一句話?」

糊塗公子說道：「有甚麼話，你就說吧。」

苗子道：「也許他們誰也沒有拐跑誰，是他們兩個人商量好一起跑了。」

糊塗公子點頭道：「有理，有理!」

張子和道：「不，不，不，舍妹絕不是那種人。」

王希眞也搖頭道：「舍弟知書識禮，也絕不會做出私奔之事的。」

糊塗公子想了半天，忽然問出一句話來，道：「你們誰家最富有?」

張子和道：「彼此都差不多，算是小康之家。」

糊塗公子又想了半晌，搖頭苦笑道：「這就很難分清誰是誰非了。」

王、張二人打了半天，也無法分出强弱，糊塗公子這干預，彼此也漸漸心平氣和了，皺着眉頭，推敲起來。

糊塗公子嘆惜一番道：「兩位不要心急，慢慢的找，令弟令妹總有被找到的一天，請恕在下打擾了，就此告辭了。」

抱拳一禮之後，正待轉身離去，忽然有人接口道：「你們說的可是一對青年男女，在下倒略知一二。」

糊塗公子少不得止步望去，原來是一個四十多歲的江湖漢子，看他皮笑肉不笑的樣子，給人的第一個印象就是有點犯疑。

張子和走前一步，迎住那漢子道：「正是一對青年男女，你可知道他們的去處?」

那漢子不但沒有理張子和，甚至望也沒望他一眼，而他的眼睛只望着糊塗公子。

糊塗公子顯然有愛管閑事的毛病，自然而然的一抱拳說道：「請敎先生尊姓大名。」

那漢子微微一笑道：「在下郝子奇，江湖朋友都叫我順風耳。」

糊塗公子欣然道：「原來是郝大俠，久仰久仰，在下胡圖。」

順風耳郝子奇大喜過望地道：「原來尊駕就是胡公子，在下久慕公子助人爲樂，好義當先之俠譽，在下心儀已久，想不到在這裡得以見到公子，在下眞是欣喜若狂。這件事有公子過問就好辦了。」

糊塗公子並不是眞正的當事人，可是他根本沒有想到這些問題，居然糊裡糊塗的含笑道：「好說，好說，郝大俠眞是看得起在下了。」

順風耳郝子奇這才轉身向着張、王兩人道：「兩位可知道胡公子在江湖上的身份和名望麼?」

張、王兩人瞠目不知所答。

順風耳郝子奇笑道：「兩位眞是孤陋寡聞了，遇見了江湖貴人，居然當面錯過，兩位如想找回令弟令妹，可全在胡公子身上啦。」

張、王二人算是明白了順風耳郝子奇的意思，急急的請糊塗公子作主。

世間上很少有這樣糊裡糊塗的就把擔子往自己肩上挑的人，只有糊塗公子例外。不加思索的就答應了張、王兩人，而且，拍着胸脯道：「兩位放心，令弟令妹之事交在我身上，就是了。」

張、王兩人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糊塗公子道：「郝大俠，你可是見過他們?現在何處?」

順風耳郝子奇道：「在下沒有見到他們，在下的朋友却親眼見到，而且，一直暗中盯住了他們。」

糊塗公子道：「你可以帶我們去找他們麼?」

「當然可以，只是……」

糊塗公子問道：「您有甚麼困難?」

順風耳郝子奇道：「困難倒沒有，只是在下爲人作事有個規矩……」

他有甚麼規矩，凡是知道順風耳郝子奇的人，也就同時會知道他的規矩。

一個靠耳朵長混飯吃的人，他的規矩當然就是銀子了。

順風耳郝子奇訕訕的笑道：「常言有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下外號順風耳，替朋友們跑腿打探消息，一切指望也就全在這上面了。」

糊塗公子算是明白了，哈哈一笑道：「郝大俠可是要銀子?」

順風耳郝子奇點點頭一笑道：「公子算是明白了，不過在下不要銀子，只要珠寶和銀票。」

糊塗公子一楞道：「銀票不也是銀子麼?」

順風耳郝子奇道：「銀子太重，百兒八十兩的，就能把人的腰壓得直不起來。」

糊塗公子一笑道：「說得也是，銀子帶在身上實在不方便得很。」

順風耳郝子奇道：「何況在下的起碼價是伍仟兩銀子。」

苗子雙目瞪了起來，忍不住的道：「你要伍仟兩銀子?」

順風耳郝子奇淡淡的一笑道：「伍仟兩銀子那只是起碼價，照目前他們兩人的身份來說，却要高一點。」

糊塗公子道：「那是多少?你就直說了吧。」

順風耳郝子奇道：「本來是該要十萬兩銀子，但看在公子的份上，在下只收五萬兩好了。」

張子和當時就跳了起來，大叫道：「天啦，要五萬兩銀子，我們到哪裡去找啊!」

王希眞道：「你，你……要敲竹槓，可找錯了對象。」

順風耳郝子奇笑道：「在下要的價錢一點不貴，你可知道你那兄弟乃是當今狀元之才，憑他將來的成就，在下祇要五萬兩銀子，那是便宜得不能再便宜了。」

王希眞似乎被「狀元之才」四個字堵住了嘴巴，「這!這……」這了半天，也沒有說出一句話來。

糊塗公子點頭道：「五萬兩銀子買回一個狀元，不貴，一點也不貴，苗子，給郝大俠五萬兩銀子!」

苗子壯着膽子道：「公子，現在，現在……」

糊塗公子一笑道：「別小家子氣了!給郝大俠吧。」

苗子取出五萬兩銀票，悻悻的塞到順風耳郝子奇的手中，道：「銀票是給了你，你可要對得起銀子。」

順風耳郝子奇哈哈一笑，道：「大管家，你這話可就太小看我了，你如果再出三萬兩銀子，我郝某人甚至可以把他們兩人親自送來，交到你們手中。」

苗子冷笑一聲道：「你倒眞會製造發財機會。」

糊塗公子接口道：「好，你把人送回來，本公子再付你三萬兩銀票。」

順風耳郝子奇一伸手，話沒有說出口，苗子就截口道：「銀貨同訖。」

順風耳郝子奇，笑了笑道：「好，咱們明天王家莊見。」

苗子叫道：「且慢。」

順風耳郝子奇停身止步，道：「大管家，還有甚麼高見?」

苗子道：「收了五萬兩銀票，就這樣走了麼，該不該留句甚麼話!」

順風耳郝子奇道：「好，在下告訴你們，他們的人現在就在鐵樹道觀，你們如果能先把他們接回來，另外那三萬兩銀子在下就奉送了。」

順風耳郝子奇帶走了五萬兩銀子，只留下那麼一句話。

如果那句話是假的，那五萬兩銀票，就等於泡湯了。

苗子是見怪不怪，張子和及王希眞却對糊塗公子有着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的感覺。

王希眞請大家到王家莊等候順風耳郝子奇的回信，可是第二天等了一天，直到天黑之後，莊外才來了一輛馬車，馬車上共有三個人。

一個死人，兩個活人。

死人就是順風耳郝子奇，他右手握着五萬兩銀票，左手握着一張字條。

「公子，你幾乎又上當了，一切都是他在搞鬼，而且，他更不是甚麼順風耳。」

王希眞之弟王希和，與張子和之妹張玉鳳無恙歸來，只是他們被點了穴道，問起經過情形，甚麼都不知道。

糊塗公子離開了王家莊，迎面來了一位面目清秀，青衣打扮的半大童子，攔住他的去路，問道：「

公子爺可是姓胡？」

糊塗公子笑道：「小哥問對了。」

那童子露齒一笑道：「敝主人有請公子移駕一談，請！」

不問可否，也不給糊塗公子問話的機會，身子一側，看似頗有禮貌的肅客，骨子裡却大有霸王硬上弓請客的意味。

糊塗公子好修養，笑了一笑道：「小兄弟，你叫甚麼名字？」

那童子道：「我叫青兒。」

糊塗公子道：「那你就帶路吧。」

那童子指着路邊一間茶舖道：「敝主人就在那間茶舖裡恭候公子，公子請！小的不敢僭越。」

路邊共有三間茶舖，那是最小的一間，裡面除了一位年輕公子外，別無其他的茶客，顯得有點特別。

不過糊塗公子不在意這些，也不注意這些，搖搖擺擺的進了茶舖，向着起身相迎的年輕公子抱了一抱拳道：「辱承寵召，不知兄台有何見教？」

那是一位很斯文清雅的公子，滿口雪白牙齒，挑着眉兒，道：「你猜呢？」

好像老朋友似的答話，叫人很難以應付。

糊塗公子道：「兄台可是有甚麼困難，需要在下效力？」

那公子當時眉間一鎖，滿臉笑容頓時化爲烏有，冷冷的道：「你以爲甚麼人都要找你幫忙？你也未免……」忽然話聲一頓，臉上冰霜也立時解化了，恢復了笑容，道：「你看呢？」

糊塗公子搖頭，道：「請你直說吧。」

那公子道：「本公子是來向你討一個『謝』字。」

糊塗公子怔了一怔道：「討一個『謝』字？」

那公子道：「因爲你欠了本公子的情。」

糊塗公子大惑不解地道：「我欠了你的情？」

那公子道：「我替你省了五萬兩銀子，也替你救回了一對情人，你說，該不該『謝』我？」

糊塗公子道：「順風耳是你殺的？」

那公子笑笑道：「我倒沒有動手，是小青兒出的手。」

糊塗公子忙道：「小青兒就是殺人的兇手？」

那公子聽出語氣不對，一怔道：「甚麼殺人兇手？」

糊塗公子道：「殺死順風耳郝子奇的兇手。」

接着，喝道：「苗子，把小青兒給我拿下。」

那公子臉色突然一變，喝道：「你……你……」

糊塗公子飛出一指，把那公子想說的話，都給堵回去了，因爲他已被糊塗公子一指閉住了穴道，穴道被制，自然只有瞪目張口的份兒。

此時他心裡驚慌到了極點，做夢也想不到這糊裡糊塗的糊塗公子，居然有這一身出奇的功力，出手就制住了自己。

青兒眼見，氣得大叫一聲，道：「好小子，你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難怪人人都叫你糊塗蛋，我和你拚了。」身子一矮，便取糊塗公子了。

苗子那能讓他接近糊塗公子，大喝一聲，截住了青兒就是一招「餓狗搶屎」。

小青兒的身子可膩滑得很，一縮頭旋身，居然避開了苗子的一擊。

苗子彆了滿肚子的氣，可一下子全發了出來，嘿嘿兩聲乾笑，手下一緊，使出了成名露臉的眞功夫。

小青兒一身功夫相當不俗，只可惜當面的對手是個經驗豐富，不知手下留情的當年殺人王。

三幾招下來，小青兒的功夫可就招架不住了，第四招，小青兒可就躺在地上了。

糊塗公子吩咐一聲，道：「走，把他們交給地方官去！」

苗子提起了青兒，正要走出茶舖時，茶舖外面一連出現了五個人，二男三女，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個白髮如銀的老太婆。

老太婆冷冷的說道：「給我把人放下！」

苗子微一猶疑，只見眼前白光一閃，手腕一鬆一痲，腕脈處，已多了一條銀色繩子，銀色繩子一收，手中的小青兒已落在地上。

接着銀色繩子一收一抖，苗子竟被帶得身子一翻，叭的一聲，跌了個狗吃屎。

苗子一生殺人無數，幾曾吃過這種的虧，當下怒火起，哇哇的大叫了一聲，雙腿一剪，挺身站了起來，鏘然一聲，手中鋼刀可就出了鞘，雙目暴睜，充滿了殺氣。

糊塗公子一揮手道：「苗子，先退過一旁去！」

老太婆身形一晃，就到了糊塗公子的身前，望着糊塗公子冷哼了一聲，道：「你好大的狗膽，報上名來。」

同時，那年輕公子已被另外二個女人拖到另外一旁牆邊去了。

糊塗公子道：「敝姓胡，單名一個圖字，老太太，妳這樣一來，就把殺人的兇手搶了過去，不覺得太冒失了麼？」

那老太婆翻着眼睛打量了糊塗公子一陣，語氣忽然緩和了下來，道：「你就是糊塗公子麼？」

糊塗公子道：「不錯，晚生就是糊塗公子，老太太知道晚生？」

老太婆道：「公子名滿江湖，老身久仰了。」

糊塗公子道：「老太太可知小青兒乃是殺人兇手？」

老太婆道：「他殺了誰？」

糊塗公子道：「順風耳郝子奇。」

老太婆道：「你親目所見？」

糊塗公子道：「這……是他們自己承認的。」

這時，那年輕公子的穴道已被解開，緩過氣來，走過來道：「誰眞的殺了人，那只是逗逗你的。」

糊塗公子愣然道：「啊！你們沒有殺人？」

年輕公子道：「你也不想想，眞要殺了人，也不會自己承認是兇手呀！」

糊塗公子拍了一下自己腦袋，笑道：「兄台說得對，在下向你賠禮。」

他眞的向年輕公子行了一禮，告罪道歉。

那年輕公子又好氣又好笑的揮了一揮手道：「算了，算我們主僕倒霉，誰叫你是糊塗公子哩！」

糊塗公子道：「我胡圖公子怎樣了？」

那年輕公子道：「你名氣太大了，我們惹不起你，只有認了。」

糊塗公子訕訕的道：「小弟可不是仗勢欺人的人，剛才那只是誤會，請不要介意。」

那年輕公子道：「你現在也該請教請教兄弟的姓名了吧？」

糊塗公子臉色一紅道：「該，該，該，請教兄台……」

那年輕公子一截口道：「小弟姓金也是單名，叫金英。」

糊塗公子抱拳道：「久仰，久仰！」

金英笑道：「我這『金英』兩字，可是初次出現江湖，你從那裡聽見過？」

糊塗公子笑道：「我……我……只是名氣名氣而已。」

金英轉臉向那老太婆揮了揮手，道：「沒有妳們的事，你們辦你們的事，去吧。」

那老太婆應了一聲「是」，沒多說一句話，也沒和糊塗公子打招呼，領着二男二女默默的走了。

金英叫了一聲，道：「胡兄，咱們主僕兩人，可要向你要點公道。」

糊塗公子道：「要甚麼公道？」

金英笑着道：「我們要好好的吃你一頓。」

糊塗公子笑道：「當然，當然，只是這裡沒有甚麼好吃的。」

金英道：「我們不會到有好吃的地方去麼？」

糊塗公子不禁點點頭道：「是，是，是！」

糊塗公子和金英去後，茶舖後面走出兩個人來，望着糊塗公子和金英公子的背影，半天沒有回過神來。

後來，他們同時輕嘆了一聲，回到糊塗公子剛才坐過的桌上坐下。

那是兩個老江湖，四十五歲的黃金年華，有經驗，有火候，還有體力。

他們兩人，一叫郭東來，一叫郭西來，聽名字就知道他們是同胞兄弟，更知道東來是哥哥，西來是弟弟。

這兩兄弟在江湖上可是一對不太被人歡迎的人物。他們倒不是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的兇神惡煞，而是專愛管別人的閑事，管得了自然要管，管不了也要管，因此，黑白兩道對他們兩兄弟都皺眉頭。

他們又想管閑事了。

老二郭西來皺了一皺眉頭道：「老大，你可會看過金谷園的人向人低頭過？」

老大郭東來道：「沒有。」

老二郭西來道：「那麼，今天可開了眼界了。」

老大郭東來道：「的確叫人開了眼界。」

老二郭西來道：「這件事太不尋常了，記得老人家說過，不尋常的事，背後定有文章。」

老大郭東來道：「老人家的話，向來都是非常之有理。」

老二郭西來道：「老大，你看那糊塗公子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老大郭東來道：「身懷絕學的年輕高手。」

老二郭西來道：「他不是呆子，也不是白癡，但是，爲甚麼大家叫他糊塗公子呢？」

老大郭東來道：「江湖上的糊塗公子，可不是一天兩天興起來的，五年前就有他這一名號了，事出有因，他這糊塗公子絕不是被人白叫的。」

老二郭西來道：「這樣說來，他是眞糊塗，而不是假裝的了。」

老大郭東來道：「要裝假，必有目的，這五年來，好像看不出他有甚麼企圖，五年不是一天兩天，一千八百多個日子，可不是容易打發的一個數字。」

話題一轉，老二郭西來道：「老大，金谷園對他這樣遷就，總不會沒有目的吧。」

老大郭東來一笑道：「你幾時聽說過，金谷園的人好心好意替別

人設想過。」

老二郭西來道：「那是說，一定有甚麼陰謀了？」

郭東來點點頭道：「當然。」

郭西來道：「那也就是說，咱們兄弟有熱鬧看了，機會來時也可以利利手癢了。」

郭東來冷哼了一聲，道：「利利手癢，只怕一個弄不好招牌都會被砸掉了。」

老二郭西來說道：「金谷園確是不好惹。」

老大郭東來道：「但我們兄弟可也不是欺善怕惡的人。」

老二郭西來道：「那你是說，咱們不能袖手旁觀？」

老大郭東來道：「如果被人認爲欺善怕惡，那倒不如從今以後，回家去抱抱老婆、孩子的好。」

老二郭西來一笑道：「可惜，我們沒有老婆孩子可抱。」

老大郭東來道：「那就天陰打孩子，閑着也是閑着。」

老二郭西來接口道：「只好幹了，好，咱們就幹吧，兄弟先走一步。」

他一長身，從椅子上站了起來，步子還沒邁開，門口已經冒出一人，橫身擋住了出路，嘿嘿冷笑道：「夜路走得多，總有撞鬼的一天，兩位今天的運氣可不太好。」

那是一個又乾又瘦的老頭子，駝背彎腰，站在那裡，風都吹得倒的樣子。

他樣子差勁，說出來的話，可比他的樣子唬人多了。

老二郭西來哈哈一笑，道：「你認識我們兄弟？」

那老頭子道：「我老頭子還不屑認識你們二人。」

老大郭東來站起身來道：「你是金谷園的朋友？」

那老頭子道：「金谷園還沒放在老夫眼中。」

老二郭西來道：「那麼，你到底是甚麼人？」

那老頭子道：「管閑事的人。」

老二郭西來放聲大笑道：「你這不叫：魯班門前弄大斧，『班門弄斧』麼？」

那老頭子翻動了一下眼皮子，道：「你們還沒那氣候啦，就不知自己是老幾？」

老大郭東來冷笑了一聲，道：「牛皮人人會吹。」

那老頭子道：「咱們賭點甚麼嗎？」

老大郭東來道：「咱們兄弟可是軟硬不吃，老少不饒，動上了手就從不留情。」

老頭子道：「正合老夫胃口。」

老大郭東來道：「你要賭甚麼？」

老頭子道：「賭你們少管閑事，同時替老夫辦一件事。」

老二郭西來道：「你輸了呢？」

老頭子道：「你們說吧。」

老大郭東來道：「只要你少來碍手碍脚，就成了。」

老二郭西來又說道：「怎麼樣一個賭法？」

老頭子道：「你們兄弟同上，老夫十招之內如果不能把你們摔倒地上，就算是老夫輸了吧！」

老大郭東來摸着自己鼻子道：「你要我們兄弟齊上？」

老頭子輕笑一聲，道：「要你們兄弟齊上，還是老夫看得起你們。」

老大郭東來氣得大叫道：「好，咱們兄弟就鬥鬥你這大言不慚……的東西。」心裡想罵老鬼，話到口邊，忽然改了口。

老頭子眞是人老成精，完全看透了郭東來的心意似的，笑了一笑道：「爲甚麼不罵老鬼了，莫非心裡已經怕了？」

這種話簡直是揭人的皮，郭東來脖子一粗，大喝一聲道：「老二，咱們上！」

多少年來的配合，加上多少年來的經驗，郭氏兄弟的聯手出擊，在江湖上堪稱一絕，非常叫人頭痛。

郭東來話聲出口，郭西來已是心意相通，二人人影同時一矮，射向那老頭子。

三條人影剛一接觸，就自動的退了回來，同時，兩兄弟臉上都變了顏色，變得又紅又紫。

老頭子沒有下殺手，只是封得緊，他們連半招都遞不進去。

老大郭東來暗暗的吸了一口氣，輕聲道：「老二，咱們打加官。」

這是他們兄弟的暗語，聽得那老頭子哈哈大笑道：「我老頭子很有耐性，你們慢慢的商量吧，商量好了，再出手吧。」

郭老二想反唇相稽，却被郭老大用眼色止住了，對方來歷不明，武功高不可測，可不能口無顧忌的亂罵了。

微一交換眼色，二條身子又撲向了那老頭子，這次，他們可使出了壓箱底的本事，把平生只使過二次的「二龍剪水」手法使出來了。

對方太高了，久戰必敗，只能孤注一擲。

老頭子微微一笑，道：「怪不得你們小有名氣，原來還會『二龍剪水』……」

老頭子此語一出，郭氏兄弟心裡已是凉了一大截，人家甚麼都知道了，那還有出奇制勝的機會。

對方手影一翻，「二龍剪水」果然遇上了尅星，遞出去的招式，正好送到對方手中，腕脈一凉，全身

功力都已失去了。

只聽得「叭」一聲，郭東來向東，郭西來向西，一邊一個，同時跌倒在地上。

他們跌倒的位置，也是妙不可言，店中那麼多桌椅，他們居然沒有碰上一件，這種手法如果再不服氣，不是糊塗蛋，就是白癡了。

郭東來兩兄弟臉紅脖子粗的低下了頭，只有認了。

老頭子拍一拍他們肩頭，笑嘻嘻的道：「別難過，栽在我老頭子手中，並不算丢人，咱們先吃點甚麼吧。」

郭東來訕訕的問道：「你老人家上下如何稱呼？」

老頭子道：「我老頭子沒有上下，只有中間。」

郭東來望着郭西來，兩人同時站了起來，郭東來驚叫了一聲，道：「你老人家莫非是中神通葛老前輩？」

中神通葛一非微微一點頭，道：「心裡好過些了吧。」

原來，當今武林中最出名的五個人是上僧、下儒、左金、右銀、中神通。

中神通就是這位糟老頭子葛一非。

郭東來能不服氣麼？長長的吸了一口氣，道：「晚輩兄弟能被老前輩看中提攜，是我們無上的光榮，老前輩但有所命，晚輩兄弟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郭西來接着道：「但不知老前輩有何差遣？」

中神通葛一非笑笑道：「咱們的事慢慢再說……老夫倒要問問你們，你們對那糊塗公子知道多少？」

郭東來道：「據晚輩所知，他是當朝告老還鄉胡太師的三公子，自幼聰明絕頂，後來生了一場大病，就不大正常了，五年前出道江湖，由於他到處吃虧上當，所以落得大家叫他糊塗公子。」

中神通葛一非道：「他笨不笨？」

郭東來道：「平時他一點也不笨，只是遇上了事情就比不上人家了。」

中神通葛一非又問道：「你們可曾看出他的武功家數？」

郭東來道：「他武功奇高，却沒有一定的手法，好像各門各派的武功他都知道，剛才，他向金谷園二姑娘出手，只用了一招平易的『仙人指路』，就把金二姑娘制住了。」

中神通葛一非點頭道：「能化腐朽爲神奇，他的功力確然有了相當火候。」

郭西來道：「他有一個隨從，功力也稱得上一流身手，金谷園七小之一的小青兒，在他手下沒走滿五招，只是他那隨從動手之際，霸氣忒甚，分明也是一位粗綫條的人，一個糊塗蛋，加上一個莽撞鬼，那能不到處吃虧上當？」

中神通葛一非一怔道：「你知他那隨從是一個莽撞鬼？」

郭西來道：「他不是莽撞鬼，也絕不是一個有頭腦的人。」

中神通葛一非問道：「他有五十多歲了？」

郭西來道：「沒有那麼大的年紀，是一個三十多歲的精壯漢子。」

中神通葛一非自言自語道：「那他一定是換了隨從了。」

郭西來道：「當他的隨從實在是一件苦差，誰能老幹下去，有機會能不離開他？」

郭東來忽然問道：「你老人家可知道，他的師門來歷？」

中神通葛一非搖了一搖頭道：「老夫還沒有見過他出手，還無法判斷。」

中神通和郭氏兄弟在這裡研究糊塗公子，而糊塗公子和金英已經趕到了前面一大市集裡。

他們沒有進酒館，金英領着糊塗公子進了一座大宅邸，糊塗公子不糊塗地問：「這裡是甚麼地方？」

金英神秘地笑道：「小弟要敲你一記竹槓，到時候你付賬請客就是，反正有好吃的東西就是了。」

糊塗公子笑道：「這裡可是地下酒家？聽說這種酒家還有……還有……嘻嘻……」

金英玉臉緋紅的啐了一口，道：「你也不老實……」

糊塗公子道：「我只是聽說，可從來沒來過這種地方。」

金英道：「可是這裡不是那種地方，只是專做食家生意的『易牙居』，你聽說過『易牙居』沒有？」

糊塗公子笑道：「聽說過。」

金英怔了一怔，道：「你聽誰說的？」他不能不問，因爲這「易牙居」的名稱，只有他們自己的人才知道的。

糊塗公子笑道：「不是你剛才告訴我的麼？」

金英一楞，笑道：「你原來一點也不糊塗……」不對，當面說人糊塗，太不禮貌了，金英正欲收口已是不及。

糊塗公子果然生氣的一板臉孔，道：「誰說我糊塗了，哼！比精明，你們差得遠啦。」

當然，喝醉了酒的人，絕不會承認自己是醉鬼，糊塗公子也絕不會承認自己是糊塗蛋。

其實，他這種表白的方法，正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金英笑道：「小弟可不是這樣的想。」

「你怎麼想？」

金英道：「小弟有四個字批評你，『大智若愚』！」

糊塗公子哈哈大笑道：「金兄可眞是小弟的知心人也。」

金英不知怎的癡癡的望着糊塗公子，把一張臉漲得緋紅，過了許久，許久，金英才輕輕的嘆了一口氣，恢復了常態。

「易牙居」要甚麼有甚麼，一頓豪食下來，要了糊塗公子一張一千兩銀子的銀票。

糊塗公子唯一的嗜好就是錦衣美食。金英知道，他比自己清楚，出得易牙居，金英謝道：「這次破費你太多了，小弟還有一處更有風味的地方，肯不肯賞臉，讓小弟作一次小東道？」

糊塗公子和金英很談得來，當下便點頭道：「好極了，金兄對食道之精，小弟自愧不如，能有機會賞光，敢不從命。」

這次，金英花了二十兩銀子，每個人只吃了一小碗黃澄澄的湯，那湯的味道，說有多美就有多美，簡直令人無法形容。

糊塗公子饞口大開，訕訕的道：「我們再來一份吧？」

金英搖頭笑道：「沒有了。」

糊塗公子不悅的道：「金兄可是捨不得二十兩銀子？」

金英哈哈一笑道：「胡兄，你看小弟是捨不得銀子的人麼？」

糊塗公子道：「那你爲甚麼問也不問，就知道沒有了？」

金英道：「胡兄可知道這道湯的名稱嗎？」

糊塗公子道：「這與有沒有難道有關連？」

「當然有，你可知道，這道湯名叫『百靈羹』，是用一百種靈鳥的舌尖調製而成，一百種靈舌，豈是說要就要得到的。」

糊塗公子道：「你剛才不也是一要就有了麼？」

金英道：「你以爲小弟一要就有了，其實小弟已經在三個月前訂下了。」

糊塗公子道：「你已訂了三個月了，倒讓小弟檢了現成的，多謝，多謝。」

金英笑道：「區區微忱，聊表寸心，何謝之有。」

糊塗公子楞然道：「你是專爲小弟準備的？」

金英道：「胡兄義佈四海，小弟心儀已久，這番赤誠攀交，尚請胡兄莫棄。」

糊塗公子笑道：「金兄，你如此用心良苦，眞敎小弟感愧莫名，你這朋友，小弟打著燈籠也找不到，小弟那有不交之理！」

金英欣然道：「此話當眞？」

糊塗公子道：「小弟別無所長，向來說話算話。」

金英道：「小弟欲與胡兄義結金蘭，不知胡兄意下如何？」

糊塗公子說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金英打鐵趁熱，馬上吩咐準備香燭，當即盟誓結義，定了稱呼，金英比糊塗公子小了六歲，算是小弟。

金英好不高興，親親熱熱的叫了一聲：「大哥，小弟已經替你安排了一處宿處，你先歇歇，小弟告假一天，明天再來陪你……」

說話如風，人更像一陣風，話未說完，人已風般的飄走了。

金英替糊塗公子準備的地方是一座非常精美的獨院，苗子囑咐侍童侍女退去之後，大着膽子向糊塗公子道：「公子，苗子想了很久，覺得還是把這條命還給你的好。」接着，閉起雙目，肅然道：「請公子下手吧。」

糊塗公子含笑說道：「你眞的不想活了？」

苗子道：「小的本來不想死，可是這樣下去，自己氣也要氣死，倒不如現在死去，樂得少受些活罪。」

糊塗公子問道：「你有甚麼事過不去的？」

苗子道：「我自己倒好得很，只是替公子你難過。」

糊塗公子道：「替我難過？我有甚麼事要勞你煩心？」

苗子冷冷的道：「公子你的爲人，沒有一件事叫人見了不難過。」

糊塗公子微微一笑道：「你這樣關心我？」

苗子道：「我爲甚麼要關心你，你根本不值得我關心。」

糊塗公子道：「我既然不值得你關心，你爲甚麼這樣憤憤不平呢？」

苗子一時不知所答：「我……」

糊塗公子忽然手搭在苗子肩頭上，道：「你放心，我不會吃虧的。」

這不是糊塗話，是一句明白得不能再明白的話。

苗子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道：「公子可看出那金英乃是一個女孩子？」

糊塗公子點點頭道：「我知道她是金谷園的二姑娘，江湖上鼎鼎大名的辣手嫦娥。」

不但知道她是女孩子，而且知道得更詳盡。

苗子道：「她這樣巴結公子，定是居心叵測。」

糊塗公子笑了笑道：「我知道。」

糊塗公子甚麼都知道，苗子發現自己才是個大傻瓜，一時之間，竟想不出該說甚麼話才好。

糊塗公子也沒有表露自己的心意。

但苗子却了解一件事，糊塗公子不是眞的糊塗，而是在進行一件重大的事情，因爲他裝得太像了，所以把自己也弄糊塗了。

明爲撮合　暗施陰謀

糊塗公子忽然把話題一轉，道：「你的『苗子三絕』刀練得怎麼樣？」

苗子答道：「已經心領神會了。」

糊塗公子點了一點頭，又敎給他一招刀式，道：「你現在可以練這一招『驚神泣鬼』了，你把這招刀法練得出神入化之後，你在用刀上的成就，就很少有人會趕得上你了。」

苗子可是用刀的大行家，自練了「苗子三絕」刀之後，已發現自己原來仗以成名的「修羅三刀」已是等而下之，如今糊塗公子又傳授了他一招「驚神泣鬼」，而且說出這等話來，自己這番因禍得福的收穫，可就太大了。

武林人物，傳藝之恩，視爲天高地厚，苗子止不住眞情激蕩，感動得俯伏在地道：「公子，小的……小的……」甚麼話也道不盡他這時的感激心情。

糊塗公子揮了揮手道：「不要說了，你的心意我都知道，現在，我也該告訴你一件事。」

甚麼事，苗子望着糊塗公子，却不敢多問，因爲這時他對糊塗公子是既感激又敬佩，仰之彌高了。

糊塗公子接着道：「以你過去之所作所爲，本來是百死不足以贖其罪，你道我爲甚麼不取你之性命，祗因你對令堂一片至孝，有道是『爲善以孝爲先』，是以本公子貸你一死，給你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苗子怦然而心驚，出了一身冷汗。

糊塗公子接着又問道：「你現在還想不想殺人？」

苗子一怔道：「是呀！小的自追隨公子以來，心中那股殺人的念頭，不知怎的沒有了？」

糊塗公子微微一笑，道：「因爲你不再練那『修羅三刀』了，所以你也沒有了那種殺人的渴念了。」

苗子恍然而悟，道：「那『修羅三刀』害人不淺！」

糊塗公子微微一笑道：「現在話已經說明了，你可以安心的去休息。」

苗子心情平靜了下來，不再杞人憂天了。

第二天，金英興衝衝的來了，道：「大哥，你有空沒有空？」

糊塗公子笑道：「我是天天有空，也天天沒有空。」

金英笑道：「那你是無事忙了。」

糊塗公子道：「飽食終日，總得找些事情做。」

金英道：「小弟給你找點事情做好不好呢？」

糊塗公子道：「太麻煩的事，小兄可沒有興趣。」

金英道：「一點不麻煩，小弟請你去見一個人。」

糊塗公子道：「甚麼人？」

金英道：「家母。」

糊塗公子又問道：「伯母就住在附近麼？」

金英道：「她是路經此地，聽說小弟結拜了一位大哥，心中高興，想請大哥去談一談。」

糊塗公子道：「伯母既然就在附近，小兄理當前往拜見。」

一路上，糊塗公子只和金英談些飲食之道，衣著之類的事，倒是金英忍不住問道：「大哥，你對小弟知道些甚麼？」

糊塗公子道：「你不是姓金的麼？」

金英道：「不錯，小弟是姓金，可是你還知道小弟些甚麼？」

糊塗公子道：「這有關係麼？」

金英道：「當然有關係，小弟要是對你存心不善，你也不打聽清楚？」

糊塗公子笑道：「這個，小兄放心得很，你不是那種謀人錢財的人。」

金英笑道：「何以見得？」

糊塗公子道：「因爲小兄頗精命相之學，兄弟你的家財比小兄還多，豈會打小兄的主意呢！」

金英道：「難道我就不會打你別的主意麼？」

糊塗公子笑道：「小兄除了好食之外，別無所長，有甚麼主意好打？」

金英笑道：「譬如，我打你人的主意呢？」

糊塗公子道：「那最好不過，家父老罵小兄只會花錢，沒有出息，如果有人打小兄主意，那正好替家父省去一個花他銀子的人。」

金英氣得暗罵一聲，道：「眞是一條死豬！」表面上却打個哈哈道：「這樣說來，大哥是吸血螞蝗，誰也招惹不得了。」

糊塗公子道：「兄弟，你可是後悔和小兄結拜了？」

金英搖了搖頭道：「不，我正要找一個人幫我花錢，大哥！」忽然臉色一肅，叫了一聲。

糊塗公子一震道：「甚麼事？」

金英道：「大哥，你雖然是一個大而化之，隨便慣了的人，小弟

却不願我娘看輕了你，所以有些事，小弟還是要向你先說明。」

糊塗公子道：「你說吧，小兄記在心裡就是了。」

金英道：「你在江湖上聽說過金谷園沒有？」

糊塗公子點點頭道：「金谷園是當代武林三大豪之一，兄弟莫非也與金谷園有關？」

金英說道：「小弟就是金谷園的人，江湖上人見人怕的金姥姥，就是小弟的奶奶，你在未見家母之前，心裡最好有個準備。」

糊塗公子道：「準備甚麼，你們金家雖然厲害，絕不會六親不認吧？」

金英道：「當然不會六親不認，不過你總不能叫人看輕了你呀！」

糊塗公子笑道：「咱們只是結拜兄弟，又不是到你們金家當女婿，不患得患失，看輕看重有甚麼關係？」

金英玉臉突的變得通紅，暗暗橫了糊塗公子一眼，恨恨的暗罵一句：「死相……」

忽然，雙眼一直，發現了甚麼似的，心念急轉，暗暗嘆息一聲，忖道：「他的人品倒真還不俗，說得上是千中選一的俊朗之士，可惜，是隻綉花枕頭……」

糊塗公子一笑道：「兄弟，你不認識我了？」

金英心神一收，道：「家母在金谷園的身份，僅次於我奶奶金姥姥，對人慣於發號施令，如果言語有甚麼不當之處，大哥可真要看在小弟面上，忍讓一二。」

糊塗公子點點頭道：「伯母乃是長輩，這個小兄理會得，兄弟可也別忘了小兄家中，也有不少規矩，不過小兄不會令你難看。」

金英吁了一口氣道：「這樣小弟就放心了。」

糊塗公子隨着金英出了市集，走不多遠，進了一座大莊園，金英領着他穿堂入室，請他在一處精美的小客廳裡小坐一刻。

片刻之後，金英陪了一位美得令人目眩的美人，只見她風姿綽約，儀態萬千，端莊中帶着親切的微笑。

糊塗公子已是離座而起，恭敬相迎。

糊塗公子已知道她就是金英的、娘，金谷園的聖手飛花金大奶奶了。

聖手飛花金大奶奶緩緩的走到了糊塗公子近前，鳳目異采連閃的看了他幾眼，最後微微的點了一點頭。

金英這才搶步而出，道：「大哥，這就是我的娘。」

糊塗公子一撩衣襟，拜倒在地道：「小侄胡圖拜見伯母，並叩請伯母金安。」

聖手飛花金大奶奶擺手發出一股無形的勁力，托起了糊塗公子，含笑道：「盟侄少禮，請坐下說話。」

糊塗公子告罪落座。

聖手飛花金大奶奶含笑點頭說道：「不錯，不錯，英兒很有眼光，我這就放心了。」

糊塗公子臉頰已微微一紅，欠身道：「伯母過獎，胡圖汗顏之至。」

聖手飛花金大奶奶隨口問了糊塗公子一些家世，又閑話了幾句家常事，禮貌的留下金英和糊塗公子，自己回到內室去了。

這種見面，完全是一種禮貌，當然不會有太多的話可說。聖手飛花金大奶奶抽身而退，糊塗公子長長的吁了口氣，抹了抹額前汗水。

金英調侃地笑道：「大哥，你好緊張啊！」

糊塗公子笑道：「不緊張，不緊張！只是有些呼吸不上來。」

金英挨在糊塗公子身前坐下道：「大哥，你猜，我娘對你的印象如何？」

糊塗公子道：「還不是壞極了。」

金英道：「不，不但不壞，而且是好極了。」

糊塗公子道：「你怎麼知道？」

金英道：「知母莫若女……不，我該說知母莫若子，我當然看得出來。」不知怎的，他的臉色忽然紅了一大片。

糊塗公子挺了一下胸膛，道：「總算沒有丟你的臉了。」

金英呼喚了一聲：「大哥，小弟要和你商量一件正事了，如果小弟說話不妥，大哥可不要生小弟的氣。」

糊塗公子道：「兄弟，你這樣說，就太見外了，你我兄弟情同手足，說話那來這麼多顧忌。」

金英一笑道：「那麼，小弟就放膽說了。」

糊塗公子道：「要說就說吧，別婆婆媽媽的好像女孩子似的。」

金英無由的臉色又是一紅，囁嚅地道：「我娘有意替你說一門親……」

糊塗公子雙手齊搖，打斷了金英的話道：「使不得，使不得，我已訂過婚了。」

金英道：「訂過婚又有甚麼了不起，男子漢大丈夫，討上三四個老婆，也不足為奇。」

糊塗公子怔了一怔，說道：「這……這……」

金英說道：「我想令尊也不止一位夫人吧。」

糊塗公子道：「他……他……」

金英一笑道：「所以，你也不要死腦筋了，你先別一口拒絕，我給你看看這姑娘的模樣兒，再說好不好。」

她顯然早有準備，只見他一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幅細絹畫像，攤在茶几上，道：「你看，這樣的美人兒你到哪裡去找。」

畫像中的人兒，確實太美了，美得令人無法形容，反正一個字，就是「美」！

糊塗公子看得出了神，金英推了他一推，含笑道：「大哥，只要你一點頭，她就是小弟的大嫂了。」

糊塗公子嘆息了一聲道：「我……我……不知該怎麼說了，兄弟，你替我出出主意，好不好？」

金英暗罵一聲，忖道：「男人就是這樣，說得嘴硬，其實全是假的。」

笑了一笑，金英道：「如果你要聽小弟的主意，小弟是全力贊成你討這個才貌雙全的大嫂。」

糊塗公子囁嚅地道：「她……她……可肯做二房麼？」

金英道：「這就很難說了……不過事在人為，只要你有心，咱們總有辦法。」

糊塗公子說道：「你有甚麼辦法可想呢？」

金英道：「小弟倒有個辦法，你先別急，待小弟去問我娘，如果她老人家點點頭，那就皆大歡喜了，你先坐坐，小弟很快就回來了。」

金英甩下糊塗公子一個人走了，這次糊塗公子却等得心焦不已，等了老半天，金英才神色沮喪的走了回來。

糊塗公子心中冷了半截，嘆聲道：「看來是完了。」

金英道：「家母說，如果要琪姑娘做二房，那就不用提了，小弟嘴皮都說破了，恐怕幫不了甚麼忙了。」

糊塗公子低頭不語，在房中一來一往的走來走去，走個不停。

金英忽然大叫了一聲，道：「有了，小弟有一個好辦法。」

糊塗公子興奮的問道：「你有甚麼好辦法？」

金英道：「常言有道『先到為君，後到為臣』，咱們先把琪姑娘娶了過來，她不就是正室大房麼？」

糊塗公子搖一搖頭道：「不行，因為我原來訂的親是我表妹，這種辦法是行不通的。」

金英雙手一攤道：「這樣說來，那你就只有當沒有這回事，死了這條心吧！」

正當糊塗公子與金英計無所出的時候，忽然來了一位小丫頭，把金英請了出去。

金英再回來時眼笑了，眉也開了，糊塗公子的心也開了，笑問道：「可是有了甚麼好消息？」

金英道：「家母想出了一個辦法，這個辦法倒是好得很，只怕大哥你自己不願意。」

糊塗公子道：「只要有辦法，我沒有甚麼不願意的。」

金英道：「如果要你改名換姓，你也願意？」

糊塗公子不由一怔道：「要我改名換姓？」

金英道：「眞要說起來，這也不算是改名換姓，只要你用另外一個名字和琪姑娘結婚。琪姑娘算是你另外一個名字的夫人，不就兩全其美麼？」

糊塗公子道：「那我不是有兩個家了麼？」

金英道：「有兩個家，有甚麼不好，左右逢源，倒是人生一大樂事。」

糊塗公子道：「我是不是也要有兩種家世？」

金英道：「琪姑娘的家大業大，自然不能嫁給一個隨隨便便的人，你另外的家世不但要好，而且要門當戶對，你才有中選的機會。」

糊塗公子悻悻地道：「這……這就難了。」

金英笑了一笑，道：「難是難，不過也不是絕對的難……」

糊塗公子聽出了金英言外之意，大喜道：「兄弟，你若有了辦法，就別捉弄大哥了，好嗎？」

金英道：「小弟若說出辦法來，你又怎麼謝我？」

糊塗公子道：「你要我怎麼謝你，我就怎麼謝你，好不好？」

金英道：「此話當眞？」

糊塗公子道：「君子一言，駟馬難追。」

金英道：「好！」伸手和糊塗公子擊掌為證。

金英接着道：「事情太巧了，巧到大哥你該當有這份美好的姻緣……」

故意頓了一頓，吊足了胃口，才緩緩的接口道：「家母有一位內侄，年紀正和大哥差不多，我的表哥不幸於年前被人暗算身死，如果大哥願意頂替小弟表哥的身份，那就甚麼問題也沒有了。」

糊塗公子皺着眉頭，想了半天，道：「小兄當然是願意極了，只是你舅舅方面，會答應麼？」

金英道：「我舅舅最聽家母的話，只要家母出了頭，我舅舅聞得得回一個兒子，那有不首肯之理。」

糊塗公子道：「令堂會點頭麼？」

金英道：「傻大哥，家母要不點頭，誰能想出這種主意來？」

糊塗公子道：「那是說令堂完全同意了？」

金英笑道：「廢話。」

糊塗公子一揖到地道：「小兄得此良緣，都是兄弟成全，請受小兄一拜。」

金英閃身一讓，道：「別忙，別忙，現在還不是謝媒的時候。」

糊塗公子一怔道：「令堂不是已經答應了麼？」

金英笑道：「大哥，你也太心急了，家母就是答應了，那也只是我們站在你這方面的一頭熱，女方還沒有點頭哩！」

糊塗公子說道：「這豈不還是一場空嗎？」

金英道：「話不是這麼說，一件事情的進行，總要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走去，現在我們自己方面算是準備好了，接下去，就是去說親，成親了。」

糊塗公子心急難耐的道：「甚麼時候去說親呢？」

金英一笑道：「大哥，你不覺得太心急了麼？」

糊塗公子訕訕的笑了一笑，道：「夜長夢多，還是越快越好，萬一被人捷足先登得了去，這豈不是辜負了令堂一番好意？」

金英點了一點頭，道：「大哥說得是，可是這件婚事，誰人去說，總不十分妥當，只有家母親自去說，才十拿九穩，一說即成。」

糊塗公子道：「那就請令堂替小兄去走一趟吧。」

金英望了糊塗公子一眼，皺一皺眉頭道：「可是家母這次外出，乃是別有要事，在事情沒有辦妥之前，哪能抽出空來，大哥，事情是家母提出來的，她自然會替你去辦，你就耐心的等一等吧。」

糊塗公子道：「要小兄等，小兄當然只有等，可是就怕被人先得了去。」

金英搖頭一嘆道：「煩惱皆因强出頭，也吧，誰叫我是你的小弟，我這就再替你去磨我娘去。」

糊塗公子長揖送走了金英，又在廳中踱來踱去，活像一隻熱鍋上的螞蟻。

金英再回來時，已是一臉喜氣，笑哈哈的道：「大哥，我娘可眞喜歡你，答應替你專程去一趟程家，你的面子可眞大，簡直打破了我娘的慣例。」

糊塗公子作揖到地不止的道：「兄弟，謝謝你啦，令堂愛屋及烏，小兄還不都是沾了你的光？」

金英笑道：「你知道就好了，將來小弟有甚麼事求你時，你可不要拿蹻啊！」

糊塗公子道：「將來兄弟有甚麼事，小兄是火裏火去，水裏水去，決不皺一皺眉頭。」

金英調侃糊塗公子一陣，接着笑容一收道：「大哥，咱們得商量聘禮的事，當然，其他金銀珠寶，自有小弟替你準備，但聘禮中必有一件特殊的信物，可要大哥隨身之物，大哥身上帶得有麼？」

糊塗公子在身上摸了半天，搖頭苦笑道：「小兄身無長物，甚麼東西都拿不出來。」

金英道：「難道玉珮飾物之類的東西也沒有？」

糊塗公子道：「原本是有的，但後來都送給了人家。」

金英劍眉深鎖，打量了糊塗公子半天，忽然拍掌道：「有了，你手中這把扇子，不就是最好的定情信物了麼？」

糊塗公子道：「這個行麼？這是小兄的隨身兵刃哩。」

金英伸手要過糊塗公子手中摺扇，扇骨是烏黑的，沉甸甸，扇面原是金絲銀綫編織而成，但上面却貼了一層細絹，細絹上面繪了一幅山水畫，一面寫了一首七絕詩，詩、畫、字都是絕世之作，堪稱藝林絕品。

金英嘖嘖稱讚了幾聲，道：「大哥，如果捨得以這把扇作聘禮，其他珠玉寶物，都不堪一比了，大哥捨得麼？」

糊塗公子微一猶豫，便點頭道：「兄弟認爲好，小兄何足惜？那就請你交給令堂吧。」

金英心裡可眞高興極了，笑哈哈的帶着扇子走了。

回到內堂，金英把糊塗公子的扇子交給金大奶奶，邀功地道：「娘，女兒要他這把扇子，可費了不少唇舌，花了不少精神啊！」

金大奶奶喜孜孜的道：「好，好，好，算妳能幹，將來娘與奶奶重重的賞你就是了。」

金英嗤笑一聲，道：「奶奶有甚麼好東西？」

金大奶奶道：「那妳要甚麼？」

金英道：「我現在甚麼都不要，只要娘給女兒一句話。」

「甚麼話？」

金英道：「妳們千萬不要把女兒嫁給那綉花枕頭傻子。」

金大奶奶笑道：「那怎麼會呢，我們不是計劃替他說琪姑娘麼？」

金英道：「會也好，不會也好，我祇要娘給我這一句話。」

金大奶奶點頭道：「好，好，好，娘就答應妳了。」

金英正正經經的謝了金大奶奶。

* * *

金大奶奶不在意的道：「去，去把萬駝子叫來，看看這把扇

子。」

金英應聲去把萬駝子找來了。

萬駝子年已五十開外，是江湖上有名的萬寶全書，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下的事全知道，他是不是眞有這份能耐，那就只有天知道了，不過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在搜奇尋秘上，倒是事實，因此，他所知的實在不可思議不容忽視。

五十多歲的年紀，但蒼老得像是七十多歲的人，他在金家很有幾分地位，金大奶奶見了他，也沒有主人的架子，笑哈哈的稱他萬老，與他平起平坐。

萬駝子接過金大奶奶交過來的扇子，抬起老花眼審視了半天，才點頭道：「不錯，這就是三耳先生的鐵木寶扇。」

金大奶奶道：「你看那詩、字、畫，可也是三耳先生的眞跡？」

萬駝子道：「如假包換。」

金大奶奶道：「三耳先生怕距今有七八十年了，我眞想不通，怎會保持得這麼完美，而且，這把扇子同時又是殺人利害的兵刃。」

萬駝子道：「細絹本來就是不容易損傷，只要不打開扇面，就是和人動手，也傷不到了扇面，因爲外骨兩側高出了半分，保護扇面極爲有效。」

金大奶奶點頭道：「說得有理，多謝你，你請回吧。」

萬駝子告退之後，金大奶奶又命金英把賈瞎子請來。

萬駝子如果眞是萬寶全書，那麼賈瞎子就是智多星了。

由於賈瞎子眼瞎心不瞎，有目難見，心智方面畸形發展，養成了他最會想點子動腦筋的特長。

他是金谷園有數謀士之人。

賈瞎子坐定之後，金大奶奶把鐵木寶扇交到賈瞎子手中，道：「按照你的計劃，進行得非常順利，現在鐵木寶扇已經到手，剛才萬駝子仔細鑑定過，他認爲這確是眞品，現在寶扇既然已經到手，下面的計劃，是不是可以改變一下，你仔細的想一想。」

賈瞎子道：「夫人，如果沒有特別理由，最好不要改變原來計劃。」

金大奶奶道：「寶扇已經到了手，何必再敷衍他？」

賈瞎子道：「如單以謀取寶扇來說，明搶暗奪，都易如反掌，只是這樣一來，後患良多，實有不妥。」

金大奶奶冷笑一聲，道：「後患就後患，金谷園怕誰來着？」

賈瞎子道：「在當今武林之中，金谷園當然用不着怕誰，不過，話不是這樣說，能夠清清白白的脫身，又何必沾上一身泥，惹來煩人的寃魂債鬼呢？」

金大奶奶輕輕的一皺黛眉道：「我只是有點不甘心，把這把寶扇送給程家，我們可不可以仿製一把假的給程家？」

賈瞎子道：「我們放長綫釣大魚，利在最後的大收穫，不宜計較眼前的得失。」

金大奶奶道：「我怕就怕程家將來發現其中隱秘，我們豈不替他們作嫁衣裳，空歡喜一場？」

賈瞎子道：「程家發現其中隱秘的可能性非常之渺小，目前知道其中隱秘的，除了金谷園，應無第二家，何況，來日時機一旦成熟，這隱秘也非告訴程家不可，那時候才能把程家造成目標，便爲衆矢之的，而我們穩收漁人之利了。」

金大奶奶道：「這樣就怕夜長夢多，發生意外的變化，我認爲最安全的辦法，莫過於先弄到手爲强，把程家的一併弄來，那時，操諸在我，高興怎麼做，就怎麼做，豈不無憂無慮。」

賈瞎子一笑道：「程家可不是任人予取予求的人家啊！萬一不愼，弄得騎虎難下，反臉成仇，那就更不好辦了。」

金大奶奶一皺雙眉，道：「這樣就準能釣到這條大魚麼？」

賈瞎子道：「不會令夫人失望。」

金大奶奶心不甘情不願的勉强點了點頭，道：「好吧，就這樣做做看吧，如果進展一旦發生了變化，咱們就不顧三七二十一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力取程家堡。」

賈瞎子道：「事情如眞發生了變化，咱們也只有不顧後果的用霹靂手段了。」

金大奶奶道：「你下去之後，準備把我的意思告訴華木石一聲，準備人手，隨時候命。」

賈瞎子應了一聲：「是！」

金大奶奶接着又道：「傳命雙星田禿，明天隨我前往程家堡。」

賈瞎子告退之後，金大奶奶又吩咐金英道：「妳去告訴糊塗公子，明天我帶他去程家堡求親！」

金英自然另有一套說詞，把金大奶奶決心親自帶糊塗公子去程家堡求親的事，告訴糊塗公子，而且說服糊塗公子把苗子留了下來，改由金谷園派了一男一女兩個俊秀童子聽他使喚。

糊塗公子這時已是高興得昏了頭，金英怎樣說，他就怎樣做，完全聽金英的。

金英甚至把鐵木寶扇也先還給了他，要他在適當時機，親自交給程家。

* * *

路上非止一日，這天金大奶奶一羣人，浩浩蕩蕩的到了程家堡。

程家堡堡主程南庚和金谷園金姥姥都是同時代的人物，手中一把寒冰劍拚起命來，金谷園的金姥姥也無奈他何，所以在江湖上獲得了一個「銀劍飛霜」的美號。

在上僧、下儒、左金、左銀、中神通五大高手之間，佔了右銀一席。

只是程南庚和金谷園比起來，就遜色多了，程堡主的功力雖然稱絕一代，可是牡丹雖好，沒有綠葉扶持，充其量不過是一枝獨秀，獨木撐天而已。

那裡比得上金姥姥手下人才濟濟，聲威之壯，獨步當今。

程堡主有一個兒子，叫程繼志，小時並不怎麼樣，大了也未能繼志，雖然家傳劍法厲害，到了他手中也只能勉强稱為一流身手。

小堡主的武功成就，雖然難望老堡主項背，可是他生兒育女的本事却比老堡主强得多了。

老堡主只生他一個寶貝兒子，他却替老堡主生了三個孫子、三個孫女，三男三女，湊了一個六合回春之數。

老堡主對兒子能生孩子這一點，老懷安慰，把對兒子身上的希望，都寄望於孫子身上了。

程玉琪在姊妹中她是第三，在兄弟姊妹間，她是第五，她下面還有一個弟弟。

她母親生他們是先開花後結果，一女一男隔胎花。

大姐玉璽，二哥玉成，三姐玉霞，四哥玉麒，六弟玉麟。

程玉琪的母親杜若花，和金大奶奶馮艷青早年都是有名的江湖之花，彼此私交很好，也聯手闖過江湖，可以說是手帕之交，也可以說是好姊妹，因為她們都是當年江湖七仙女中人物。金大奶奶是六姊，杜若花是七妹，正好小了一點點。

杜若花聽說金大奶奶來了，大喜過望的把他們迎進了程家堡。

金大奶奶隨身帶着金英和糊塗公子一同進了內院。

杜若花原是見過金英的，但這時却不認識她了，她望着金英納悶了半天，忍不住笑問道：「這位少年公子，小妹看來面善得很，就是一時想不起來……」

金大奶奶笑道：「七妹，你記性就是這麼差勁，連小英都忘了，小英，還不快拜見杜姨。」

金英趕忙向杜若花行了禮，金大奶奶可不能再給杜若花追問下去，接着一指糊塗公子道：「蘭飛，這就是杜阿姨，快快上前拜見。」

金大奶奶的侄子當然姓馮，馮蘭飛就是糊塗公子現在的姓名。

糊塗公子原本就是長得一表人才，再加是世家子弟，習性相染，應對之間，自然又大方得體，行禮稱呼之際，可看得杜若花眼睛都直了。

金大奶奶笑着點點頭的道：「七妹，你看我這侄子，還能入目否？」

杜若花笑道：「六姊，小妹失禮，你這侄子，小妹好像一點都記不起來。」

金大奶奶道：「你當然想不起來，他是我娘家的侄子，又沒有金家的財勢，所以至今在武林之中還是無名小卒一個。」

杜若花笑道：「六姊說笑話了，令侄……」

金大奶奶截口道：「他叫馮蘭飛，妳就叫他蘭飛吧。」

杜若花道：「我看蘭飛不但武功成就極高，只怕文才方面也非一般書呆子可比，他一定眼高過頂，一時不屑揚名顯姓，所以一旦龍飛九天，定必轟動天下。」

金大奶奶微微一嘆道：「他能有妳所說的十分之一就好了。」

杜若花說道：「六姊，小妹別的比不上妳，對於相人之術，自信還不會失之過遠。」

金大奶奶一笑，道：「這樣說來，七妹妳是很欣賞蘭飛了？」

杜若花道：「我要有這樣一個兒子，我就心滿意足了。」

金大奶奶笑道：「你有了三男三女還這樣貪得無厭，可眞是人心不足蛇吞象。」

杜若花道：「多有甚麼用，只有令人心煩不得安寧而已。」

金大奶奶笑道：「看來你們娘兒倆很有緣，我就把他送給妳好了。」

杜若花本能地搖搖手道：「這怎麼使得？」

這本是一句沒有多大意義的話，但聽在有心人耳中，却非常之有價值，金大奶奶打蛇隨棍上，接口道：「那妳就把他招做女婿好了。」

杜若花一愣，道：「他看上我的女兒？」

金大奶奶笑道：「七妹，不瞞妳說，我六姊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特為小侄來向七妹求娶一位千金小姐為妻，不知七妹可還看得起六姊沒落了的娘家嗎？」

杜若花心中可高興得不得了，可是高興頭上，她仍沒有忘記公公的脾氣，不免皺起了眉目，一連說了幾聲：「這……這……這……」

金大奶奶道：「七妹，怎麼啦！咱們可是高攀不上？」

杜若花訕訕的道：「不，不，六姊可千萬不可這麼說，小妹因有公公在堂，得由他老人家作主才是。」

金大奶奶道：「理當如此，不

過七妹先請妳說句話，妳心目中可看得起小侄？」

杜若花道：「小妹當然是一百個願意，一萬個願意，這樣的女婿，打着燈籠也找不到。」

金大奶奶輕喝一聲：「蘭飛，還不快拜見丈母娘！」

糊塗公子方待向前行禮，杜若花一笑揮手道：「且慢，六姊！」

金大奶奶一皺眉頭道：「七妹，你……口氣中已經多少帶上了不高興的意味。」

杜若花道：「六姊，小妹可是有三個女兒的啊……」

金大奶奶笑了起來，道：「糊塗，眞糊塗，六妹可眞有點老糊塗了，蘭飛總不成一口氣把三位賢侄女都娶了……」

「蘭飛，你說，你想娶哪一位？」

金大奶奶的話轉變極快，絕不讓人多想多慮。

糊塗公子一怔，把程玉琪姑娘的名字忘了。

還是金英在一旁笑着接口道：「琪姊最美，當然是要琪姊了。」

金大奶奶點頭道：「對，只有玉琪和蘭飛才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杜若花道：「玉琪是最得老爺子寵愛，這却非得老頭子先點頭不可。」

金大奶奶無可奈何的輕嘆了一聲，說道：「好吧，這就看他們小倆口子的緣份了。」

杜若花道：「老爺子老眼不花，見了蘭飛如此才貌，料也不會放過。」

金大奶奶道：「老爺子呢？為甚麼沒有見到他？」

杜若花道：「他老人家正好出堡去了，大約晚飯時分可以回來，六姊，小妹先替你們安排好住處後，一待老爺子回來，小妹再替你正式接風好不好？」

金大奶奶笑道：「太打擾七妹了，實在過意不去。」

杜若花笑着道：「六姊，您這就見外了。」

普通一般人家招待客人，多半是主客與隨從分開接待，程家堡不是普通人家，招待客人的方式也和普通人家不一樣，他們是把主客和隨從人等安排在一起，給客人享受自己生活的自由。

杜若花一聲吩咐，便整理一座獨院，請金大奶奶住了進去，連自己帶的隨從，一同住了進去。

金大奶奶帶來的人，說不多也有二十多人，這座獨院，當然就小不了。

這就是程家堡的氣派。

午後，小睡片刻，杜若花已親自來到，道：「老爺子帶了一個朋友回來，他為了要陪客，不能抽身前來，請六姊帶二位侄兒和老爺子見見面。」

金大奶奶問道：「我的來意老爺子知不知道？」

杜若花道：「他知道了。」

「老爺子的意思如何？」

「他老人家沒有表示意見，只請六姊帶領二位侄兒去相見。」

程南庚已年近古稀，長得偉岸壯碩，短髭如戟，看他樣子，應是弄大刀，使重兵器的人才對，却想不到他竟是個使劍的名家。

程南庚迎着金大奶奶，聲如洪鐘的道：「大奶奶光臨，蓬蓽生輝，老朽適逢外出累妳久候，罪過，罪過。」

金大奶奶一面行禮相見，一面笑道：「老爺子，您這樣一說，可要折煞晚輩了，晚輩一向窮忙，少來向老爺子請安，還望老爺子不要見怪。」

程南庚哈哈大笑道：「金夫人乃女中英傑，望重江湖，自然要比我們這些老不長進的人要忙得多了……」

目光一轉，望望糊塗公子和金英一眼，笑道：「這兩個後生都不壞，怪不得你們金谷園要遠勝老夫程家堡了。」

金大奶奶忙叫糊塗公子和金英上前拜見了程南庚，程南庚特別打量了糊塗公子一陣，笑道：「你就是馮蘭飛，你在江湖上混了這些年，可混出了甚麼名堂？」

糊塗公子道：「晚輩不求聞達，亦無意與星月爭輝，是以至今默默無聞。」

程南庚道：「你這樣畏縮無能，也想娶我程家的女兒？」

糊塗公子一點也不在乎地搖頭道：「老前輩錯了，晚輩並非膽小畏縮，是不屑一顧那虛聲微名而已。」

程南庚道：「這樣說來，那你是自認不同凡響了？」

糊塗公子道：「不敢自棄，晚輩自信尚堪與令孫女匹配。」

程南庚哈哈大笑道：「好狂妄的小子，等下可要兌現啊！」

糊塗公子微微一笑，道：「眞金不怕火，老前輩拭目以觀可也。」

程南庚呵呵的笑道：「好，好，好，我等着看你的。」

一轉身，指着早已坐在廳中的一個老頭子，向金大奶奶道：「金夫人，老朽替妳引見一位高人……」

金大奶奶嫣然一笑道：「晚輩雖然無緣早日拜識這位老前輩，但晚輩却早已知道他了。」

座上的老頭子驚愕的笑道：「

夫人早就見過我這老頭子？」

金大奶奶道：「老前輩俠名遠播，藝絕人寰，又是家慈舊友，晚輩如不熟記老前輩眞容，豈非大大的不敬，葛老前輩，您說是也不是！」

此老正是中神通葛一非。

中神通葛一非敞聲大笑道：「江湖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程老兒，想起我們早年在江湖上打爛仗時，可比現在的金夫人差得多了。」

金大奶奶說道：「老前輩過獎了，晚輩眞是不知高低，口沒遮攔，還望老前輩恕罪。」

中神通葛一非笑道：「豈敢，豈敢！請坐，請坐！」

金大奶奶又要金英和糊塗公子以晚輩之禮見過中神通葛一非。

中神通葛一非臉上帶着一抹神秘的微笑，打量着糊塗公子一陣，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眞是一位後起之秀……」

話聲中，雙目突然一睜，道：「小子，你可見過我老人家？」

糊塗公子道：「也許見過，也許沒有見過，晚輩想不起來。」

中神通葛一非道：「我老人家好像在那裡見過你啦！」

糊塗公子道：「老前輩不會錯，那一定是晚輩見過老前輩了。」容得輕輕鬆鬆，沒有一點不自在的樣子。

中神通葛一非可知道他就是糊塗公子，糊塗公子雖然在金大奶奶策劃之下，經過一番非常巧妙的整容，改變了本來面目，可是也逃不過有心人中神通葛一非的法眼。

中神通葛一非故意拿話刺激他，却沒想到他老練得一無破綻。

中神通葛一非暗中一直掌握着糊塗公子的行動，可沒親眼看到他的整容，因此，心中雖然認定他就是糊塗公子，現在却反而動搖了自己的信念。

中神通葛一非「哦！哦！」了兩聲，笑道：「是，是，老夫一定見過你。」

金大奶奶笑着接口道：「老前輩對舍侄印象如此深，想必是認爲舍侄尚堪入目。」

中神通葛一非笑道：「何祇尚堪入目，老夫簡直就想收他爲徒，做一個衣缽傳人……唉！現在只可說說罷了。」

金大奶奶微微一笑，道：「你不是又看不起他了？」

中神通葛一非一伸舌頭，道：「老夫不敢看不起他，只是惹不起你們金家那老婆子，她要是說句不好聽的話，我老頭子可就不能再在江湖上混了。」

金大奶奶笑了一笑，道：「老前輩，你這句話，叫家姑聽了就會生氣。」

中神通葛一非雙手連搖道：「老夫沒有說甚麼，甚麼都沒有說，金大奶奶妳可要口下留德啊！」

金大奶奶一笑道：「老前輩，你可眞想收舍侄爲衣缽傳人？」

中神通葛一非想不到金夫人有此一問，一時改不回口來，硬着頭皮道：「老夫說的話，難道還假得了？」

金大奶奶招手道：「蘭飛，你還不快快拜見師父！」這招閃電手法，把誰都怔住了。

糊塗公子楞楞的說道：「妳要小侄拜師……」

金大奶奶笑罵道：「孩子，這樣的師父，普天之下也找不到第二個，你還不聽姑姑的話，快行拜師大禮，你要再猶豫，機會稍縱即逝，葛老前輩可要變卦了。」

糊塗公子出現了他的糊塗本性，皺着眉頭道：「這可以麼？」

金大奶奶頓足道：「姑姑的話，你都不聽了？」

金英閃身而出，把糊塗公子推到了中神通葛一非面前，道：「表哥，你要不拜師，可就前功盡廢，後悔莫及了！」同時，暗中傳音加上了一句話道：「琪姊姊可就到不了手哩。」

糊塗公子一聽最後一句話，可就甚麼想法都沒有了，雙膝一跪，拜了三拜，叫了一聲：「師父！」

中神通葛一非口中罵道：「好小輩，我老人家可栽在妳手中了。」

金大奶奶笑道：「話可是你老人家自己說的啊！有程老前輩爲證，你可不能說晚輩的不是啊。」

程南庚笑着道：「葛兄，眞要恭喜你了。」

中神通葛一非橫眉豎目的道：「你知道甚麼，金家小輩把你也套上了啦。」

程南庚一楞道：「把老夫也套上了？」他是直腸子，一時哪能會過意來。

中神通葛一非道：「如今馮蘭飛已是老夫的衣缽傳人，憑老夫與金家的面子，你能不答應蘭飛的求親麼？」

程南庚一搖頭道：「那也不見得，老夫有老夫的規矩。」

中神通葛一非道：「你是說咱們幾年交情，不值一文錢了？」

程南庚道：「老夫也不是這個意思，老夫不能祇顧我們的交情，犧牲孫女輩的幸福。」

金大奶奶接口道：「那老前輩是說蘭飛不好了？」

程南庚急急接道：「老夫也不是這個意思，咱們是空口無憑，老夫要看看他的眞才實學。」

金大奶奶轉向中神通葛一非道



金英急推「糊塗公子」到中神通面前拜師……

：「徒弟可是你老前輩的，過不了關，最沒面子的，可是你老前輩了。」

中神通葛一非搖頭一嘆，道：「好，程老兒，用不着你賣交情，咱們明天見眞章，蘭飛，你現在跟我走。」

明眼人都看得出來，中神通葛一非用心在爭一日時光，想在這一日的時光之中，傳給馮蘭飛幾手絕學。

可是糊塗公子就是不明白他的意思，他一揚頭，說道：「晚輩很想老前輩立時賜教。」

程南庚哈哈一笑道：「不投機，不取巧，看來你倒是一個很誠實的小子，老夫也不難爲你，你能不能如願以償，就看你的運氣了。」

程南庚說做就做，立時起身，請大家進入一間練功室。這是一間很大的練功室，室內擺設了許多奇奇怪怪的練功設備。

金大奶奶是行家中的大行家，一看那些設備，不由她不對程南庚另眼相看，從這些設備上就知道程南庚心中大有丘壑，怪不得他如此自以爲是。

六個孫子，三男三女都已奉召來了。一字排開站在一旁，程南庚替他們一一引見了之後，便道：「馮蘭飛是你們馮阿姨的內侄，更是你們葛爺爺的衣缽傳人，他今天前來以武會友，你們可不能丟爺爺的人啊！」

他們六個人，有六種不同的表情，大家最注意的，自然是程玉琪的表情，可是她的表情最不明顯，只是那麼淡淡的一笑，就平靜得和止水一樣了。

程南庚的六個孫子，長得都不差，都是一表人材，英氣勃勃，尤其是程玉琪更出脫得超羣絕倫，別有一種蓋世風儀，令人見了自慚形穢。

糊塗公子自亦不能例外，當時不但眼都看直了，人也傻呼呼的不知如何是好。

金大奶奶輕喝了一聲：「蘭飛……蘭飛……」

一連叫了二聲，才把糊塗公子的魂魄叫了回來，糊塗公子震了一下，訕訕的道：「姑姑，是妳叫我麼？」

金大奶奶道：「你該請示程老爺子，如何一個較技法呀。」

程南庚不待糊塗公子開口，便自接口道：「該怎麼樣印證較技，那是他們自己的事，由他們自己商量辦法吧！」

金大奶奶道：「蘭飛是不是要和六位令孫每人動手一次？」

程南庚道：「那也不必，令侄隨便和誰走一趟就可以了。」

金大奶奶點頭一笑道：「蘭飛，你就向琪姑娘印證所學吧。」

糊塗公子這回倒不糊塗了，遙遙向程玉琪抱拳一禮道：「請琪姑娘指教高招。」

程玉琪大大方方的微微一笑，道：「小妹可沒有甚麼眞材實學，非是馮兄手下三合之將，而且，動手過招，最易損傷和氣，我們來點別緻的方式，共娛座上尊長如何？」

糊塗公子只有欠身道：「蘭飛但憑吩咐。」

程玉琪吩咐一聲，取來了九九八十一根竹簽，親自動手把九九八十一根竹簽插在地上。

看她插置竹簽的方法沒有一點出奇的地方，仔細說來，不但不出奇，而且高低一致，左右齊平，方方正正，平平凡凡，橫直左右，都是五步一支竹簽。

程玉琪插好了竹簽，微微含笑道：「小妹這個竹陣甚麼也說不上，尚望馮兄不要見笑。」

糊塗公子道：「豈敢，豈敢！請姑娘提示機宜，以便遵從。」

程玉琪道：「小妹這竹陣，用法極是簡單，任何一根竹簽，都可以做起步之點，但行進之間，只准向前向後，向左向右，而不得斜行飛越，同時，每一起落，必須跨越一根竹簽，但不得一步跨過二根竹簽……小妹這裡先走幾步給馮兄看。」

她嬌軀微升，在竹簽上走了一遍，那是最簡單不過的事，就是前後左右，每隔一支竹簽一跳罷了。

程玉琪走完一遍，回落地上，笑了一笑道：「這走法，馮兄可明白了？」

糊塗公子點頭道：「明白了。」

金英忽然大聲叫道：「琪姊姊，在這上面動手過招，不太簡單了麼。」

程玉琪道：「我們不動手過招。」

糊塗公子道：「那是比賽甚麼呢？」

程玉琪道：「我們比賽『奪標』！」

接着，又指着對角最外的二根竹簽，道：「起步之初，我們各站在一支竹簽上，放下一件自己的獎品，同時在自己立足的竹簽上，我們就以奪取對方的獎品爲目標，誰先奪到對方的獎品，誰就是勝利者。」

金英搖搖頭道：「這個有點不太公平吧。」

程玉琪道：「何以不公平？」

金英道：「誰力大誰就佔盡了便宜，直衝過去不就行了麼？」

程玉琪笑道：「不，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哩。彼此進行遇阻截時，都不准出招動手，誰先搶上竹簽，誰就是得先着，後來的就得另想對策了，我們一方面要搶到對方的目標物，其中得失迎拒之間，便是勝負的關鍵了。」

金英道：「有快慢的限制沒有？」

程玉琪道：「沒有，因爲快慢不能完全決定勝負，決定勝負的關鍵，是在機智推理，智力並重。」

說起來簡單，仔細想一想可就不是那麼簡單了，金英想了半天忽然伸出了舌頭，叫了一聲，道：「琪姑娘，我來先試一試，可不可以呢？」

程玉琪點點頭道：「你先試一試也好，也免了小妹言語不清，蘭飛兄未能瞭解於胸，有你這一試，就不會再有所誤失了。」

金英笑笑道：「我可沒有甚麼彩頭啊。」

程玉琪笑道：「你算只贏不輸吧。」

金英飛身上了東面的最後一根竹簽上，先走了二根竹簽，程玉琪却站在她位置上尚未起步。

金英展開身形，直向程玉琪近前逼去，她誠心要給程玉琪來個措手不及，身形其快無比，閃身就到了程玉琪近前，這時，方見程玉琪緩緩一抬步，就佔住了自己預計落脚的竹簽上。

照規定，她是不能再前進了，只有照規定向另外一根竹簽落去……

金英是前進的勢子，臨空換勢，就非常的困難，她要不是輕功極佳，就這一步，她就非落下竹簽不可，好在她輕功奇佳，身形一轉，踏到另一根竹簽上，穩住了身形。

她暗暗吸足了眞氣，折身再橫裡飛去……

她身形方動，程玉琪又搶佔了她的落脚點，逼得她又退了四根竹簽。

就這樣，任她如何前進後退，都無法再越雷池一步。

眼看，程玉琪已逼得金英到了竹陣中央，程玉琪忽然輕聲道：「小心了，我要搶攻了。」

金英原是個聰明絕頂的人，幾番被衝阻下來，已經盡得其趣，當下暗笑一聲，忖道：「我就不相信阻不住妳。」

相信是一回事，不相信又是一回事，儘管她不相信，程玉琪三轉兩不轉，人影一晃，便越過她，搶到了終點。

這種勝利，是功力與智慧兩者結合而產生的結果，單祇四肢發達的人，簡直絕無勝算。

金英搖了一搖頭，苦笑道：「琪姊姊，妳太絕了。」

程玉琪輕輕的傳音道：「英妹妹，我總不能嫁一個綉花枕頭啊。」

金英方待回話時，糊塗公子已是向前一步道：「琪姑娘，蘭飛已經明白其中奧秘了。」

金英一皺眉頭，搶着嘿嘿一聲，道：「你明白了甚麼奧秘？」

糊塗公子道：「我最愛下象棋，這個道理和下象棋差不多，其行止步法和象棋中的馬步相同，只是馬步是斜行，這是橫直而行罷了。」

程玉琪目光一閃，微微一點頭，笑道：「馮兄說得不錯，正是這個道理。」

金英一甩頭，道：「我最不愛下象棋了。」

糊塗公子道：「所以，你就輸了。」

金英氣鼓鼓的道：「少誇口，你也不一定贏得了。」

糊塗公子道：「這個當然比下象棋更難，不但要才思敏捷，洞悉先機，而且要隨機應變，主動爲先。」

程玉琪明眸生輝的含笑道：「馮兄說得對極了。」說完，含情脈脈地看着他。

程玉琪顯然已芳心大動了。

祇是，金大奶奶却黛眉深鎖，傳音追問金英，道：「英兒，這小子怎麼忽然聰明起來了，莫非其中有詐？」

寶扇套子　隱藏秘密

金大奶奶起了疑心，金英可是不作這種想法，只是，大多數的人，都有自以爲是的毛病，尤其是越聰明的人，這毛病越大。

金大奶奶是一個很聰明的人，金英更是一個出了名的機靈鬼，她們自以爲是的毛病，也比誰都來得大。

金大奶奶一發問，金英自以爲是的觀點，首先起了反應，秀眉微微一挑，說道：「娘，表面上看起來，他確實可疑，這些年來他在江湖上的表現，不但不笨，而且相當聰明，無論文才武功，都有過人之能，這也是衆所周知，無人不曉之事，但是，他爲甚麼會被人稱之爲糊塗公子呢？」

金大奶奶微微一笑，頷首接道：「妳說得也是，正似有些人是『大智若愚』，他正好相反，可能是『大愚若智』了吧。」

金英笑道：「對，他正是娘所說的『大愚若智』的人了。」

她們的談話，雖然很露骨，由於她們都施用了傳音之術，所以別人並不知道。

其實，大家也沒有注意她們母女，因爲目前她們母女不是主角，眞正的主角就是糊塗公子。

這時，糊塗公子又說了：「在下雖明其理，却自知不是姑娘對手，不作無謂之爭了，甘願認敗服輸，唉……」言下顯得有着說不出的惆悵與黯然，回身向金大奶奶搖了一搖頭，頹然的坐下，一言不發了。

程南庚看得高興極了，放聲大笑，道：「小子，你心服了吧……」

金英柳眉一挑，一千萬個的不服氣的叫道：「程爺爺，這有點不太公平吧！」

程南庚含笑道：「你說說哪裡不公平？」

金英道：「你老人家可知『尺有所長，寸有所短』的道理，這原是琪姊姊的絕藝，別人自然趕不上她，換一句話說，咱們也想個法子出個題目，只怕琪姊姊不一定比得上啊！」

程南庚點點頭道：「你說得一點不錯，只是其中有一點不同，你却沒有料到。」

金英道：「甚麼沒有料到？」

程南庚道：「這可不是比較武技，而是一種考驗。」

金英苦笑一聲，道：「程爺爺，您說得也是，誰叫我們來求您來着，自然是唯你是聽了，不過，話又說回來了……」話到口邊，忽然冷笑了一聲，不再說下去了。

程南庚長眉一揚道：「妳爲甚麼不說了下去？」

金英道：「英兒不敢說了。」

程南庚哈哈的大笑道：「沒有關係，妳說吧，妳就是發幾句牢騷，也是應該的，程爺爺豈會生你的氣？」

金英笑了一笑，道：「那我就放肆了，像程爺爺您這樣專在鷄蛋裡挑骨頭，不怕誤了琪姊姊的終身大事了？」

金英的嘴巴可眞厲害，雖然放肆，却不能說她沒有理由，程南庚臉上的笑容僵住了，顯然，心中大爲震撼。

金英得理不饒人，接着又道：「就以蘭飛表哥來說吧，他文才、武功、品德無一不佳，像這種人物，當今江湖上怕很難找得出幾位了，您……」

程南庚一笑道：「老夫也並沒有完全回絕他呀！」

金英道：「那麼您老人家答應了？」

程南庚道：「也沒有。」

金英道：「您……」

程南庚道：「老夫還要想一想。」

金英道：「您老可要再看看他的文才武功？」

程南庚搖了一搖頭，道：「不

用了，今天到此爲止。」

頭一轉，問杜若花道：「接風宴準備好了沒有？」

杜若花欠身道：「媳婦已經吩咐擺在南園守明堂了。」

接風宴上，大家不再提及蘭飛與琪姑娘的婚事，舉杯聯歡，盡禮而散。

杜若花送金大奶奶回去，金大奶奶拉住杜若花道：「七妹，你看老爺子的意向如何？」

杜若花道：「小妹看老爺子對蘭飛的印象很不壞，他今天顯然也很高興，你看，他今天和蘭飛說了很多的話了。」

金大奶奶道：「這樣說來，我們蘭飛還是很有希望，只不知玉琪她自己……」

杜若花說道：「玉琪的心情也出奇的好。」

金大奶奶一笑，道：「這樣看來，至少她是不討厭蘭飛了。」

話題忽然一轉，道：「中神通經常到府上來麼？」

杜若花搖了一搖頭，道：「不，二三年才來一次，不過每來一次，總得住上十天半月才走。」

金大奶奶沉吟了一陣，突道：「這倒好，蘭飛倒可以向他好好的請益了。」

＊　＊　＊

在程南庚房裡，程南庚和中神通葛一非正對坐着品茗，程南庚輕輕的嘆惜了一聲，道：「蘭飛那孩子倒眞是一個好孩子……」

中神通葛一非也斜着眼望了他一眼，却沒有搭腔。

程南庚瞪起眼睛道：「葛老兒，你爲甚麼不說話？」

中神通葛一非道：「你要我說甚麼好？」

程南庚道：「你看馮蘭飛這個孩子到底怎麼樣？」

中神通葛一非笑道：「廢話，他要是不好，我會收他做徒弟麼？」

程南庚道：「那是贊成老夫把玉琪嫁給他麼？」

中神通葛一非回答道：「老夫沒有意見。」

程南庚氣得吹鬍子的道：「你……你到底是怎樣一個人？」

中神通葛一非道：「老夫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你難道還不知道麼？」

程南庚道：「那你總得說句話呀！」

中神通葛一非道：「我問你，你既然也認爲蘭飛不壞，爲甚麼又三心兩意拿不定主意？」

程南庚搖頭長嘆道：「老夫……老夫……是不願和金家沾親帶故……」

葛一非笑道：「你就是這種脾氣。」

程南庚道：「可是，老夫又躭心因此而影響了玉琪。」

葛一非道：「你爲甚麼不問問玉琪她自己呢？」

程南庚道：「你說得也是，老夫這就去問一問她。」

程南庚出去了半天，回來臉上還是籠罩看一片徬徨之色，中神通葛一非問道：「玉琪怎麼說？」

程南庚道：「她說……這是一場賭博……」

葛一非訝然道：「她怎會說出這種話來，她還說了些甚麼？」

程南庚道：「不過她願意賭一賭，可是，老夫如何放得下心。」

葛一非說道：「玉琪眞是了不起！」

程南庚想了一下，道：「葛老兒，明眼人眼裡不揉沙子，你說，你到底知道了些甚麼？」

中神通葛一非笑笑道：「我甚麼也不知道。」

程南庚道：「你甚麼都不知道，你倒來得奇巧，人家不來，你也不來，人家一進門，你也就到了。」

中神通葛一非笑道：「天下碰巧的事情多得很，老夫只是碰巧來得正是時候而已。」

程南庚冷笑了一聲，道：「碰得巧，對你葛老兒來說不可以，你是甚麼變的，老夫會不清楚？」

中神通葛一非臥蠶眉一揚，道：「你就這樣看透老夫。」

程南庚臉色一肅，說道：「葛老兒，你要知道，金家可不是好相與的，你要知道有甚麼風吹草動，自以爲是的獨行其是，那你就不但不夠朋友，而且也坑了老夫了。」

中神通葛一非臉色也一正道：「我先問你，你看出了甚麼？」

程南庚道：「咱們玉琪資質奇高，人又長得美秀如仙，人家來求婚，乃是順情合理之事，老夫看不出有甚麼不對的地方。」

中神通葛一非笑道：「那你剛才爲甚麼說出那種話來？」

程南庚道：「老夫雖然看不出甚麼，但玉琪却比老夫高明，那是她的看法。」

中神通葛一非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既然玉琪已經有了警覺，那麼老夫直說吧！你聽說過糊塗公子沒有？」

程南庚雙眉一皺，道：「你正題不說，說到糊塗公子身上去做甚麼？」

中神通葛一非道：「因爲馮蘭飛就是糊塗公子……」

程南庚道：「金谷園做出個糊塗公子是爲了甚麼？」

中神通葛一非道：「你會錯意了，我是說這個馮蘭飛，乃是糊塗

公子冒充的。」

程南庚雙目大睜道：「可能麼？金家的人又不是瞎子。」

中神通葛一非道：「要是金家的人主動，情形就不同了。」

程南庚道：「看他行動自然，不像受了控制的樣子。」

中神通葛一非道：「這就是糊塗公子之所以稱爲糊塗公子也。」

程南庚道：「你是說他被金家所利用？」

中神通葛一非道：「當然，這只是我的猜想。」

程南庚道：「爲甚麼？」

中神通葛一非雙手一攤道：「這個老夫還不知道。」

程南庚緊鎖雙眉，沉思了半天，自言自語道：「老夫有甚麼事情，值得他們爲此圖謀？」

中神通葛一非接口道：「欲明眞相，最好的辦法，就是答應他的求婚。」

程南庚搖頭道：「這不是辦法，將玉琪的終身作試探，代價太大了。」

中神通葛一非道：「答應他們求婚，並不是說就把玉琪嫁出去。」

程南庚道：「答應了人家的婚事，自然就得把玉琪嫁過去，你難道要老夫言而無信，食言不成？」

中神通葛一非道：「玉琪自己不是願意賭一賭麼？」

程南庚道：「可是老夫不願意這樣做。」

中神通葛一非說道：「金家如果眞有圖謀，你不答應他們的求婚，你道他們會善罷甘休麼？」

程南庚當然看得出來，金家絕不會就此罷手，口中一頓，道：「這……」

中神通葛一非道：「終非了局，爲甚麼不爭取主動，何況允婚之後，拖他三年五載並不困難。到時候時移勢變，也許允婚之事不解自閑了。」

程南庚心中有點活動了，囁嚅地說道：「拖他三年五載，豈不是誤了玉琪的青春。」

中神通葛一非道：「貴堡與金谷園要是發生了衝突，玉琪還是不同樣的受其影響？」

程南庚猶豫不決的嘆氣，中神通葛一非道：「玉琪比我們兩個老傢伙只强不弱，何不把她叫來，聽聽她的看法？」

程南庚勉强的點一點頭，親自出去，把玉琪帶了進來。

程玉琪向中神通葛一非行禮過後，問道：「葛爺爺，你能確定馮蘭飛就是糊塗公子？」

中神通葛一非點點頭道：「糊塗公子的容貌可以改易，可是普天之下，只有一把鐵木寶扇，而那把鐵木寶扇一向都在糊塗公子手中，現在却到了馮蘭飛的手中，妳說這是甚麼意思？」

微微一頓，不待程玉琪說出她的想法，換了另一種口氣，接口又道：「最巧的是老夫親眼看到金英與糊塗公子的交往與改口互稱兄弟之事，馮蘭飛眞是糊塗公子，應有十之七八的可能性了。」

程玉琪柳眉輕輕一顰，道：「可是這個馮蘭飛好像不糊塗呀。」

中神通葛一非道：「糊塗並不是笨，尤其是這個糊塗公子他不但不笨，而且，非常之聰明，武功也高不可測……」

程南庚截口問道：「這種人物，爲甚麼也叫糊塗公子？」

中神通葛一非道：「他本是聰明絕頂的人，因爲患過一次大病，於是遇到了大事情就難免糊裡糊塗了。」

程玉琪點頭道：「這種小事聰明，大事糊塗的人，處處都有，不是說不通，但也有可能是裝出來的……」

中神通葛一非道：「老夫原先也有這種的想法，可是他這糊塗之說已有了五年了，在這五年間他一直都是這樣，也未見他有任何圖謀，如說他故意裝作，也不大可能。」

程玉琪沉思了半天，道：「問題也許不在糊塗公子身上，而是金谷園又打我們的甚麼主意呢？」

中神通葛一非道：「咱們現在等於在暗中，伸手不見五指，如果找不出一綫光明，就只有任人宰割了。」

程玉琪長嘆了一聲，望着她的祖父程南庚，說道：「爺爺，孫兒決定一賭自己的命運……」

程南庚擔憂地說：「女孩子一生名節……」

程玉琪截口道：「咱們可是武林世家，江湖兒女，只要大節不虧，怎可因世俗之見，自縛手脚，何況，糊塗公子本性不壞，也不是全無可取之人，萬一命運弄人，孫女也就只好認命了。」

程南庚道：「琪兒，那糊裡糊塗的人，如何配得上妳？」

程玉琪道：「世間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沒有十全十美的事，誰配不配得上，那是很難說的，所以孫兒很想退一步着想。」

程南庚道：「那妳是下定了決心了？」

程玉琪道：「孫兒就是等着您老人家點頭。」

中神通葛一非道：「程老兒，你當年的萬丈豪情哪裡去了？」

程南庚激盪的雙眼一睜，道：「葛老兒，老夫要問你一句話……」

中神通葛一非笑口截道：「你不開口我也知道，你放心，老夫決不置身事外就是。」

程南庚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好，琪兒，程家就看妳的了。」

程玉琪道：「孫兒不會讓您老人家失望的。」

程南庚道：「你去把妳娘請來。」

程玉琪沒有再回來，只有杜若花一人應命而來，她並沒有預先從玉琪口中得到任何消息，當老爺子程南庚告訴她，他認爲可以答應馮蘭飛的婚事時，她幾乎不能相信地愣了半天。

照說，馮蘭飛沒有通過考驗，他應該已是落選了，這時老爺子反而點了頭，這件事對她來說，實在是太意外了。

杜若花當然是高興極了，甚至高興得過了頭，連聲應道：「是，是，是，媳婦這就去告訴馮六姊去……」

中神通葛一非從容笑道：「同時，妳也別忘了告訴妳那準女婿，老夫這師父可替他費了不少唇舌啊！」

杜若花笑着轉身，飛也似的去了。

中神通葛一非望着她的背影，笑道：「程老兒，你的兒媳早就看中了準女婿哩。」

程南庚苦笑着：「啊！啊！」笑了二聲，接着是一聲長嘆。

杜若花去得快，同時回得更快，回來的時候手中多了一把鐵木寶扇，她把鐵木寶扇雙手送給程南庚，笑哈哈地道：「老爺子，這是馮蘭飛送給琪兒的信物，請老爺子過目。」

程南庚與中神通葛一非只知道這一把鐵木寶扇非常名貴，可並不是完全知道這把寶扇的來歷，因爲當今江湖上至少有七把鐵木寶扇，各有各的來歷，以他們的身份，當然也不會把這些事放在心上。

可是，當他看到了三耳先生字畫上的名號時，不由大大的一震，道：「這是三耳先生的那把鐵木寶扇。」

中神通葛一非伸手接過去看了一遍，點頭道：「不錯，這眞是三耳先生的鐵木寶扇，看來馮蘭飛倒是一片誠意。」

杜若花笑道：「老爺子，我們回他甚麼信物？」

程南庚揮了一下手道：「妳去和玉琪商量吧。」

杜若花走後，中神通葛一非雙眉一皺道：「程老兒，你還記不記得五十年前的一件往事呢？」

「甚麼往事？」

「自然是關於這把扇子的往事。」

程南庚沉思了半天，點一點頭，道：「當然記得，咱們那時爲了這把扇子幾乎鬧得身敗名裂。」

中神通葛一非接口道：「要不是少林知非禪師查證這把鐵木寶扇所示的秘密，早已被人捷足先登得去了，那次風潮眞不知要吞噬了多少武林精英。」

程南庚一笑道：「我們不就因爲這一次風潮而相識結交的了。」

中神通葛一非無盡緬懷地道：「那時，金老婆子還是雲英未嫁之身，她放言誰有這把鐵木寶扇，她就嫁給誰……」

程南庚哈哈大笑，說道：「上天也眞是玩弄人，這把鐵木寶扇却爲知非禪師所得……」

中神通葛一非笑得打跌，道：「寶扇得主不但是個和尚，而且是一個老和尚，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和尚，可眞絕到了極點，也把金老婆子氣到了極點。」

程南庚興衝衝的接口道：「後來，知非老禪師領大家按着扇上的圖形暗語，找到了寶藏之後，却發現那寶藏之處，已是藏寶全空，被人捷足先登得去了，留下了這把扇子，開了我們一個大玩笑……」

中神通葛一非忍俊不禁，「噗嗤」一笑，道：「老和尚也眞絕，當時就把這把扇子送了給金老婆子，氣得金老婆子當場把這把寶扇丟落

懸崖絕壁之下去了。那時的情景，如今回憶起來，老夫還是要笑破肚皮，呀！哈哈哈……」

程南庚忽然口中打了一個冷噤，訕訕的道：「這把扇子，現在忽然變成了琪兒訂婚信物，老夫……老夫……」

中神通葛一非眉頭一皺，顯然心中也不大平靜，但是，片刻之間，眉峯一揚，又發出了朗朗的笑聲，道：「這把寶扇，原該就是你程老兒的物件，現在回來了，正是珠還合浦，可喜之至，想那些不相關的事作甚！」

程南庚心中忽然想起了甚麼事似的「啊」了一聲，苦澀的道：「珠還合浦這話倒蠻不錯，有意思，我問你，你知不知道這把扇子另外還有一隻扇套子的事？」

中神通葛一非道：「摺扇會有套子，老夫這還是第一次聽到。」

程南庚正色地道：「老夫說的一點不假，這把扇子原來有一隻套子，是老夫覺得那套子套在扇子上怪彆扭的，把它取下來了……」

長長嘆了一口氣，接着又道：「後來這把扇子被七指神偷偷去了之後，老夫就只有望着那扇套子自我安慰了。」

中神通葛一非瞇了一瞇小眼睛道：「那扇套子還在麼？」

程南庚道：「當然還在，那可是一件非常珍貴的紀念品啊！」

中神通葛一非笑道：「說得也是，怪不得你如此感慨萬千，金家持扇而來，只怕早已摸準了你的意思……」

程南庚唉聲一嘆道：「老夫一生無成，就吃虧在這些毛病上，不過，老夫倒也一點不後悔。」

中神通葛一非道：「咱們數十年道義之交，歷久不棄，也就因爲你有這毛病。否則咱們早吹了，你可知道老夫專愛有毛病的人。」

程南庚哈哈大笑，道：「其實你的毛病比老夫更多，因此，你連個家都掙不到手。」

哈，哈，哈，兩人相對而視，忍不住的大笑了起來。

忽然，程南庚大叫一聲，道：「葛老兒，老夫想起了一個主意，你看這樣好不好？」

「甚麼主意？」

程南庚道：「咱們就把那扇套子交回給了金家，豈不是更有意義麼？」

中神通葛一非道：「這倒是一個好主意。」

程南庚向外吩咐了一聲，道：「快去請少夫人和琪小姐來。」

杜若花和玉琪姑娘都來了，杜若花手中還帶了一把寶劍，她先向兩老行了一禮，道：「媳婦和玉琪考慮了半天，想把這把金虹寶劍送給蘭飛，請老爺示下。」

程南庚哈哈的笑道：「不用這把寶劍了，老夫想起了一件特別有意義的東西，遠勝這把金虹劍千萬倍。」

杜若花疑訝地說道：「甚麼東西？媳婦……」

程南庚笑道：「這件東西你們哪能想得到……玉琪，爺爺有件東西，妳也曾見過，現在不知妳想不想得起來？」

程玉琪柳眉兒一聚，片刻方開，便笑道：「琪兒知道了。」

程南庚老懷大暢的道：「甚麼東西？說來聽聽。」

程玉琪道：「琪兒想必是你老人家書房的那隻扇套子，是了，定然是那隻扇套子，那隻扇套子也是這把扇的套子。爺爺，沒有錯吧？」

程南庚笑道：「可眞給妳說對了，妳眞是我們程家之寶了。」

杜若花迷惘地道：「甚麼扇套子，媳婦却是一點也不知道。」

程南庚道：「那是陳年舊事，將來再告訴你們吧！玉琪，妳去將那扇套子取給妳娘吧。」

轉頭又向杜若花道：「妳就把那扇套子送給金家去吧。」

＊　＊　＊

杜若花取到扇套子送給金大奶奶，金大奶奶見到了那扇套子，目光流轉，射出一道激動的神采，高高興興的收了那扇套子，心不在焉的道：「眞想不到鐵木寶扇另外還有一隻扇套子，他們倆的姻緣，看來眞是前生註定，天作之合了。」

杜若花也笑道：「可不是，六姊，難爲妳，妳怎會想到我們的琪兒呢？」

金大奶奶先嘆了一口氣，道：「也是蘭飛這孩子，眼睛長在頭頂上，舉世間就好像沒有一個女孩子配得上他似的，就我家英丫頭，他都沒有放在眼內，後來還是英丫頭提起了玉琪，誰知道他一聽『玉琪』二字，就像有宿緣似的高興極了，所以愚姊只有親自來貴堡了。」

兩姊妹又是東長西短的說了一陣體己話，杜若花才高高興興的離去。

金大奶奶送走了杜若花之後，也沒先告訴糊塗公子，只吩咐把萬駝子找來。

萬駝子本來也是江湖名人之一，他這副長相最是引人注目，但金大奶奶却把他化裝後帶來了，居然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金大奶奶把那扇套子遞給了萬駝子道：「仔細看看這扇套子可是眞的？」

萬駝子把扇套子仔細審視了半天，然後，又取出一隻戥子，戥過

那扇套子的重量，點頭道：「不錯，這就是原來的那隻套子。」

金大奶奶皺了一皺眉頭道：「這套子沒有甚麼出奇呀！怎能當得秘匙之稱？」

萬駝子道：「這扇套子本身沒有出奇的地方，也沒有任何夾帶，只是，它用藥水經過特殊處理，有特殊的効用，用鐵木寶扇一試，就見眞章了。」

金大奶奶道：「萬一不靈驗呢？」

萬駝子道：「不會不靈驗的。」

金大奶奶道：「事怕萬一，眞要來個『萬一』，我們就要丟盡臉了！」

萬駝子沉思了大半天，道：「辦法倒是有一個，只不知試不試得出來。」

金大奶奶道：「你不試，怎知試不出來，快快試來。」

萬駝子找來了一張字紙，用扇套子一端沾了一些鹽水，向那張字紙的字跡抹去。

當時甚麼效驗也沒有，字紙還是字紙，甚麼變化都沒有。

正當金大奶奶等待得不耐煩的時候，字紙上的字跡，忽然漸漸的變得淡起來，接着字跡居然完全消失了。

萬駝子鬆了一口大氣，舒暢的道：「夫人，妳現在可以放心了吧！」

金大奶奶展容一笑道：「眞有你的，事成之後，你是最大的功臣，老夫人一定會重重的謝你。」

萬駝子淡淡的一笑：「謝謝金大奶奶！」告退下去了。

金大奶奶緊握着那扇套子沉吟了一陣，揚聲吩咐道：「去把馮公子請來。」

糊塗公子來了，金英也來了。

金英只問道：「娘，剛才杜阿姨可是來過了，她回的是甚麼東西？」

金大奶奶將扇套子交給糊塗公子，一面說道：「他們送來的，就是這個扇套子。」

糊塗公子望着扇套子笑了一笑，道：「扇套子倒是很少見到。」

金大奶奶道：「你別看不起那扇套子，你可知道，這扇套子就是你的鐵木寶扇原來的套子。」

糊塗公子道：「我的鐵木寶扇從來沒有套子的。」

金大奶奶一笑道：「你得到這把鐵木寶扇有多少時間？」

糊塗公子道：「總有七八年了吧。」

金大奶奶說道：「你可知道，你岳祖程老爺子曾經一度做過這把鐵木寶扇的主人？」

糊塗公子一怔，金大奶奶又接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還引起過一陣江湖狂風，最後却開了大家一個玩笑，所以，才沒有人重視這把鐵木寶扇了，否則，你哪能這樣平平安安的保存你的鐵木寶扇。」

糊塗公子訕訕的笑道：「我眞是孤陋寡聞，一點兒也不知道。」

金大奶奶又道：「這鐵木寶扇在你岳祖手中時，原有這隻扇套的，後來寶扇易主，你岳祖便留下了這隻扇套，如今寶扇與扇套久別重會，這意義何等重大，你要好好的收藏啊！」

金英伸手要過扇套子看了一眼，搖了一搖頭，道：「不過是普通鱷魚皮做的，沒有甚麼了不起。」

金大奶奶笑了，道：「你小孩子懂得了甚麼，程家堡可不是拿不出奇珍異寶的人家……」

話鋒一轉，金大奶奶接着道：「蘭飛的婚事已經談妥，英兒，吩咐下去，準備明天宴請程家堡全堡上下，宴後我們也可回去了。」

金英道：「咱們就這樣回去麼？大哥的婚期呢？」

金大奶奶道：「正式下聘迎娶，那是另外的事情，哪能如此草率行事？」

金英笑道：「這不要想煞大哥麼？」

金大奶奶笑罵道：「少貧嘴，快辦正經事去。蘭飛，你就利用這機會去看看你的心上人吧！」

糊塗公子信步走出了他們住的賓館，心中却打不定主意，究竟該不該找程玉琪，雖說武林兒女不拘小節，但他們過去並沒有情愫，這樣去找她，豈不被她看輕……

正思忖間，忽聞耳畔響起了一聲呼喚：「蘭飛，你來得正好，老夫有話和你說。」

糊塗公子一抬頭，中神通葛一非就站在他面前，他一直低着頭想心事，也不知走到了甚麼地方了，慌得神態一肅，垂手叫了一聲：「師父！」

中神通葛一非一面轉身，一面道：「到屋裡來。」

敢情，糊塗公子信步之間，走到了中神通葛一非的住所。

中神通葛一非也住了一棟獨院，大小三間，客人住在這裡，就像住在自己家中一樣。

中神通葛一非吩咐侍童，出去之後，屋中就祇剩下他們二人了。

中神通也不揭糊塗公子的底，先隨口問了一問他的家世，糊塗公子照答不誤，這原是金大奶奶預先教好了的，當然不會有錯。

中神通葛一非笑了一笑，道：「令祖父的成名絕學『分光取月』手法，妙絕天下，你練得有幾分火候？」

糊塗公子道：「弟子愚劣，練

了十幾年，至今還停滯在七八分火候之間。」

中神通葛一非不由得楞住了，他原以爲糊塗公子並不是馮蘭飛，却沒想到糊塗公子連馮家的家傳絕學都有了七八分火候，這不是證明他是眞的馮家後人嗎，又那能不叫他大爲失態。

中神通葛一非暗暗吸了一口氣，收攝了心神，楞楞的問道：「你眞有了七八分火候？」

糊塗公子道：「徒弟進展遲緩，慚愧之至。」

中神通葛一非伸手拿起一隻茶杯，托在掌中，道：「你用『分光取月』手法，試一試能不能把老夫掌中茶杯取去。」

糊塗公子道：「弟子不敢放肆。」

中神通葛一非道：「無妨，老夫先要瞭解你的深淺，才能對你有所幫助。」

糊塗公子道：「那麼弟子就恭敬不如從命，放肆了！」話聲一落，糊塗公子便伸手緩緩向前，直取中神通葛一非手中的茶杯。

同時，中神通葛一非的掌中茶杯忽然上下左右移動起來，與糊塗公子的指影成一片流光。

他們二人的身子都沒有移動，伸出的手臂也沒有變動，只是手掌與手指部份各盡所能的變招換式。

一陣明爭暗鬥之後，糊塗公子收手，欠身道：「弟子無能爲力了。」

中神通葛一非雖保得住了茶杯未被糊塗公子奪去，可是糊塗公子所顯現的功力火候，却逼得他出了一身冷汗，而糊塗公子使的是貨眞價實的馮家家傳絕學，更叫他半天說不出話來。

苦澀的笑容在中神通葛一非嘴角上掀動了一下，眼中神采盡失的「啊！」了一聲，道：「高明，高明，名家之後果然不同凡響，老夫只怕沒有甚麼東西能指教你了！」

糊塗公子笑道：「師父，你老人家太客氣了，你老人家的無影神拳，天下無敵，弟子如能一窺堂奥，此生無憾了。」

他不但不糊塗，而且，一開口就把話逼住了中神通葛一非，指明要學他的壓箱底本領「無影神拳」，自以衣缽傳人自居了。

中神通葛一非暗暗叫了一聲苦也，只有借着一陣嘻哈大笑，先掩住了自己的驚惶，然後含含糊糊的道：「有機會，有機會，你只要努力上進，不傲不滿，你就有機會。」

糊塗公子笑了一笑，道：「多謝師父。」他也謝得很含糊。

中神通葛一非滿肚子的話，這時却選不出一句合用的了，只好無話找話說：「蘭飛，你可收到琪姑娘回給你的信物？」

糊塗公子道：「收到了。」

中神通葛一非道：「你可知道它的價值？」

糊塗公子道：「家姑母已經告訴弟子了。」

頓了一頓，忽然又問出一句話道：「弟子心中有一事不明，恭請師父指教。」

中神通葛一非信口道：「甚麼事？」

糊塗公子道：「不知師父可曾見過有人在扇子上套上扇套子的？」

中神通葛一非一楞，搖頭苦笑，道：「這個……老夫倒是未見過。」

糊塗公子道：「如此說來，世人很少在扇子上加用扇套子了？」

中神通葛一非道：「除了三耳先生的鐵木寶扇外，只怕別無第二人了。」

糊塗公子雙目神光一聚，道：「三耳先生的鐵木寶扇，堅逾精鋼，普通寶刀寶劍都休想損傷他絲毫，他那隻扇套子豈不顯得有點多餘了？」

中神通葛一非「哦」了一聲道：「這……這確是有點多餘。」

糊塗公子道：「三耳先生他爲甚麼要添此多餘之物，不會是無因的吧，不知師父以爲如何？」

中神通葛一非驚愕得大叫一聲，道：「你說得有理，可是從來沒有人想過這件事。那是甚麼原因呢？」當然，他也答不出來。

糊塗公子淡淡的一笑：「弟子胡思亂想，叫師父見笑了。」

中神通葛一非木然的道：「你想得很有點道理。」

糊塗公子告辭走了，中神通葛一非心中却雜念紛湧了，再也寧靜不下去。

中神通葛一非心潮一起，便再也忍耐不住去找老朋友程南庚消遣。

中神通葛一非開門見山問道：「剛才老夫和蘭飛閑談，發現一個問題，倒是很有意思。」

程南庚笑問道：「甚麼問題？」

中神通葛一非道：「普天之下的扇子似乎很少人使用扇套子的，爲甚麼三耳先生的這把鐵木寶扇獨多了一隻扇套子，豈不是奇怪和多餘麼？」

程南庚道：「也許是他要保護扇面上的字畫。」

中神通葛一非怔了一怔，接着又搖起頭來道：「不對，那把鐵木寶扇這些年來可沒有用過套子，它還不是絲毫無損？」

說得有理呀！程南庚再也想不出適當的理由，認爲鐵木寶扇非有

扇套不可，他只有雙手一攤，無可奈何的道：「我也說不上來了，不過當年老夫獲得鐵木寶扇的時候，扇套子就套在扇子上，可見這扇套子實實在在是鐵木寶扇原有的。」

中神通葛一非喃喃自語道：「三耳先生才氣縱橫，稱絕一時，他在鐵木寶扇上加個套子，一定有他的道理，只是我們愚昧想不出來罷了。」

程南庚笑一笑道：「你不是要無事找事做吧，你難道還想從扇套子身上，再來一次尋寶活劇？」

中神通葛一非猛然一搖頭，跳了起來道：「也許三耳先生的藏寶眞的在這扇套子身上哩。」

程南庚大笑道：「葛老兒，老夫只是隨便說說，你可不能財迷心竅，走火入魔啊！」

中神通葛一非臉色一正道：「程老兒，老夫說的可是眞話，你先別笑話，老夫問你，你可還記得當年尋寶之事？」

程南庚點頭道：「誰能忘得了，當然記得。」

中神通葛一非道：「咱們當時找到了一個空無所有的空洞，便以爲藏寶已經被別人捷足先登得而去，可是，如今想來，我們實在是上了一個大當。」

程南庚聽得興趣起來，不由接口問道：「上了甚麼當？」

中神通葛一非道：「世上都知道，狡免有三窟，而三耳先生弄個空洞來戲弄大家，又何嘗不可？」

程南庚道：「你的意思是說，當年，我們找到的那個神秘洞，不是眞的藏寶洞嗎？」

中神通葛一非道：「這個……很有可能……」

話聲微微一頓，不待程南庚開口接話，馬上又接着說道：「第一，那座空洞之內，雖然遺留一些破箱子和一些破架子，但那些破箱子破架子，所散落的位置，不但積塵甚厚，而且着地部份早已完全腐蝕。那麼這顯然是很久以前，就是這個樣子，更可以說，那只是故意佈出來的疑陣。

「第二，如說眞有寶藏被人捷足先登得了去，可是，江湖上有誰發現過三耳先生的遺寶出現過，除了那把已知名的鐵木寶扇外，可說是再無其他物件流入江湖，如果他的寶物眞已被人得去，萬無不流入江湖之理，由此可見他的寶藏還未被人發現，他的寶藏既未被人發現，原來那秘洞自然本來就是空的了。」

程南庚譏笑之色漸漸消去了，隨着眉峯的緊皺，他也陷入深思了。

＊　＊　＊

糊塗公子在外面轉了一陣，始終鼓不起勇氣去找程玉琪，只好仍然回到自己的房中，可是，他剛回到房中不久，金大奶奶走來問他道：「你和琪姑娘談得很愉快吧。」

糊塗公子搖搖頭苦笑說道：「小侄沒有去找她。」他既然頂了馮蘭飛的姓名，人前人後他就是馮蘭飛自居，所以稱呼也換了。

金大奶奶皺了一皺眉頭，道：「那你做甚麼去了？」

糊塗公子道：「我剛才見到了葛老前輩……」

金大奶奶接口糾正他道：「不是葛老前輩，你該稱他『師父』！」

糊塗公子一笑道：「是，小侄遇見了師父，他和小侄談了一陣，小侄把姑姑的意見說給他聽了。」

金大奶奶點頭道：「說給他聽也是一樣的。」

糊塗公子道：「姑姑，您那些話有甚麼意思呢？」

金大奶奶笑道：「你等着看就知道了，如果你將來得到了天大的好處，你不可忘了姑姑啊。」

糊塗公子道：「小侄怎會忘記姑姑，小侄常常想，姑姑對小侄之恩可是天高地厚，小侄永生也圖報不了。」

金大奶奶笑道：「誰要你圖報，只要你心裡有我這個姑姑就好了。」

糊塗公子道：「我們明天眞要走？」

金大奶奶道：「姑姑事情很多，非走不可了，如果你不想走，你就和英兒兩人留下來好了。」

糊塗公子訕訕的道：「我……我……還是跟姑姑一道走好了。」

金大奶奶一笑，道：「到時候再說吧，你兄弟也忙着，你要沒事，就去幫幫他的忙吧。」

金大奶奶話聲方落，門外已有人揚聲道：「吾家老爺子有請大奶奶移玉一談！」

金大奶奶向糊塗公子輕聲道：「如果姑姑沒料錯的話，準是你剛才的話發生了作用。」微微一笑，急步走了出去。

程南庚見了金大奶奶，直截了當道：「剛才老夫和葛老兒忽發奇想，認爲鐵木寶扇的套子有問題，也許其中隱藏有極大的秘密……」

金大奶奶沒讓他話說完，便截口道：「老爺子可是想換回那隻扇套子？」臉上保持着適當的笑容，不過話裡面可相當有份量。

中神通葛一非接口道：「金大奶奶，程老兒不是這個意思，妳不可想得太多，程老兒只想請妳來共同研究研究。」

金大奶奶欠身一笑道：「老爺子，晚輩可是一個想到就說的直腸子人，老爺子可要寬恕晚輩的胡說八道。」

金大奶奶就是這樣的一個厲害女人，說了的話不但能收了回來，而且還能叫對方覺得不好意思。

程南庚當然非常了解她的爲人，哈哈一笑道：「賢侄女，咱們現在可是親戚了，怎麼說都沒有關係。」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說道：「剛才老夫和葛老兒參商了半天，都覺得那隻扇套子很有可能關係到三耳先生眞正的藏寶關鍵。」

金大奶奶笑道：「哪有這事，幾十年前，你們幾位老人家不是找到了藏寶之地麼？」

程南庚道：「如今想起來，那只是上了三耳先生的巧妙安排的當。」

金大奶奶驚容畢現的道：「你老人家可是說另有藏寶之地？」

程南庚道：「老夫與葛老兒都有這種的想法，不知妳認爲如何？」

金大奶奶道：「這……這個問題來得太突然，晚輩一時還摸不着邊。」

中神通葛一非接着把他們的想法說了出來，然後道：「妳說，這裡面是不是大有文章呢？」

金大奶奶沉思了一陣，點頭道：「這樣說來，倒眞有幾分可能了，奇怪，從前爲甚麼沒有人注意這隻扇套子呢？」

程南庚道：「老夫原是一個粗心大意的人，當年就沒有提過有扇套子的事，當然其他的人更不會想到鐵木寶扇還有扇套子。」

金大奶奶道：「這件事，晚輩是隔了一代的人，要想也想不出所以然來，晚輩倒有個主意，也許對兩位老人家的想法略有助益……」

故意停頓了一下，但程、葛二老都是沉得住氣的人，只靜靜的等待她自己接話。

金大奶奶緩緩的接道：「老爺子可知道萬駝子其人？」

中神通葛一非接口道：「是萬寶全書。」

金大奶奶道：「就是他，他現下正在敝園任事，明日晚輩回去之後，請他來一趟好不好呢？」

中神通葛一非道：「好極了，老夫聽說萬駝子其人胸羅萬有，學究天人，他一定能看得出來。」

程南庚却問道：「妳明天就要回去了麼？」

金大奶奶欠身道：「是，家中有事，晚輩得先回去了，晚輩正要稟明老爺子，晚輩已準備明天宴請貴堡上下，以酬老爺子允親之情，宴後，晚輩就告辭回家了。」

程南庚道：「蘭飛呢？」

金大奶奶道：「蘭飛現在已是老爺子的嬌客，晚輩不準備帶他走，不知老爺子意下如何？」

程南庚笑道：「賢侄女，人家都說妳精明能幹，妳甚麼都想到了，老夫很欣賞妳。」

金大奶奶笑道：「老爺子過獎了，晚輩實在愧不敢當。」

第二天，金大奶奶宴謝程家堡全堡上下之後，告辭走了，把金英帶走了，只留下二男二女，四個家人侍候糊塗公子。

不到十天工夫，萬駝子在金谷園四大高手護衞之下，又秉程而來。

其實萬駝子早就來了程家堡，不過，不這樣來一下，就交代不過去了。

萬駝子要了一間密室，把自己關在密室之內，足足研究了三天三夜，才滿臉笑容的走了出來，他第一句話便是：「恭喜兩位老前輩，你們猜得一點不錯，這隻扇套子和三耳先生的藏寶大有關連。」

有這句話就夠了，程南庚和中神通葛一非兩人都笑得合不攏嘴來。

有沒有藏寶是另外一回事，他們能洞悉先機，見人之所不見，察人之所不察，就這一點，足叫他們高興得要死了。

程南庚讚道：「萬老弟，你眞了不起，甚麼事情遇到了你，莫不迎刄而解，你要是早出生幾十年，當年我們就不會那麼鬧大笑話了。」

中神通葛一非接着問道：「請問你，關鍵何在？」

萬駝子道：「這隻扇套子並非名貴之物所製成，外貌看去極似鱷魚皮，其實並不是鱷魚皮，只是普通牛皮，用藥物炮製成的假鱷魚皮，那種藥物非常之奇特，不但可以使牛皮外貌變形，經晚生試驗之下，而且，更有隱形顯形之功，由此可以想像這隻扇套子大有作用了。」

程南庚道：「它的作用何在？」

萬駝子道：「晚生記得二百年前有一位奇才異能之士，他畫了一幅四季圖，他那幅四季圖，四時花景，因時而變，你說奇絕不奇絕！」

中神通葛一非問道：「那怎麼可能呢？」

萬駝子道：「那只是用一些奇珍藥物所繪製而成，那些藥因受四時天候的演變，而產生不同的結果，所以出現了不同的畫面。只可惜那幅四季圖，祇維持了二年，二年後藥物消失，就成了一張白紙。」

程南庚聽得目瞪口呆，道：「有這種事，眞是聞所未聞的天下奇聞。」

萬駝子接口又道：「晚生發現這扇套子上的奧秘，加上已知的事

實相互印證之下，便不難想像其結果了。」

程南庚道：「甚麼結果呢？」

萬駝子道：「如果晚生沒有走錯路的話，我們用這扇套子在鐵木寶扇上試探，定有意想不到的發現。」

程南庚道：「好，咱們馬上就試他一試。」

一聲傳話，玉琪姑娘帶着鐵木寶扇來了。

糊塗公子也跟來了，這幾天糊塗公子和玉琪姑娘的感情已是日有進境，日漸親密了。

糊塗公子現在不再是糊塗公子而是馮蘭飛，馮蘭飛不是糊塗人，糊塗公子也就不再糊塗了。

大家全神貫注的看着萬駝子，看變戲法似的看着萬駝子用扇套子沾了一些鹽水向畫着山水人物的扇面擦去，擦了半天，原來的畫面還是原來的畫面，不但沒有任何變化，也沒有任何損傷。

中神通葛一非嘆聲剛出口，程南庚已是搖手喝道：「看……」

扇面果然有了變化，原來的畫面還是原來的畫面，只是原來的畫面上隱隱現出了另一幅畫面，一幅淡而深的紅色畫面，兩幅畫面重疊在一起，成了另一幅完全不同的畫面。

大家都楞住了，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

眼看另一幅畫面現出來，當他們還沒有回過神來時，又眼看那紅色的畫面由濃而淡漸漸的消失了。

畫面消失了，大家也清醒了。

中神通葛一非大叫一聲，道：「糟了，到底是一幅怎樣的新畫面，老夫却一點都沒有看出來？」

不僅他有這一種感覺，似乎大家都有這一種感覺，因爲大家的臉上都有着相同的悵然之色。

程南庚道：「萬老弟，咱們再來一次看看吧。」

萬駝子斷然的搖頭道：「此扇年代已久，藥物恐怕已經消失不少，不能擅自浪費之。」

說着，一面將鐵木寶扇親手交還了程玉琪姑娘，一面又將扇套子還給了糊塗公子。

萬駝子緩緩的吁了一口氣，接着，雙拳一抱，道：「晚生幸不辱命，就此告辭了。」

來得匆匆，去得灑脫，程南庚留不住他，也不接受任何厚贈，就那樣點塵不沾地走了。此人的表現，不但學富五車，胸羅萬有，而且，淸高絕俗，高不可仰。

* * *

這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三耳先生的藏寶重現曙光，豈不又是一件轟動江湖的大事，但，這也是一件叫人喘不過氣來的重任，將來不知有多少麻煩哩！

程南庚長嘆了一聲，道：「這件事但願不要傳入江湖才好。」

中神通葛一非道：「這件事沒有外人……」怎能說沒有外人呢？外人可多着哩，所以，他說不下去了。

當然，大家心中都明白，因爲，鐵一般的事實馬上就出現了，一個小老頭子，不知甚麼時候已和他們一起，如果他不開口，大家眞還沒有注意到他哩！

「嘻嘻，在下可不能算是外人，打從開始起，就有在下的一份了。」

程南庚張目一震，口中喝道：「又是你……」

那小老頭兒嘻嘻的一抱拳道：「兩位老朋友，久違了。」

接着他又向其他的人笑了一笑道：「老夫年紀很大了，名字却沒有長者之尊，現在人家都稱呼老夫吳小七，吳小七就是老夫了。」

七指神偸吳小七是個其貌不揚的小老頭子，當然沒有人去笑他，他倒名副其實，這個樣子就是小偸樣。

程南庚雙目睜得老大，氣勢洶洶的道：「吳老兒，你又想來搗亂搞事了。」

神偸吳小七搖着腦袋道：「不！不！不！老夫不準備搗亂了，只想小小的佔一小份。」

程南庚冷哼一聲，說道：「你倒想得美。」

七指神偸吳小七道：「老夫只要沾一點點邊，你們也捨不得麼？那麼老夫只有自己夾着尾巴走了！」他倒眞不囉嗦，轉身就走。

當然，不能讓他走，中神通葛一非一聲呼喝，道：「小偸兒，且慢走，老夫問你，你這樣四處搗亂，對你有甚麼好處？」身子一橫，就擋住了七指神偸吳小七。

吳小七笑道：「沒有甚麼好處。」

中神通葛一非道：「那你爲甚麼要搗亂呢？」

吳小七道：「我並不打算搗亂，可是這種大事，能有機會與聞，要是不能沾點邊，豈不比殺了我還叫我難過。」

中神通葛一非道：「你眞不搗亂？」

吳小七道：「絕不。」

中神通葛一非與程南庚交換了一下眼色，道：「你如能發誓不搗亂，老夫就替你向程老兒進進言。」

吳小七道：「發甚麼誓？」

中神通葛一非道：「你是發誓的行家，隨你怎麼發都可以，就發個牙痛誓兒也可以。」

吳小七道：「那又何必呢？」

中神通葛一非道：「這東西本來是他們晚輩們的，你要是反覆時，也好叫晚輩們看看你這位朋友的風範。」

吳小七可楞了一下，伸着舌頭，「葛老兒，這次我老偸兒才眞正的知道你的厲害了。」

葛一非道：「廢話少說，你發不發誓？」

吳小七無可奈何的搖了搖頭，道：「好吧！我老偸兒祇有認了。」

於是，發了一個重誓。看他那認眞的樣子，倒顯得有幾分誠意。

當然，吳小七自己比誰都淸楚，憑他的那些玩意兒，雖然也是江湖一絕，眞要遇上這種大事，可就挑不起扛不動了，能沾上邊，他已心滿意足了。

就以上次情形來說，他費了多少心機把鐵木寶扇弄到手，結果，不但被人追殺得幾乎送了命，最後，還不是連邊都沒有沾上，雖說那一次後來成了笑話，但自己總不是味道，這次他可學乖了。

吳小七發完誓之後，先向程南庚抱拳道：「程大俠，老偸兒先向你道歉了。」

程南庚哈哈一笑道：「老偸兒，別多禮了，玉琪、蘭飛，你們來見過吳老前輩，將來你們的寶扇出了問題，就有頭緒可找了。」

糊塗公子與程玉琪以晚輩之禮見過吳小七，吳小七笑呵呵的在身上摸了半天，最後還是空着手笑道：「老偸兒這幾天運氣不好，沒有撈到油水，賀禮與見面禮只有後補了。」

中神通葛一非道：「老偸兒，外邊有甚麼風聲，你是如何知道的？」

吳小七道：「外面並沒有甚麼風聲，老偸兒之來，只不過是碰巧而已。」

葛一非冷笑道：「碰巧，巧事都給你碰上了，天下可眞有這麼多的巧事？」

吳小七道：「當然，無風不起浪，最近程家堡與金谷園的交往，在江湖上可是一件大事，有這等大事，我老偸兒要不來看看，還能是老偸兒麼？至於以後的發現，那全是碰巧，我老偸兒的運氣來了。」

程南庚道：「這樣說來，這消息定然是還沒有洩漏出去？」

葛一非道：「照理由說，應該沒有洩漏出去，祇是萬駝子那方面倒值得注意。」

吳小七道：「葛老，老偸兒敢說，萬駝子絕無問題。」

葛一非道：「你怎麼說得這樣肯定？」

吳小七道：「這也是金家的事，萬駝子敢麼？金家派他來，金家會心裡沒有數麼？」

程南庚點了一點頭道：「老偸兒說得也是，只是老夫還是有些放心不下。」

吳小七道：「當代武林翹首共尊上僧、下儒、左金、右銀、中神通，如今左金、右銀、中神通已誼成一家，上僧、下儒，又早已遁世歸隱，就是有甚麼風吹草動，誰還眞敢前來捋左金、右銀、中神通的虎鬚不成。」

中神通葛一非笑道：「這就是你的看法，也就是你望風轉舵的原因，是嗎？」

吳小七呵呵地笑道：「我老偸兒是甚麼人物，要是沒有自知之明，哪能名動天下，歷久不衰？」

葛一非「噗嗤」的一笑，罵道：「好厚的臉皮！」

吳小七笑道：「臉皮不厚的人，哪能幹我們這一行？」

程南庚輕咳了一聲，說道：「笑話歸笑話，咱們該怎麼處理這件事，才能面面兼顧的呢？」

葛一非道：「第一，老夫覺得該正式通知金谷園一聲，請他們立即前來相商。」

程南庚道：「不錯，這件事最要緊，雖然他們可以從萬駝子口中知道一切，在禮貌上我們還要正式通知他們，以免發生了誤會。」

當時，立刻就派了人趕奔金谷園。

吳小七道：「金谷園來人最快也要十天半月，這十天半月我老偸兒可閑不下來，我到外面打聽打聽外頭的動靜去。」

老偸兒走後，程南庚回望程玉琪，說道：「琪兒，咱們程家堡可成了如入無人之境，再這樣下去，豈不很快就要在江湖上除名了。」

吳小七無聲無息的在程家堡出現，程南庚心中可忍不住火了起來。

葛一非笑嘻嘻的插口道：「程老兒，不要生這等悶氣了，吳小七原就是一個防不勝防的人物，何況因此一來，我們倒減少了一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敵人。」

程南庚冷笑一聲，道：「話不是這樣說，但我們程家堡可太丟臉了……」

程玉琪接口道：「爺爺說得是，琪兒這就去傳爺爺的命令，要大家嚴加防範。」說着，向糊塗公子使了一個眼色，和糊塗公子一同離開了他們。

程玉琪一離開了程南庚之後，神情忽然變得落寞起來，輕輕的嘆息一聲，道：「蘭飛哥，我今天有很多事，你不要來找我了。」

糊塗公子一怔道：「琪妹，我正有很多話要和妳說哩。」

程玉琪搖了搖頭，道：「我們明天再說吧。」不待糊塗公子有表

示甚麼，身形一轉，人便迅速的走了出去。

糊塗公子微微一笑，回身向自己住處走去，可是當他右脚一踏進門時，眉峯忽然輕輕的挑揚了一下，接着他便揚聲吩咐道：「本公子要休息了，你們各自去玩玩吧。」

糊塗公子有一個怪脾氣，在他休息的時候，聽不得絲毫響動，所以，在他休息的時候，侍童等都樂得去自己去玩。

糊塗公子習慣地脫去了外衣，睡在床上不久，便響起了輕輕的鼾鼻聲來了。

這時候，他那件外衣忽然自己生了脚似的向着他的床後飄去，接着，又自己回到了原處。

糊塗公子這時候忽然輕笑了一聲，道：「吳前輩，人無信而不立，你這樣無信無義，那就莫怪我失禮了。」

但他說的話，沒有任何反應。

糊塗公子接着冷笑一聲，道：「你若看本公子這小小臥室沒有甚麼了不起的地方，你要走得出去，本公子就認了，以後就不追究今日之事。」

過了半天，房中忽然發出了一聲嘆息之聲，道：「老夫認栽了，請公子原諒老偷兒吧。」

吳小七果然藏在他房中，而且，他眞離不開這房中一步，不是他不想離開，而是這間房子太怪異了，他居然迷失了出去的門戶，轉了半天，也出不了，不由他不告饒請罪。

糊塗公子翻身坐了起來，一笑道：「一點小小奇門佈置，你就闖不出去，也想打本公子的主意了，請出來相見吧。」

吳小七從書桌後面站了起來，一張老臉漲得通紅，但見他口齒顫動，却沒有聲音發出來。

吳小七爲天下第一神偷，所見過的世面，遇過的風浪，可說較一般的江湖人物不知多了多少倍，他之能常勝不敗，自有他過人之能，這次，却不由他不心驚膽顫，捏了一把冷汗了。

因爲，他已看出這位馮公子太不簡單了。

糊塗公子做了一個手式，說道：「請坐。」

吳小七痲木地、慢慢地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

糊塗公子又一伸手道：「請把我那隻眞扇套還給我吧。」

吳小七的臉變得又青又白，將換來的扇套子送還給糊塗公子。

這時，吳小七心裡眞不知是甚麼味道，自己做的事情，好像被他親眼看到了一樣。

其實，他並沒有檢查他的扇套子，爲甚麼不認爲吳小七偷了，而偏說是換了？而事實上，吳小七確是換了而不是偷了。

這樣一位料事如神的對手，吳小七能不被嚇得昏了，已是很不錯了。

糊塗公子把扇套子放在桌上道：「你能準備一隻扇套子前來，能說是碰巧麼？請實話實說，本公子不難爲你。」

吳小七啞然說不出話來。

糊塗公子雙眉一聳，笑了一聲，道：「你不說，本公子也推算得出來，不過你最好自己說出來……」

吳小七忽然搖一搖頭，道：「我不能說！」

糊塗公子道：「你不說，本公子就廢了你。」

吳小七雙目一閉，道：「老夫只有認命了，公子，你就動手吧。」

糊塗公子一笑道：「看不出，你還不怕死，可是這樣你也交不了差呀！」

吳小七道：「這……這……老夫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糊塗公子沉思了片刻，目光一射，凝注在吳小七臉上道：「你能不能答應，不再動鐵木寶扇和扇套子的腦筋？」

吳小七不加思索，脫口而出說道：「能！」

糊塗公子點頭揮手道：「好，忘了這次不愉快的事情，你走吧。」

吳小七走到門前，脚下停了一下，似是有話要說，但最後他只搖了搖頭，晃肩飛身而去了。

糊塗公子伸手取過衣服穿在身上，向外笑道：「玉琪妹子，是妳麼？」

程玉琪走進來，坐在對面椅子上，帶着憂鬱的目光，看了糊塗公子一眼，輕嘆了一聲，道：「蘭飛哥，你剛才是有甚麼話要說？」

糊塗公子說道：「妳現在心裡不煩了嗎？」

程玉琪道：「煩，煩得很。」

「煩甚麼？」

程玉琪道：「咱們不是世俗兒女，小妹想問你一句話，你要誠心誠意的回答小妹，只要你誠心誠意回答小妹，縱有任何差錯，小妹都不會怪你……」

糊塗公子「啊」了一聲，道：「玉琪妹，我可是有甚麼地方錯了？」

程玉琪微微一笑道：「你我心裡都有數。」

糊塗公子嘴角掀起了一抹淡淡的笑紋道：「妳也有妳的秘密？」

程玉琪點了一點頭，道：「不錯，小妹有小妹的打算。」

糊塗公子劍眉微皺，道：「妳的意思是……」

程玉琪說道：「我想和你坦誠的一談。」

糊塗公子沉思了一會，點頭道：「好，由誰先說？」

程玉琪臉容一肅，道：「當然是由小妹我了。」

糊塗公子道：「琪妹的想法，我知道。」

程玉琪微微一震，道：「你知道甚麼呢？」

糊塗公子道：「我只知道四個字『虛與委蛇』。」

程玉琪微微一笑，說道：「你說得對了。」

糊塗公子道：「妳現在好像想改變主意了，爲甚麼？」

程玉琪坦然的道：「因爲我也看出了你多少秘密。」

糊塗公子道：「我有甚麼秘密？」

程玉琪道：「那就看你的坦誠了……不過，我有一句話，請你多想一想，那就是『合則兩利，分則兩敗』。」

糊塗公子一笑道：「我們不久就是夫妻了……」

程玉琪臉色一正，道：「蘭飛哥，小妹是赤誠相對。」

這句話是說得很重，聽得糊塗公子不得不收拾起開玩笑的態度，肅然相對道：「對不起，愚兄失態了。」

程玉琪目光連閃，幽幽的一嘆道：「我沒有看錯你……」

糊塗公子一低頭，避開程玉琪目光，輕輕的道：「妳大約也已知道我是誰了。」

程玉琪點了點頭，忽然又搖了一搖頭，道：「不，小妹不知道你是誰，但我想糊塗公子定然是你本人。」

糊塗公子不得不暗暗敬服程玉琪了，但他却保持適當的冷靜，道：「你要知道多少？」

程玉琪道：「現在小妹只知道你是糊塗公子就夠了，將來……」

糊塗公子正式的點頭道：「不錯，我就是糊塗公子。」

程玉琪道：「最後一句話最重要，請你告訴我，你與金谷園，到底誰在利用誰？」

糊塗公子道：「我在利用他們！」

程玉琪滿意的點頭含笑道：「有志者事竟成，五年的時光，算是沒有白費了。」

糊塗公子道：「玉琪妹，妳是第一個看破我行藏的人。」

程玉琪道：「小妹願意成全你的夙願……你帶了鐵木寶扇，捷足先登吧。」同時，取出鐵木寶扇交給糊塗公子。

糊塗公子笑着拒絕了鐵木寶扇，道：「愚兄如果祇爲三耳藏寶，又何用如此費心費時？」

程玉琪一楞道：「你的目的不在三耳寶藏？」

糊塗公子道：「三耳寶藏是大目標中的小目標。」

程玉琪急急道：「你的大目標是……」話到了邊，她警覺到自己不應追問下去，於是，倏然住口不問了。

糊塗公子微微一笑道：「爲甚麼不說了？」

程玉琪道：「小妹沒有資格再追問下去。」

糊塗公子道：「除非妳心目中沒有我。」

程玉琪道：「難道你……」

糊塗公子截口道：「玉琪妹，這件事愚兄進行了五年，人人事事愚兄都有過詳細的分析和研究，在整個計劃中，愚兄早就把妳視爲心腹了。」

程玉琪秀目一揚道：「好美的想法！」

糊塗公子道：「本來愚兄還要下一番工夫爭取妳，現在愚兄可放心了。」

程玉琪羞得滿臉通紅，但却不輸口地道：「我看是你放心得太早了。」

糊塗公子笑道：「我知道，妳原先一點也不喜歡我，可是，妳這趟來找我，情形就不同了哩。」

程玉琪還要作違心之言時，糊塗公子已向前一步，雙手伸前，拉起玉琪的一雙玉手，柔聲道：「玉琪妹子，我不會叫妳失望！」

程玉琪的頭垂到了胸前，聲音低得只有她自己才可以聽到地叫了一聲道：「蘭飛哥……」

糊塗公子擠在程玉琪身邊坐了下來，道：「玉琪妹子，妳聽我說……」

一陣切切細語，彼此間的距離頓時完全消失了。

救世爲懷　毅然斷臂

金大奶奶離開了程家堡之後，一顆心却仍然留在程家堡，等得好心焦，總算萬駝子回來了，帶回來的結果，也非常令人滿意，只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見程家堡派人前來相請。

這是爲了甚麼原因？

難道程老兒心狠手辣，想撇開金谷園而獨食？

莫非糊塗公子那小子色迷心竅，完全被程家堡控制了？

自己留在糊塗公子身邊的人，難道也變了心？

這些問題，很叫金大奶奶想不

開和想不通，因爲不論從甚麼角度去看，其答案都應該是「否」字。

金英更是跳着脚道：「娘，咱們何必一定要等程老兒的邀請，自己去難道程老兒敢不歡迎我們！」

金大奶奶苦笑了一聲道：「這樣一來，咱們就自亂了陣脚，同時程老兒打的是甚麼主意，我們也要弄清楚，這樣才能對症下藥，不失我們金谷園的威風。」

金英搖頭道：「娘，妳怎麼也變得這麼婆婆媽媽？」

金大奶奶道：「這是一件天大的事，千萬使不得性子！」

金英道：「那麼，我們怎麼辦？」

金大奶奶道：「等。」

金英一笑道：「等！這回可要我的命了。」

「姑娘，不用等了，有消息來了。」是賈瞎子來了，除了賈瞎子誰又有這麼大的膽子，敢接金英的話。

金大奶奶一笑道：「有甚麼消息？」

賈瞎子道：「程家堡沒有錯，他們也派出人來了，只是半路上那人出了差錯，被人暗算了。」

金大奶奶急忙問道：「他們派來的人呢？」

賈瞎子道：「死了，但我們得到了他的屍體。」

金大奶奶一皺眉頭，道：「那是說另外有人想動我們的腦筋了？」

賈瞎子點頭道：「屬下和大奶奶的看法一樣。」

金大奶奶道：「有線索沒有？」

賈瞎子道：「正在追查中。」

金大奶奶道：「好，現在我們有理由前去程家堡了，賈瞎子，這回你要和我們一同去。」

賈瞎子應聲道：「是，屬下已經準備好了。」

金大奶奶又到了程家堡，可是她帶去的那具屍體，經程家堡查驗後，證明不是程家堡派出的那個人。

很顯然的，那屍體是緩兵之計，引人誤入歧途而已。

程南庚、葛一非、金大奶奶、程玉琪、糊塗公子和賈瞎子一齊坐在一間密室之內。

賈瞎子以金谷園謀士身份，經過了金大奶奶正式介紹之後，獲得了應有的禮待。

他們經過了很長時間的商討，確定了一個原則，金谷園全力支持程家堡取寶。

可是甚麼時候取寶？如何應付那暗中覬覦的陰影？莫衷一是，見仁見智了。

這時糊塗公子忽然發話道：「晚輩有一個想法，不知該說不該說？」

中神通葛一非道：「有話就說，不必吞吞吐吐。」

糊塗公子道：「常言道：『蛇無頭不行』，我們首先應該確定一位爲首之人，遇有困難問題，由爲首之人一言而決，就便於行事多了。」

金大奶奶一皺雙眉，道：「你這意見很好……」意見是很好，只是憑她的輩份，就顯得份量不夠了，所以說話的語氣，就不見得怎樣有力了。

中神通葛一非目光一掠程南庚，笑道：「程老兒……」

不待他話說出來，程南庚已是搖着雙手道：「葛老兒，你可不要找老夫的麻煩，老夫要是懂得調兵遣將，程家堡就不會祇有這麼一點點的氣候了。」

糊塗公子又接下去道：「老人家說得也是……」

金大奶奶輕喝了一聲，道：「蘭飛，你……」

中神通葛一非截口道：「大奶奶，妳就讓他說下去吧！」

金大奶奶「啊」了一聲，笑道：「好，你說吧！」話雖四個字，加上了「啊」的一聲，那意味就特別不同了。

中神通葛一非當然聽得懂，可是，他祇是哈哈大笑了一陣，算是答覆了。

糊塗公子顯然是沒有領悟其中奧妙，應了一聲「是」，便接口道：「論高瞻遠矚，指揮若定，當今武林之中無過於老奶奶，如果老奶奶能夠出山，那就最好不過了。」

金大奶奶暗中吁了一口氣，望了糊塗公子一眼，笑道：「你專會打如意算盤，爲了你們兩口子事，姑姑已經擔了很大的干係，你又怎可以再去驚動老奶奶了。」

葛一非接口道：「大奶奶，老夫可要說話了，說眞的，只有她領導最好，咱們要是弄得一團糟，她也不見得光彩。」

金大奶奶故意作姿態地猶豫道：「這……這……」

中神通葛一非一挺胸膛道：「妳不便說，老夫去找她好了。」

金大奶奶一欠身道：「謝謝老前輩了。」

中神通葛一非道：「老夫說走就走，妳派一個人隨老夫去吧。」

金大奶奶派了人，中神通葛一非剛走，七指神偷吳小七氣喘喘的跑來道：「程大俠，老偷兒有一件要事奉告。」

金大奶奶一皺眉頭，道：「你……不是吳……吳……」吳甚麼，她實不好出口，說他大俠嘛，老前輩呀，他都不太相配，說他老偷兒嘛，又太沒禮貌，所以只「吳」

了二聲，就說不下去了。

幸好，程南庚接口道：「老偷兒算是自己人了。」

金大奶奶「啊」了一聲，滿臉迷惑之色。

程南庚不便當吳小七的面向金大奶奶解釋，同時也心急要知道老偷兒帶來的消息，只向金大奶奶笑了一笑，問道：「甚麼要事？」

七指神偷吳小七道：「老偷兒發現一批神秘人物，他們似乎已經知道了鐵木寶扇之事。」

金大奶奶冷笑一聲，道：「不會是你的傑作吧！」

七指神偷吳小七苦笑道：「大奶奶，老偷兒就算有天大的膽子，也不能在左金、右銀、中神通面前惹是生非……」

程南庚接口道：「大奶奶，老夫要補充一句話了。」

金大奶奶欠身道：「你老人家請說吧！」

程南庚於是把吳小七參加的經過告知金大奶奶，然後又道：「老偷兒打聽到這個消息，倒是很有幫助，大奶奶不會怪老夫擅作主張吧。」

金大奶奶一笑道：「老前輩說得是，作得對，晚輩哪有甚麼話說。」

忽然，臉色一肅，轉向吳小七冷然道：「吳前輩，咱們可是用血性相交的朋友，你可千萬不可再動歪腦筋，程、葛兩位老前輩大人大量，也許不會計較甚麼，可是我馮艷青却要把醜話說在前頭，你要是做出對不起大家的事，我馮艷青第一個與你無盡無休。」

七指神偷吳小七當然不會怕金大奶奶本人，可是金谷園他却惹不起，金大奶奶如此盛氣凌人，這口氣他祇有嚥了下去，吐了一吐舌頭，笑道：「金大奶奶，我老偷兒若沒有這份知高識低的能耐，還能混到今天了？大奶奶，妳盡可以放一百二十個心，我跟上了月亮，絕不會三心兩意的了。」

金大奶奶道：「你知道就好了。」

程南庚轉話題道：「吳老兒，說你的發現吧。」

七指神偷吳小七道：「東行九十里外，有一座道觀，你老可知道？」

程南庚點點頭道：「老夫知道，那叫甚麼衝天觀，觀主是一個假道士……」

一言未了，吳小七已是接口道：「那是小徒黑貓子崔福，他本來就不是眞道士，到底逃不過你老法眼……」

微微一頓，接着便道：「五天前，有七個身穿黑袍的漢子在他那裡住了一宿，小徒偷聽到他們談起鐵木寶扇之事……」

金大奶奶急急問道：「他們談了些甚麼？」

七指神偷吳小七道：「那七個人極爲機靈，微露了口風，就止住了口，不過，他們帶了一隻大口袋，口袋裡似乎裝了一個人，小徒這才起了疑心，老偷兒聞話趕去時，他們已經離開了，老偷兒追了二天，便再也找不到去向，這批人大有問題，故特地前來相告。」

金大奶奶道：「程家堡一位管家失踪了，和你說的正吻合，你還留有別的人搜查沒有？」

七指神偷吳小七道：「有，老偷兒的徒子徒孫都出動了，只是再也找不到他們了。」

金大奶奶道：「他們總不成在地上消失了，賈老，把咱們的人手派出去追。」

賈瞎子應命而去。

糊塗公子忽然向前一步，道：「姑姑，我們閑着也是閑着，也出去看一看好不好？」

金大奶奶一笑，道：「你們……你們……是誰呀？」

糊塗公子俊臉一紅，道：「當然也有玉琪妹子。」

金大奶奶一皺眉頭道：「不行，你們身上的東西何其重要……」

糊塗公子道：「小侄和玉琪妹子早就打好了主意，想請姑姑你先行替我們保管它們，我們輕身而往，就萬無一失了。」說着，便把鐵木寶扇和扇套子一併送向金大奶奶。

扇套就套在扇子上，他們眞是早就打好了主意。

金大奶奶笑着搖頭道：「蘭飛，姑姑雖然能夠替你作主，可是琪姑娘還沒有過門呀，姑姑可不便替琪姑娘作主哩。」

程南庚笑道：「沒關係，玉琪反正遲早都是你們馮家的人，妳不用客氣吧。」

金大奶奶有鐵木寶扇在手，那會眞的關心糊塗公子的安危，望着糊塗公子和程玉琪搖了搖頭，無可奈何的苦笑了一聲，道：「琪姑娘是將門虎女，人又聰明，心又細，你們在外面行走，可要多聽琪姑娘的話。」當然是點頭答應他們的請求了。

糊塗公子笑着應聲道：「小侄知道了。」

糊塗公子和程玉琪出了程家堡，糊塗公子長長的吁了一口氣，笑道：「咱們可以好好的玩幾天了。」

程玉琪一怔道：「玩幾天，我們不是去找那些黑袍人麼？」

糊塗公子笑道：「眞要找他們還不容易得很，因爲他們都是我的

人。」

程玉琪笑道：「你的花樣眞多，這又是甚麼意思？」

糊塗公子道：「無風不起浪，咱們要製造浪濤，自然得風力相助。」

程玉琪道：「你們不會爲難我家管家程昇吧？」

糊塗公子道：「不瞞妳說，他可吃了不少苦頭。」

程玉琪臉色微微一變，說了個「你」字……

糊塗公子忙道：「琪妹子，妳如果知道程昇是怎樣的一個人，妳就不會生我的氣了。」

程玉琪詞色不悅的道：「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糊塗公子道：「你們程府上的老鼠屎，金谷園的應聲蟲。」

程玉琪嘆息了一聲，沒有作聲了。

糊塗公子悅色和言的道：「妳也不要難過，龍生龍子，子子不同，何況貴堡人數過百，自然有些不良份子。」

程玉琪道：「你不知道，那程昇最得祖父看重，想不到他是這麼樣的一個人，怎不教人傷心。」

糊塗公子道：「這就是他討好取巧的地方，不值得爲他傷神，我們還是去玩我們的吧。」

程玉琪秀眉揚了一揚，道：「這個時候你眞有心情去玩？」

糊塗公子笑了起來，說道：「妳眞聰明。」

程玉琪笑道：「就是比不過你，你說，到底去哪裡，有甚麼事？」

糊塗公子道：「去見一個人。」

程玉琪道：「一個很重要的人？」

糊塗公子點了一點頭，道：「而且還是妳認識的人。」

程玉琪一震道：「我認識的人？那就快去吧。」

他們走了三日路，到了當陽附近的雙連寺。

雙連寺是地方的名稱，當然，也眞有一座雙連寺，雙連寺旁邊有一個種菜的老頭，糊塗公子和程玉琪去見的人就是那種菜的老頭——黃老頭。

程玉琪一見黃老頭的臉就認出了黃老頭，黃老頭從前也叫黃老頭，從前也是靠種菜爲生，不過從前種的是程家地，挨着程家堡種了一片地，程家堡是地主也是僱主，黃老頭爲人又好，所以程家堡大大小小都認識黃老頭。

程玉琪望着黃老頭張着嘴不知怎樣稱呼了，當然現在不能叫他黃老頭了。

糊塗公子笑着替她介紹，道：「請見過黃師兄。」

程玉琪欠身行禮，道：「小妹參見師兄。」

黃老頭哈哈大笑道：「小師弟，你這是來謝媒麼？」

糊塗公子笑向程玉琪道：「琪妹子，咱們眞該謝謝黃師兄哩！」

程玉琪聰明絕頂，不用想也想得出來，黃老頭當年就爲他小師弟看上了自己，羞得啐了黃老頭一口，頭也抬不起來了。

糊塗公子一旁道：「黃師兄也就是上僧下儒的半白書生黃九今。」

上僧、下儒、左金、右銀、中神通，雖然併列當代五大絕世高手，但是眞要說起來，上僧、下儒要比左金、右銀、中神通不知高明了多少倍。

就程玉琪她爺爺程南庚，見了下儒黃九今也不敢平輩論交，這叫程玉琪怎能不又驚又訝。

半白書生黃九今笑道：「眞有點叫人難以相信，是不是？」

程玉琪道：「奇怪，家祖父爲甚麼也認不出你來呢？」

糊塗公子插口含笑道：「大師兄要是這麼容易就被別人認了出來，那還能算是甚麼人物。」

話雖然說明了，程玉琪當着這個天下奇人之前，總有點不大自在。

這是任何人在新環境都可能有的必然反應，糊塗公子只向她笑了一笑，便向半白書生黃九今道：「師兄，小弟已把玉琪帶來了，你準備給她甚麼見面禮？」

半白書生黃九今笑道：「小師弟，你比師兄高明得多，還想打師兄的甚麼主意？」

程玉琪望了糊塗公子一眼，心中更是驚訝不已，暗暗忖道：「他是半白書生的同門師弟，已大出人意想之外了，難道他的一身成就比半白書生黃九今還高，豈不是更匪夷所思……」

糊塗公子笑道：「小弟想得到的東西，師兄可是有點捨不得？」

半白書生黃九今苦笑了一聲，道：「你這又何必呢？」

糊塗公子道：「這是玉琪應盡的義務啊！」

半白書生黃九今哈哈大笑道：「好一個應盡的義務，給，給，給，師兄只有給你們了。」

糊塗公子說道：「琪妹子，快快謝過師兄。」

東西還沒有到手，先道謝，那分明是逼着半白書生黃九今當面兌現。

程玉琪不好意思的謝了半白書生黃九今。

黃九今從懷中摸了半天，摸出一支紫玉指環，送給程玉琪，同時肅然正色的道：「玉琪，愚兄今天把這紫玉指環送給妳，妳可要答應愚兄一句話……」

程玉琪雖然還不知道這紫玉指環的眞正價值，但看着半白書生黃九今這般嚴肅，已料定必非凡品，當下也神態一肅，欠身道：「小妹恭領師兄訓示。」

半白書生黃九今輕嘆了一聲，說道：「弟妹，這指環在妳修爲上雖然有某種好處，可是它將來帶給妳的麻煩也非常之多，妳考慮考慮，現在把指環還給愚兄還來得及。」

糊塗公子在一旁答道：「玉琪的年紀還輕得很嘛，怕甚麼麻煩？」

程玉琪若有所悟的點頭道：「小妹不怕甚麼麻煩。」

半白書生黃九今點頭道：「好，妳聽着，從現在起，妳就要爲這玉環找尋它原來的主人，如果原主人不在塵世，就尋找他的後代，終妳一生，妳都要爲此守諾，如果妳本身找不到，那就要妳的兒孫接着找下去。」

程玉琪聽得全身一震，頭皮都麻了，眞有說不出的懊惱，只聽糊塗公子一旁笑道：「師兄，小弟與琪妹子乃是同命夫妻，兩位一體，我可以幫她找吧。」

半白書生黃九今一楞道：「這……」

糊塗公子道：「師兄，我們可是兩位一體的啊！」

半白書生黃九今勉强的點頭道：「就算你一份吧。」

糊塗公子若無其事的向程玉琪笑哈哈的道：「琪妹子，妳把它戴在手指上吧。」

程玉琪試一試，戴在自己中指上正適合不過，原來這正是女人戴的指環。

糊塗公子話題一轉，道：「金姥姥不日之內就要到程家堡了，老和尚方面點了頭沒有啊？」

半白書生黃九今方待答話，門外已是傳來一聲：「阿彌陀佛，」接口道：「小施主任勞任怨，苦心爲蒼生，我老和尚能不共襄義舉麼？」一個其貌不揚的和尚緩步走了進來。

這和尚外貌看去，全無半點佛相，眞像挑柴打水的伙工和尚，聽他語氣，却又大得嚇人，難道上僧明明上人會是他麼？

聰明如程玉琪，也不免傻了眼了。

糊塗公子長揖笑道：「小子參見上人。」

明明上人端詳了糊塗公子一眼，忽然輕輕的嘆惜了一聲，道：「你去吧。」

糊塗公子口齒欲動，忽然劍眉一軒，轉身招呼程玉琪一聲：「我們該走了。」

程玉琪聽明明上人一聲輕嘆，心中像是壓上了一塊其重無比的重鉛，走到路上，忍不住問道：「那老和尚可是上僧明明上人？」

糊塗公子點了一點頭，沒有說話，顯見他的心頭上也不大自在。

程玉琪皺了一皺眉，又問道：「他剛才那聲嘆惜是甚麼意思？」

糊塗公子一笑道：「沒有甚麼意思，咱們快走吧，也許金姥姥已經到了貴堡了。」脚下忽然加快了，當先竄了出去。

糊塗公子這種態度，分明是逃避程玉琪的問題，程玉琪的心頭更是沉重了。

一路上，糊塗公子再沒有給程玉琪問話的機會，程玉琪也消失了問話的勇氣，就是偶然有機會，她也不想再追問了，這時，她開始領會到甚麼是「難得糊塗」這四個字的意義。

金姥姥果眞先他們到了程家堡，金姥姥威震江湖，可是近二十年來，她眞沒有離開過金谷園半步。這次她居然一請就到，可見她對三耳先生寶藏的重視。

金姥姥一帆風順，把金谷園調理得强爺勝祖，成名一時無雙，只有爲了三耳先生寶藏一事，弄了一個灰頭土臉，認爲乃是平生奇恥大辱，自然她一請就到了。

金姥姥白髮紅顏，手中的龍頭純金拐杖光芒萬道，配上她老而彌堅的神態，眞是威風凜凜，好不叫人起敬起畏！

糊塗公子和程玉琪拜見了金姥姥時，金姥姥望了糊塗公子一眼，便在鼻中冷笑了一聲，笑得糊塗公子也忍不住暗中提心吊膽。

還好，金姥姥沒有說甚麼，便吩咐有關人等進入秘室之內，共商大計。

能進入得秘室之人，計有金姥姥、程南庚、中神通葛一非、金大奶奶、萬駝子、賈瞎子和糊塗公子與程玉琪兩人。

照說，糊塗公子和程玉琪輩份太小，還沒有進入秘室的資格，但他們可算是鐵木寶扇與扇套的現有主人，所以他們兩人得以敬陪末座。

金姥姥作風明快，處事果斷，進入秘室之後，便命萬駝子動手把鐵木寶扇上的隱形圖顯現了出來，馬上又命萬駝子照圖另外繪製一份副圖，交給程南庚隨身攜帶。

接着，大家一同研究山形地勢，確定了藏寶地點。

好在金姥姥與程南庚、葛一非都是過來人，原山原形，祇是位置上的變化，不久終獲得了結論。

金姥姥毫不猶豫的說了一聲：「走。」她自己便身先士卒，走在

最前面。

金谷園顯然已動員了所有的力量，加强戒備，所以他們一路上，沒有遇到半點風吹草動。

他們行動快如風，也許那些覬覦的人來不及採取對策之前，他們已經到了目的地——兵書峽。

照鐵木寶扇上的指示，三耳先生寶藏的眞址，就在峽山北端，兵書峽奇石下的山洞之內。

那山洞洞口高居懸岩絕壁之上，高不可攀，但在金姥姥等一行人眼中，却是形同坦途，如履平地。

這座山洞雖然地勢奇險，但並不是人跡罕至之地，因爲是有名的奇岩勝跡，常有不畏艱險之人，前來遊覽遺興，所以洞中並不荒蕪。

洞壁上居然留下了不少名人墨寶。

大家睜大眼睛照着指示去找尋寶契機，這個幸運契機，却被程玉琪找到了。

洞壁上有一首墨跡已淡的對聯，那副對聯正和鐵木寶扇上三耳先生寫的對聯完全相同：「窗含遠色道盡現，雲帶東風洗畫屏。」

程玉琪首先發現那副對聯，靈機一動，便向「窗」字上一指點去，指力落實，但覺得那一點向內一縮，接着脚下一虛，現出一個洞口，她跌了下去。

身子落實，前面是一條甬道。

身後大家也跟着下來了，程玉琪側身讓開，請金姥姥先行。

甬道盡處，是一間石室，石室中央放着一盞油燈，燈光閃灼，令各人驚疑之心大起。

金姥姥可是上過一次當的人，心中不由得怒氣横生，怒喝一聲，道：「甚麼人？」龍頭拐杖一提，人已射了進去。

跟在身後之人，但聽得石室之內發出一聲朗笑道：「金姑娘，妳才來呀，我們已恭候多時了。」

金姥姥的身形猛然停了下來，愕然道：「原來是你們！」

程南庚與葛一非隨後衝入，也在室中愕住了。

原來室內地上已一左一右坐了二個人，一個和尚、一個書生，金姥姥可認得他們就是上僧明明上人與下儒的半白書生。

不過，現在的半白書生，在程玉琪眼中，却完全不同了，不但滿臉書生氣，而且相貌也非常清雅，與她原先所見的樣子完全不同。

金姥姥滿肚子火氣，這時也祇有强行忍捺下去，咧嘴輕笑了一聲，道：「老身不知兩位前輩隱居靜修於此……」

明明上人笑道：「我們並不是住在這裡，只比金姑娘妳早到片刻。」

金姥姥倒抽了一口冷氣的道：「兩位到這裡是……」

明明上人道：「尋寶，尋三耳先生的寶藏，金姑娘你們呢？」

金姥姥咬着牙根說道：「當然也是尋寶。」

明明上人哈哈大笑道：「你們是尋誰的寶呀？」明明上人這種德行，簡直不像一個人人敬仰的高僧，可是，他就是這樣的人，口沒遮攔，佛在心頭。

半白書生黃九今忽然冷冷的說道：「各位來遲一步了，請回吧！」

金姥姥心頭火起，少女時候的脾氣像山洪般爆發了出來，哈哈怒笑了一聲道：「我老婆子還從沒有任人呼來喝去過的。」

半白書生黃九今道：「今天的情形可有點不同了。」

金姥姥冷笑一聲，道：「有甚麼不同？」

半白書生黃九今道：「說理，咱們是先到，你們是後來，說力，憑老夫與和尚二人的功力，妳老婆子想撒野，只怕也撒不成了，知趣的話，最好是自己請，免得傷了往日的和氣。」

金姥姥的火氣，倒也能發能收，衡情度理，自己這些人，實在敵不過上僧下儒合力一擊，因此，她忽然一笑，道：「窮酸，我眞懷疑你不是眞的黃九今。」

半白書生黃九今道：「何以見得？」

金姥姥道：「如果老身記憶不錯，老身記得從前的半白書生乃是一個文質彬彬，謙恭有禮的有道君子，看你今天滿口黃腔，難道眞的財帛動人心，把你的性格都改了？」

像年輕時代一樣的伶牙俐齒，說得半白書生一楞，道：「妳……妳……就……只有嘴皮子厲害！」

金姥姥哈哈的大笑道：「黃大哥，有理無理，小妹都不讓你，你待怎麼樣。」

明明上人接口道：「金姑娘，妳已是七老八十的人了，身子都已經半截入了土，還這樣貪婪則甚？」

金姥姥又是一笑道：「我老婆子有兒有女，又有一個傲視武林的金谷園，老婆子能不爲兒女作些打算嗎，這難道有甚麼不對，倒是你老和尚和窮酸，兩肩扛着張嘴，一人吃飽了，便萬事皆了，老婆子倒要反問你老和尚一句，你們這樣貪得無厭，又是所爲何來？」

明明上人道：「老僧乃是爲天下窮苦百姓着想。」

金姥姥臉色一正，道：「你老和尚能爲天下窮苦百姓着想，難道我老婆子就不能爲天下之人着想，我老婆子現在給你們一句話，寶藏

中所有金銀財寶，我老婆子分文不取，任由兩位取去造福人羣，我老婆子與程、葛二位只是要三耳先生留下來的丹藥六書二物，你老和尚以爲如何？」

明明上人轉向半白書生黃九今道：「窮酸，咱們心不黑，手不辣，空有一身本事，就是鬥不過這刁蠻的丫頭，總算這丫頭還有點人味，咱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算他們一份吧。」

半白書生黃九今道：「你和尚怎麼說怎麼好，反正一切後事，都是你老和尚的，到時候不再找我的麻煩就行了。」

金姥姥一笑，喝道：「萬駝子，找尋門戶。」

明明上人笑道：「不用費神了，老和尚已找到了。」

他仍坐原處不動，雙手向上一舉，虛空作勢，向着室頂上一座形似太極圈的石雕又推又旋的轉動了七次。

那室頂上的石雕便隨着他的手勢，轉動起來。

片刻之後，地下響起了一陣隆隆之聲，接着一道石壁向左移開，現出了另一間石室。

這是一間白色大理石造成的石室，室內無燈自亮，照得全室一片光明。

室中有一張紫黑色的石桌子，桌子奇形怪狀，分成五個邊，每邊桌旁有一個石墩，供人落座。

桌子中央，放着一隻霞光耀眼的碧色玉盒。

金姥姥絕不讓人，大模大樣的以主人自居地欠身相讓明明上人與半白書生道：「兩位請坐。」

「且慢！」大家幾乎忘記了的糊塗公子，忽然挺身走了出來。

金姥姥突然目光一厲，道：「蘭飛，你……」

糊塗公子欠身道：「老前輩有所不知，這張桌子的坐位，乃是暗含五行休咎之理而設，坐必有方，不得有錯，否則，庫門無法打開了。」

金姥姥雙目精光陡射，冷聲道：「你怎麼會知道？」

糊塗公子這時態度忽然變了，變得不卑不亢的道：「在下來過這裡。」

「你來過這裡？」知道糊塗公子的人，不禁都驚愕得叫了出來。

糊塗公子向前一步，伸手打開玉盒，取出一張絹圖，攤在桌子上，道：「圖上說得明白，該如何就座，各位一看就知。」

圖上果然說得明白，水火木金土都有定位，甚麼內功修爲的人，坐甚麼座位，圖上還特別說明，室庫入口，就在石桌之下，開門之法，必需五人分習五行神功之人，按五行方位，功成圓滿之際，也就是庫門大開之時。

說也眞巧，他們上僧、下儒、左金、右銀、中神通等五人，所修習的內功，居然和五行神功相脗合，這個場合好像是專等他們五人似的。

上僧下儒二人，早獲先機，自是無話可說，可是金姥姥和程南庚、葛一非三人可就難以平衡心理上的衝突了。

他們三人目光都充滿了怒色，金姥姥更是怒笑了一聲，道：「好小子，你在捉弄我們。」

糊塗公子道：「在下絕無捉弄五位之意。只因這庫門非五位神功相助，絕無開啟之可能，在下只是略盡心力，爲五位組合，成此大事而已……」

金姥姥冷笑一聲，道：「咱們爲你出力，你却坐享其成？」

糊塗公子笑了一笑道：「秘笈、靈丹、妙藥、珠寶、金銀財帛，在下一無所求。」

程南庚冷哼一聲道：「你白費氣力，所爲何來，難道你是糊塗蛋？」

糊塗公子道：「在下本來就是糊塗公子，一生糊糊塗塗……不過，這次在下絕不糊塗，在下已經幸得令孫爲侶，於願已足，何敢奢求！」

中神通葛一非大笑道：「你果眞是糊塗公子，老夫老眼果然不差。」

金姥姥悻悻地道：「廢話少說，老婆子問你們要不要開此寶庫？」

葛一非道：「既來之則安之，老夫認爲不能空手而回。」

金姥姥道：「葛兄之言有理，咱們既然來了，就不能空手而回，倒是糊塗公子這小子，騙了我們，難說他不再起異心，乘我們精疲力竭之際，坐收漁人之利。」

金大奶奶道：「有媳婦在此，諒他也弄不出鬼來。」

金姥姥一橫目道：「別臭美了，這小子憑你們那點道行，也想對付他。」

金大奶奶臉色一紅，還想說出一番話來，却被金姥姥喝住道：「妳的見識難道還比得過老身麼？」

金大奶奶應了一聲：「是。」大氣也不敢吭一聲了。

金姥姥雙目神光如燭，罩着糊塗公子道：「你自己說吧，如何使我們完全放心你？」

糊塗公子道：「妳可以制住在下全身穴道。」

金姥姥一搖頭，道：「這個不妥當，你定有解穴道之能，否則，你不會說出這種話來。」

糊塗公子搖頭苦笑道：「妳這

樣多心，在下就無話可說了。」

金姥姥沉思了一陣，忽然又點頭道：「制住你穴道之法也可以，只是，老身還要你一條左臂。」

葛一非一股不平之氣油然而生，道：「這又何必呢？」

金姥姥哈哈的道：「你知道甚麼？這叫『天漏大法』，如此一來，他縱有通天奇術，也解不開老身的獨門手法了。」

糊塗公子長嘆了一聲，道：「好，好，在下滿足妳的……」

程玉琪再也忍受不住了，大叫一聲，道：「不，你不能任她無理取鬧。」說着，人已移身擋在糊塗公子身前。

糊塗公子苦笑了一聲，道：「在理論上說，她這辦法是很有效的，只要大功能成，我犧牲了一條左臂又算得了甚麼？」

程南庚道：「金大奶奶，咱們想個其他的辦法吧。」

金姥姥堅決地道：「不行，你要是心疼，咱們就散了吧，這次的事情相當古怪，老身……」

此老年輕的時候便古靈精怪，年紀大了，更是成了精，她已有所警覺了。

糊塗公子可不能讓她說出半個「不」字，當下猛然一咬鋼牙，叫道：「好，給妳了！」話聲中，他已回手一掌，將自己左臂切了下來，他出手如風，動作奇快。當大家瞭然是怎麼一回事時，他的左臂已經落在地上了。

金姥姥如此硬心腸的人，也不免驚震了一下，不知如何是好。

明明上人冷笑了一聲，道：「現在就是明知是火坑，妳也只有跳下去了。」

金姥姥咬着牙根道：「跳就跳，我老婆子從來沒有丟過人。」

一錯身，當然還是制住了糊塗公子全身穴道，不過，她同時也制住了糊塗公子的流血。

事情發生得太快，程玉琪心痛欲裂，却是流不出半點淚來，不顧一切的拖住糊塗公子走了。

糊塗公子穴道被制，並沒有昏死過去，忍着奇痛，含着苦笑，反而勸慰程玉琪道：「不要緊，一條手臂算不了甚麼，除非妳不再愛一條手臂的人。」

程玉琪急急大叫道：「愛，愛，愛，莫說你還有一條手臂，你就是兩手都沒有了，我也愛你到底，此情不渝，哇……」她忽然淚如泉湧，大哭出聲。

糊塗公子長長吁了一口氣，輕聲道：「妳這一哭出聲來，就好了。」

她要哭不出聲來，怨氣內結，將來的痲煩就大了。

金姥姥想不通糊塗公子犧牲自己一條手臂的理由，心裡眞有點後悔，可是，憑她的身份，說出的話又不能不算數，只有咬着牙關，按照圖上指示，配合上僧下儒和右銀中神通四人，各守方位，運起獨門內功，相濟相調的向石桌上使去。

他們分坐五方，雙手就放在桌子上面，都是垂頭闔目，靜如泰山般端坐不動，表面上看不出半點異狀來。

但，三個時辰過去之後，那張石桌子開始發生了變化，原是烏黑的顏色，却變得通體透明，如同水晶。

接着，石桌慢慢的向下陷落，不，不僅是石桌慢慢向下陷落，而是連同他們所坐的石墩和四週一尺開外的地面，都一同向下陷落。

石桌越落越深，七個時辰之後，石桌已經落在一間地下室的地面上。

他們大功告成了，可是，他們都已精疲力竭，只能伏在桌子上。

他們不但無法起座行動，就是睜開眼睛打量一下四週環境的力量也沒有了，他們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大大地睡一覺。

他們都昏睡過去了。

也幸好他們沒有力量睜開眼睛打量這間石室的情景，否則，金姥姥縱然不被氣死，也非氣得吐血不可。

原來，這間石室之內，除了室壁掛了一幅人像，人像底下放着一隻碧玉盒子之外，便甚麼都沒有了，也是一間空空洞洞的石室。

三耳先生的藏寶，半點影子也沒有。

金大奶奶飄身下來，程玉琪也抱着糊塗公子下來了。

糊塗公子臉上帶着志得意滿的微笑，金大奶奶就完全不同了，她見了昏睡在桌上的五個人，又發現石室空空如也，那憤怒之火，已把她的臉色燒得鐵青。

金大奶奶大吼出聲道：「三耳先生的寶藏在哪裡？」

這時，石室之內，只有金大奶奶和糊塗公子、程玉琪三人，其他的人都留在室外，不敢擅自進入，她的問話對象，當然是糊塗公子，可是，她口中並未帶上稱呼，可見她這時恨惱之深之切。

糊塗公子含着微笑說道：「這是最後一間密室，三耳先生的寶藏就在這石室之內。」

金大奶奶這時已忘了自己的身份和風度了，破口大罵道：「你瞎了，難道不見這個石室，空空如也了？」

糊塗公子道：「牆上有三耳先生的遺像，像下有一隻碧玉寶盒，何謂空空如也？」

金大奶奶不是沒有看見三耳先

生遺像和那隻碧玉寶盒，但那不是她想像中的情形，以她的看法，這間石室，縱然沒有堆積成山的奇珍異寶，至少也該有些架子，架子總該有百數千件世間少見的寶物。

但現在這裡完全不是這一回事，她能不大失所望麼？

金大奶奶冷哼一聲，移步走向那隻玉盒，便要伸手去取那玉盒……

糊塗公子暴喝一聲，道：「小心！」

金大奶奶一縮手，飄身急退，生命可是自己的，她犯不着鋌而走險：「你們去把那玉盒拾來！」

糊塗公子道：「咱們三人，誰也無權動那玉盒！」

金大奶奶道：「誰能動？」

糊塗公子道：「這是他們五位的光榮。」

金大奶奶道：「他們甚麼時候可以醒來？」

糊塗公子道：「我們等吧！」

等，一等就是一個多時辰，首先上僧下儒坐直了身子，但仍未能開口說話，半個時辰之後，金姥姥也坐直了身子，接着程南庚和葛一非也依次恢復了坐姿。

忽然金姥姥張開了灰暗的眼睛，冷肅的道：「把糊塗公子殺了。」

金大奶奶好快的反應，右手一揮，一道劍光已隨她揮動的手臂脫鞘而出，劍氣森森便到了糊塗公子頸際。

糊塗公子身子被制，帶笑地閉上了雙眼。

程玉琪尖叫了一聲：「你……你……」她已挺身向來劍擋去。

程玉琪手中沒有兵刃，只有糊塗公子，她當然不能用糊塗公子去擋金大奶奶的劍鋒，但她用自己的身子去阻擋金大奶奶的利劍。

現在她用的正是自己的身子。

看來程玉琪和糊塗公子是非死不可了。

這時，突然有人冷笑一聲，道：「老子號稱殺人王，也從來不殺無抵抗力之人，你這婦人心太黑了！」他的動作當然比話聲快了數百倍，一道刀光斜飛而出，直奔金大奶奶前胸要害。

「妳要殺別人，老子就要殺妳。」

這種救人的打法，比甚麼都有效，除非自己不想活，否則非要自己救自己的命不可。

金大奶奶當然不是不想活的人，她要救自己，就不能再殺別人，於是她的身形被逼退了，程玉琪死裡逃生。

金大奶奶怒目一翻，看清了來人，敢情他就是糊塗公子的隨從苗子。

金大奶奶氣得快要吐血，來不及推敲苗子是怎麼進來的，便冷笑了一聲道：「你趕來陪你公子，正好！」遙遠揮劍直取苗子。

苗子也是冷笑了一聲，道：「別以爲自己了不起，老子要妳看看金谷園以外的功夫。」刀式一出，緩緩劈出一式。

他沒有接架金大奶奶的劍勢，只是使出了自己的刀式，他的刀式一出，金大奶奶的劍勢就不阻自遏，找不到苗子的空門了。

而苗子的刀氣，却正直取她的致命大穴。

金大奶奶移形換位，連連急退，却依然逃不脫苗子的刀勢壓力。

金大奶奶急得滿頭大汗直落。

「苗子，不得無禮，還不給我住手！」糊塗公子說話了。

苗子刀光一收，站立在糊塗公子的身後。

金大奶奶撿回一命，臉色陣青陣白，說不出話來。

金姥姥當然看得非常之清楚，她除了搖頭之外，還有甚麼話好說哩！這名不見經傳的漢子一刀，就她也不見得化解得開，又何況功力、火候差得遠的兒媳婦。

金姥姥薑辣之性，哪能吞得下這口氣，退而求其次，老眼一翻，找上明明上人，氣唬唬的道：「老和尚，咱們可是中了人家計算，把一身眞元內力都消耗盡了，你怎麼說，給老婆子一個公道來。」

明明上人笑笑地道：「咱們彼此一樣，妳向老和尚要公道，我老和尚又向誰要公道去呢？」

半白書生黃九今道：「我們誰也不要怪誰，先冷靜下來，好好的看一看。」

金姥姥氣道：「看你個屁，還不又是一個騙局！」

糊塗公子接口道：「那也不見得，大家何不打開三耳先生留下的玉盒看看？」

金姥姥橫了糊塗公子一眼，轉向金大奶奶道：「把那玉盒子取來。」

玉盒之內是一份摺帖，上面寫着二個寸大的字：「謝謝」！

翻開摺帖，迎頭一句話便是：「對不起，令各位失望了！」

接着下面寫的是：

老夫身無長物，何來奇珍異寶相贈，所留給諸位的只是一件消弭奇禍善功而已。

十年前老夫偶遊此間，發現洞底之下有一股奇禍毒水，緩緩注入江水之中，此細流百千年之後，勢必日漸加大，將來遺害下游魚類人畜之大，不可言喻，老夫爲消除此禍根，留此十年，苦思對策，幸皇天不負苦心人，智珠終爲老夫所

握。

原來，此間山腹深處，深藏有一種奇毒物質，隨外洩的水滲入江中，欲除此害，必需斷截此間地脈，隔絕劇毒，永埋山腹，不再外洩。

而截斷地脈之法，非五位精習五行神功有成之士，配以天地造化，全力施爲不可，老夫殫精竭慮僅能完成一般設施，而不及培植五位精擅五行神功之人，惜老夫天年已至，只有出此下策，期諸各位了。

各位完成此善功之後，勢必精疲力竭，數十年修爲已面臨消散之危，老夫特爲各位在小像之後，留備玄功心法五則，各位各擇所愛，當有意想不到之功，以聊表老夫寸心。

最後，又是兩個大字「謝謝」！

大家看完全文之後，心裡五味俱全，都有說不出的感慨。

尤其是金姥姥更是羞愧之色滿臉，向金大奶奶一揮手道：「難爲了那孩子，替他解了全身穴道吧。」

金大奶奶訕訕的解了糊塗公子的穴道。

金姥姥向糊塗公子欠了欠身，道：「公子苦心爲蒼生，老身愧悔無及，尚望公子海涵！」

糊塗公子站了起來，一笑，道：「姥姥何出此言，在下只不過略盡心力，哪能及得上五位的大功大德。」

金姥姥到底是一個奇人，聞言哈哈大笑道：「公子，別罵人了吧！就這份任勞任怨，自我犧牲的偉大精神，誰又能及得上你……」

訕訕的笑了一笑，接着又道：「公子，我老婆子也不多說空話了，從現在起，金谷園的大門爲你開，你就是金谷園的貴賓，金谷園的作風，也從此改變，絕不辱沒你這位貴賓就是！」

糊塗公子笑了！

大家也笑了！

程玉琪笑得更是開心，因爲她有了一個武林中人人稱讚的大丈夫！

（全文完）

天涯浪子奇行錄／孟浪・文
可飛・圖

浪子行



風流銀劍　捨情取義

自從「中原大俠」易千山要開設鏢局的消息傳出之後，江湖上便像一鍋熱水般沸騰起來。

「中原大俠」易千山出道雖只十多年，但在這幾年中在中原一帶名聲之盛，一時無兩，這不是說他的武功在中原一帶是首屈一指的，主要的是他行俠仗義，散盡家財救助黃河災民，使江湖上的同道敬仰。

如今他家財已散盡，只得經營鏢局維生，這消息絲毫沒有減少同道對他的欽佩，相反使易千山的聲名更盛。

這消息沸騰了幾個月，不少同道便收到了「八方鏢局」的開業請帖，聽說這名字還是「鐵掌金刀」勝老爺子替他命名的。

這幾天道上來來往往的都是豪氣干雲、力拔千鈞的武林好漢，他們都朝鄭州的方向走去。接到請帖的成名人物固然要去，沒有請帖的尋常好漢也去。

因爲他們深知「中原大俠」易千山絕不會因爲沒有請帖而拒絕他們。

* * *

「八方鏢局」開業的日期是六月十二，今天已是六月初七了。

洛陽城「不醉無歸」酒家。

一個身穿銀衣的青年獨佔一張桌子，據座大吃，他吃得很快，但絕不異相，舉止之間頗瀟灑大方。

突然一陣爽朗的笑聲傳來，銀衣青年不由抬起頭來，唇紅齒白，劍眉星目，鼻若懸膽，竟是個少見的俊美郎君。

銀衣青年徐徐的轉過頭探望，原來來了六七個勁裝打扮的大漢，這干大漢就坐在他背後那張大座頭上。

銀衣青年回過頭來，斟了一杯酒，自顧自的飲了起來，那干大漢旁若無人似的談笑，一個滿臉于思的大漢道：「八方鏢局招聘鏢師，咱頭一個去報名。」

另一個尖細的聲音接口道：「姚大哥，在六月十二去鄭州吃他一頓也就夠了，要想當鏢師，你還差一點呢！」

那姓姚的虬髯大漢毫不爲意，笑道：「憑中原大俠易千山這塊金漆招牌，還不是路路暢通，那些鏢師也不過是用來擺擺樣子而已，我老姚的武功雖不如你，但相貌却比你神氣得多了。」

另一個聲如破鑼的道：「姚大哥當門神，替易大俠看門最適合。」

衆人一陣哄笑，跟着是乾杯聲……

細尖聲音的又道：「中原大俠譽滿江湖，現在開設鏢局不怕降低了身份麼？」

姓姚的粗聲道：「去你的，開鏢局也是憑本事混飯吃的，聽說易大俠訂下幾個規矩，第一，貪官污史、大豪劣紳的鏢不保；第二，來歷不明之物不保；第三，有損武林同道之物不保，易大俠不愧是易大俠！」聽他口氣，對易千山倒是萬二分敬佩。

銀衣青年聽後對易千山亦不禁十分神往，決意到鄭州一行。

他相貌雖然俊美，但却得了個頗爲不雅的外號——「風流銀劍」！

提起「風流銀劍」魚破浪幾個字，正道中人以及那些仁義道德之輩，都會皺起了眉頭來，因此，魚破浪便獨自一人上路，以免自討沒趣。

＊　＊　＊

八方鏢局就設在鄭州易千山之家，他家本是當地的富貴人家，一座大屋，住上三兩百人絕沒問題，因此，易千山把鏢局設在外院。

六月十二，吉，宜開店、動土。

八方鏢局內外一早便擠滿了賀客，端的是水洩不通，熱鬧非凡，附近幾省的成名人物全都放下其他事情趕來道賀。

魚破浪混在人堆中，目光四射，他雖不喜歡這種場合，但希望能找到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

眼前一亮，居然給他發現「白面公子」許三弟在他左手幾丈之外，許三弟不是魚破浪的結拜兄弟，而是在家中排行第三，因此他父母便叫他這個兒子做三弟，此君吃喝玩樂件件皆精，與魚破浪十分投契。

當下魚破浪擠到他身邊，扯一扯他的衣袖，許三弟回頭一見到他，笑道：「想不到你也來了！」兩人相視一笑。

一會兒，又來了一個皮膚黝黑，雙顴高聳塌鼻凹眼窩的青年，此人不修邊幅，聲音却大：「哈哈，三弟原來在此。」

許三弟道：「待小弟給你們介紹一下，這位是魚破浪兄，這位是柯去邪兄！」

柯去邪怪眼一翻，道：「說不得你就是那個『風流銀劍』的魚破浪？」

魚破浪見他有趣，亦道：「閣下大概便是有『說不得先生』之稱的柯兄？」

柯去邪點點頭道：「正是，想不到你這小子，也知道我的大名，眞乃說不得！」

許三弟忙道：「魚兄勿怪，柯兄向來是如此。」

柯去邪雙眼一瞪，怒道：「說不得是你自己在怪我。」

許三弟苦笑道：「柯兄，你老毛病又發作了！」

吉時將至，尚未見主人出來，一干賀客都等得有點不耐煩，有人低聲道：「怎麼還未見易大俠之面。」

另一個道：「大概快了，楊兄何必急。」

柯去邪插口道：「說不得楊大俠因爲你來了，所以他才不出來！」

那個姓楊的不禁大怒：「我姓楊的難道做了甚麼大逆不道之事，使易大俠要廻避我！」

柯去邪冷冷的道：「這也說不得！」

那人更怒，指住他道：「你是甚麼東西？竟敢在此撒野！」

「我當然不是甚麼東西，說不得你才是東西！」

許三弟見那姓楊的不肯罷休，連忙相勸。

柯去邪道：「我自說自答關他甚麼事？說不得他故意找麻煩。」他每話都帶句「說不得」，難怪他有個說不得先生的外號。

魚破浪暗暗好笑，柯去邪却是哭笑不得了，幸好此時主人家已走上台說話了。

易千山年紀在三十五、六之間，生成一張國字口臉，十分威武。「小號今日得各位不遠千里而來，蒞臨捧場，易某十分感激，小弟素來不善詞令，唯有勸各位多喝一杯！」

衆人哄然叫好，聲音剛剛靜下，一個聲音却自人羣中傳出：「說不得我要多喝兩杯！」

笑聲又起，易千山又道：「這位兄弟，要多喝十杯也無妨。」

柯去邪又道：「說不得也要多喝二十杯！」此次衆人都覺得他有點胡鬧了。

魚破浪忙一拉他的衣袖，說道：「柯兄，適可而止少說幾句吧！」

柯去邪眼睛一翻，白多黑少：「說不得咱老柯的名比你這流連青樓賭坊的魚破浪香得多！」

剎那，四周響起了一片譏誚之聲。

「喂，他現在不賭不嫖，該改個甚麼外號？」一個尖細的聲音道。

「嘻，這小子九成是看上了那一個標緻的姑娘才混進來了。」

魚破浪臉上一熱，心中大怒，正想出言相識，柯去邪却搶先道：「他是我的朋友，說不得只有我才可以罵他，你們再不停口，說不得我要破口罵你了。」他見衆人仍

不住口，不禁怒道：「你爹爹一個頭、二隻手、二隻脚、一條尾，你娘說不得開了一間大帽子廠……」

衆人一愕，有人脫口問道：「開帽子廠幹甚麼？」

「編織綠帽子呀，說不得是送給你爹爹的，要不然你爹爹怎會有一條尾？」柯去邪笑嘻嘻的道。

剎那，衆情洶湧，衆人磨拳擦掌。「鐵掌金刀」勝老爺子虎吼一聲，好像響了一個晴天霹靂，衆人才靜了下來。

「誰要與易大俠過不去，請站出來，讓老夫看看！」這勝老爺子年逾七十，火氣却不減當年。

柯去邪扮了個鬼臉，饒得他是素來天不怕地不怕，現在也不敢再抬槓了。

易千山及時道：「各位請入席，今日之事情看在易某面上，就此揭過！」回頭對魚破浪道：「魚兄弟不必介意，在易某心中風流而不下流無傷大雅，到賭坊贏的錢也是憑本事，雖然不務正業，却也勝過去偷去搶！」

這番話聽在魚破浪耳中，如同大熱天時吃碗冰糖蓮子。

聽在一些老傢伙耳中，却都是一怔，心想：「老易今天怎會說出此種話，這不是助長歪邪之風麼？」

羣豪都是閉口不言，只柯去邪訝道：「說不得易大俠你輸了不少錢！」

易千山微微笑道：「易某從不涉足青樓賭坊，勝敗自無從說，不過若說輸，也是輸給黃河而已！」

衆人都明白他話中之意，那是說他的一副身家都賠給黃河災民，各人見他說得有趣，便一笑入席，一場風波也就平熄了。

六七十桌的筵席，分擺在大廳中及院子裡，一些自認身份不配的以及沒有請帖的便自動坐在院子裡，這些人都是熱血豪爽的漢子，魚破浪一拉許三弟的衣袖也在院子裡找了位子坐下，柯去邪自然跟着他倆。

甫一坐下，猛聽易千山道：「魚兄弟以及兩位貴友請到廳內坐！」

魚破浪大感受寵若驚，許三弟父兄名頭頗響，還不怎樣，魚破浪却有點手足無措，心想：「這位易大俠果然胸襟非常人可比！」正在猶疑間，柯去邪一扯他的衣袖，道：「不要發呆了，說不得你是沾了我的光！」

衆人知他的德性，忍不住又爆出了笑聲。

酒過三巡，菜上三道，易千山夫婦逐席敬酒，這六七十席酒可要花去不少費用，易千山毫不在乎，一視同仁，經過魚破浪席前之時，易千山望了他一眼，道：「魚兄弟若有空，明後天請到舍下喝一杯酒。」

他近年來隱隱然成爲江北武林盟主，如今當衆邀請，衆人都投過羨慕的眼光，魚破浪結巴巴地道：「小可才疏德劣，大俠如天上皓月，小可不敢高攀，以免冒瀆大俠虎威！」

柯去邪急道：「胡說，甚麼皓月不皓月的，大俠說不得也是個人，你不來，說不得我來替你喝一杯！」

易千山微微一笑道：「這位柯兄弟說得不錯，人本來不分貴賤，魚兄弟何必過謙，八方鏢局開張伊始，一切匆促湊成，正需要你魚兄弟這樣的人才！」

「魚某放蕩慣了，怕不能擔當這個重任呢！」

「明後日務請魚兄弟，移玉光臨！」說罷偕夫人回席。

柯去邪道：「小魚呀，你說你該怎樣多謝我？」突地覺得說這句話很不過癮，忙續道：「說不得沒有我老柯，就沒有你的今天！」

許三弟亦道：「小魚，看來易大俠是想請你當鏢師哩！」

「這可要了我的命了。」魚破浪苦笑一聲，道：「小弟是嫖客，要我改行當鏢師可比拉牛上樹還難！」

「此嫖跟彼鏢只差一點點，說不得你也能勝任！」

許三弟笑道：「無論如何，你今日可眞是一登龍門，聲價十倍了！」

魚破浪喝着悶酒，心中不知是驚還是喜。

散席時，易千山夫婦在門口送客，魚破浪走過時，又吩咐道：「不要忘了！」

魚破浪一抬頭，瞥了他妻子葉英英一眼，只覺得眼前一亮，這葉英英不但美艷嬌嬈，而且有種成熟女人的風韻，魚破浪不敢多看，只覺她的臉色似乎不豫。

賓客散盡，偌大的廳堂只剩下幾個貴賓，「鐵掌金刀」勝老爺子一捋雪白的長鬚，道：「易老弟，你眞的想聘魚破浪爲鏢師麼？」

易千山正容道：「晚輩正有此意。」

「老弟難道不知此人人品甚劣，不堪重用麼？」語氣頗硬。

易千山微微一笑道：「晚輩開設鏢局固然希望能賺點錢做些有益的事，更希望能把一些平日不務正業的青年引入正途，使他們能迷途知返，何況魚破浪並無大惡！」

「慈心劍」石鏡明擊掌讚道：「易大俠之胸襟，實非我輩能及！」

跟着是一片各式各樣的讚嘆聲。

＊　＊　＊

魚破浪終於還是硬着頭皮去八方鏢局見易千山，易千山親自在小廳接待他，他說話頗爽快，開門見山地道：「易某因鏢局人手不足，欲聘魚兄弟到敝局任鏢師，未知魚兄弟你肯屈就嗎？」

魚破浪道：「魚某混跡江湖，庸庸碌碌，從未有所事事，對保鏢更是外行，萬一有甚麼失閃會墜了大俠的威名。」

易千山見他有點意動，笑道：「魚兄弟不必顧慮太多，一切可以慢慢學習，易某見你聰明伶俐，只怕走了幾趟鏢之後，魚兄弟你便可成為鏢行中的老手了，再說，易某也是門外漢。」

魚破浪沉吟了一會，道：「魚某生怕不能習慣這種生活……這樣吧，易大俠既然如此看得起在下，那就試做一年吧。」

「這不成問題，魚兄弟若決意不允屈就，易某也不敢過於勉強。」一頓後又道：「魚兄弟何時搬入鏢局？」

「明天如何？」

易千山笑道：「好，其他手續明日一併辦理可也。」

「那麼在下先告辭了！」

＊　＊　＊

許三弟是鄭州的熟客，他父親在此地有生意，因此下午便帶魚破浪及柯去邪到城內各處去逛，晚飯還在「醉園」設宴。

正在暢飲之際，忽見一個相貌堂堂的青年走了過來，臉上笑嘻嘻，穿着一套錦衣，只有二十五六的年紀已經發胖了，一身都是肉，那人回頭見到了許三弟，便走了過來，笑道：「三弟請客，怎麼不叫小弟相陪，嘻，替小弟介紹一下吧。」

許三弟態度很冷淡，冷冷的道：「我雖沒請你，你還不是自己來了嗎？」

那人嘻笑不改地道：「那是我耳目廣，又是我口福不淺。」他自個介紹道：「小弟羅文軒，外號叫『錦衣公子』！」

魚破浪忙答道：「小弟魚破浪，江湖浪子，名不見經傳！」

「唷，魚兄客氣，誰不知『風流銀劍』之名乎！」說着已拉了張椅子坐了下來，對柯去邪道：「你我已見過兩面，諒必柯兄未曾把小弟忘了吧！」

柯去邪怪眼一翻，道：「要不是知道你一天要吃十三頓，說不得老柯記不起你了。」

原來他十分好食，不理肚子餓不餓，有機會吃他絕不會放過，而且一向白食，因此，許三弟頗為厭惡他，雖然他兩人被合稱為「中州二公子」，但私下感情並不好。

當下羅文軒也不以為忤，據座大吃起來，魚破浪不禁皺起眉頭來。

柯去邪便詢問起八方鏢局的事來，末了，他道：「小魚，咱們雖是初次相識，但你却頗合我脾性，說不得你此一去，將來難以相見！」

許三弟笑罵道：「你怎麼能如此說話？魚兄又不是去充軍，怎麼會難以相見？」

柯去邪一翻怪眼，道：「起碼也要一年以後……」

許三弟想了一會，道：「魚兄若是有事，還是要找兄弟的，可到下列地址通知一聲，小弟便會趕來相見！」

於是，招呼酒保取來紙筆，寫了幾個通訊地址，都是他家在各地的店舖，魚破浪欲言又止，心想人家到底是一片心意，便謝了一聲，把地址摺好放在懷中。

＊　＊　＊

易千山叫內務總管陳錦豹替魚破浪辦了手續，畫了花押，此人身材頗為高大，相貌堂堂，可是却令人一見便生了種說不出的厭惡之感，魚破浪心想，這大概是人結人緣吧！

易千山替他辦好了一切手續，帶他到一間廂房，房裡坐着一個五十左右的蓄鬚漢子，面目清癯，但雙目烱烱有神，陳錦豹道：「這是副總鏢頭『擊石如粉』丁羽丁大俠。」魚破浪已知他任總鏢頭。

丁羽道：「不敢當。」

易千山指一指魚破浪道：「這是魚破浪兄弟！」

丁羽淡淡地道：「前夜已經見過。」

魚破浪道：「晚輩一切生疏，乞望丁前輩不吝賜教！」

丁羽道：「不敢，老朽亦已停了近十年沒走過鏢了。」

易千山道：「你們聊聊，我尚有些俗事未了！」說罷離去。

丁羽沉默寡言，說話甚簡，魚破浪跟他聊了好一會，才探聽到另一個副總鏢頭，是易千山的妻子葉英英，另外就是一些鏢局的規矩，隔了一會，丁羽叫一個名叫夏盛的二鏢頭替魚破浪安排住宿。

夏盛頗為熱情，帶他進房去放下行李，又帶他去與其他的鏢師相識：「魚兄是大鏢頭，日後還望照顧一二。」

魚破浪已從丁羽口中知道他是二鏢頭，聞言忙道：「夏兄如此說，小弟反而汗顏，無地自容，要不是總鏢頭提攜，只怕小弟連個趟子手也不如！」

「總鏢頭盛讚你與三教九流混了不少日子，對他們的技倆十分熟悉，日後還要請魚兄多多指教！」

魚破浪暗忖道：「原來如此，難怪易大俠盛意拳拳邀我入伙！」

八方鏢局的大小鏢師已有二十多個，其中一個滿臉于思的三鏢頭姚漢則是魚破浪在洛陽的酒家見過的，他們對魚破浪倒毫無成見，相談甚歡，幾天後已十分熟絡了。

今日是六月廿三，明天「八方鏢局」便要出鏢了，晚飯後魚破浪決意先出去走一趟，臨走時見丁羽在院子中練拳，他見魚破浪走來，忙收拳道：「明天就要出鏢了，早點回來！」

魚破浪應了一聲，脚步一緊，直向萬春院的方向走去。

丁羽哼了一聲，繼續練拳。

魚破浪二更前就回來了，六月的天氣異常悶熱，魚破浪在床上翻來覆去，久久不能入睡，想起這幾天來的遭遇，心中仿如十五隻吊桶，七上八落，這可能改變了他的人生，也可能使他失去了往昔的多姿多采的生活。

他是個孤兒，自幼跟着師父學藝，藝滿下山後一直過着流浪的生活，這種生活看似無拘無束，自由自在，可是內心的空虛，絕非外人所能了解。

想到這裡，他決定在鏢行苦幹幾年，說不得將來也能掙下一些聲名與事業。

月光自紗窗照了進來，射在床沿，魚破浪覺得今夕之月比以前任何時刻都要光亮幾分，反正睡不着，他索性推開房門到後花園賞月。

易千山十分隨和，地處內宅的後花園，也不禁止屬下涉足，其實他因為沒有兒子，高堂亦已去逝，內宅只住了他們夫婦二人及兩個貼身的丫環。

魚破浪躺在假山上假寐，晚風吹來，頗覺爽快，三更過後，燠熱盡去，魚破浪才舉步入房，他怕騷擾了別人的清夢，躡手躡足而行，經過了易千山夫婦的房間時，突然聽見易千山低聲道：「魚破浪有甚麼不好？他不過是風流一點而已……」

魚破浪一怔，他想不到易千山夫婦此時尚在談論他，心頭一跳，不由的停下脚步，站在窗前靜聽。

只聽葉英英道：「你知道就好，還把他派給我！」

易千山輕笑一聲，道：「妳怕他會對妳無禮？他見過的女人也不知凡幾，他若能看上妳，那也是為夫的光榮，起碼，證明我的妻子貌如天仙！」

葉英英嗔道：「亂嚼舌根，也不怕笑死人！你喜歡戴綠帽？那還不容易？」

易千山正容道：「魚破浪風流而不下流，這個我放心得很，我安

排他與妳一道，那是因爲他熟悉那些下三濫的手段，對妳大有好處，一年之後，如果他表現不錯，我打算提升他爲副總鏢頭，屆時妳也不必再出去了！」

「不出去在家裡幹甚麼？」

易千山笑嘻嘻道：「替我生個小乖乖呀！」

葉英英幽幽地道：「那你還不上床了！自從前月上華山，至今你都還未跟我親熱過。」

易千山道：「這些日子都在忙鏢局的事，哪有心情？」

葉英英嬌嗔道：「那今晚你該有空了吧？」

魚破浪臉上一熱，連忙回房，易千山的話使他躺在床上近個更次才能入睡。

* * *

六月廿四日，吉，宜遠行。

八方鏢局待發的鏢車隊集中在院子裡，騾馬車輛經已準備好了，貨物亦已裝妥。

晌午，太陽像一把火傘，曬得人人汗流浹背，臉上身上的汗水像小河般直淌了下來，院子的地上是用大石板鋪蓋的，衆人只覺得脚板亦熱得異常的難受。

易千山站在一羣人前說了一番鼓勵的話，夏盛用肘輕輕撞了魚破浪一下，低聲道：「看，總鏢頭內力眞深厚，臉上全無半點汗跡！」

魚破浪一望，果然易千山臉色如常，絲毫不見汗跡，心中對他大爲佩服，他偷眼看看丁羽，丁羽後背亦是一片濡濕，葉英英更是香汗淋漓。

幸而易千山的話並不太長，話畢之後，各人便紛紛出發，丁羽帶了一隊下江南；葉英英這一隊取道鄂北，送的是一批珠寶。

魚破浪上馬時，一回頭見易千山跟他打招呼，連忙再滾下馬背，走前幾步，道：「總鏢頭有無另外的指示？」

易千山道：「這路上你多注意點，拙荊已有好幾年沒有在道上跑過，這批珠寶交了之後，要再到蜀東運一批珍貴的藥材，那裡盜賊較多，一切務要加倍小心！」

魚破浪恭聲道：「屬下自會小心的了。」

易千山在他肩頭拍了一下，道：「好好的幹吧，每一個人的成功，都不是僥倖的。」

魚破浪見他對自己的關懷備至，異常的感動，發了好一會怔才再躍身上馬，在此刹那，因爲上馬肩膊聳時，發覺肩上一片汗漬，清楚地現出一個手印，魚破浪忖道：「易大俠還是會流汗！」頭一轉，見易千山背心乾乾爽爽，毫無出汗的跡象，內心叫了聲「好深的內功。」

其他的人已經出發，魚破浪忙一夾馬腹，快跑幾步追了上去。

葉英英冷冷的道：「你再不來，大家都要被烤乾了。」

魚破浪一言不發，默默的跟在後面，隔了好一會，想起自己的職責，便策馬來回的巡視，他雖然沒有走鏢的經驗，但因四處流浪，江湖經驗異常豐富，一路上打點得井井有條，葉英英對他的印象漸改，其他鏢師亦漸漸的服從他的調度，原先有幾個對他有成見的，此時亦芥蒂全消了。

到了鄂北交了鏢物又起程去蜀東，大熱暑天，曬得人人變成了黑炭頭，連葉英英白晰的皮膚亦曬得紅紅黑黑。

雖然辛苦，但魚破浪這些日子心情頗佳，眼見屬下鏢師及趟子手人人都服從他的指揮調度，心中那種快慰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到了蜀東取了鏢貨，葉英英見大家都現疲乏之態，便吩咐休息一天，在一個叫收山鎮的一家客棧裡歇脚。

這個鎮由於地處交通要道，倒也十分熱鬧，客棧酒家設備都頗有水準，甚至連藏春閣的姑娘亦頗標緻。

既然有一天休息，魚破浪決定再去一趟，想起小翠渾身騷勁，他的脚步不由加快，剛巧在客棧門口碰見葉英英。

「看你一副急相，想必又去那個地方！你跟他們不同，今日可得早點回來！」

魚破浪雖然不羈，但被一個女人當面責問，終有點不好意思，連忙匆匆而去。

* * *

魚破浪記着葉英英的話，黃昏便回到客棧了，在房外走廊上又碰見了葉英英。

葉英英嫣然一笑，輕聲道：「魚鏢頭，今日倒回來得早。」

魚破浪苦笑地點點頭，態度頗不自然。

「吃過飯了沒有？」葉英英看了他一眼道。

「還沒有。」魚破浪低着頭答道。

葉英英心想你也會不好意思，不禁「嗤」地一聲笑了起來，魚破浪一怔，抬頭望着她，葉英英立即收起了笑容：「那麼到我房中一塊兒吃！」

魚破浪有點期期艾艾地道：「我在外頭吃好了。」

葉英英嘴角露出一絲笑意：「我都不怕，難道你反要避嫌，明早便要出鏢，我有話跟你商量。」

魚破浪暗中鬆了一口氣，道：「如此屬下也不推辭了。」

葉英英轉身走向房間，飄了一

句話過來：「酒菜已有了，你若怕不夠的話，多叫一兩樣吧！」

「隨便吧，屬下並非挑剔之人。」

她房裡的窗全向南開，倒不很熱，偶爾一陣風吹來，頗爲涼快。

葉英英其實已預備好了酒菜，四式小菜、一壺女兒紅：「隨便坐吧。」替他斟了滿滿的一杯，然後又替自己斟了一杯，舉杯道：「魚鏢頭，這些天來辛苦你了，我敬你一杯。」

魚破浪忙道：「此乃屬下之職責，本是應份的事。」一仰頭把酒一口乾了。

葉英英酒量亦頗佳，也是一口喝乾，她拿起筷子，殷勤地道：「吃吧，咱們邊吃邊談吧。」

一壺酒只一會兒已差不多喝光了，葉英英臉泛紅暈，道：「魚鏢頭，從此地向東北走，要經過落馬坡，路不好走，而且前不搭村後不靠店，明早你最好吩咐人去多購備些乾糧。」

魚破浪道：「屬下的意思是咱們寧願多走一二百里繞過落馬坡以防萬一。」

「落馬坡之南有個鹿角崗，那裡是個强盜出沒之所，稍北殺虎峯更加危險，若果要繞路，起碼得多行六七百里，所以我決定從落馬坡過去，平常客旅甚少從那裡經過的，說不定劫匪反而會疏忽了。」

魚破浪陡地覺得一股熱氣自丹田升上，心中大爲詭異，口中却道：「依屬下之見還是不要冒險。」

葉英英眼波一橫，嗔道：「你可知照你所訂的路線走，咱們起碼都要多花二十天時間，咱們出來已多少時日了？」

魚破浪心頭一蕩，脫口道：「副總鏢頭趕着回去？」

葉英英雙眼籠罩一層水氣，嬌聲道：「甚麼副總鏢頭的，怪難聽的。」

魚破浪見她臉紅欲滴，心頭怦怦亂跳，心想：「我今天怎麼啦，才剛在小翠身上泡了半天……」

葉英英擂了他一下，嗔道：「你怎麼不說話。」不知幾時她羅衣半解，露出半截雪白的胸脯，魚破浪腦中嗡的一聲，一股熱血自丹田直衝腦際，全身燥熱無比，他暗叫聲不好：「酒中滲有媚藥。」偷眼一看葉英英，只見她搖搖欲墜，含糊地道：「你說甚麼，坐過來點嘛。」

魚破浪不敢多看她一眼，猛吸一口氣，一陣風般衝出門外，耳畔猶聽葉英英含糊的聲音：「你不要走嘛！」

魚破浪脚步不停的奔出街外，直往藏春閣奔去，路邊行人都用詫異的目光看着他。

他去藏春閣不是爲了解決，是去向鴇母買解藥，這個地方各式各樣的媚藥都有，自然亦有解藥。

魚破浪服了解藥之後，又買了幾包趕回客棧之中：「媽的，看不出她倒是個騷貨，易大俠眞乃不幸，要是他知道了不知要怎麼樣的難過！」

魚破浪再度到葉英英房中時，只見她倒在床上翻來覆去，衣裳半褪，春意撩人，她一見魚破浪，喜道：「死人，你去哪裡？害我……」

魚破浪一指點在她身上的痳穴，然後撬開她牙關把解藥粉倒下，再用水灌下去，跟着才拍開她的痳穴，至此才鬆了一口氣，深慰自己還沒有鑄成大錯。

葉英英服了解藥之後，神智似乎平息了不少，隔了盞茶時間，她突然睜開雙眼，怒道：「你怎地如此無恥？」霍地坐了起來。

魚破浪臉色一沉道：「屬下若有非份之想，豈會爲妳服下解藥？」

葉英英回想一下，怒氣稍平，低頭一見自己衣裳不整，羞憤地道：「你……你……你竟敢對我無禮？」

魚破浪嘆息道：「屬下只是聲譽不好，所以副總鏢頭才會誤會，其實屬下何嘗不是……」

葉英英見他說得誠懇，倒也信了大半，魚破浪別過頭去道：「請副總鏢頭弄好衣服，屬下才好說話。」

葉英英臉上飛起兩朵紅雲，連忙扣好衣衫，「你剛才那句話怎地說了一半，就不說下去？」

「算了，」魚破浪道：「屬下只是一時氣憤之言，其實並不敢懷疑副總鏢頭。」

葉英英想起剛才自己必定是醜態百出，再加上聽他說的話，更加是又羞又憤，冷冷地哼了一聲：「你不是還有話要說麼？」

「副總鏢頭難道不想查一查下藥的是誰麼？」

「對，你說是誰呢？」葉英英有了話題態度自然好些。

「會是店小二麼？」

葉英英搖搖頭：「不可能，因爲我一直看着他倒酒入瓶，他是拿了一罈未開封的陳年女兒紅當着我的面前倒下的，因此，我還特別賞了一塊銀子。」

魚破浪沉吟了一會，道：「依妳所言，下藥者一定是從窗口進來的，但是窗後是一條小河，來人一定是從屋頂走過來，然後再攀下窗口，再從窗口跳進來，這時候必是妳與屬下正在房外談話之時！」

葉英英覺得他說得頗有理，仔細的想了一會，道：「如此看來，那人武功必定很高，否則，咱們雖在房外也會發覺！」

兩人談了一會沒有結果，魚破浪道：「如果副總鏢頭決意由落馬坡過去，請副總鏢頭不要離開屬下太遠，以免發生事故，否則，屬下無法向總鏢頭交代。」

葉英英柳眉一揚，道：「魚鏢頭是一向看不起女流還是看不起我？也許你特別喜歡當護花使者，可惜我……」

魚破浪截口道：「屬下臨行時，總鏢頭曾有叮囑，要保護副總鏢頭的安全。再說屬下縱然不肖，也不敢對副總鏢頭有一絲冒瀆之念。」

「難道是我庸俗，不堪一顧？」

魚破浪心忖道：「這女人當眞小心眼。」口中却道：「副總鏢頭，貌似天仙，只是……」

「只是嫌我年紀太大？」

「副總鏢頭另有一種成熟的風韻，換作別人，屬下可能會有非份之想，但總鏢頭對屬下青睞有加，屬下不敢……」

葉英英正容道：「千山果然沒有看錯你。」

魚破浪噓了一口氣，故意問道：「副總鏢頭對屬下不敢信任？」

「先前有一點，現在已然全放心了，魚鏢頭請勿掛懷。」

「豈敢！」魚破浪突然道：「屬下聽聞總鏢頭前月去華山，未知是……」

葉英英不假思索地接道：「去看他的師弟……」

「哦！原來總鏢頭還有個師弟！」

葉英英忽有所覺，沉聲道：「你聽誰說的？」

魚破浪支吾道：「聽……聽……他們說的。」

「胡說！」葉英英一板臉孔，「這件事只有千山與我知道，哼，定是他口疏告訴了你，反倒吩咐我不可洩露出去！」頓了一頓：「以後不准再提此事！」

＊　＊　＊

雖然已是秋天，可是秋老虎仍然使人吃不消，八方鏢局一干人渾身被汗水所濕，抬頭一望落馬坡，齊叫聲苦也！

這山坡雖然不很高，但路小崎嶇不平，而且陡直非常，騎馬絕難上去，難怪叫作落馬坡。

魚破浪跳了下馬，吩咐衆人驗查了兵刃及貨物才進山。

山路崎嶇，車行來甚慢，至晌午才走了十多里路，衆人已累得氣喘吁吁，前面就是那陡直的山峯，魚破浪看了一眼，便吩咐暫停休息，並下令只准吃乾糧。

他自己展開輕功飛上山峯探路。

下午，衆人合力把車輛推上山峯，跟着又把馬匹拉了上去，這一折騰，衆人只覺得手足有如千斤重般，一待最後一匹馬拉上去，便個個躺在地上喘大氣了。

魚破浪皺起眉頭，本想多趕幾里路，看情形却也出聲不得，只好又下令不准生火擧炊，衆人也無心炊食，那晚便又吃了乾糧就算了。

吃過乾糧後，衆人都是精神一振，夏盛去拾了一綑乾柴回來，魚破浪尖喝道：「夏鏢頭，你幹甚麼？」

「夜來不生火，賊人迫近怎樣知道？」夏盛脫口答道。

「可是一生火不是把行藏洩漏出來嗎？」魚破浪一掃各人一眼：「晚上若能生火，白日我爲何不准大家生火擧炊？不准！」

一個姓沈的三鏢頭嘀咕道：「咱跑了幾年鏢，還未見過不准生火的。」

魚破浪臉色一沉，現出一股威嚴，道：「你以前在哪一家鏢局。」

「晋北的雙義鏢局。」

「難怪！雙義鏢局開了幾年，還是半死不活！」

葉英英連忙相勸，這才止住了一場口角，魚破浪自個提劍守住鏢車附近，一夜不眠，五更後，葉英英醒來，見他獨自一人守護，十分感動，忙叫他睡一會，自己佩刀坐在鏢車上。

天剛亮，魚破浪便催促起程，走了兩個時辰，這一帶路較平坦，倒也走了二十里路，大伙兒便歇在一座小山峯下。

魚破浪見路頗險，便獨自一人去探路，他一離開，衆人都嘀咕起來，葉英英忙下令休息煮飯，衆人才停了口，夏盛興冲冲跑去打野兔。

過了半炷香時候，魚破浪在山上見到一股濃煙衝天而起，鐵青着臉，飛奔下來：「誰叫你們生火造飯的？」

那個姓沈的鏢頭道：「魚鏢頭也太謹愼了，諒這些小毛賊，瞧見了易大俠的招牌，他們也不敢怎樣的。」

魚破浪大怒道：「就怕招牌毀在你們手上！」

沈鏢頭也怒道：「你若怕的，自可以站在一邊，若有瞎了眼的毛賊，姓沈的負責去砍殺他們。」

葉英英忙打圓場：「魚鏢頭，算了吧，是我准他們造飯的，這兩天山路難走，他們如不吃些的飯糧，使不上勁！」

魚破浪欲言又止，回心一想，反正火已經生了，此時再罵也沒有用了，便獨自掏出乾糧吃，葉英英撕了一條兔腿給他，魚破浪本欲推辭，又想道：「自己如果不吃，反要給人說我沒有氣量！」謝了一聲接了過來。

下午，他在一個高地發現了不少擂石及滾木，但不見有人，他連忙把情況向葉英英報告。

葉英英一看地形，前面是兩個高地，中間一條小山谷，車輛只能從山谷通過，絕難推上高地，她眉頭一皺，忙叫夏盛到另外一個高地去觀察一下。

夏盛看了一會，報告說另一邊高地同樣有無數的擂石及滾木，衆人此時才陡地覺得事態嚴重起來。

魚破浪默默一數人手，計有十四個趟子手、五位鏢頭，連自己及葉英英共二十一人，以這些人手又要護車，又要抗敵，人手實在不很足夠。

即使繞道而行也未必安全——因爲行藏已露，而且道路更難行。

魚破浪沉思了一陣，抬頭見衆人都望住他，連葉英英也在等他定策，他哼了一聲，衆人都靜聽他下令。

「夏鏢頭與二個趟子手開道，邱鏢頭殿後，沈鏢頭護車，劉鏢頭與蘇鏢頭帶四個人上後面山，我自帶二人上左面山，副總鏢頭居中策應，其他的人待我上了山才一齊推車，衝過山谷。」

可是一切風平浪靜，鏢車安全過了山谷，魚破浪等忙下山追了上去，一行人不敢稍停，全力推車，一口氣行了二十多里路。

酉時，到了一片亂石崗，魚破浪下令停車，就地休息。

夏盛不服地道：「爲甚麼不多趕幾里路早脫險境？」

「還有半日多的路程才能脫出山區，反正是來不及了，行藏既已洩露，何處都是險地，此地亂石密佈，易守難攻，對咱們最有利。」

衆人見他說得有理，便再無異議。

＊　＊　＊

今夜烏雲遮月，天昏地暗，魚破浪不敢稍鬆懈，三更後突然聽到了不少沙沙的脚步聲音，他忙喝道：「誰？」

刹那間，一枚箭颼的向他射來，黑暗裡神不知鬼不覺，魚破浪聽見風聲急響，忙蹲下身來。

此時衆人都被驚醒，魚破浪吩咐他們躲在石後，張弓以待，自己現身道：「在下八方鏢局魚破浪，來者何人？」

當先一個蒙面人似是賊首，道：「休管老夫是誰，快把鏢車留下！」

「素來未聞此山有主，故魚某不曾拜山，尚請各位好漢手下留情！」魚破浪道：「日後魚某定備盛禮登門致謝。」

另一個蒙面客應道：「就算易千山親自拜山，老夫今日也不會放過你們！」

尙有一蒙面客在旁，却沒出聲。

魚破浪顧全大局，按捺下怒火，道：「敝總鏢頭素得同道愛戴，故此魚某得以一路平安，也望三位看在敝上面上，放過這一趟。」

「不必廢話，老夫等正是要找他的晦氣，告訴你，鏢要留下，人也要留下！」

魚破浪臉色一變，沉聲道：「如此說來，各位是絕不罷休了！」

「哈哈，你說得不錯。」那賊首回頭喝道：「孩兒們上啊！」

魚破浪亦喝道：「射！」

他手下有六張硬弓，此時連珠射出，黑暗中難以覺察，立即倒了數名嘍囉。

但這些劫匪立即分散，把他們包圍了起來，月亮自烏雲中跳了出來，大地爲之一亮，劫匪立即手執武器撲了上來，只幾下接觸，八方鏢局一干人已被衝亂了陣勢，變成了各自爲戰。

魚破浪立即抽出纏在腰間的軟劍，道：「夏盛，你保護副總鏢頭！」一頓足，飛撲那三個蒙面賊首，人未至，劍上的寒芒已罩住了其中一個。

那人也不弱，厚背刀立刻把前胸要害封住，魚破浪雖然經日混跡青樓賭坊，武功却絕不含糊，打鬥經驗更豐富，手中軟劍一展開，忽東忽西把那賊首迫退幾步。

「大哥，快來，這人扎手！」那人手忙脚亂之下，急向他大哥求援。

「老二，別慌，老三纏住那婆娘！」人如大鳥般飛起，直向魚破浪撲下，居高臨下拍了兩掌，掌風刮起地面上的砂石，揚起數尺高。

魚破浪心頭一凜，心道：「此人倒扎手。」雙脚一錯，連忙閃開一步，手腕一振，軟劍反刺他掌心的「勞宮穴」。

那老大喝了一聲「來得好！」突地屈起食指把劍彈開，這刹那，老二的厚背刀已臨背，好個魚破浪，左脚點地，猛然一轉。

厚背刀變成斬向老大的脚尖，老大怪叫一聲，一曲腰，打了個後翻避過。

葉英英久疏戰陣，有點驚心，她忙抽出柳葉刀，左手暗暗扣了幾隻蝴蝶鏢，她的外號本來就叫「蝴蝶鏢」。

老三未來之前，她總算砍倒了一個嘍囉，與夏盛背靠背共同迎戰，老三一到，抽出一條軟鞭，「畢啪」一聲，疾捲葉英英腰際。

葉英英刀一横，把鞭撥開，不料老三手腕一抖，朝她捲來，葉英英慌忙沉腰，堪堪避過，却驚出一身冷汗，左手一揚，射出一隻蝴蝶

鏢，老三笑道：「美人兒，這是甚麼玩意？」左手一伸，把蝴蝶鏢握住，不料一握之下，被鏢上的倒刺鈎着，怒吼一聲，使勁甩掉，長鞭呼呼，再不放鬆。

此際，趙子手已被殺了大半，那個姓沈的鏢頭也早已戰死，邱鏢頭亦已斷了一臂，賊人的攻勢更盛。

夏盛亦是自顧不暇，未幾竟被迫離葉英英，再過一炷香時間，除了魚破浪、葉英英及夏盛三人，其他的全部已經罹難，但那些嘍囉亦死了不少。

魚破浪偷眼一看場中，不覺大吃一驚，人幾乎死光，鏢車亦被推走，他大喝一聲，軟劍刺得更急，疾向老大雙手絞去，左手在老二刀背上一拍，破了刀勢。老大雙手暴縮，向左打橫跨一步，右掌疾擊魚破浪小腹，左手食中二指屈起如鈎，戳向魚破浪雙眼。

老二立即沉刀翻腕反削。

魚破浪一側身，右手劍改架老二厚背刀，左掌待得老大之掌臨身，併指如戟反劃對方脈門。

說時遲，那時快，「錚」的一聲，刀劍相交，刀重劍輕，魚破浪右腕借力反彈，軟劍連刺老二咽喉，去勢未盡，手臂一掄，軟劍在半空中挽了個劍花，改削老二小腹，右脚突地橫掃，足踭如錘，撞向老大胸口，這幾招連消帶打，使得險，用得巧，一氣呵成，快如閃電。

老大老二驚出一身冷汗，一齊猛退了幾步。

魚破浪正要他們如此，身子後翻，「燕子三抄水」，向葉英英身旁飛落。

他來得正及時，葉英英已呈敗象，手上三隻蝴蝶鏢已發射盡了，正在無計可施之際，魚破浪眼明手快，左手抓住老三橫掃至的鞭梢，兩人同時用勁一扯，軟鞭被拉得畢直，右手劍一掄，飛斬向下，把軟鞭截斷了一大截。

他的軟劍乃是緬鐵所鑄，鋒利無比，劍至鞭斷，老三連退數步。

適在此時，背後的夏盛已慘叫了一聲倒地，魚破浪大怒，擰腰撲向老大，老大被他氣勢所懾，忙不迭後退，魚破浪一步不鬆，招招取他要害。

就在此時，葉英英「嚶嚶」一聲嬌呼，跟着傳來了老二的聲音：「老大，快跑，愚兄得手了。」

魚破浪大吃一驚，猛地頓足，倒飛撲下，祇見葉英英手臂血跡斑斑倒在地上，他輕舒猿臂，把她攔腰抱起，一抬頭，那三個賊首已跑得只剩三個黑點。

魚破浪嘆了一口氣，心想：此次一敗塗地，八方鏢局一行廿一人，死剩他們兩個，心頭說不出的沉重。

又想起自己聲名本已不好，此次鎩羽歸去，只怕來自各方面的指責，連易大俠亦難以包庇，心中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顫。

耳中聽到葉英英粗濁的呼吸聲，倏的一醒，把她抱到大石上之後，忽然腰上一緊，葉英英雙臂如鐵箍般的抱住他，月光照在她的臉上，臉如火燒，嬌紅欲滴，眼角春潮蕩漾，媚態橫生，嬌喘不已。

魚破浪長年在花叢中打滾，知她又中了迷魂春藥，心想：大概是老二刀上塗有那種藥粉，他割傷了她的玉臂，刀上之藥便傳入她身子，魚破浪忙自懷中取了包解藥，倒在她口中，待藥粉化了，才又點了她的睡穴，藏在石後。

魚破浪倚石而坐，心中說不出的窩囊，怔怔的想着心事。

雷聲一響，剎那間，豆大的雨點傾盆而下。

魚破浪心中的怒火在熊熊燃燒，恨不得讓雨水把它淋熄，眨眼之間，渾身已經濕透。

葉英英亦全身濕透，濡濕的衣衫緊緊裹着她玲瓏浮突的玉體，凹凸分明，異常誘惑，魚破浪却沒有看她一眼。

大雨沒有淋熄他心中的怒火，但雷雨聲再響時，却把他震醒。

他連忙解開她的穴道，葉英英一醒來問道：「他們……他們在哪裡？」

魚破浪搖搖頭，道：「妳先把衣衫上的水擰乾，免得着了涼。」

葉英英低頭一看，不禁滿臉通紅，急急躲在石後把衣衫擰乾。

魚破浪道：「這些劫匪頗為奇怪！」

「劫匪就是劫匪，有甚麼奇怪？」

「第一，他們本來可以把妳殺死，但不但不殺，還反而下了媚藥，第二，那三個賊子根本不像是綠林的好漢——試問若是佔山為王的大盜又何必蒙了面？」他見葉英英不語，續道：「賊人兩番下媚藥，用意何在？跟妳有仇？要以此打擊易大俠？」

葉英英喟然道：「你說得有理，不過，我却沒法回答你。」

雨漸歇，天色漸亮，魚破浪跟葉英英合力挖了個大坑，把罹難的鏢夥們安葬了。

魚破浪決定跟踪那夥賊人，因為鏢車剛推走不久便下雨了，他深信車輪會在地上留下痕跡。

果然不久便發現了車轍，兩人都是精神一振，展開輕功追了下去，那條路是通往鄂西的，正是他們要走的途徑。

走了五六里，車轍突然不見

了，魚破浪大惑不解，葉英英倏地大叫一聲，手指山下道：「你看，在那裡。」

原來山下有道石澗，澗中有水，四處亂石密佈，却有不少藥材散落其間，魚破浪打量一下四周的環境，十多丈外有塊大岩石，石上有泥巴，他細細看了一回，肯定這是賊人留下，便與葉英英爬下去。

石澗之旁有塊突出的大岩石，由山上望下去，看不到石下的情況，此時三輛鏢車正停在石下，毀壞不堪，料是從山上推下來的，車上的藥材散在車旁，但亂石叢中仍有不少，岩石之上有個石洞，洞口刻着：「消暑洞」三個字，應是當地村民所立。

魚破浪爬上石洞，洞底有二丈深，六七尺高，洞中遺下不少灰燼，他細細檢查了一土一石，終於發現一塊石頭的背後，被人用炭寫了幾行字，沒有上款。

「謹依所托辦妥，姓魚的與葉英英料已成了好事，請於九月初三付另一筆酬金，地點改在武昌，聯絡暗號照舊。」下款寫着，知名不具，四個字。日期是八月初九寅時。

魚破浪心頭一跳，八月初九正是今日，時間亦符，正是那三個賊人的留字，他吸了一口氣，飄身出洞。

葉英英見他出來，忙問洞中情形，魚破浪一一告訴她，兩人便躲在一塊大石之後，等待其同黨來取信息。

等了近一個時辰，仍不見有人來，葉英英異常不耐，魚破浪便跟她閑聊起來：「丁副總鏢頭是易大俠親自請來的？」

「當然囉，他早你一個多月到鏢局，那是千山去華山時順道邀請的。」

「陳總管呢？」

「也是千山找來的，不過此人我從未聽過他的名頭，聽千山說他辦事很仔細，武功也不錯。」

「原來如此，他和易大俠從華山一起回來？」

「不是，他遲了五六天才來，你問這幹甚麼？」葉英英有點詫異。

「沒有甚麼，我看妳不耐煩，跟妳聊聊而已，噓，噤聲，有人來了。」

葉英英不覺緊張起來，來的是一個樵夫打扮的大漢，一邊下山一邊唱着山歌。

那樵夫入了石洞，葉英英不禁站了起來，魚破浪忙把她按下。

不久，樵夫又唱着昆曲慢慢的爬上山。魚破浪才放開葉英英，兩人悄悄的跟在他身後，樵夫既走慣山路，步履起落異常快速，走了多里已離開了山區，山下不遠處有個小城鎮，看樣子還不算太小。

晌午經已過了，樵夫走入鎮內，兩人也跟着進去。

＊　＊　＊

樵夫一直走到一家酒家門口，那附近有一檔代寫字攤，只見樵夫口中唸唸有詞，寫字先生揮筆疾書，片刻把一張大紅紙掛在牆上，工整的隸書，寫的正是消暑洞蒙面人的留字。

魚破浪嘆息道：「賊人城府之深，行事之小心，眞乃大出意料。」

樵夫見一切已妥當，便入酒家吃飯，魚破浪一扯葉英英也入了酒家，雖然晌午已過，可是食客不少，兩人找了個臨街的座位坐下，葉英英隨即呼小二取酒菜來。

樵夫的桌子坐了兩個人，他對面坐着一個老漢，被樵夫遮了半張臉。

樵夫的菜送上來了，那老漢便離開，當他轉身出店時，魚破浪可以看到他的半張臉，突然，那人鼻子無緣無故的急促地皺了幾下，魚破浪登時想起了一個人來，剎那，他不由怔了怔，跟着哂然一笑，暗笑自己疑心太大，世間上有相同習慣和動作的人多的是。

一回頭，樵夫正要離開，酒菜正放在桌子上，絲毫未曾動過，魚破浪心頭一動，連忙自椅上竄了起來，剛好店小二送酒菜過來，碰了個滿懷，酒菜湯水濺了兩人一身一地。

魚破浪在不提防之下被他撞退了兩步，他顧不得整理衣衫，一退即上，店小二伸開雙手攔住他，道：「客官，你打破東西，叫了菜又不吃，這算甚麼？」

魚破浪笑道：「等下賠你！」一手推開了他，奔出店門，那樵夫已跑得無影無踪了。

他頹然一嘆，回手拋出了塊銀兩給小二，道：「快替我再準備一份。」小二見錢眼開，自再無意見。

魚破浪對葉英英道：「我去買二件衣服就回來。」

葉英英道：「速去速回。」

酒家的對面就有一家故衣店，魚破浪本擬買一套，後來回心一想，便替葉英英多買一套，跟着到隔鄰的藥材店買了幾種藥材，買了所需的一切，然後提着回到酒家。

到了酒家門口，突覺氣氛有點不同，食客紛紛跑出來，他心知不妙，連忙排開衆人衝入內，只聽「叮叮」一陣兵器相碰之聲，兩個大漢舉刀困住葉英英，葉英英已退至牆角，形勢異常危急，魚破浪不及細想，就近抄起桌上的酒杯，向那兩個大漢擲去，人就跟着躍離桌

子，凌空向那兩個大漢射去。

半空中軟劍已抽握在手，急刺兩個大漢的背心，那兩人慌忙回身舉刀擋架，雖沒傷着却也異常狼狽，連忙閃身退開。

魚破浪怒火塡膺，那肯放過，脚尖一點，追了上來，突聽「砰」地一響，葉英英倒在地上，魚破浪偷眼一看，只見她胸上插着一口匕首，胸衣全被血水濕透。一時魂飛魄散，顧不得再追人，回身抱住葉英英，伸手一探，還好尚有呼吸。

他雙眼如電在店內掃過，那兩個大漢已經離開，可是此地終非久留之地，略一沉思，叫了小二過來，抛了一錠銀子給他，在他耳畔細細的說了幾句。

店小二連聲說沒問題，帶他入了廚房，跟着打開了後門讓他離去。

魚破浪走了幾步，見門已關起，立即躍上屋頂，跟着展開身法向落馬坡馳去。

* * *

魚破浪把葉英英抱回落馬坡的消暑洞裡，洞中藥材甚多，其中不乏人參及田七之類，他忙了半天，總算把葉英英救醒。

可是他連夜打鬥及奔波，又一天滴水沒進，也餓個四肢無力，只得掬了幾把山水喝了。休息了一會，精神稍復，才趁着月色未暗，便上山打了隻野兔，又到昨夜遇劫的地方亂石崗拾了幾個破鍋來。

魚破浪每天替她換藥，又以人參熬湯給她喝，七天之後，葉英英傷勢已大有起色，已可以說話了，此時魚破浪的一顆心才放下。

此刻，他又熬了小半鍋人參田七野兔湯，趁着湯還未涼，又取出傷藥替她更換。

本來是紅潤的臉色，如今却又瘦又青白，魚破浪憐惜的嘆了口氣，動手替她寬衣，匕首刺在雙乳之間，只要偏左一點，葉英英便回天乏術了。

魚破浪解開紮布，葉英英恰在此時醒來，她覺得胸口冰涼，知道魚破浪又替她換藥了，雖說是江湖兒女，男女之防沒那麼嚴，但她還是臉如火燒，輕聲道：「謝謝你了，我，我自己來。」掙扎坐了起來，她紮得很辛苦，結果還是魚破浪替她紮好。

飯後，魚破浪下了極大決心，問道：「副總鏢頭，屬下有句話要問妳，希望妳能愼重考慮之後回答我。」

葉英英一怔，靠在洞壁沉吟道：「魚鏢頭有話儘管問，我這條命也是你撿回來的，這幾天使你這麼辛苦，我更是感激不盡，要是千山知道他亦必感激不已。」

「副總鏢頭有否覺得易大俠最近有何異處？屬下是指易大俠在去華山之前，以後從華山回來了之後的分別。」

葉英英笑道：「你想到那裡去了，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豈會去了一趟華山便會有所改變？」

「請問易大俠的師弟是誰？屬下怎地從未有耳聞過？」

葉英英考慮了一下才道：「他叫原天彪，不過你不要告訴別人。」

魚破浪隱隱覺得好像聽過這個名字，「他一直隱居在華山？」

葉英英嘆了一口氣，道：「這次回去後，便打算推薦你作副總鏢頭，我也不想再出來了，告訴你也無妨，原天彪雖與千山同師學藝，可是秉性絕不相同，在江湖上做了好幾件令人髮指的事，千山師父知道後，便宣告把他逐出了師門，而他亦從此銷聲匿跡，直至到他師父死了才偷偷跑來找千山，表示了悔意，千山念他是孤兒，可能是自小有失教養，才會一時鑄下大錯，不但原諒了他，而且把師父遺下的劍譜送給他。

「原天彪果然痛改前非，一直隱居華山雲石峯，苦練劍術武功，閒時並精研佛經，那時候我還未嫁給易千山。」

她喘了一口氣，又續道：「結婚時本擬請他，可是他說怕影響千山，所以沒有來，這以後，千山每年都去華山一趟看望他，每次回來，都在我面前讚不絕口，說原天彪的武功佛學，都有長足的進步，我也希望他能以新面目出現江湖，爲同道做些好事。」

魚破浪閉起雙目，想了一會又問道：「易大俠最近眞的沒有改變？嗯，包括一些習慣性的小動作？」

「你到底在想些甚麼？」葉英英詫異的看了他一眼，不過還是答道：「他從華山回來後，一直在忙着鏢局的事，和我見面的時間也不多，嗯，對了，千山本來去華山是邀原天彪來鏢局當個副總鏢頭的，可是天彪已經淡泊名利，不爲所動，所以千山才臨時要我頂替他的！」

「哦……原來易大俠因此而去華山的。」他終於下了最堅定的決心：「副總鏢頭，在臨出鏢的前一晚，屬下無意經過妳房間，聽了你們夫婦的談話……」

葉英英臉上一紅，怒道：「你怎地如此無耻，偷聽人家說話？」她一怒，牽動了傷口，不禁呻吟了一聲。

魚破浪一邊扶着她躺下，一邊把那晚無意經過的情形對她說了一遍：「照情況看，易大俠已與以前

有所不同，副總鏢頭，屬下問妳這些話，本無冒瀆之意，但這關係重大，希望妳……」

葉英英把頭轉向洞壁：「他在這方面是有點不同，以前他若遠出回來，必定十分熱情，這次却……」

魚破浪緊問一句：「那晚他與妳燕爾，妳有否發覺他與以前有所差異？」

「沒有，」葉英英臉紅如火，「那晚，他說怕我明天出鏢勞累，所以並沒有留下來，他獨自去書房睡覺了。」

魚破浪又再哦了一聲，再問一句：「易大俠的內力很深，比丁羽還深？」

葉英英想了一想，道：「不會吧，我看過丁羽表演過擊石如粉的功夫，他在內力方面的造詣眞的很深，而且，千山是以劍術成名，魚鏢頭，我把話都已全部告訴你了，到底你懷疑甚麼，也該告訴我？」

魚破浪笑笑道：「現在還差一點證實的工夫，到時自會告訴妳的。」

葉英英大嗔，捶了他一下，粉拳擊在他腿上才突然覺得有點失儀，嬌臉上不由地又是一紅。

* * *

一個月後，葉英英已經痊癒了，魚破浪便把買來的藥材煉製成了易容膏，兩人易了容之後，便離開落馬坡。

跟着買了二匹馬，直趨武昌，到武昌賊人訂下的接頭的日期早已過了，可是魚破浪另有打算。他到了武昌，立即到許三弟家開設的一家客棧去，兩人安頓了行李，魚破浪立即寫封長信，封了信封口才去找掌櫃。

他在掌櫃面前表露了自己的身份，並要求把信盡快交給許三弟，掌櫃滿口應承，道：「客官放心，敝店有信鴿跟少爺聯絡，我這就去準備。」

魚破浪與葉英英在武昌住了近月，才收到許三弟的回信，他收了信立即動身北上。

過了江北，武林沸沸揚揚都傳說魚破浪失了鏢怕負責任，竟然逃走了，而且還拐帶了葉英英，八方鏢局正四處找尋魚破浪，而且，易千山準備爲此事發出武林帖，希望同道努力追捕魚破浪。

種種傳言對魚破浪都是非常之不利，一路上碰到的江湖人物，提起魚破浪無不咬牙切齒，葉英英更得了個「淫婦」外號。

幸而他們是易了容，沒有人認得出，否則，在半路上早已被人五馬分屍了，葉英英數次忍不住要表露身份跟他們解釋，都給魚破浪制止。

在武昌時，魚破浪已把自己所懷疑的告訴了葉英英，並且要求葉英英給他兩個月的時間去作證實，在這兩個月之內，一切行動都得經魚破浪同意。

葉英英完全被他說服了，只因一方面經過這些日子的接觸，她覺得魚破浪心腸實在不壞，極其量只能算是行爲不檢而已，另一方面，也因爲他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到了開封府已是冬季了，他們決意先去找許三弟，準備暫時在許三弟處居住。

許三弟不在家中，幸而他有交代下來，那些家僕及丫環對他們倒還熱情。

魚破浪怕洩了行藏壞了大事，便叫葉英英藏身在內室，他自己則整天在廳內喝悶酒，不敢離開半步。

過了三天，羅文軒突然來訪，他見到了魚破浪不禁一怔，跟着露出驚喜之色，道：「原來魚兄藏身此處，倒教小弟替你擔心不已。」

魚破浪苦笑一聲，道：「小弟也是剛到三天而已。」

羅文軒露出興奮之色，道：「小弟對魚兄之本領眞的萬分佩服，這一路上幾多易千山的朋友，竟未攔得住魚兄？」

魚破浪道：「小弟有甚麼本領？不過是靠易容術罷了。」

「原來如此。」羅文軒頗義憤地道：「易大俠這次貿貿然說魚兄拐帶了他的夫人，實在太過份了！」又問道：「易夫人呢？」

魚破浪剛張口，突然又改變了主意：「在一次斷殺中失散了，小弟事後也是遍找她不獲，這才來。」

「外面風聲好緊，魚兄有何打算？」

魚破浪苦笑道：「易大俠地位崇高，小弟還能怎麼樣？只能見步行步！」

「正是，起碼也得等待他氣稍平了，方找人去向他解釋，咦，許兄呢？」

「他去洛陽查帳，聽說洛陽那家店子有點問題！」

「如此小弟先告辭了，魚兄先安心在這裡住一段時日，小弟若能夠幫忙你的，魚兄但請開口！」

「羅兄對小弟的情義，小弟十分感激，日後若有用得着羅兄的，自當相請！」

* * *

再過兩天，羅文軒又至：「小弟想請魚兄到舍下吃頓便飯，這是小弟對魚兄的一點心意，請魚兄不要推辭。」

魚破浪沉吟道：「怕不方便吧，再說，小弟如今有如欽犯，只怕累了羅兄！」

「呸！甚麼欽犯。」羅文軒十分激憤地道：「這只是易千山的片面之詞而已，難道魚兄還不相信小弟嗎？」

「不敢，如此小弟恭敬不如從命。」魚破浪無可奈何地道。

羅文軒把地址告訴了他才拱手拜別。

＊　＊　＊

到了亮燈時分，魚破浪才再易容，依約去羅家，羅家不大，婢僕也不多，不過廳內佈置頗整潔，擺設頗多，一切井井有條，但反而覺得有點過份，甚至有點俗氣。

羅文軒招呼他坐下，立即按着小腹道：「魚兄，請稍坐一會，小弟去解個手！」

一會，羅文軒回來殷勤地招呼他，吩咐僕人送上酒菜：「魚兄勿怪，小弟今天肚子不很舒服。」他見魚破浪睜大眼睛望着他，自我解嘲地道：「許是小弟今晚壞了肚子，今天一日之內跑二三十遍了。」

魚破浪目光神采一亮一暗，道：「原來如此？」片刻，僕人把酒菜送了上來，魚破浪却起身道：「小弟也想去解手，羅兄勿怪。」

羅文軒笑道：「咱們同病相憐，小弟那敢怪魚兄，羅福，你帶魚公子去。」魚破浪自茅厠出來時，見那僕人仍站在門外等他，魚破浪朝他笑笑：「辛苦了！」

回到廳內，羅文軒替他斟了一杯酒，又替自己斟了一杯：「魚兄，這一杯小弟祝你早日洗脫奇寃。」說罷舉杯而起，一仰脖子一口喝乾。

魚破浪趁他不覺，取了銀針在酒中試了試，見沒有異樣才喝下。

「來，小弟亦敬羅兄一杯。」魚破浪反而勸起酒來。

羅文軒吁口氣道：「魚兄果然痛快。」兩人你一杯我一杯，連喝了兩三壺酒，依然臉不改容，起更後，羅文軒勸酒更密，魚破浪笑道：「羅兄，怎麼不叫小弟吃菜？」

羅文軒乾笑了一聲，神情有點奇怪道：「小弟竟忘了，魚兄勿怪。」他句句勿怪，表面似乎有禮，但令人聽了不自然。

魚破浪吃了塊鷄肉，突然道：「羅兄，你這是甚麼酒？怎地小弟只喝了三五斤便覺得頭暈？」

羅文軒笑道：「也只是尋常的高粱，大概是魚兄近日心情不佳吧。」

「不對，小弟暈得很。」

「魚兄不必擔心，今夜在小弟家留宿吧，來，再來一杯，咱們不醉無歸！」

魚破浪搖搖擺擺地站了起來：「好，小弟……替你斟一杯。」他舌頭僵硬了，聲音有點不清，酒斟了一半，他便咕咚一聲，撲倒桌子上，把酒菜濺了一地。

羅文軒彈開衫上的飯菜，怒哼一聲：「要醉也醉得不是時候，算你小子內功好，要不然別人只一兩杯，便得倒下。」說着推開椅子，走向內室。

魚破浪貍貓般的彈起，只一個起落，便到了房門外，把耳朵貼在門縫上。

只聽得羅文軒道：「那小子真硬，到此時才倒下，倒讓陳爺久候。」

一個陰沉的聲音跟着傳了出來：「那小子真的醉了？你可有檢查過？」

羅文軒哈哈一笑道：「陳爺可也小心，在下在酒中下了有宿醉，那小子喝了這許多，任他內力再好，此刻只怕把他的頭割下來，他也不知道。」

那陰沉沉的聲音又傳來：「羅兄弟，做得好，日後盟主自不會虧待你，待陳某把他捉去交與盟主。」

魚破浪一吸氣，如壁虎般迅速無比的掠上屋樑，跟着藏身在承塵之上。

只見羅文軒帶了個身材高大的漢子走了出來，他目光落在桌上，不禁叫聲不好：「那小子，去……去了哪裡。」他又驚又急又怒，說話也結結巴巴。

「哼，陳某早知你辦事不穩，如今人呢？」

羅文軒一怒，把僕人叫來：「你們有沒有見過那小子離開？」

眾人齊聲說沒有，羅文軒暴躁地喝道：「快去找！」

那姓陳的漢子冷冷的望着他：「今日若被魚破浪逃走，只怕你日後還得自己小心一點，他若要報仇，第一個要殺的就是你！」

羅文軒機伶伶打了個寒顫，亦連忙去搜查，姓陳的冷冷地跟在他背後。

魚破浪藏在承塵上，一動也不敢稍動，但心中却不停的活動着：「好個出賣朋友的傢伙，要不是我從你口中聽出破綻，事先借機離開先服下解藥，今日豈不是要做個寃死鬼！」

三更的梆子聲傳來不久，羅文軒與那姓陳的漢子重新回來廳中。

那姓陳漢子冷笑道：「姓魚的經此之後，只怕再難找到，日後你自己去向盟主解釋。」他霍地轉身，拂袖而去。

羅文軒忙追上幾步，顫聲道：「盟主面前，還請陳爺美言幾句，在下也……」

只聽一聲冷哼聲音已在三丈之外。

他們搜遍了羅家每寸地方，但可沒想到魚破浪竟然尚未離開。

＊　＊　＊

臘月，北風怒吼，大雪紛飛，開封城街道上行人稀疏，一個小乞兒拿着一封信，交給八方鏢局的看門人，說是受人所託，要交給易千山的。

易千山打開信，裡面祗寥寥幾行字。

「總鏢頭：由於格於情勢，屬下不能到鏢局向總鏢頭稟告一切，希望總鏢頭今夜二更到城東小桃林一晤，魚破浪敬上。」

易千山怒哼了一聲：「這無恥小子，竟然有顏面見我！」他對一名侍候在旁的趟子手道：「梅兄弟，請你去叫陳總管來。」

臘月的小桃林，樹上光禿禿沒有一片葉子，風高月淡，城東的小桃林遠看就像是一頭靜臥的黑豹子。

二更後，二條黑影穿入林中，夜風呼呼，樹葉沙沙作響，氣氛有點嚇人。

一個黑影道：「盟主，提防那小子藏在樹後暗箭傷人。」

「只怕他無顏見本座。」

突地，不遠之處傳來一聲：「原天彪！」

黑影突然轉身，叱喝道：「誰？滾出來！」

魚破浪自樹後轉了出來，道：「不必裝腔作勢，你是原天彪，不是易千山。」

「你胡說甚麼？」易千山目光在林中一掃，四處靜悄悄的，只有北風呼呼的聲音。

陳錦豹走前幾步，封住了魚破浪的退路，語氣陰森森的道：「你拐了盟主的夫人，還有膽回來，只怕今日再也逃不出此地了！」

魚破浪夷然不懼，哂道：「魚某已被你們迫到走投無路，要逃也逃不了！」

陳錦豹一笑道：「算你小子知機。」

魚破浪道：「原天彪，魚某對你的機心及計劃佩服無比，可惜，你所用非人，你若不是派陳總管到落馬坡下小鎮去取信息，在下亦不會產生懷疑。」

易千山望了陳錦豹一眼，眼中露出一絲怒意：「我不是吩咐你易容而去？」

陳錦豹的鼻子急促地皺了幾下，道：「屬下是易了容才去的。」

魚破浪道：「不錯，你的易容術也很不錯，可惜原天彪和你都忘記了你有一個毛病——你的鼻子每隔一段時間，便會無端端的皺了幾下。」

陳錦豹冷笑道：「僅憑此你就猜出我的眞實身份？」

魚破浪冷冷一笑，道：「你現在已承認了麼？」

易千山道：「不錯，我是原天彪。」

魚破浪哈哈一笑道：「我早已知道了，你為了長期掩飾身份，必定須要把葉英英休了或者殺死，所以找上了我，可惜，你找錯了人，正如你所說，魚某知道三教九流的技倆實在太多了！」

頓了一頓，沉聲道：「原天彪，你看看吧！」雙脚一頓，附近地上的雪花，立即飛揚，無數人破土而出。

剎那間，林中燃起無數火把，火光把小桃林照得如同白天。

葉英英、「鐵掌金刀」勝老爺子、柯去邪、許三弟、丁羽，武當兩儀劍公孫昆仲，以及十多個各地成名英雄現身出來。

原天彪神色大變，不過他終是一代梟雄，剎那間便已恢復常態，抱拳道：「易某不知各位來此相聚，打擾了，魚破浪失鏢的事，改天才來鏢局交代。」足尖一點，人如大鳥般飛起。

魚破浪斜飛掠起，人未至，軟劍先至，疾刺原天彪面門。

原天彪怒哼一聲，被迫跌落地上。

「鐵掌金刀」勝老爺子踏前一步，道：「原天彪，你陰謀早已敗露，明年江北盟主一職絕不會還你。」

原來近來江北同道鑑於邪魔日益橫行，主持消滅邪魔的行動，易千山當然是最佳的人選，因此，不少同道近日來已預先稱他為盟主。

原天彪兀自道：「易某才疏德淺，武功仁義都不足以服眾，早對大家提議另請高明矣！」

柯去邪道：「要不是咱在華山找到了易大俠的屍體，說不得咱老柯現在還相信你呢！」

許三弟接口道：「易大俠屍體的臉上沒有臉皮，當然是你剝了下來製成了人皮面具。」

原天彪長嘆了一聲，道：「天亡我也！」

魚破浪道：「起初我只是懷疑陳錦豹，後來想起出鏢那一天，站在烈日之下，眾人無不滿身被汗水所濕，只有你點汗不現，最奇的却是你手心却滿是汗水，證明你的內力未至寒暑不侵的地步，這只有一個解釋，你臉上戴了面具，所以汗水透不出，你因為身材較瘦削，用了棉花塞在衣內，棉花把身上的汗水吸掉，所以也不見汗跡！」

原天彪冷冷地道：「想不到你心思這般縝密，我只是錯用了你！」聲色俱厲：「其他人誰能看得出？」

魚破浪道：「但是你還是怕葉

英英會發現你的破綻，因爲夫婦無所不言，亦無所顧忌，所以你不敢與易夫人同房，因此急欲把她休掉，或除掉，這樣，你便會理所當然的成爲人人敬仰的易大俠，你無需多花力氣與任何代價，便能取得崇高地位及聲譽，這自然是最佳之法，可惜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易大俠在天之靈，也不會放過你這豬狗不如的東西！」

原天彪心頭一驚，隨即怒火填膺，喝道：「原某的計劃全被你一人破壞了，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拔出長劍，舞了個劍花，朝向魚破浪刺去。

勝老爺子喝道：「到此地步，你還敢逞强？」

原天彪長劍絕不稍歇，冷冷地道：「原某希望既已破滅，自得找個人墊背。」

魚破浪閃開一步，軟劍自腰上射出架住來劍，道：「只怕未必能遂你之心願！」

柯去邪道：「說不得咱們大伙兒一齊衝了上去！」

許三弟怕魚破浪有失，接口道：「對，對付這種卑鄙小人，何必講甚麼江湖規矩，大家一齊上吧！」

原天彪嘿嘿的冷笑，劍勢更盛。

魚破浪急道：「此人把小弟害慘了，不親手殺他，難以洩我心頭大恨，各位稍候，魚某若是不敵，才援手未遲！」他說話時未免一分心神，「颯」的一聲，衣袂被對方長劍刺穿了一角。

原天彪得勢不饒人，長劍連刺十七招，招招向魚破浪死穴招呼，魚破浪沉着應戰，手腕振抖，見招破招，不退半步。

原天彪越戰越勇，對他來說這無異是背水之戰，猛地長嘯一聲，長劍倏忽的一沉一彈，從意想不到的角度斜刺向魚破浪的左臂。

這一招奇妙無比，衆人都禁不住地叫了一聲好。

魚破浪一吸氣，飄身後退三丈。原天彪立即進前，一進就是三丈。

一退再退之下，魚破浪背已觸及樹幹，刹那原天彪長劍已到，魚破浪猛吸一口氣，背貼樹幹突然升起，劍在他脚下三寸刺入樹幹，電光石火之際，魚破浪左脚反踢樹幹，身子向前標出，右脚即時飛起向原天彪面門踢去。

原天彪身子急蹲而下，魚破浪去勢甚猛，身子射向他身後，就在此時，原天彪長劍已離樹幹，轉身揮劍向上一撩。

他蹲下，拔劍，揮劍，幾個動作一氣呵成，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衆人又不禁發出讚嘆之聲，讚嘆之聲剛起，立即轉爲驚呼——爲魚破浪的安全而驚呼。

魚破浪突見長劍撩來，百忙中左脚尖點在右脚面，身子冉冉升上半丈。

饒得他應變得快，大腿上還是中了一劍，幸而他飽經風浪，猛地一折腰，凌空翻了一個觔斗。

他剛動，原天彪立動，斜竄而去，追在他身後，倏忽地一片「嗤嗤」聲響，無數牛毛般的銀針自他劍尖噴出，原來他劍身中空，藏了不少淬毒銀針，又在劍柄處裝了機簧，只要一按暗掣，銀針自會自劍尖飛了出來。

銀針剛射出，衆人怒罵了起來，可是已經救護不及，千鈞一髮之際，魚破浪眼明手快，身子自一棵樹上飛過之時，突然伸手一拉樹枝，跟着一放手，整個人便如脫弩之矢向天上射去。

「嗤嗤嗤」銀針自脚底飛過，魚破浪右臂一揮，軟劍自手上脫手飛出。

魚破浪在千鈞一髮之際避過了銀針，原天彪不禁一怔，氣一洩，身形便自高處落下，刹那間，魚破浪那把軟劍，已如長虹般貫入他的天靈蓋。

＊　＊　＊

八方鏢局內室，葉英英替魚破浪包紮傷口，她包得很仔細，好像連她的感情也包上去似的，過了好一會才包好。

魚破浪道：「謝謝妳！」他望一望她髮際邊的一朵白花。

葉英英嫣然一笑道：「你忘記了在落馬坡時你替我換藥的事？」說到這裡，臉上飛起了兩朵紅雲。

魚破浪瀟灑的一笑，道：「當時妳還不是天天說多謝我。」他在椅子上站了起來，走了兩步，覺得並不太影響他的行動了。

葉英英急聲問道：「破浪，你要去哪裡？」語氣透着關懷。

「從哪裡來，到哪裡去。」魚破浪把軟劍纏在腰上。

「你又要去青樓？哼！好沒出息！」

魚破浪喟然道：「天亮了，新的一天又開始了，魚破浪亦應開始新的生活了！」拱手道：「後會有期！」身子穿戶而出。

葉英英緊追兩步即止，目光自窗口望出去，只見魚破浪的身子已消失在晨曦之中……

（完）



人間地獄

現代警世除奸故事／麥可・文　穗飛・圖



魔鬼醫院　剖屍化驗

一九四二年的隆冬，哈爾濱的東南方濱江地區，在冰雪籠罩下成爲銀白色的世界，附近一帶沒有住戶，荒涼得像置身在北極一般。

這片區域本來並不如此冷清，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日本關東軍的石井部隊，在這裡建立了一座七三一醫院，趕走了附近一帶的居民，並且劃爲禁區，以後便成了目前這荒涼的局面。

照理，地域內建立醫院，絕無趕走附近居民並劃爲禁區的必要，日軍既然大張旗鼓的採取這種措施，顯示了這座七三一的醫院，實是一處含有極端神秘氣氛的特殊場所。

其實，只以「神秘」二字來形容七三一醫院，似乎略嫌客氣了一點，應該稱它是一處慘無人道的殺人場較爲合適。

醫院的目的是爲救人，如果將它形容成「慘無人道的殺人場」，是不是太過份了呢？

表面上看的確如此，但是當你明瞭了七三一醫院的內幕，你就不會認爲對它的批評過於惡毒。

七三一醫院不是一處濟世爲懷的地方，而是一處專門以「馬路人」來作人體的試驗場所。

何謂「馬路人」？

「馬路人」乃是一批活生生的人類，其中除了沒有日本人，只要是當時與日本交戰國的俘虜，都有被當作「馬路人」的可能。

由於主要戰場是在我國，是以我國同胞最多。另外還有朝鮮人、美國人、英國人……

七三一醫院不是以死人來作試驗，而是在活生生的人體內，注入各種細菌、毒氣，觀察反應後，再將這些活生生的「馬路人」當作白鼠、兔子般的解剖，藉以完成他們對細菌戰的研究，而作進一步的危害世人。

像這樣令人髮指的暴殘所爲，似乎不應該是萬物之靈的人類所能做得出來的，只有禽獸才會選擇這種惡毒的手段，然而，當時的日本軍閥却做得有聲有色，一點都不感到內疚。

殘暴的日軍，不僅一點都不認爲是罪惡，而是選擇了許許多多的人體試驗方式，例如，破傷風、黑死病、霍亂、凍傷、芥子氣等等。

被注入芥子氣的「馬路人」遭遇最慘，毒性在體內發作後，渾身上下都會長滿了水泡，直到潰爛後哀號而死去！

自從七三一醫院建立之後，在人們眼中，將它視爲比陰曹地府還要可怕，成百成千「馬路人」被送去以後，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也不論究竟被送進去了多少，結果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一被送進入作人體試驗的「馬路人」，究竟悲慘到何種程度，那是沒有辦法讓人親眼看到的，但是每當深夜來臨，從醫院裡面傳出來的悽厲哀嗥，不難想見那些「馬路人」躺在手術台上被活生生解剖的慘象，那確是一處活生生的人間地獄，會令人不寒而慄！

＊　＊　＊

傍晚時分，鵝毛大雪仍然下個不停。

七三一醫院孤零零的座落在冰天雪地中，仍然顯露出了它那恐怖而又神秘的面貌。

放眼遠近，一片銀白，除了這座恐怖的殺人場以外，視野內幾乎沒有任何景物，寂靜得就像完全昏死了過去一樣。

這死般的沉寂維持了很長的一段時間，當夜幕即將完全籠罩大地時，冰天雪地中出現了顯著的目標。

那是一輛軍用卡車，車身上蓋著了帆布篷，彭彭隆隆的，不知蓋著些甚麼東西，另一輛小型機動車，上面載了幾名荷槍實彈的日軍，正朝七三一醫院急速的駛去。

距離近了，卡車上面所載的物件當即曝光了。

那不應該稱爲物件，而是一批新送來的「馬路人」，有男有女，就像沙丁魚般擠塞在卡車裡面，他們渾身都被繩索綁綑，毫無反抗之力。

可能這批「馬路人」在還未送來之前，便已吃了不少苦頭，他們個個蓬頭垢面，精神萎靡，呻吟之聲不絕於耳，令人見而生憐！

這批「馬路人」的另一特色，是個個神情木然，就像臨刑前的死囚，臉上佈滿了絕望。

卡車直接開進醫院大門，在一處臨時設置的卡哨前面緩緩停候。

「馬鹿！下車！下車！」

如狼似虎的日軍，一面粗野的喝斥，一面用槍靶揮搗，將卡車上的男男女女「馬路人」，像趕豬似的一一趕了下車來。

這次運來的「馬路人」人數不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共有七十多名。

他們在日軍的槍口下，毫無反抗能力，戰戰兢兢的依次排好了隊伍，不聲不響，甚至連大氣都不敢喘一口。

鐵蹄蹂躪下的善良人民，只能以沉默來代替他們內心的抗議。

醫院內大批警衞人員，乃是專爲收容這些可憐的「馬路人」而設，凡是新收容進來的人，都須經過嚴密的搜身，然後再分別收押。

日軍眼中的「馬路人」的份量連囚犯都不如，至少，囚犯不會被活生生的架上手術台，任憑一刀一刀的將其宰割。

警衞長名叫犬養龜二，階級雖然是上士，但是他在「馬路人」面前所展現的威風，似比大將軍要威赫，他手裡拿着一根皮鞭，瞪着一雙兇眼，不停的在「馬路人」羣中掃來掃去，只要被他認爲誰有不對，立刻揮動無情的皮鞭，沒頭沒腦的抽了過去。

於是「馬路人」就這樣在他的淫威下，乖乖的接受搜身。

這只不過是七三一醫院的頭一道關口而已。

日軍向來野蠻成性，男的「馬路人」通過搜身檢查時，最多只是遭到毒打而已，女的「馬路人」，所遭遇的則是亂摸亂擰，甚至還被當衆撕去衣衫，露出她們羞於見人的身體部份。

毒打也好，輕薄也好，但都沒有人膽敢反抗，他們必須忍氣吞聲，否則，他們的遭遇就會更慘了！

「馬路人」的痛苦，常常換來了日軍們的狂笑，這種情況充份顯露了人類的殘暴與不幸，倘若上帝眞有知，祂會感到非常遺憾！

犬養龜二轉動了他那兇惡猙獰的眼神，不停的在人羣中搜來搜去。

突然，被他發現了一個值得重視的目標。

自從七三一醫院成立開始，犬養龜二所見過的「馬路人」何止成千上萬，但都未見過像眼前所見到的這樣標緻的「馬路人」姑娘。

犬養龜二瞪着一雙色眼，一直看個不停，看得眼珠子快要掉了下來。

現在他已露出難有的笑容，朝着那個標緻的「馬路人」姑娘漸漸走近。

眼前這名「馬路人」姑娘，外形上雖和一般「馬路人」並無分別，但她却有一副玲瓏的身段，以及一雙澄如秋水的眼睛，她那均勻姣好的一張臉孔，也在灰垢密佈下若隱若現。

她等於是一朶艷麗的海棠花，只是眼前暫被污水淹蔽了而已。

犬養龜二上士向她伸手招喚：「花姑娘，妳站過來。」

他的口氣相當溫和，可能這是有史以來，他對「馬路人」所展示的頭一次笑臉攻勢，平常，他的態度會比閻王還兇。

那名女郎聽到了呼喚後受驚不小，潛意識中認爲，不知甚麼禍事

正要降臨到她的頭上。

「花姑娘，不要害怕。」犬養龜二笑着說：「我有話要問妳，對妳會有好處。」

女郎沒有吭聲，但是懾於淫威，只好慢慢的來到他跟前。

犬養龜二上士伸手托着她的下巴，使她的臉孔揚了起來，左看看右看看。

「嗯，很漂亮，」犬養龜二問：「花姑娘，妳叫甚麼名字？」

「我叫劉蘭英。」女郎聲音很低，畏縮不安。

「今年幾歲？」

「二十歲。」

「嗯，很好。」犬養龜二臉上閃現一絲獰笑：「送到這裡來的人，都是『馬路人』，妳知不知道，妳會遭遇到甚麼樣的命運嗎？」

劉蘭英又沒吭聲，但是眼神中流露出極度的駭懼，兩行眼淚也像小蛇般的爬了下來。

犬養龜二呵呵的笑了一陣。

欣賞漂亮女孩子的痛哭，在他來說，竟然是一種快慰。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犬養龜二的笑容未退：「我有辦法讓妳受到優待，妳是一個聰明的女孩子，妳應該明白我的意思。」

劉蘭英眨動着迷茫的眼神，似乎感到非常迷惑。

其實她連這一點也不明白對方的意思，而且根本不敢相信，一個被關進枉死城的人，還能得到了甚麼優待？

「森田。」犬養龜二向着一名警衞呼喚。

「是。」森田立刻走了過來，立正在他的面前。

犬養龜二指了一下身旁的劉蘭英：「你將這個花姑娘帶到特別看護室去，不准欺侮她，記住……」

「班長。」森田感到奇怪：「她只是個『馬路人』，爲何要將她帶到特別的看護室？」

「馬鹿？」犬養龜二眼睛瞪得好兇：「這是我的命令，你敢反抗嗎？」

「我不敢。」森田站得更挺直。

「那就趕緊去，少在我面前囉嗦。」

「是，班長。」

森田行了一個軍禮，然後乖乖的帶着劉蘭英，順着一條通道朝後面走去。

臨走時，劉蘭英投向難友們無奈的一瞥。

她不知道將遭遇到甚麼樣的惡運，但她無力阻止，更是無力挽救，只好任由命運之神去作安排了。

＊　＊　＊

當一個面臨危難的人，如果眞的下定了決心，將自己的一切交由命運之神去安排，也就等於已經將生死置諸度外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她的心理壓力反倒輕鬆了，內心的恐懼也因此而減弱了。

劉蘭英現在就是這樣，雖然她已疑心犬養龜二將她安頓在特別看護室乃是別有所圖，絕對不會有甚麼好心，可是她已抱定了暫且隨遇而安的念頭，一切的一切，暫且都不理會。

還有甚麼事情比死更可怕呢？

任何人只要抱着大不了一死的念頭，她就甚麼都不必加以計較了。

特別看護室內的設備相當完善，有單獨的臥房和浴間，有棉被，也有相當不錯的盥洗用具，這在眼前處境的劉蘭英來講，算是非常的享受了，更和其他難友們的待遇有天壤般的區別。

眼前那批難友們的待遇，劉蘭英沒有辦法親眼看到，但是不難想像，一定像對待犯人般的被囚禁在一間黑房子裡，沒有床，沒有被，更談不到甚麼浴室了。應該是和豬舍狗窩相差不了多少。

既然抱定了一切任由命運之神去作安排的想法，劉蘭英乾脆放寬心情，好好的洗了一個熱水澡，又對自己的容貌略加整理了一下，並還找到了一把梳子，將她滿頭烏溜溜的秀髮梳得齊齊整整。

犬養龜二的眼力果然不差，經過梳洗完畢後的劉蘭英，不僅漂亮，而且兩隻水汪汪的大眼睛，竟還充滿了女性的魅力，足以令人神魂顚倒。

劉蘭英對着鏡子裡的自己喃喃自語：「對，我是應該這樣，既然做鬼，也應該死得漂漂亮亮的，我很害怕醜陋。」

沉吟之後，她又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這也難怪，她將一切看穿，乃是逼不得已而爲之，心中的陰影却始終沒有完全眞正的消失。

外面傳來了皮靴聲，聽得劉蘭英心頭咚咚的直跳。

犬養龜二大步走進來了。見到劉蘭英，也感到非常的驚愕。

「啊！」他笑着走近身前：「花姑娘，妳是大大的漂亮，令我感到驚奇。」

劉蘭英羞澀的看了他一眼：「謝謝你的誇讚，其實，我很醜。」

「啊，不不……」犬養龜二搖晃着腦袋：「這樣的花姑娘如果還不能稱爲漂亮，那李香蘭也就要算醜女人了。」

「李香蘭是大明星，我不能與她相比。」

「不，不！」犬養龜二朝她身上上下的打量了一番：「可惜眼前沒

有漂亮的衣服，不然的話，她也不一定比妳漂亮多少。」

劉蘭英嫣然一笑：「謝謝，我不敢當。」

回眸一笑百媚生，這是形容楊玉環的詞句，劉蘭英當然還不能跟楊玉環相提並論，但是她的笑容却也十分嫵媚，令人動心。

犬養龜二面對美色，有點感到心癢難搔，但是他有顧忌，只好壓制住心中的慾念，翻腕看了一下手錶。

「唷！」犬養龜二說：「現在都快十時了，妳還沒有吃晚飯吧。」

劉蘭英搖搖頭。

「走。」犬養龜二拉住她：「我帶妳去見佐籐醫官，他準備了許多酒菜，正等着妳。」

「等我？」劉蘭英茫然不解。

「嗯，去了妳就知道。」

醫院內的範圍非常之遼闊，犬養龜二帶領着劉蘭英繞了好幾條走廊，終於將她帶到了一幢精緻的日式房屋。

這就是佐籐醫官的住處。

佐籐醫官四十來歲，臉有小鬍子，身穿和服，待在一間溫暖的榻榻米房間內，盤膝而坐，面前有張矮桌，上面放着豐富的酒菜。本來愁眉苦臉的坐着，但一見到了劉蘭英進入後，眼睛頓時爲之一亮。

「報告醫官，花姑娘已經帶到了。」犬養龜二在他面前站得畢直。

「嗯，很好。」佐籐說：「你可以下去了。」

「是。」犬養龜二敬禮之後退了出去。

佐籐抬眼望着劉蘭英：「不要害怕，這裡有酒有菜，妳儘管隨意的食用。」

劉蘭英依言坐在旁邊，感到非常拘束。

佐籐端起酒來，獨自乾了一杯。

劉蘭英仍然默然不語。

佐籐看着她：「花姑娘，不要煩惱，儘管放心的將肚子塡飽了，然後我們好好的談談，只要妳肯聽話，天大的困難我也會替妳解決。」

說着說着，夾了很多食物放在她的面前。

「謝謝。」

劉蘭英現在稍爲安心了一點，在她的印象中的日本男人，十有八九都是兇暴粗野，更是將女人當成了附屬品一樣的看待。像佐籐這樣能夠親手替她夾菜，簡直少之又少，何況眼前的她還是一個俘虜的身份，這究竟是爲了甚麼原因呢？

這個純潔的少女雖然猜到日本人這樣對她定有所圖，但却猜不到眞個的所以然來。

她想到了死。

既然生死置諸度外了，還有甚麼值得顧慮的呢？

說良心話，她的肚子的確很餓。

她終於漸漸的想通了，既然已將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縱然是死，也不要變成醜鬼；何不乾脆塡飽了肚子，也不要使自己變成了餓鬼。

於是，她小心的拿起了筷子，開始夾取食物，慢慢的送進口中。

佐籐笑了。

不知道他是甚麼心理，似乎看到了劉蘭英開始進食，在他來講那是一種樂趣。

「好！」他興奮地又是乾了一杯，然後帶着微笑，說：「花姑娘，今朝有酒今朝醉，妳會喝酒嗎？」

「我不會。」劉蘭英搖搖頭道：「我從來沒有喝過酒，苦死了。」

「只要慢慢的變成習慣，就不會覺得苦了。」他又端起杯子來，道：「來，陪我喝一杯。」

「長官。」劉蘭英畏懼的說道：「我眞的不能喝酒，喝一杯我會醉倒。」

「那就少喝一點，慶祝慶祝。」

「長官……」

「妳麼，再不喝，就是不給我面子。」

人在屋簷下，怎敢不低頭，劉蘭英很害怕佐籐會因此而翻臉，只好勉爲其難的輕輕的喝了一口。

佐籐縱笑聲中，又將杯中酒一飲而乾。

從他的奔放神情看出，他的確很高興。

也許這是男人與生俱來的弱點，只要有漂亮的女人在旁邊陪喝酒，他就會得意忘形的不知所以。

日本男人更是這樣。

尤其是佐籐這樣的日本男人，在這冰天雪地中的「魔鬼醫院」中，整天拿活生生的人來作解剖試驗，所看到的都是血淋淋的屍體，所聽到的都是痛苦的哀號，心中的罪惡感與枯寂，那是在所難免的，如今有漂漂亮亮的花姑娘陪他在一起飲酒作樂，又怎能不使他心花怒放呢？

於是，左一杯，右一杯，約莫喝到了將近午夜，他已有了七分酒意。

劉蘭英心中開始感到了不安。

佐籐不僅已流露了醉態，而那雙佈滿紅絲的眼睛，也射出了帶有邪意的光輝。

那應該是一對貪婪的眼神，只有人類犯了原始性的衝動時，才會有這樣的流露。

這種帶有淫意的眼神，在女性的眼中是特別的敏感的。

劉蘭英是女性，而且還是一個相當聰明的女性，當然不會例外。

她的心在跳，並且特別提高了警覺。

「嘻嘻嘻……花姑娘……」佐籐伸出雙手，有意將劉蘭英抱在懷中。

劉蘭英嚇得身子向後挪移「……長官……你要幹甚麼？」

「讓我親親……」

「不，不……」

佐籐的血液中已受到了酒精的作祟，感到了血脈賁張，嘻笑中猛的一撲。

劉蘭英已似乎早料到有此一着，嬌軀一閃，像條魚似的滑到了桌子那端。

越是這樣，佐籐愈是心癢難熬，他像一頭饑餓的野獸，而將劉蘭英看成一頓美食，饞得口水都要流了出來了。

正值此時，一陣慘烈的嘶叫，劃破了寂靜的夜空。

劉蘭英嚇得花容失色，楞在當場不知所措。

佐籐也因受到了嘶叫的影響，壓住了體內的野性，但他不似劉蘭英那樣驚慌，因爲這種嘶叫聲，對他來說乃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那慘厲的嘶叫應該稱爲哀號，似狼嗥，似猿啼，聽在耳中能夠令人毛骨悚然。

其實不是狼嗥，也不是猿啼，那悽厲的哀號聲正是發自人類的喉嚨。

只有人類在極度痛苦時，才能發出那種悽慘的聲音。

哀號不斷的從手術室方面傳來，劉蘭英驚嚇得渾身發抖，眼眶中充滿了晶瑩的淚影。

她明白，又是一位難友，正躺在手術台上遭受解剖的酷刑了。

哀號聲在最後一次慘叫中結束了，夜空突然又變得非常之沉寂，沉寂得令人感到可怕了。

哀號聲的停止，也象徵着一個生命的結束。

「花姑娘。」佐籐問：「妳害怕嗎？」

劉蘭英看了他一眼，抹了一下臉上的眼淚，她從悲傷中轉趨堅强。

「一個活生生的人，被你們一刀一刀的割成碎片。」劉蘭英苦笑了一下：「何況這還是我未來的影子，你想我能不害怕麼？」

佐籐點點頭：「嗯，原來妳對這裡的事情以及妳未來的命運，居然知道得非常清楚。」

劉蘭英放膽的喝了一大口酒，沒吭聲。

佐籐瞇着眼望着她笑着說：「我感到非常可惜，像妳這樣漂亮的女孩，如果也像其他『馬路人』一樣遭到割宰，實在是一件大煞風景的事情。」

劉蘭英的眼神動了一動：「喲，長官，聽你說話的口氣，好像你倒蠻有憐香惜玉之心啊！」

佐籐涎臉的伸手在她的臉兒上輕輕的擰了一下，笑着說：「哎唷，我的小寶貝，我要不是起了憐香惜玉之心，幹麼要將妳安排在特別看護室，受到與衆不同的優待呀！」

劉蘭英輕輕的冷笑了一聲：「那是你有野心，我們家鄉有句話，這叫做：黃鼠狼給鷄拜年，根本沒有安好心。」

佐籐聽得一陣呵呵大笑：「比喻得很好，我承認我歡喜妳，所以才作了這樣的特別安排的。」

劉蘭英又是一聲的冷笑：「講來說去，你還是存心佔有我，讓我當你的玩物。」

佐籐故意將臉一繃道：「不要說得那麼難聽，我只是想親近妳，疼愛妳。」

劉蘭英格格一陣嬌笑，笑得令人莫測高深。

「妳笑甚麼？」佐籐問。

「長官，你用這樣的態度表示你的心意，那眞是太抬舉我了。」

「這話是甚麼意思？」

「疼愛也好，玩弄也好，像我這樣生命連鷄犬都不如的弱女子，還不是任憑長官擺佈了嘛，大不了玩膩了再朝手術台上一放，割成碎片也就算了，何必對我這樣的優待哩。」

佐籐連連搖頭，說：「不，妳想錯了，我不是這個意思。」

「哦？」劉蘭英略現驚異：「那你又是甚麼意思呢？」

「我眞心的喜歡妳，花姑娘，妳應該相信我的誠意。」

「要我怎麼樣才能相信呢？」

「老實說，如果我只是想存心玩弄妳，現在我就可以辦到，但是對妳，我不願意用那種粗野手段，我希望妳能心甘情願的和我長久相處下去。」

「長官，你是在跟我開玩笑了。」

「沒有說笑，我很正經。」

「送到這裡來的『馬路人』，沒有人能夠逃脫被送上手術台上去的惡劣命運，我又怎麼能和你長久相處呢？」

「如果妳答應了我，事情就另當別論，我有能力讓妳逃脫這次厄運。」

「眞的嗎？」

「當然。」佐籐拍了一下自己的胸膛：「憑我主任醫官的身份，我就有生殺予奪的權力。」

劉蘭英想了一想：「不錯，我是應該相信你有這種能力。」

「這樣說，妳是答應我了？」

劉蘭英端起酒杯，朝他揚了一揚：「我先謝謝你的好意，來，這杯酒算是我對你的敬意。」

「好。」佐籐高興的端起杯子，仰頭而乾。

「長官。」劉蘭英委婉的說：「在我沒有答應你之前，我想先知道一件事情，可以嗎？」

「可以，妳儘管問。」

「如果我拒絕你的好意，請問我會遭遇到甚麼樣的後果呢？」

「剛才我已經聲明過了，我不會用粗野的方式逼妳就範，這一點妳大可以放心。」

劉蘭英靜靜的注視他的表情，沒有打岔。

「不過，我也不能無緣無故的幫忙妳。」佐籐加重語氣道：「當然妳也無法脫逃一次悲慘的命運。」

「長官，我明白你的意思，如果我拒絕你的好意，我就會和其他的『馬路人』一樣，被你們送到手術台上去作解剖試驗，你說是吧？」

佐籐陰森一笑：「妳很聰明，但是妳只猜到了一半。」

「一半？」劉蘭英茫然不解。

「我所說妳只猜對一半，是指其他『馬路人』只是作普通的解剖試驗，妳却不同，屆時妳將在特殊性的試驗中犧牲。」

「請問長官，甚麼算是普通性的試驗？」

「譬如，破傷風、黑死病、芥子氣等，這些都是屬於普通性的試驗。」

「甚麼才算是特殊的試驗？」

「麻瘋！」佐籐將這兩個字唸得特別有力。

劉蘭英不由暗自打了一個寒顫。

過了片刻，她又恢復了鎮靜，帶笑的道：「剛才長官所說的，只是試驗的名稱不同而已，最後還是逃不出一個『死』字，你說是嗎？」

「嗯。」

「既然結果都是難逃一死，麻瘋也好，芥子氣也好，黑死病也好，我想那是不應該再有太大的差別了。」

佐籐嘿嘿連聲冷笑：「那是因爲妳還沒有見過接受麻瘋病毒的『馬路人』，所以妳才看得這樣輕鬆，如果被妳親眼看到了，也許妳的想法就會改變了。」

「這裡有沒有接受過麻瘋病毒的『馬路人』呢？」

「有。」佐籐取來兩張女人照片，放在劉蘭英面前道：「這兩名女郎都是麻瘋病毒的『馬路人』，最遲後天，她們就會永遠脫離痛苦了。」

相片中的兩名女郎都和劉蘭英年歲相若，容貌也能算得上相當漂亮的。

劉蘭英看後，將相片交還給佐籐。

「長官。」她問：「剛才你說最遲後天，她們永遠脫離痛苦了，這是甚麼意思？」

「因爲最遲後天，她們就會接受解剖試驗，在她們來講，死亡才算是最好的解脫。」

「難道現在她們的處境要比死亡更爲痛苦？」

「不錯。」

「這倒看不出，從這兩張相片上看，似乎她們並未遭遇到甚麼痛苦。」

「妳所看到的兩張相片，乃是她們還未接受麻瘋病毒之前拍的，希望妳能認識清楚。」

「現在呢？」

「現在她們要比厲鬼還要醜惡，正在忍受最痛苦的煎熬。」

「長官，你該不是故意的嚇我吧。」

佐籐雙眼凝神，盯在她的臉上：「聽口氣好像妳在懷疑，那要怎樣才能使妳相信？」

「耳聽是虛，眼見是實，我想親眼看看她倆的遭遇，行嗎？」

佐籐楞住。

劉蘭英問：「怎麼，有困難嗎？」

「好吧。」佐籐站起身來：「本來，囚禁她們的所在是不許外人看到的，但是爲了取信於妳，我願意帶妳去親眼證實一下。」

「謝謝長官。」

劉蘭英隨在佐籐身後，走出了這幢精緻的房屋。

＊　＊　＊

夜已深，整個七三一醫院顯得死氣沉沉，瀰漫着極度的陰森氣氛。

佐籐亮着了手電筒，帶領着劉蘭英來到了醫院最後面的一排矮屋前面，停住了脚步。

若以這排矮屋簡陋、破爛來看，應該不是人類居住的地方，簡直就像豬舍。

矮屋的門鎖有大鐵鍊，四周沒有窗戶，但是却在靠近屋簷的牆壁上，開有兩三個小洞，只要稍爲接近洞口，便可以嗅到從裡面散發出來的腥臭之氣味，撲鼻欲嘔。

「長官。」劉蘭英驚懼的問：「這是甚麼地方？」

佐籐臉上露出一絲詭秘的笑容：「剛才妳不是看過那二個女郎的相片嗎？」

「是呀！」

「這裡就是囚禁她們的地方。」

佐籐語帶調侃：「耳聽是虛，眼見是實。等妳看清了裡面的景象，妳就不會再疑心我是騙妳的。」

劉蘭英仍然懷着滿腹狐疑，爲

了證實起見，立即站到洞口，瞪着眼睛向裡面望去。

黑漆沉沉，根本看不見任何景物，但却嗅到了衝天般的臭味，一陣一陣的衝向腦門，劉蘭英趕緊捂住口鼻。佐籐立刻亮了電手筒，從小洞口朝矮屋裡照去。

這一次，劉蘭英看清楚了，情不自禁，頓時發出了一聲驚叫，屋內沒有任何陳設，只有一堆亂草，亂草堆上蜷曲着兩個披頭散髮的怪物。

那應該稱爲兩個可憐的怪物，臉上浮現了醬紫色的纍塊，皮翻肉轉，形象猙獰，手脚部份已經開始嚴重的潰爛，十根手指已經爛得不知去向，也許原本那是兩隻人見人愛的纖纖玉手，現在爛得已像豬蹄，連皮帶肉的懸在那裡，令人慘不忍睹。

劉蘭英明白了，最嚴重的麻瘋病毒，到了末期就是這種現象的。

她們不僅正遭受着人世間最悽慘的折磨，兇殘的日軍還要將她們兩人身上拴着大鐵鍊，牢牢的拴在一根柱子上面，就連稍爲轉動都會感到十分困難。

她們在電筒光照耀之下，沒有叫喊，沒有哭鬧，只是露出了求助的眼神，希望能夠有奇跡出現。

那只不過是種妄想而已，在日軍的控制下，就連上帝也救不了她們。

上帝萬能，無所不能，這種說法實在令人懷疑，如果造物者眞的有些能耐，就不該讓人世間產生這麼殘酷而又不平的事件。

面對如此慘厲的畫面，劉蘭英實在不忍再看下去，遂即回過頭來，暗暗的掉下幾滴眼淚了。

「現在已經讓妳親眼證實了，我沒有騙妳。」佐籐的聲音很冷淡，彷彿那是他的傑作，他感到非常的得意。

突然，劉蘭英堅强的揚起臉來：「長官，請帶我回去，我要喝酒。」

「喝酒？」佐籐感到了驚異。

「嗯。」劉蘭英吁出了一口氣：「我眞的是不會喝酒的，但是今夜我想大醉一場。」

「好好好。」佐籐喜出望外：「那麼我們就馬上回去，痛痛快快的大喝一場。」

於是，兩人又循着原路，回到那座精緻的小屋。

落座後，劉蘭英豪爽的連乾三杯。

「花姑娘。」佐籐反倒有點擔心：「也許我不應該帶妳去看她們，讓妳受到了精神上的打擊。」

劉蘭英慘然的笑了笑：「她們眞的後天就要送上解剖台去作試驗嗎？」

「嗯。」

「長官，希望你做做好事，最好明天就將她們送去解剖，不要再等到後天了。」

「爲甚麼？」

「現在我才眞的相信你沒說錯，與其活生生的受罪，不如早一點的死去，讓她們得到了最快的解脫。」

「不行，我們決定了日期，是不會隨便更改。」

「唉，眞的好可憐。」

佐籐眼神閃現詭色：「花姑娘，你們中國人有句話，叫做『泥菩薩過江』，自身尚且難保，怎麼還會顧慮到別人的安危？」

劉蘭英又喝了一杯酒，玉臉緋紅，顯得已經有了醉意：「長官，」她說：「我再重覆的問你一聲：如果我拒絕你的要求，以後的遭遇是不是和她們完全相同呢？」

「不錯。」

「沒有任何其他的方法可以挽救了？」

「嗯！」佐籐的表情特別的冷峻。

劉蘭英笑了，笑得很不自然。

「那種下場的確是太可怕了。」她說：「既然是祇有這兩條路可走，我就只好選擇其中之一了。」

「妳應該說只有一條路可走，那是答應我，根本不能考慮那條可怕的路途。」

「長官，」劉蘭英眼神中露出含蓄的光輝：「可不可以給我一點考慮的時間，讓我下一個最後的決定？」

佐籐凝神的看了她一眼：「給妳一整天的時間，以明晚午夜十二點以前爲限，夠嗎？」

「我想夠了，」劉蘭英神色嚴肅的道：「其實我已經拿定了主意，只是需要冷靜一下罷了，免得到了那時，再讓長官掃興。」

從她口中，佐籐已經聽出了她有了應允之意，不由心中十分喜悅。

「我們就這樣一言爲定。」劉蘭英正色說：「你像今晚一樣的準備好了酒菜，午夜十二時正，我就會過來好好的陪你的。」

「嘻嘻嘻……」佐籐高興得露出賊禿兮兮狀，口水都已流了出來。

「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佐籐又楞了一下：「甚麼條件？」

「從現在起，到明晚十二時正，不準任何人接近我，讓我好好的安靜下來，培養培養一點好情緒，到時才不會讓長官失望。」

「好好好。」佐籐高興的拍了一下自己的胸膛：「我立刻就下達命令，絕對不會有人去干擾妳，可是……」

劉蘭英故意拋了一個媚眼：「你放心，長官，只要你切實答應我的要求，明晚十二點，我一定會來陪你的。」

「好極了，花姑娘，就這樣一言爲定。」

佐籐高興得渾身骨頭發酥了，靈魂都要飛上九霄雲外。

劉蘭英起身告辭，佐籐親自將她送到特別看護室，才算放心。

他將希望完全寄托在明晚，美人在懷的溫柔滋味多麼誘人，害得他差點徹夜不眠，直到天明，他才朦朧睡去。

* * *

七三一醫院白天要比夜晚來得清靜，這種情形和一般醫院是剛剛相反，因爲這裡根本沒有門診，也不可能有病人自動上門求醫，濱江地區的遠近居民都知道，這是一處專門解剖人體的「魔鬼醫院」。

像這樣一處恐怖場所，除非他是神經病，否則，縱然病死了，也不可能跑到這裡來自投羅網的。

解剖人體大都是在夜晚，白天只是負責雜役的人負責清理工作，所以顯得十分冷靜。

但是，不論日夜，這裡都是保持着門禁嚴森，尤其是解剖室後面的停屍間，除了派出二名警衛不分日夜的輪值而外，任何人都難越雷池一步。

這裡也是七三一醫院的最秘密處所之一，無論日軍多麼兇殘，但是他們依然懂得掩飾自己，盡量使這樣的罪行不要讓外界知道，免得遭受抨擊。

停屍間內停放着二十四具男女屍體，都是數天內遭受殘害的「馬路人」，他們的身體早已被切割得皮破骨碎，慘不忍睹，醫院方面並不予丟棄的原因是，他們還需要經過十天的變化觀察，要看看這些屍體上在十天後會不會有甚麼變化，再作最後處置。

看守屍體的兩名警衛可是苦差事，面對一具具血淋淋的屍體，縱然膽量很大不致感到畏懼，至少也會感到噁心，白天倒還容易打發，每當深夜來臨，那種和死人相守的滋味，可就不大好受了。

整個白天悄悄的溜走，又是傍晚來臨。

傍晚來臨時，警衛人員是要換班的，兩名新接班人，在接近時，最重要的就是要將屍體的數量點交清楚，以便責任分明。

「一、二、三、四、五……」

兩名新接班的警衛，一面走動，一面點數，直到點明的確是二十四具屍體，這才正式在接班簿上簽名。

日班警衛如釋重負的離去了，夜班警衛開始四下查看了一遍，然後就在值日室內擺好了事先準備的酒菜，開始對飲起來。

碰上了這份倒霉的差事，以飲酒來打發漫漫的長夜，倒也算是種很好的方法。

「小林。」熊倉拿起杯子：「今晚天氣特別的冷，我們先乾三杯再說。」

小林沒好氣的朝他瞄了一眼：「喲，看樣子，好像你要找我挑戰嘛？」

「隨你怎麼想，反正我是先乾爲敬。」熊倉爽快的一杯接一杯，仰頭而乾。

小林不甘示弱，照樣一口氣乾了三杯。

乾過三杯之後，他們開始輕斟淺酌，一面聊天。

「說眞格的，小林，」熊倉一本正經：「聽說明天晚上就要拿兩名麻瘋試驗的『馬路人』開刀，你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知道。」小林應聲道：「其實這樣的日子早一天到來最好，免得那兩個女『馬路人』生不如死，承受着人世間最痛苦的煎熬日子。」

「唷！」熊倉露出驚異的眼神：「你倒發了慈悲心腸，竟然同情起她們的遭遇來了。」

「反正大家都是人嘛，」小林說：「對於兩個臨死的女人稍爲加以憐憫，難道還會虧了本不成？」

「我倒不是反對你的心軟，而是這裡如果再加上兩個麻瘋病毒的屍體，我們豈不是更加倒楣？」

「倒甚麼楣，你應該相信我們的醫官，再嚴重的麻瘋病患屍體，只要經過醫官處理，無論如何是不會傳染到你的身上來，你這不是瞎擔心？」

「我倒不是害怕傳染，普通屍體經過解剖，已經算是夠難看了，如果再讓我們面對面對着兩具滿身潰爛的麻瘋屍體……」

熊倉說到這裡「哇」的一聲，簡直想嘔。

「好了，好了，」小林說：「我們不要再談這種事情，免得酒興全被掃去了。」

於是，兩人又開始飲酒，並且以猜拳來增加酒興。

門外飄雪，天氣十分寒冷。

酒能驅寒，等到兩人有了六分酒意後，不僅不覺得寒冷，而且滿臉通紅，渾身發熱。

夜漸漸的深，兩人面前杯盤狼藉，酒殘餚盡。

熊倉立即又提議下棋。

「好。」小林大着舌頭道：「下就下，還怕你不成。」

「今天一定要你怕。」熊倉自信的說：「要不殺你一個落花流水，我就不叫熊倉了。」

擺好了棋盤，立刻就展開了廝

殺。

兩盤下來，一輸一贏，剩下一局決戰，兩人更加的聚精會神，四顆眼珠緊盯着棋盤上的棋子，眨也不眨。

「將軍！」熊倉大喝一聲，氣勢十足。

小林頓陷愁眉苦臉之境，敢情，熊倉的這一記馬後炮的確厲害，逼得小林不知如何應付才好。

「怎麼樣？」熊倉得意非凡：「現在你該認輸了吧，趕快棄子投降，別無他途了。」

「誰說的，難道就不能讓我好好的想想嗎？」

小林被棋勢所逼，額角上已冒出了豆大汗珠，兩隻眼睛更是狠狠的盯着棋盤，絲毫不敢移動。

熊倉却是流露出滿心得意，傲態畢露。

一喜一憂的兩張臉孔成了强烈的對比，唯一相同之處，就是四隻眼睛都緊盯着棋盤，絲毫不敢移動。

小林一直陷入苦思境地，正當不知如何才能化解這記凌厲的殺着之際，身旁突然出現了第三者的聲音：「趕緊出車，不然就沒有救了。」

這話的意思，很明顯在幫小林的忙。

熊倉不悅，順口斥道：「去你媽的，觀棋不語眞君子，舉手不回大丈夫，誰叫你在旁邊多嘴。」

「……」沒有回應。

由於兩人俱都全神貫注棋盤的緣故，未能及時醒悟剛才發出的聲音的怪異情況，現在兩人都醒悟到了，頓時面面相覷，急忙左右一看……

室內祇有他們兩個人對坐，而無任何異狀。

「小林，這是怎麼回事？」熊倉開始流露驚異的神色，兩眼直瞪小林。

「我也正在奇怪哩。」小林說：「明明是只有我們二人在下棋，怎麼會有人插口呢？」

熊倉機伶伶打了一個冷顫。「小林，我看這件事情有點不對勁，該不是在鬧鬼吧？」

聽到了鬧鬼，小林立刻露出了驚慌的神態，目露駭光到處查看。

這一看，頓時嚇得三魂出竅，混身上下冒着寒氣。

熊倉也跟着臉色大變，因爲他也同樣看到極爲怪異的現象。

二十四具屍體，是分作兩行排列得齊齊整整，現在左邊的十二具屍體中，竟然很明顯的少了一具。

兩人滿懷迷惘的來到了跟前，仔仔細細的重新點數。

一、二、三、四、五……

右邊的十二具屍體沒有錯誤，左排的屍體一連點了數次，點來點去，數來數去都是只有十一具，另外一具却不翼而飛了。

已被切割的屍體，好生生的居然不見了，這種事情的發生，簡直是匪夷所思。

但這却是鐵一般的事實，熊倉和小林由驚而懼，突然想起剛才下棋所發生的怪事，難道看棋插口的竟是一具屍體？

已被切割成碎屍的人，居然能夠爬起來看棋，插嘴，豈不是荒唐透頂！

鬧鬼！

眼前所發生的怪異事情，除了認定鬧鬼之外，實在想不出更好的解釋。

熊倉和小林越想越害怕，顧不得死屍丟失，他們將會遭到甚麼樣的懲罰了，一路大聲呼叫，飛也似的逃出了停屍場所。

* * *

現在的時刻是午夜十二點正。

精緻小屋中，在佐籐醫官親手佈置下，就像洞房一樣的漂亮，並且還故意關熄了電燈，燃燒起了一對龍鳳花燭，更加增添了不少羅曼蒂克氣氛。

人逢喜事精神爽，佐籐今夜也將自己刻意的修飾了一下，鬍子刮得光光的，身上洗得乾乾淨淨的，並且穿了一套嶄新的和服，更是準備了豐盛的酒菜、水果，滿懷興奮的等待着劉蘭英來和他相會。

佐籐很有把握，今夜劉蘭英是一定會來的。

他估計應該不會發生錯誤，不僅劉蘭英，相信任何女人都會承受不起麻瘋病的威脅，而不得不向他低頭就範。

犬養龜二慌慌張張的走了進來。

「報告醫官。」犬養龜二站得畢直：「醫院裡面發生了怪事，特來向醫官報告一聲。」

「甚麼事情？值得你們這麼緊張？」佐籐擺出漫不經心的樣子。

「停屍間內的一具屍體突然跑得無影無踪了。」

佐籐神情一楞：「你說甚麼？恐怕是我的耳朵聽錯了吧？」

「醫官沒有聽錯，的確有一具屍體，在兩名警衛看守之下逃走了。」

「荒唐，荒唐！」佐籐生氣道：「我要將你送進精神科，好好檢查一下你的精神狀態！」

「醫官。」犬養龜二說：「我的精神狀況十分之正常，的的確確是有一具屍體，突然之間不翼而飛了。」

「這是甚麼時候發生的？」

「不久之前，根據兩名警衛的看法，認定這是鬧鬼。」

「現在是甚麼時代，你竟然相信這種怪誕的傳說。」

「不，這是事實，逃走的是一名男屍，而且就是醫官前天解剖的那名黑死病『馬路人』，他的額頭上長有贅瘤，相信醫官應該是記得的。」

佐籐醫官微微的楞了一下，繼又冷笑道：「丟了屍體是你們警衛人員的事情，你們趕緊想辦法將他找回來，用不着向我報告。」

「是的。」

犬養龜二碰了一鼻子灰，敬禮後，急速離開。

佐籐絕對不相信鬼神之說，他正一心一意等候劉蘭英的到來。碰上屍體丟失事件，在他來講簡直就是破壞了今夜的氣氛。

一陣冷風突然吹入了室內，佐籐機伶伶打了兩個寒顫。

這陣冷風來得奇怪，陰森森的透骨奇寒，並也吹得兩根紅燭差點熄滅。

幸好這陣風只是一吹而過，並沒有繼續。

寒風過後，佐籐只覺眼前一亮，劉蘭英竟已靜靜的站在他的眼前。

劉蘭英和昨夜一樣，而且頭髮梳得更爲整齊，只是臉上沒有笑容，微微的垂着頭，那副模樣越發惹人憐愛。

這在佐籐眼中應屬正常的現象，今天是劉蘭英頭一次來陪伴男人，當然難掩飾女兒羞態。

佐籐高興的上前抓住她的雙手，突然感到非常奇怪。

「呀！」他問：「妳的手怎麼這樣冰冷呢？」

「外面下雪，我又害怕，所以……」劉蘭英的聲音很低。

「妳怕甚麼？」

「停屍間一具男屍逃跑了，屍首能夠逃跑，該是多麼恐怖的事情呀！」

「妳也知道這件事情？」

「剛才警衛還到特別看護室來過，他們正在到處找尋那具屍體。」

「混蛋。」佐籐臉現出怒容：「我已吩咐他們不要騷擾妳，結果他們還是找妳的麻煩。」

「長官。」劉蘭英細聲道：「事情已經過去了，請你不要再追究，免得他們說我在你面前搬弄是非，好嗎？」

「好好好，嘻嘻嘻……」佐籐露出賊禿兮兮的樣子：「今天是我們的好日子，不要掃了我們的興，來來來，我們先喝兩杯再說。」

劉蘭英在佐籐扶持之下，遂在他的身旁坐下。

兩人開始對杯把盞。

人逢喜事精神爽，佐籐左一杯，右一杯，今夜酒興顯得特別好，菜也吃得特別多。

劉蘭英今晚也是一反常態，居然放膽的和佐籐對飲，似乎顯得毫無顧忌。

這種情形更加惹得佐籐歡心，酒能助興，漂亮的女人如果喝了酒，一定會更加嬌艷，更加嫵媚。

個把鐘頭過後，佐籐已經有了七分酒意，喝得滿臉通紅，渾身發熱，說起話來舌頭似乎也不夠靈活了。

劉蘭英却依然故我，臉色非常之平靜，看不出半點紅暈，兩隻玉手也像剛才進來時一樣的冰冷。

佐籐感到非常的奇怪。

「花姑娘。」他問：「想不到妳還是海量哩，喝了那麼多，居然一點酒意也沒有。」

「長官說笑了，我已經快要醉倒了。」

「哦。」佐籐不信：「那怎麼臉都不紅呢？」

「我生來就是這個樣子，酒不上臉，縱然醉躺下來了，臉也不會發紅的。」

「那妳的手爲甚麼還是那麼冰冷的？還在害怕？」

「是的，尤其是我們女兒家，沒有不怕鬧鬼的。」

「不要怕，世界上根本沒有鬼。」

「長官，你不要哄我了，如果不是鬧鬼，屍體怎麼會無緣無故的跑掉了呢？」

「這……」佐籐不知如何解釋才好。「根據我們家鄉的傳說，跑掉的屍體，是會興風作浪的，這叫做殭屍。」

「殭屍？」

「嗯，凡是寃枉而死的人，死後就有變爲殭屍的可能，長官不能不信。」

「我偏不信。」佐籐固執的道：「我倒要看看，這具殭屍能夠耍甚麼花樣。」

劉蘭英沒有吭聲，只是冷冷的笑了一笑！

佐籐沒有發覺，如果被他看見了，也許他會非常的吃驚。

那不僅只是冷冷的一笑而已，而且笑得非常之陰沉，似乎笑容中有一股寒氣，能夠令人不寒而慄。

酒已飲夠，跟着而來的是血脈賁張。

佐籐用一雙貪婪的眼睛逼視着劉蘭英，兩隻魔手也跟着慢慢的移過來。

「花姑娘……」他囈語般的說道：「妳太漂亮了……我控制不住了……妳就答應我吧……」

佐籐就像餓虎撲羊，一下子就撲到，將劉蘭英摟在懷中。

劉蘭英沒有掙扎，任由佐籐在她的臉上親吻。

他所親吻的，竟是一張冷冰冰的臉孔。

可是，佐籐絲毫並不在意。

情慾衝動下的佐籐，哪還顧得了臉孔的冷熱，恨不得一口能將劉蘭英吞進肚中去，以渲洩他體內的慾火。

他的魔手也跟着有了動作，去拉劉蘭英的衣衫。

「長官，」劉蘭英捉住他的手：「長官，不要，我不要這樣……」

「花姑娘……不要拒絕我……我……」

「長官，不是我不答應，這裡的光線太光亮，人家還沒有過……太難爲情了……」

「嘻嘻嘻……」佐籐的渾身骨頭發酥：「說得對，說得對，懂得羞害的女人，比較有味道。」

說完，雙手一抓，便將劉蘭英抱了起來。

劉蘭英沒有掙扎。

其實，她也根本不想掙扎，只是臉上的陰笑更盛。

在這個要命的骨節眼上，佐籐更不會注意劉蘭英臉上的表情。

現在他只有一種意念，完全佔有她，要在她身上尋找最大的樂趣。

他在縱笑聲中，將劉蘭英抱進了臥房。

房內光線昏暗，但是外面的燈光，透過紙門尚能映入一些餘光，不過只是能看出對方一個模糊的影子而已。

佐籐現在像是一頭飢餓的野獸，揮舞着他的一雙魔手，以最粗野的方式剝光了劉蘭英身上的衣服。

「呀！」佐籐失聲道：「花姑娘，妳的身子怎麼這樣的冷，冷得像一塊冰！」

「我害怕……」

「噢！」

「長官，」劉蘭英妮聲嬌嗔：「你形容錯了，不該將我形容成冰。」

「應該形容甚麼？」

「應該形容大理石，或者是一塊美玉，男人形容女人光滑的肌膚，不都是喜歡用這樣的字眼嗎？」

「對對對，我該修正一下，你身上的肌膚的確是光滑如美玉。」

「那就對了，不論多麼名貴的玉石，都是冰冷的，你說對嗎？」

「對對對，如果玉石有溫度，那就不能稱爲玉石了。」

「長官，」劉蘭英嗲聲嗲氣道：「既然那麼完美的玉石放在面前，你就好好的享受吧，春宵一刻值千金，錯過了多麼可惜！」

「嘻嘻嘻，小寶貝，妳眞會說話。」

現在的佐籐，已被劉蘭英撩撥得血脈賁張，體內的慾火好像要爆發的火山。

他開始親吻劉蘭英……

劉蘭英的胴體仍然像冰塊一樣的冰冷，但是佐籐已經色迷心竅，似乎一點也不覺得奇怪了。

他從劉蘭英的臉頰開始，順着頸項朝下吻。

吻她的胸脯，乳峯，肚臍……

他像一條貪饞的狗，吻得嘖嘖有聲。

他恨不得能將她整個吞下肚中去。

他就這樣的不停的吻，慢慢的，從肚臍朝上吻，將他的嘴巴停留在劉蘭英的乳峯上面。

突然，佐籐感到一驚。

原來佐籐正當貪婪的，在吸吮她乳頭時，竟有一股鹹鹹的液體，流進了佐籐的口中。

佐籐楞了一下，立刻停止吸吮。

「花姑娘。」他問：「妳胸部怎麼會分泌流質的東西呢？」

「也許是乳汁。」

「不是，乳汁應該帶有甜味，我所吸的却是鹹鹹的味道，而且妳沒有生過孩子，怎會有乳汁流出來呢？」

劉蘭英嘿嘿一笑：「長官，恐怕你的味覺發生了問題吧？」

「不會，我的味覺很正常。」

「你再試試看嘛。」

佐籐果然依言照做。

這一次是有心試探，連啃帶吸，不料劉蘭英的胸部竟像噴泉似的，將帶有腥鹹味的液體噴了佐籐滿口。

室內光線太暗，看不見他吐在地上的液體究竟是甚麼，只覺得又腥又鹹又粘……

「花姑娘，」佐籐驚問：「這是怎麼回事，妳的胸部怎會流出這麼多的東西？」

劉蘭英縱聲大笑，但不言語。

她的笑聲怪異極了，聽得佐籐頭皮發炸，混身汗毛根根直豎。

佐籐現在發覺事有蹊蹺，正要扭亮電燈查看情形時，門外突然傳來了凌亂的脚步聲。

「報告醫官，我有緊急事求見。」

佐籐聽得非常清楚，那是犬養龜二的聲音。

「甚麼事情，這樣大驚小怪？」佐籐不悅，向門外責問。

「請醫官出來一下，一看就知。」

佐籐非常不高興的來到了門外。

犬養龜二帶領四名士兵，抬了一具屍體放在門前。如喪考妣的站

在那裡發呆。

佐籐瞄了一眼地下的屍體，但因光線太暗，看不清楚是誰，只能認定是一具女屍。

「這是怎麼一回事？」佐籐驚問。

「剛才我們經過特別看護室，發現她已自殺了。」

「特別看護室？」佐籐深感奇怪：「除了劉蘭英之外，還有誰被關在特別室？」

「沒有其他人，只有她一個。」

「那麼這具屍體，是誰？」

「就是劉蘭英。」

「馬鹿！」佐籐雙眼一瞪：「活見鬼，劉蘭英一直在陪我喝酒，現在躺在我的臥房中休息，這具屍體怎麼可能是她？」

「長官，恐怕你搞錯了吧？」

「你才是眞正的昏了頭，仔細的看清楚了屍體，究竟是誰，再跟我說話。」

犬養龜二萬分狐疑的蹲下身子，再將女屍仔細的查看了一遍，然後站了起來。

「報答醫官，」犬養龜二理直氣壯的說道：「我已經看清楚了，這具屍體，就是劉蘭英，絕對沒有錯誤。」

看了犬養龜二的態度，佐籐深感驚異不已，立刻跑到屍體面前，仔細查看。

女屍胸口插了一柄尖刀，鮮血染滿了整個前胸，早已氣絕多時。

佐籐再將眼神溜到女屍的臉上。

這一看，佐籐就像遭到了電殛般似的，楞在當場，眞的就是劉蘭英。

犬養龜二說：「醫官，現在你已親眼見到證實了，我沒有說錯。」

佐籐的臉色由驚而慌，突然振作的吩咐四名士兵：「你們散開來，保護這裡的安全，不准任何人走動。」

「是。」四名士兵同聲應道。

佐籐轉頭對犬養龜二急急道：「你跟我進來，我讓你看一件稀奇的事情。」

「甚麼稀奇的事情？」

「如果我說劉蘭英根本沒有死，這段時間一直陪在我的身邊喝酒，而且現在還躺在我的床上休息，你會相信嗎？」

犬養龜二看了地上的屍體，再將目光移在佐籐醫官的臉上。

「我不信。」他的口氣很堅定：「地上躺着的明明就是劉蘭英的屍體，醫官怎麼認爲她沒有死呢？」

「跟我進來看看就明白，你就會相信了。」

兩人走進房屋，佐籐順手將所有的電燈打開，毫不疑遲地衝進了臥房。

怪了，燈光下哪有甚麼劉蘭英的影子。

佐籐驚得目定口呆，張着嘴巴，就是說不出話來。

犬養龜二朝他臉上一掃，驚叫道：「哎呀！醫官，你的嘴角四周，怎麼都是鮮血？」

佐籐用手擦了一下嘴邊，看了一看。

果然在燈光之下，血液的顏色非常之鮮紅。

佐籐突然想起，剛才親吻她的胸脯時吸吮到腥鹹液體，就是她所流出的鮮血。

想到這裡，佐籐嚇得魂飛魄散，睜着驚恐的眼神嘶聲大叫。

「鬧鬼，鬧鬼，這裡鬧鬼了。」

現在他終於想通了，剛才陪他喝酒的，以脫光的身子來讓他親吻的，並不是劉蘭英本人，而是她的寃魂。

他在極度驚恐中，渾身像篩糠般的直打哆嗦，一面結巴巴的向犬養龜二說出剛才經過。

「醫官，」犬養龜二說道：「這樣看來，眞的是鬧鬼了，劉蘭英是在兩三小時之前，在特別看護室內自殺的，醫官剛才所見……」

「不要再說下去。」佐籐滿臉悸色，道：「趕快把那具屍體抬去，最好埋掉，我不要看見她。」

「是，醫官。」

犬養龜二匆忙的走到外面，命四名士兵將劉蘭英的屍體抬走了。

佐籐獨坐在室內，好像做了一場惡夢。

本來他是不相信世界上有鬼的，現在他親身經歷了這件怪異的事情之後，不能不信了。

既然相信有鬼，當然就開始害怕了。

他轉動着的驚恐眼神，在室內到處搜索……

室內冷冷清清，沒有看到任何可疑的目標。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電燈突然全部熄滅，室內頓時呈現一片黑暗。

佐籐內心的恐慌又在開始加劇了。

一陣陰風吹了進來，吹得佐籐汗毛直豎，身上直起了一陣鷄皮疙瘩。

佐籐急忙雙手捂臉……

雖然他並未看到了甚麼，但在潛意識中，所產生的恐懼，使他認爲捂住眼睛會更加安全。

他甚麼都不想看，最好能在糊裡糊塗中，讓他渡過這一個恐怖的夜晚。

他將眼睛捂得很緊，雖然看不見任何物體，但是他的感覺仍然非

常靈敏。

可不是，現在他就感覺到，有一種輕飄飄的物體，正在朝他緩緩的接近。

在這可怖的處境中，無論甚麼東西朝他接近，他都會十分敏感，十分害怕。

佐籐嚇得渾身發出劇烈的顫抖，他只希望那是幻覺，不是事實。

很不幸，輕飄飄的物體朝他越來越近，不是幻覺，而是鐵一般的事實。

佐籐又有了更可怖的感覺，一隻冰冷的手已經輕輕拉住了他的手腕，並且漸漸的用力，準備將他的雙手拉離臉部。

「你是誰？」佐籐的聲音發抖。

「……」

「我不要，你不要拉我……我怕……」

佐籐的叫喊並沒有發生作用，那隻冰冷的手突然加重力量，猛的一下，將他的雙手拉開了。

現在更加證實了不是幻覺，佐籐在昏暗朦朧中，看到了劉蘭英滿臉怒容，直挺挺的站在面前。

佐籐嚇得一聲慘叫，砰的一聲跌在地下。

現在所見的劉蘭英，已和剛才陪他喝酒的時候不同了。

她的頭髮披散在腦後，死灰般的臉孔，好像塗了一層寒冰，眼神射出了無比的恨意，就這樣惡狠狠的緊盯在他的臉上。

更加令人震駭的，是她胸前正冒着鮮血，一直朝向外湧出不停。

「花姑娘，妳饒了我吧！我並沒有殺妳……是妳自殺的……這不能怪我……」佐籐癱在地上，不停的求饒。

劉蘭英笑了，獰笑。

她那慘白的笑容，已經代表了她的心聲：既不願意變成痳瘋病的試驗品，又不願意將清白的身體讓人蹂躪，除了自殺以求解脫，還能讓她有甚麼更好的選擇呢？

這和佐籐親手殺她，又有甚麼分別？

劉蘭英的臉色又在轉變，笑容失去了，代之而起的是憤恨交加，突然伸出了雙手，便向佐籐的頭頂部位抓去。

那樣的用意非常明顯，劉蘭英爲了發洩胸中的怨氣，要將佐籐活活的招死。

佐籐在驚慌中，就地一陣翻滾，避開了來勢。

他雖然陷入極度恐懼中，但是神智仍然是相當清醒，骨碌碌的站起身來，飛也似的朝向外面逃去。

他一面奔逃，一面呼叫，只顧向前飛奔，糊裡糊塗跑進了一間昏暗的房屋。

佐籐依稀記得，這間房子好像是個堆放廢物的地方，更使他感到安慰的是室內有人看守，以佐籐眼前的處境來說，只要是有人的地方，他就會感到安全。

其實佐籐已經嚇昏了頭，堆放廢物的地方，怎會有人看守？

現在他醒悟了事情不對，但是已經晚了。

他所看到的人，不是這裡的警衛，而是一個寃鬼！

那渾身長滿了水泡，那醜惡的臉孔，那身體已被割成零零碎碎的慘象……

我的天，佐籐突然想起了，前天晚上解剖的那個男「馬路人」——也就是今夜失踪的那具屍體，不就是眼前所見的這副模樣嗎？

剛剛逃脫了劉蘭英的掌握，現在又碰到了一個更厲害的寃鬼，這在佐籐來說，眞可算得上是禍不單行了。

男鬼朝他獰獰的一笑，突然一聲厲吼，向他猛撲過去，佐籐急忙轉身，準備奪路而逃。

可惜，他已逃不掉了。

就在此時，披頭散髮的劉蘭英已經堵在門口了，目光中射出了無比的怒火，伸手招住了他的脖子。

佐籐極力掙扎，但是無效。

招住他脖子那雙手，就像鋼箍一樣，越收越緊……

佐籐開始還能大叫，現在他連呼吸都感到困難了，最後，他在劉蘭英和男鬼的獰獰笑聲中，漸漸的失去了知覺。

魔鬼醫院對付「馬路人」的手段太過悽慘了，死的鬼魂採取這樣的報復手段，算是對喪心病狂的日軍們，做了一次切實的殷鑑！　（完）

上文提要： 陳劍誰領着史流芳、牛麗生、駱鈴等三人乘飛機去馬來亞國家，會見好友蔡四幸。飛機艙上原來匿着外表僞裝成「將軍」、「小孩子」、「貴夫人」等的人物，在艙內暗中行動準備劫機，幸得陳劍誰等四人，由於平時訓練有素，配合無間有默契，在此突發事件中，竟能各自發揮獨特之技，四人配合得天衣無縫，終逃過一劫……



六人幫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黑火

機場苦候無人接　誤桃爲李鬧笑話

那持重的中年漢子問了錢數，說：「不貴了，半夜行車，是要這個價錢的。」

史流芳說：「那我就不坐他的車子了。」

那青白漢子說：「現在，你出兩倍的價錢我也不要載你了。」

這時，牛麗生也趕來了。

由於牛麗生長得魁梧過人，那干人一看，便知不好惹，所以也便不爲已甚。

牛麗生問：「怎麼了？」

史流芳逐一問那些司機：「你要不要載？」的士司機同行間也自有他們的道義，很多人不想讓那何百明難受，也就不肯接這單生意。

但有一個長臉高瘦的漢子說：「我載。」

何百明罵道：「竹筒飯，你不義氣！」

「明哥，」竹筒飯說，「你不是不知道，我打從昨天半夜把車開進來之後，輪到現在還沒輪過一班，我再不發市，回家怎麼開飯？」

何百明氣得不睬他，不料，另一名痳皮漢子不甘不憤地說：「這趟車你拿不如我拿，說甚麼照輪也先輪到我！」

竹筒飯說：「熊貓，你就別跟我搶這口飯好不好？」

兩人又爭執起來，不意，有幾個馬來人上前來，跟華人司機們用巫語大聲對話，越說越響，似乎又發生了另一爭端。

這回輪到史流芳奇而問道：「幹甚麼，發生了甚麼事情？」

爭執似乎越來越劇烈，雙方都是向史流芳指手劃脚，然後爭持不休。還有兩個馬來人過來拉走史流芳，但又有華人把他們推開，史流芳更莫名其妙，急問：「他們要幹甚麼？」

那持重老成的漢子解釋道：「這兒機場的士是輪着來的，誰先排號誰就先載客，有的車子已等候了兩三天還沒輪到一次的生意，你一來就找上何百明那一部，然後又想坐更後面竹筒飯那一部，這幾個先來的自然不服氣了。」

「我們要找的是華人司機呀！」

史流芳忙用英文跟他們說了。

只不過，有的司機不大聽得懂英語，有的根本不理他，只說：「那有這種事！先找華人司機，那其他種族的司機不必開車了？」

史流芳覺得對方並不講理：「我們是外地遊客，自然想找語言上比較方便，也比較可以溝通的司機作嚮導呀！」

幾個馬來司機聽得似懂非懂，依然十分的不友善。何百明、「痰桶」等人本來很不值「竹筒飯」、「熊貓」等拉客的所爲，但現在也幫回「自己人」，跟對方爭論。其中有人

拍了對方一下，幾個就要動起手來。

其中一個馬來司機英語說得很流利，他回答了史流芳的話：「不可以的，要是人人都選司機，那麼，我們還排隊來幹甚麼？要是馬來遊客只選馬來同胞作司機，你們又會怎麼想？」

豈料他的話還未說完，有個華人司機就嚷道：「上次你不是就搶了我的客嗎？」說着摑了他一巴，那馬來人一個不留神，就撞到另一名同伴身上。

那同伴大概也是火爆脾氣，索性不講理，扯住遊客中的一名就跑。

他的用意：莫非是要把這客人往自己的車上拉，連道理都省下了。

可是他拉的是牛麗生。

牛麗生不諳英語。

他更不懂馬來話。

那馬來人這一拉扯，牛麗生不知發生了甚麼事，以爲是向他動手，所以一振背，施出了擒拿手，把那人的手臂絞住了。

那馬來人哪是牛麗生的對手，登時痛得嚎叫起來。

這一來，氣氛立即緊張了起來。

那羣馬來人立即怒目相向，準備動手，華人司機也大爲訝異，斥叱：「你怎麼打人！」他們感到有「外人欺侮」同行，便生了團結之心，一致對外。

史流芳想喝止牛麗生，也已來不及了。

事到臨頭，只有硬接。

就在這時，陳劍誰來了。

＊　＊　＊

陳劍誰要是不及時趕到，局面會鬧到甚麼程度，還眞是不可想像。

陳劍誰一來，首先做了一件事。

他向大家道歉。

他表明因爲史流芳初來此地，才誤打誤撞，壞了規矩，然後又指出牛麗生不懂英語，誤會有人襲擊他，致有誤解。

他還向那臂部被扭的馬來人賠償了一些「心意」。

那干司機給惹起了火頭，自然也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平息下去的，但陳劍誰說話得體，態度誠摯，且馬來語、華語、廣東話、英語夾雜並用，在場的人都聽得明白，加上陳劍誰「明白事理」地「塞」了一些錢過去，而這件事喧嚷了好一陣子，正有巡警注意這邊來了，於是大家也不甚了了。

之後，各人反應不一樣。

駱鈴嘩然。

「嘩，原來你還會馬來話！」

陳劍誰只一笑，不作正面答覆。

史流芳則仍心有不甘。

「我們又沒做錯，怕他們幹嗎？」

這回陳劍誰就予以嚴斥了。

「不，是我們做錯了，要叫車，便得要去機場售票處去買，然後對號叫車，如果要請華人司機，也要向服務員說明，由他們安排，我漏了交代這些細節，沒想到你會眞的去自行叫車，差點壞了他們的行規，還鬧了事……」

牛麗生到現在還不大清楚發生了甚麼事。

「那個人……那個印度人……」他仍分不清楚馬來人和印度人的差異，「他爲甚麼打我？」

陳劍誰只好說：「他沒有打你，是你打他。我們要是鬧了事，結果還是要機場警察來排解，不是讓人笑大了口？剛才咱們還叫人不必護送我們離開的呢！」

駱鈴總是能及時找到可怨的人：「都是那個蔡四幸，他不來接我們，才會搞到這樣子……」

她倖倖然的說：「這個結拜老弟，我未見到他，對他的印象已壞透了。」

「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史流芳問得有點訕訕然，現在他也反省到自己剛才的不是了。

「先去買票吧，」陳劍誰說，「這次是意外，不過所有的意外大都是另一種形式的教訓，記住這教訓就好。」

「不要以自己的習慣來要求別人，因爲自己的習慣可能就是對方的不習慣，」他語重心長的說，「同樣的，他所適應的方式不一定你就能適應。」

說到這句話的時候，機場部進來了一個人。

一個眉清目秀、溫文爽朗的人。

這個人讓你一眼看去，就知道他是個耐不住寂寞但又嚮往寂寞境界的那類人。

＊　＊　＊

這人施施然的走了進來，游目四顧，終於發現了這四名份外顯眼的人。

他興高采烈的三步併作兩步，跑了過來。

他熱烈得像一個小孩子一般。

他問：「你們就是……」然後神神秘秘的壓低了語音：「五人幫？」

駱鈴「嘿」了一聲：「你現在才來呀？」

那俊秀的人說：「剛來。我還在路邊攤吃了頓宵夜，那路邊的絲蚶，又大又鮮又多血，嘩塞，好味道，頂呱呱。」

駱鈴一聽更氣，她也餓了，剛

才在機上的食物難以下嚥，再加上一輪惡鬧，後來的下午茶也就欠奉，到了機場，連番「盤問」，除了兩件西多士和一杯咖啡，也眞沒甚麼東西下肚，那傢伙這麼一提，駱鈴的胃還眞的遊行抗議起來呢！

她又着腰，瞇着眼、皺着鼻子，說：「你可來了。」

那人忽見那麼俏麗而又時麾的一個女子，也看得瞇着眼、抱着肘、皺着鼻子。

駱鈴不懷好意：「你知道你遲了多久？」

「一個小時又四十五分。」那人倒挺老實。

「其實那是我的午餐，」那人倒一點內疚的意思也沒有，「通常我是下午才起床，把晚餐當成早餐。」

「你不知道今天我們會來嗎？」

「知道。」那人很爽快。

「你不知道我們是打老遠的來嗎？」

「當然知道，」那人不但老實，簡直天眞。

如果這也是天眞的話，已「天眞」到了幼稚的地步；一個人如果天眞得只會利己傷人，那是可惡，不是天眞。

「那你為甚麼不等我們一齊來吃宵夜？你沒打算給我們接風嗎？難道這也是你們這兒的風俗民情，你這算甚麼意思？」駱鈴可發作了：「你整整遲到了一個小時又四十五分鐘，這算甚麼待客之道？」

「哎呀！」那人叫了起來，「我怎麼沒想到！你們還未用餐呀？這飛機怎麼搞的！你們那班機的服務態度着實是太差勁了！」

然後他問：「蔡四幸呢？」

駱鈴一愕。

那人又問：「四幸呢？他在哪裏？」

駱鈴轉首看陳劍誰。

陳劍誰神色不變，只搖了搖頭，說了一句：「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那人幾乎又叫了起來：「你們不是要告訴我：小蔡還沒有來吧？」

駱鈴也傻了眼：「你是誰？」

那人一跺脚：「嘎！他眞的沒來？」

史流芳問：「你到底是誰？」

「我？」那人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出現了一種很戇直可愛的表情，熱烈地笑說：「對，我還沒自我介紹：我姓溫，名文，我是個很有名的詩人，推廣本地華人文化藝術，不遺餘力，你們在這裏多住幾天便會聽到我的事蹟，還有……

「我一向樂善好施，喜冒險精神，反應機敏，還是個福將……」他像告訴了別人一個大秘密，而肯定對方聽了也會有了個極大的驚喜地說，「我很喜歡能加入你們。你們的事跡我聽過不少，但如果有我，一定會更精采豐富的。」

然後他才補充了一句：「我是蔡四幸的朋友，好朋友。」

眼前這個溫文，說了一大番話，到最後一句話才算有個回答。

史流芳沒好氣的橫了他一眼：「你倒很會推廣。」

溫文沒會過意來：「推廣甚麼？」

史流芳故意深深沉沉的說：「推廣你自己啊！」

駱鈴很不同意：「這還叫推廣？這是推銷嘛！」

溫文也好像在討論一個跟他無關的人物似的，持平的說，「這也不算推銷，一個人正如一件貨品，有好處却沒人買，又有何用？好處當然要讓人知道，也不妨打打廣告——其實是自我介紹，不算是自行推銷，我又沒打算『賣身』給你們！」

史流芳忍不住輕叫了一聲：「天！」

溫文即行會意，眨了眨眼睛：「地！」

史流芳倒直了眼：「甚麼？」

「你們都是有本領的人，剛才一定是在喊一個暗號了，」溫文的樣子，看去聰明得似頭上有三束光圈：「所以你叫天，我即喊地，不知答對了沒有，我看八九不離十了吧？」

這次史流芳忍不住呻吟了一聲：「我的媽呀！」

「眞怪，」溫文喃喃自語地道：「難道這回要對：『你的爸呀！』不成？」

陳劍誰說話了：「溫先生。」

「在！」溫文機警的說，「我知道，我猜，你就是老大陳劍誰。否則，有誰能個子這般不高，但站着淵停嶽峙，好一副氣派！」

「謝謝。」陳劍誰的眼睛完全不自他臉上移開，「是蔡四幸叫你來的？」

「是。」

「他沒和你一起來？」

「是的。」

「為甚麼？」

「他住在霹靂州，我住在首都，本來就相隔近百英哩，他有車子，我也有車子，自然是他來他的，我來我的。」

「是他告訴你我們來了？」

「他常常跟我提起你們的事，並引以為榮。」

「他甚麼時候通知你我們來的事？」

「三天前。」

「他說他也會來接機？」

「這個當然。他還說要我遲一

個半小時才到，我猜他是要先跟你們談談，我央他介紹你們給我認識，當然要通氣知趣……」說到這裏，溫文才想起甚麼似的跟駱鈴說：「駱小姐，你不要太生氣，其實算起來我也只不過是遲到了十五分鐘。」

駱鈴本來也有點不好意思，但又很有點詫異：「你怎麼知道我姓駱？」

「小蔡告訴我說，『五人幫』裏只有一個女的，而且很凶、不大講理……」溫文倒是坦白，「不是你還有誰！何況，他也說過駱小姐比女明星還漂亮，對呀，現在的演員全是隔鄰珠女三樓祥仔，那有這樣漂亮的女明星！」

駱鈴倒是又嗔又喜，反而有點窘起來，啐道：「見鬼了！蔡四幸又沒見過我，怎知道……」忽然恍然，便沒說下去了。

當然是老大說的。

包括稱譽和壞評。

不過，通常一個女孩子，你只要肯定了她的美貌，就算不大重視她的智慧，她也不會太介懷的。

駱鈴也不例外。

「他後來有沒有聯絡過你？」陳劍誰倒是一點也不放鬆。

「沒有了。」

「所以你以為他來了。」

「原來他眞的還沒有來？」

「蔡四幸……常失約嗎？」史流芳忍不住問了這樣一句。

「他？別人遲到一分鐘他還要皺眉頭呢！他說過，就算他追女朋友，遲到半小時——只要是故意和常常遲到的話，他寧願追不到也不願等下去。」

「那麼……看來他是有點意外了。」陳劍誰說，不知怎的，他也感覺到有點開朗不起來。

「不要緊，有意外才有驚喜呀！」溫文倒是一點也不以為忤：「有我在，我帶你們離開機場，你們要到市區先去住上一宿也可以，我現在載你們南下去找小蔡也無妨……總之，任君選擇，在下無不效犬馬之勞。」

「嘩，又會咁嚴重啦。」駱鈴用廣東話說了一句。

「人生在世，唔誇張D點會好玩喋？」溫文也用純正的廣東話回了一句。

大家都熟絡了起來。

「不如再去打個電話給蔡四幸。」陳劍誰建議。

「你們剛才沒打過嗎？」

「打過了，」陳劍誰說，「但沒接通。」

「一定通的……許是你們不大熟悉罷，」溫文倒一直都興緻勃勃，「我去打打看。」未得大家同意，已飛步到電話旁打長途電話去了。

駱鈴笑他：「眞是個怪人。」

史流芳也說：「這麼笨，還想加入我們。眞虧得他！」

陳劍誰笑說：「你看人家笨，人家還笑你蠢呢！」

「他？」史流芳不屑地要說下去，但溫文已回來了。

「怎樣？」

「沒人接電話。」溫文有點洩氣。

「是不是有點不對勁？」史流芳轉頭看向陳劍誰，發現他們的大哥很有點憂慮的樣子。他們一向都知道陳劍誰的直覺異常靈敏。

「現在已經凌晨四點鐘了，小蔡的家人不接電話，也不希奇呀。」溫文脫口而出，「唏，你可眞笨啊！」

史流芳給罵得怔了一怔。

駱鈴「咭」的一聲笑了出來。

「天！見鬼了！」史流芳咕噥着，「今天老是跟鬼罵架。」

「你說甚麼？」溫文隨口問，他的興緻又來了：「來，我先載你們離開機場再說。」

他興奮起來的時候，像足球大賽時那一粒球，滾到哪裏都吸住人的視線和引起嘩然。

他把車子開到機場大廈門前，讓陳劍誰等人上了車，便離開了機場。

史流芳發現他把車子開得很慢，大概一小時不足五十哩，而史流芳是開慣快車的。

偏偏溫文開的是保時捷。

駕着這樣一部跑車，在深夜的高速公路上，居然只開時速四十哩，就像穿了道袍到了道場上却只准看着不許練武一般，使史流芳自脚趾癢到了手指頭。

「你開快一些好不好？」

「不好。」溫文氣定神閒，「小心駛得萬年車。」

後面一部老爺車居然超越了他們的車子，車裏的人居然還發出嘲笑的尖嘯。

「快，超車！」駱鈴也瞥不住了。

「不，」溫文慢條斯理的說，「保持距離，以策安全。」

「全你個頭！」駱鈴咒罵，「我渴死了。」

溫文好像沒聽見。

駱鈴見這一帶多見樹木不見人，數十碼有一盞澄藍的街燈，十分悽涼，不像香港的不夜天，到處歌舞昇平、通宵營業，不禁埋怨：「來到這個鬼地方，唉！」

這回溫文可不緘默了：「甚麼鬼地方？」

「不是鬼地方，」駱鈴說，「這兒連鬼也沒有一隻。」

「說起鬼，這兒最近倒是常常

鬧鬼。」溫文說，「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說過？」

「鬼？」駱鈴和史流芳都來了興緻。

「你們信不信？」

「信甚麼？」

「你們相信這世上……眞的有鬼這回事嗎？」溫文試探的問。

「鬼……有人說是很平常的東西，正如人存在世間一般，也有鬼的存在，只不過人鬼之間，缺乏溝通的方式，一般來說，你走你的黃泉道，我行我的奈何橋就是了。」

史流芳托了一托眼鏡，說，「我有個好朋友，他認爲鬼魂是一束電波，但一般人調收不到它的韻律，所以就見不到鬼，可是在特殊環境之下，例如喝了過量酒，在一個陰氣特別重的地方，或精神失常的情形裏，腦電波有了不同的反映，就可以『撞鬼』了……」

「那是別人的意見，」溫文說，「你自己的呢？」

「鬼只不過是第二種人。神也是另一種人。沒有人，便沒有鬼，也沒有神了。換句話說，我們在螞蟻的眼裏，也是神。牠們一隻隻排着隊往前行，我們忽然拎起牠們其中一隻，牠們也斷不會知道爲甚麼忽然有一隻同伴會『不見了』。如果牠們跟人一樣會思想，也一定以爲有神明來作祟，而人就是『神』。換句話說，我們可能也是『螞蟻』，有許多人未知的力量，或者第四度、第五度空間，我們人類根本沒辦法突破，而另一種『人』可以控制時間、飛躍空間，甚至可以直接進入另一生命、腦波、感情裏，那它就是備了『法力』，是我們的『鬼』或者『神』了。」

史流芳越說越起勁，「所以沒有人，就沒有鬼和神。人類最寶貴的就是經驗和知識，所以民初的神話最爲豐富，山是神，海是神，日月水火無不有神。人對無知或未知的，便解釋爲『神秘的力量』，這『力量』通常都以鬼神稱之。要是我們到現在還不知火山爆發的原因，當然會以爲是山神在發怒；要是人類至今還未瞭解日蝕的原因，也會解釋爲天狗食月……」

「囉哩八索！」駱鈴沒心機聽史流芳的偉論，「你說這兒最近鬧鬼？」

「唔。」

「鬧甚麼鬼？」

「最近很多人都見過一個黑夜才出現的白色女鬼，然後都遇了禍，給一種奇怪的火活活燒死……」

「白色的女鬼？奇怪的火？」陳劍誰忽然問，「可否詳細說明。」

「我也不明白，因爲我沒見過。」溫文努力搜索他腦裏有關這方面的傳說，「聽說那是一個白色的女人，見了她之後，就會有一種妖火，那火又稱作『地獄之火』，是黑色的，又有人說，是沒有顏色的，一旦沾上了，非把人燒成焦炭決不熄滅……」

他從倒後鏡看見陳劍誰在後座上陷入沉思。

牛麗生却又在呼呼大睡，鼻鼾聲比他們的對話聲更響。

「你們這麼『板呆』，武功高强，」溫文忽然興緻高昂，心血來潮的說，「可曾跟鬼交過手？」

駱鈴蹙着秀眉，「甚麼『板呆』，你才呆！」

「『板呆』是馬來話，意指『聰明』，等於是廣東人說人『叻』的意思；」溫文解釋，「我的意思是說：你們咁叻，說不定這一次來，跟我們這兒的『妖魔鬼怪』，甚麼白鬼黑火的交一交手，那可有戲看了！」

「你愛看戲，到戲院去！」史流芳想起跟此地的人語言不通，剛才就爲了「鐳」和「錢」的發音爭持了好久，越想越是憤怒：「叻就是叻，甚麼『板呆』不『板呆』的！」

「話不是那麼說。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生活習慣，也有那地方的方言土話，」溫文笑說：「入鄉隨俗嘛！」

「何止俗，簡直土！」駱鈴人在前座，即時表示不屑，「叻就是叻，甚麼板呆不板呆的，土人土話！不愧是道地的土人！」

說罷還笑得花枝招展。

溫文橫睨了她一眼，這回是正色的說，「你這話就不對了。誰又是『純種』的中國人？蒙古、女眞、契丹、藏族、回族、南蠻……如果仔細分析起來，怕也有數百千種族國，國家也曾數度易主，血統早已是大混和了。只要是人材，哪裏都能站得起來。只要是個人物，在哪裏長大都埋沒不了他。

「當年中國搞革命，華僑還是革命之母呢！舉個不適當的實例：最近曾被懷疑可能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的『商業騙案』，還不是我們星馬華人隻手掀的風雨？你們聰明，我們土，但結果誰騙了誰？而且還根本告不了他呢！這當然不值得引以爲榮，但你們也別以地域不同爲傲。

「香港被英國政府統治了百多年，台灣也曾被日本佔領了五十多年，中國大陸亦爲外國人的思想『佔據』。近四十年，誰才是道地的華人？誰才是眞正的土人？

「香港人的粵語道地嗎？甚麼『沙展』、『摩登』、『苛打』、『多士』、『士多』、『基』、『崩』……莫不是從英語翻成粵語的，這也不算純廣東話罷？

「每一個地方的語言都有它的

特色，所以我們也有『先冷』、『板呆』、『蘇格』、『嫁招』……那分別是『輕鬆』、『聰明、能幹』、『喜歡』、『騷擾』的意思，語言活潑，同樣是豐富了中文的語彙。

「現在台灣不是興用台灣話來寫小說嗎？在他們而言，是理所當然的事，可是對香港人來說，可能就是不知所謂了。

「同樣的，香港人若用廣東話來寫作，口語化是口語化了，對香港無疑十分有親切感，可是對別的省份的讀者而言，又是不能溝通的了。

「不過中文也是從各種不同的地方語言，甚至外國語言吸收融會過來的，現在哪有純中文可言？反正去蕪存菁，潛移默化，到頭來，中華文化一向有言乃大，所以才不怕改朝換代，就算異族統治，一樣能將之同化，反正你能容我，我能容你就是最好的態度。別因爲別人幾句話說得不太一樣，自己感到不習慣就說人土，眞要說起來，還不知道誰洋誰土呢！」

溫文意猶未盡，又補充了一句話：「正如你們把神經病的人說是『青山出來的』一樣，這兒却叫做『紅毛丹出來的』，一青一紅，各有所典，河水不犯井水，何不以持平之心，照單全收，多學會一種語言，有益無害。」

駱鈴耐心地等他說得告一段落，才問：「眞虧你！」

溫文不解：「嗯？」

「你一面駕車，一面說話，」駱鈴忽然溫柔了起來，使溫文很有些受寵若驚起來。「你不累呀？」

「不累，不累。」

「那你說那麼多，不口渴呀？」

「不渴，嘻嘻，不渴。」

「我可渴死了！」駱鈴這一句話才算圖窮匕現。

「我一點也不渴，嘻，」溫文笑嘻嘻的說，「奇怪，說的不渴，聽的渴。」

「這兒黑悽悽，鬼影幢幢的，難怪會有鬼了，」駱鈴怨載連天的說，「你看，一路開過去，連間像樣的夜店都沒有，難怪會時常鬧鬼了！」

陳劍誰在後座忽然說：「金鈴子。」

駱鈴聽這麼一聲叫，心裏跌了跌，說眞的，平時他們幾人有說有笑，還戲稱陳劍誰爲「肥鴨」，其實，心底裏還是對這個老大又敬又畏的。

而今聽陳劍誰嚴肅的叫了那麼一聲，心底下先怯了三分，登時不敢亂說話了。

「你們不能老是以美國、香港、台灣來要求這兒一樣，基本上，這兒跟香港地理環境也很不一樣。香港是彈丸之地，是商貿金融中心，寸金尺土，密集發展。

「這兒則是開發中國家，而且地大人稀，分十幾州，每州又有數十百個市鎮或埠區，發展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樣的。你看人家烏燈黑火的，是因爲還在郊道上，沒進入市區。

「你嫌這裏設備不夠現代化，起居飲食不如香港方便，但要是別人以他們的眼光來看香港，也一定的不以爲然。

「你以香港大都會爲榮，別人可能以他們的自然環境爲傲。像香港中下階層的小家庭，住千多呎房子已屬罕有，但這兒中下階層或買或租下一棟千多呎的居室是常事，豈不是一樣會嫌我們住的像鴨子窩？」

他頓了一頓，再加强他語調：「永遠，永遠也不要把自己的觀念加諸於別人身上，把自己的習慣與要求强作別人的習慣與要求，又不能設身處地爲他人着想，就一定會造成誤解與隔膜……」

「這原本都可以避免的。」他似乎很有些感觸。

「可是……」駱鈴欲言又止。

「可是甚麼？」

「可是，你把你的意見告訴了我，而我又全聽從了你的意見，這樣……」駱鈴有點吞吞吐吐，「這樣豈不是，你也把你自己的觀念强加諸我的腦袋嗎？」

陳劍誰楞了楞，隨即哈哈大笑起來。

「你倒是活學活用，現炒現賣！」他笑着說，「我只是在勸你，你可以不聽，也可以不理，但要是得罪了人，弄得別人不愉快，自己不開心，那也怨不得人哦。」

駱鈴伸了伸舌頭。

「你的話誰敢不聽嘛！」

「我有那麼霸道嗎？」陳劍誰笑說。

「說起鬼，我們這兒倒有個眞實的笑話……」

駱鈴不想自討沒趣，正想轉移話題，聽溫文又扯到別處去，正中下懷，連忙凑趣：「鬼也有笑話？說來聽聽。」

「住在這兒有四大民族，分別是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和孟加里人，當然，還有一些少數民族，例如錫克人、洋人、沙蓋人、印尼人等。以前，我們華人常以大中華民族爲本位，見他們多皮膚黝黑，便把他們叫做：『馬來鬼』，『吉靈鬼』、『孟加里鬼』等等，後來，他們也一樣照板煮碗，稱我們爲『支那鬼』。

（未完・三）

上文提要： 八邪中的「死要錢」嬌嬌與其夫「冷面小刀」成器，在七惡之一的包藍協助下，陰謀陷害刀公子南英，將其一周歲的女兒搶掠到無憂島上，嬌嬌一心一意要培養此女娃繼承八邪衣缽，將來再讓她與其胞兄結婚，企圖以此來向白道作出報復。無憂島中專爲八邪製造毒藥的老禿子，本對嬌嬌有邪念，於是嬌嬌命他撫養女娃兒……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五彩傳奇

妙手回春免一死　却成醜矮怪老人

一座孤獨的高峯上，從半峯往上便是一片白雪罩頂，烈陽溶化不了高峯積雪，却見一道小溪自上面往山下流，潺潺的流水便在一道斜坡處形成一個小水潭，水洲，山風徐徐，潭水泛散出漣漪，山鳥唱鳴，樹梢也抖出了和音，光景是風清物美，景色宜人，然而……

然而在這時候，清澈的水潭邊却有兩個人——一男一女兩個人。

不，應該說是三個人，因爲那男的手中還抱著個娃兒，仔細看，那娃兒不過一歲多！

那男的中年漢站在水潭邊，把手中光著屁股的娃兒一下拋入水潭裏。

另一面，站的是個三十出頭細皮白肉的女人，她頭上的長髮拖到後腰，兩道眉毛往內彎，俏鼻子上還冒著點汗水，站在水潭邊大聲叫：「羅老大，你存心要把他凍死呀，你……」

從水中撈出哭不出聲的娃兒，羅老大狂笑道：「我的萬人迷，你就別叫了好不好，凍不死的！」

水潭邊，不錯，正是「千面人屠」羅老大與「萬人迷」白爾艷。

白爾艷又是一聲厲叫，道：「凍不死也會淹死他的，羅老大，你從千里外抱回來，如果死了，怎麼辦？」

羅老大雙手一拋，便又聞得水潭一聲「噗」，那娃兒又被他拋入潭中，羅老大已回頭伸手在白爾艷臉皮上摸了一把，笑道：「他更不會凍死，倒是我却爲妳在擔心了！」

白爾艷道：「你爲老娘擔什麼心？」

羅老大笑呵呵的道：「我擔心你會急死呀！哈……」

白爾艷望著水面，道：「浮上來了，浮上來了，羅老大你快看！」

羅老大已拍手笑道：「我說吧，這小傢伙不會淹死的，你信了吧！」

白爾艷道：「羅老大，你也想一想，這些水，上面溶的雪水，比雪還涼十分，大人也不敢往水裏跳，你把這個娃兒往水裏丟，你什麼意思？」

羅老大哈哈笑道：「萬人迷，你可別忘了，這娃兒可是『刀公子』南英的骨肉呀！」

白爾艷道：「是又怎麼樣？」

羅老大道：「我決心要把他調教成十惡不赦之人，將來好叫他父子相殘，哈……」

羅老大尚不知「刀公子」南英已被「死要錢」嬌嬌用毒藥害慘之事，因爲，他在抱走娃兒的時候，南英尚未出現，而陰山五狼正與柳柔柔血戰之際……

* * *

羅老大抱走南英兒子，他先是繞道去無憂島潛回不老峯，目的當然是怕被「刀公子」追踪。

此刻，白爾艷大聲叫道：「你的心意也正是我們的心意，只是你的做法未免可笑，休忘了，他才一歲多呀！」

羅老大道：「你懂什麼，若非自小練就一身銅筋鐵骨，他又怎能吃苦習武？」

白爾艷突然指着水潭中一沉一浮的娃兒，叫道：「快把他抱上來，手脚都不動了！」

羅老大一瞪眼，伸手抓起娃兒一條腿，就在空中掄了幾圈，又伸手打在娃兒屁股上，道：「醒來！醒來！」

那娃兒果然「哇」的一聲大哭起來！

羅老大的雙手托住娃兒的臉，雙手用力的抖著，叱道：「哭，再哭把你埋進雪堆裏！」

娃兒似乎聽得懂羅老大的吼叫，立刻便不哭了，就見娃兒的雙目直視着羅老大，一副可憐模樣！

白爾艷伸出雙手，道：「我來抱抱他！」

羅老大道：「萬人迷，我看你也是個女人，怎麼妳連一滴奶水也沒有？當初我把娃兒抱回來，原是指望由妳來奶這孩子的，可是妳的奶子也太不爭氣了。」

白爾艷臉色一寒叱道：「我不生孩子那裏來的奶水？這種事最好問你媽去。」

羅老大哈哈笑道：「我連我媽什麼模樣也不知道，那裏去問？」

白爾艷一把搶過娃兒，道：「好哇，你找便宜找到我的頭上來了，孩子今夜同我睡。」

羅老大哈哈笑道：「妳得了吧，別叫那屠夫吃乾醋，一刀宰了這娃兒！」

白爾艷已回身往峯下走，邊笑駡道：「金太保管不了我的事，老娘想同誰睡在一起，那是老娘的事。」

白爾艷把衣衫往娃兒身上裹緊，又道：「這孩子長得可眞不賴，他這脖子上面……」

白爾艷忽然笑起來，道：「姓南的眞寒酸，娃兒脖子上面掛了這麼一小片玉片，憑他南大俠的名號，便是巴掌大的玉鎖也掛得起，這小小玉片……上面刻的是……」

羅老大回頭看一眼，便又聞得白爾艷道：「刻的是……五小……唉……不，應該是小五，對了，這娃兒叫小五！」

羅老大哈哈笑道：「萬人迷，這小玉片可不能取下來呀！」

白爾艷道：「爲什麼？」

羅老大道：「且等有一天，這小傢伙同他父親幹將起來，等到他殺了他父親之後，或者二人同歸於盡的這一刻，也好叫姓南的發現，同他拚命的是他的親生兒子小五，那光景才醉人呢！哈……」

白爾艷也是一聲大笑，道：「千面人屠，可眞有你的，佩服，佩服！」

便在二人大笑聲中，附近傳來一聲吼叫，道：「羅老大，你同這騷娘們在笑什麼？」

白爾艷已尖聲道：「金太保，你吃醋了？」

只見一道山峯脊上飛也似的奔來一個草鬍子壯漢，這人的嘴巴像鯉魚嘴，既扁又厚，就好像目空一切的泛着血的紅色，便是他的一雙鷹目也泛着紅！

「千面人屠」羅老大哈哈笑道：「金太保，你來得正好，你說說，萬人迷什麼時候動過惻隱之心了，她會對姓南的兒子產生憐憫之心，你看她那種呵護備至的樣子，就好像是她親生的兒子。」

「屠夫」金太保一瞪眼，「眞的？」

白爾艷已沉聲道：「是眞是假你管得着？」

金太保臉色一厲，道：「我爲什麼管不了？如果這娃兒奪走了我的愛，我會一把捏死他！」

白爾艷道：「你敢！」

羅老大已叫起來，「不可以，不可以，我的心血全在這娃兒身上，金太保，你想殺人盡管去人多的地方殺，這個娃兒你可不能動他一根毛。」

「屠夫」金太保草鬍子直豎起來，道：「都是你抱來這娃兒，惹得老子不痛快，揍你！」

金太保噗的一掌便往羅老大頭上敲去。

羅老大一個半旋身，道：「你小子說打就打，眞是豈有此理！」話聲中，他圈臂反手回擊，同時還踢出七腿，生生逼退「屠夫」金太保的狂擊。

白爾艷可高興了，她抱着娃兒哈哈笑，幾個起落便走得沒踪影。

便在這時候，遠處忽然傳來笑聲，道：「別打了，羅老大，我們帶來了好消息呀！」

金太保與羅老大各自後退一丈遠，從山下奔來兩個人，敢情正是「大頭鬼」包藍與「八隻手」錢一串二人。

只見「大頭鬼」包藍邊跑邊叫，道：「羅老大，怎麼不見你抱的娃兒呀？」

羅老大見是包藍與錢一串來到，指着金太保道：「你二人來得正是時候，快過來評評理！」

金太保楞楞的道：「評的什麼理？」

羅老大大吼道：「老屠夫，你

連個娃兒的醋也吃，太不像話了。」

包藍與錢一串已到了二人面前，便聞得錢一串笑道：「是誰吃醋呀？」

金太保怒道：「八隻手，你來說，羅老大抱回來個娃兒，樂得萬人迷天天跟在他身後又叫又跑，連正眼也不看我一眼，你說，我不揍他揍誰？」

包藍大笑，道：「天底下太多的人爲了爭風呷醋而玩命的，不過你却同個娃兒爭風，未免滑天下之大稽了！」

金太保怒道：「你放的什麼屁？」

包藍道：「別急，別急，你聽我把話說完之後再發火，如何？」

金太保道：「你有屁快放。」

包藍道：「我問你，咱們聚會的山洞中有幾個人在？」

羅老大道：「你們兩個來了，七個人全到齊了。」

包藍笑道：「太好了，我們進洞去說。」

四個人繞過一道高峯，沿着山脊走了半個時辰，便在一塊巨大的岩石邊站定，羅老大高聲叫道：「天塌了，進洞吧！」

他吼聲怪叫剛落，便聞得附近一聲回響，巨石後面現出一個大洞——洞是斜着向上，看不清裏面有多深。

四個人大步往洞走，洞口後面出現兩個大和尚，這兩個大和尚的右足被鎖在石壁上，那鐵鏈足有拇指粗三丈長，這兩個大和尚被人鎖在洞口，是誰也想不到的事情，如果有人要問這兩個和尚的來歷，十年前少林寺失踪的空字輩大師——空見與空明，便是他二人。

如今少林掌門大師空智，還是他二人的師兄！

包藍等四人走進洞中之後，兩個大和尚即刻又合力把一塊巨石堆合在一起，原來這兩個和尚專看守這惡人洞的。

惡人洞腹之中，也有少許陽光照進來，原來洞之盡頭是一片橢圓形的谷底，只不過這片谷底在高峯中央，四週懸崖峭壁，鳥獸難渡，若想進入這片平坦谷地，大概只有從惡人洞口方能進來。

四個人來到那片方圓不過百丈的平坦谷地中央，羅老大已吼聲如雷，道：「瘋狗仔，夜貓子，你們都出來吧！」

他的吼聲甫落，便見附近一間山洞室口，走出個張嘴打哈欠的大漢，這大漢邊走邊閉着眼，道：「老子這一睡才不過七八天，硬是被你吼醒，可惡！」

羅老大道：「夜貓子，大頭鬼帶來了好消息，你難道不聽聽？」

「夜貓子」這才睜開眼睛，道：「大頭鬼會有什麼好消息？不定是被姓南的追得無路可逃了。」

包藍哈哈大笑起來……

忽聞得一聲怪叫，道：「他媽的，你們都還活着呀，怎麼不死呢？」

錢一串笑道：「禍害遺千年，惡人命最長，我們還有得活呢！」

附近未見人影，却聞得女人聲音，道：「別吵，別吵，娃兒睡了！」

羅老大吼道：「萬人迷，你還不快出來，大頭鬼有消息呀！」

萬人迷便扭呀閃的自一個洞口走出，她咧着俏嘴笑瞇瞇的道：「大頭鬼會有什麼好消息？七里蕩不會出黃金，我最清楚了！」

包藍招手笑道：「萬人迷，你下來，見到你，我再也不會想那邪女人了！」

這原是玩笑一句，却不料金太保大吼一聲，道：「大頭鬼，你說什麼？」

包藍一怔，道：「我說什麼？」

金太保大怒，吼道：「少裝迷糊，你若想打萬人迷的主意，首先得問問我的宰牛刀。」

不料萬人迷忽然拔空而躍，空中一連五個空心觔斗落在金太保面前，便也聞得一聲清脆之聲：「啪！」

金太保未能躲開萬人迷這一巴掌，他撫着嘴巴怪叫道：「你怎麼打老子一嘴巴？」

「萬人迷」白爾艷尖聲道：「金太保，我問你，你是老娘的什麼人？嗯？」

金太保一怔未開口，一雙豹目連着翻。

白爾艷雙手叉腰又道：「老娘又不是你老婆，你憑什麼管別人來愛我？難道你不知道嗎？女人是最喜歡有男人像哈巴狗一樣的圍在她的裙邊打轉的，如果你連這一點也不懂，那就去當和尚吧！」

金太保道：「我不當和尚，我也不讓別人把妳搶走，因爲……」

白爾艷道：「因爲什麼？」

金太保道：「因爲我喜歡你呀！」

白爾艷冷冷道：「如果你真的喜歡我，當別人喜歡我的時候，你便把我當成你的媽好了。」

她此言一出，包藍等五個人便一齊哈哈大笑起來……

金太保突然拔出宰牛刀，狂吼一聲，道：「不許笑！」

他的吼聲，果然壓制住笑聲，却也把附近洞中的娃兒驚得大哭起來。

白爾艷怒叱道：「金太保，你打雷呀！」

白爾艷又要往洞中躍去，却被

羅老大叫住，道：「別去管那娃兒了，他哭不死的，倒是聽聽大頭鬼，他帶來了什麼好消息。」

於是，六個人圍在「大頭鬼」包藍四週，頓然，包藍覺得自己是個英雄人物似的，哈哈一聲笑。

白爾艷沉聲道：「大頭鬼，你吃了你媽給你的米花糖了？高興什麼？」

包藍收住笑，放眼看了一下，道：「我先問你們，我們大夥最恨的人是誰？」

又是白爾艷的話道：「當然是『百花谷』蝴蝶門下七金釵了！」

包藍又道：「那麼，我們最怕的人物呢？」

羅老大道：「只有『刀公子』南英那小子！」

包藍拍手笑道：「我帶來的消息，正是大家心中的疙瘩，哈……」

說了半天他等於沒有說，一邊的錢一串已不耐煩的叫起來，道：「大頭鬼，不就是南英完蛋了，你何苦盡在賣關子，快說完了大夥喝酒去。」

包藍這才又把南英中了「死要錢」嬌嬌與「冷面小刀」成器二人設計的圈套，中了兩種劇毒之事，對大夥又詳細的說了一遍。

立刻，就聽得這片小谷底中傳出一陣歡聲雷動……

羅老大怪聲怪氣的笑道：「原來柳柔柔還給南英生了個女娃兒，大頭鬼，那女娃呢？」

「大頭鬼」包藍得意的道：「早已被嬌嬌那狐狸精抱回無憂島上了，那女人果然邪氣得很，她決定把女娃養大了嫁給女娃的哥哥，哈……她要他們兄妹聯婚，然後來個兄妹夫妻難分的大鬧江湖，哈……」

白爾艷笑道：「八邪中的嬌嬌，腦筋好像比我還靈光，她竟會想出這種絕子絕孫的邪事來，不過嘛……」

羅老大正在沉思，聞言立刻問道：「女人想正經事是不容易想出來的，若是想些怪點子歪門道的事，却最是絕妙，難道萬人迷也想出什麼點子來了？」

白爾艷笑道：「剛才我們不是說了嗎？我們與八邪之人，大家最恨的是百花谷七金釵，最怕的却又是『刀公子』南英，如今『刀公子』南英完蛋了，却只有個百花谷，如今八邪一心在調教個女娃兒，我們當然也要全力把那娃兒調教成個大魔王，將來把他兄妹連成一體，結成夫妻，然後命他夫妻找上百花谷去，殺死七金釵，替我等卸去心中之恨，然後我們再下山，那時候放眼江湖，豈不全是我等天下了。」

羅老大第一個狂笑起來……

包藍笑道：「到了那時候，我們各據一方，爲所欲爲，我那七里蕩也要大加修飾，大力擴充了，哈……」

「夜貓子」丁大川笑道：「黑風洞我藏了不少財寶，這幾年未再加添，也不知我那些孩子們如何了？眞想回去看一看，可是……」

羅老大臉色一緊，道：「別去了，財寶永遠是不會丟掉的，人却是會死，只要有本事，天底下的財寶有得咱們去取的，你急什麼？」

白爾艷道：「對，我們計劃成功，什麼財寶沒有？以我看，大家集中力量，先把這娃兒調教好，可不能輸給八邪。」

包藍重重的點點頭，道：「我同錢一串急急趕回來，便是要告訴你們，大家千萬不要藏私，各人要掏出壓箱底的玩藝，傾囊相授，以期將來堪與那女娃匹配，否則，兄妹不能聯婚，豈非大煞風景？」

突然，白爾艷指着左面之洞口，道：「你們聽，那娃兒又哭了。」

羅老大笑道：「當初我抱這娃兒的時候，他哭聲洪亮如雷，總以爲抱走這娃兒，有一天我們大家把他調教成人以後，由他替我們找姓南的一拚，要他們來個父子相殘，豈料他的老爹完了，偏又改成兄妹聯婚，好……好……就叫他兄妹夫妻替我們打擊百花谷吧！哈……」

這七個江湖一流惡煞，就在這天山不老峯惡人洞中，各自開懷暢飲起來，而侍候他們的人雖然不多，却盡是當今江湖八大門派失踪的人物。

除了看守洞口的少林大師空見與空明之外，洞中長年弄吃的幾個人物，竟然會是武當智機子與峨嵋百靈大師。

惡人洞中會藏着這些武林中成名人物，正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然而，這些武功高絕的人物，也無法解除身上的枷鎖而逃出惡人洞。

時光便在無奈中悠悠流逝——無情的流去。

百花谷蝴蝶門下七金釵的七小姐玫瑰，已不只一次的遠從百花谷奔來兩狠山。

上官玫瑰是不忘情於「刀公子」南英，這件事原也受到百花谷主上官堯的支持，他以爲自己七個女兒都是天仙一般的美麗，爲何沒有一人爭取到南英的垂青？所以當七小姐在南英已婚，甚至已有了兒女之後，仍然暗中設計謀取南英之事，睜一眼閉一眼，不料……

＊　＊　＊

土屋之外烈陽當空，兩狠山峯的半峯上白雲悠悠飛過，只見扁鴉大夫赤着上身，手揮大芭蕉扇子，尚不停的口中大叫：「熱……

熱……哇……熱死老夫了！」

附近人影閃晃，便聞得上官玫瑰道：「扁大夫，怎不穿件衣服呀！」

扁鴉回頭望去，哈哈笑道：「是妳呀，七小姐，大熱的天妳又從百花谷趕來了。」

上官玫瑰笑道：「南大俠不能站起來，我一天也不會安心。」

扁鴉指着屋內，道：「我等他能嚥東西，方才灌了他一桶水下肚，如今大火正旺，蒸籠冒煙，妳若是膽子大不怕熱，就進去看看吧！」

上官玫瑰驚異的道：「扁大夫，你眞的用上八籠蒸石大法了？」

扁大夫道：「普天之下要想能祛除他體內劇毒的方法，也只有用這法子了，因爲……」

上官玫瑰點點頭，道：「我知道，因爲我回百花谷求過我爹，他老人家也說過，如果連你扁大夫也治不好他的病，就不用再把他送進百花谷了。」

上官玫瑰的話不錯，因爲百花谷谷主上官堯也是醫道高明之士，他的話自然有根據。

扁鴉笑笑，道：「你爹的話不錯，放眼看天下，除了使用我的方法之外，別無他法。」

上官玫瑰錯身而越過扁鴉大夫，匆匆的走近土屋門口，她只看了一眼，便不由驚呼道：「這……」

身後面，扁鴉跟上來，煽着芭蕉扇，笑道：「大火正旺，鍋中的水已滾，看吧，可有得罪受的了。」

上官玫瑰以手捂嘴，扁鴉道：「平日裏用來蒸調草藥之用，爲了替南公子治病，我也只得忍痛把其中三層挖空，也好讓南大俠坐在其中。」

土屋正中央，支着一個大鍋台，一共八層蒸籠，「刀公子」南英坐在裏面，鍋下兩大火燒得旺，乾柴發出劈啪聲，鍋上面，八層蒸籠正白煙直往上冒，那「刀公子」南英的一顆大頭却自蒸籠中央伸在外面，奇怪的是南英的臉上仍然不見汗珠子滴下來，反倒一片灰慘慘的樣子，宛似一個從冰窖裏爬出來的人。

上官玫瑰走近鍋台前，她焦急的望着南英，輕輕地道：「南大俠，你聽到我的話沒有？」

南英當然聽不見她的呼叫。

扁鴉已笑道：「妳別叫他，對於一個昏迷的人，他什麼也不知道，我每次灌他喝一些，還費了我不少手脚，七小姐，妳省省力吧！」

上官玫瑰嘆口氣，道：「是我害了他，他……」

扁鴉大夫道：「他又不是妳毒的，妳是救了他的人！」

上官玫瑰道：「扁大夫，你怎麼會知道呢？都是我，是我不好！」

扁鴉大夫當然不知道其中緣故，是的，上官玫瑰一心要得到南英，她設下了一計，利用愛慕她七姐妹的于海，巧扮成宮大元的模樣接近柳柔柔。

那宮大元原是柳柔柔青梅竹馬舊情人，更是柳柔柔的表哥，就在「宮大元」的蠱惑之下，柳柔柔眞的跟隨「宮大元」逃走了。

然而，柳柔柔又怎麼會知道，當她下嫁「刀公子」南英之後，那宮大元便在五台山出家了。

當柳柔柔發覺宮大元原來是于海巧扮的時候，大錯也已鑄成了。

南英如今被八層蒸籠內滾滾熱氣蒸着。

扁鴉大夫對額角冒汗的上官玫瑰道：「出去吧！外面涼快，這屋子裏冒的煙也燙人。」

上官玫瑰道：「不，我要在這裏陪他。」

扁鴉嘆口氣，道：「妳在這兒沒有用，老夫首先要把他蒸出汗水來，如果蒸不出汗水，三天之後也只好宣佈他的死亡了。」

上官玫瑰驚叫一聲，道：「要蒸上三天哪，他能不被蒸爛了？」

沉沉的一笑，扁鴉道：「滾水不沾身，他蒸不爛的！」

上官玫瑰道：「那麼，我就在這兒等他三天。」

扁鴉道：「七小姐，南英如今赤身露體，老夫有時候還要往鍋內加添涼水，妳在此地甚不方便，最好還是三天之後再來。」

上官玫瑰伸手摸摸南英的頭，又驚叫道：「怎麼會這麼涼？」

扁鴉道：「要是有溫就好了，可惜那閉氣斷脈丹太過厲害，他雖能以內功與毒相抗，但還是免不了血脈在體內斷斷續續，難以暢通。」

上官玫瑰咬牙怒道：「如果南英無救，我必不與八邪甘休。」

扁鴉大夫面無表情的道：「七惡八邪，個個難纏人物，七小姐，還是少惹他們。」

冷冷一聲笑，上官玫瑰道：「別人怕他們，我百花谷不怕，哼！」

上官玫瑰已走出土屋，她在門外又道：「扁大夫，你盡力救南大俠，如果能把南大俠醫好，不論你要什麼，我都會雙手捧給你。」

扁鴉哈哈大笑，道：「這話可是妳說的，到時候可別反悔啊！」

上官玫瑰道：「七金釵說的話絕不反悔。」

扁鴉重重的點點頭，道：「很

好，有你這句話，老夫定當盡力而爲，七小姐，三天之後妳再來吧！」

上官玫瑰又向屋內看了一眼，轉身急奔而去。

扁鴉匆忙的又自外面抱進來一綑木柴，一根根的往鍋底下面塞，想着上官玫瑰答應的話，便不由得哈哈笑了。

* * *

三天。

三天的時間多麼快，當眞是眨眼間的事！

然而三天對扁鴉而言，却叫他苦不堪言的渡日如年，是的，他要不停的守着蒸籠，還要時時往鍋中加水，更要往鍋下放柴薪，便想躺下來大睡一覺也免了。

最令扁鴉吃力的，莫過於燉了參湯還得把南英的嘴撬開來一匙匙的往下灌。

光景可眞把這位扁鵲同宗一家的扁鴉大夫累慘了。

此刻，扁大夫幾乎只穿了一件短褲頭，滿頭汗水的走出土屋來，不料他幾乎同上官玫瑰撞在一起。

扁大夫楞然吃一驚，因爲七金釵老大——上官茉莉也一齊來了。

忙着回身取了一件長衫披上身，扁鴉大夫對上官玫瑰嘆口氣，道：「二位，怕是要令你們失望了。」

上官玫瑰撲進土屋，道：「你是說南大俠沒有救了？」

扁大夫道：「三天未見起色，得讓南大俠歇上百日，百日之後再上籠蒸了。」

上官茉莉驚訝的道：「這百日之內，南大俠會有什麼變化？」

扁大夫道：「老夫盡力護住他的心脈不竭，唉，老夫本來知道一人，這人少時曾在四川唐門混過，後來轉到京城同仁堂，憑着他那一手能治百毒的本事，很快便在京師闖出名兒。」

上官玫瑰急問，道：「這人是誰？他在那兒？」

扁大夫嘆口氣，道：「失踪十多年了，這也是江湖的傳言，有人說他又回四川唐門了，但有人却說他被人劫走，生死不明。」

上官茉莉道：「他叫什麼名字？」

扁大夫道：「叫什麼我倒是忘記了，那已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

上官玫瑰臉色一緊，道：「等於你沒有說。」

扁大夫道：「怎麼樣？你們可願意等百日？」

上官茉莉道：「只好如此了。」

望着上官姐妹們無奈何的走去，扁大夫不由嘆口氣，道：「想不到眼高過頂的蝴蝶門下七金釵，却對南公子情有獨鍾，唉！」

* * *

天底下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情眞不少，「刀公子」南英在經過三日夜不眠不休的「八籠蒸石大法」祛毒之後，他忽然人變了，變得何止小一號。

雖然，他已能張口進食，雖然他也知道吃喝拉睡，但全身的骨頭似乎縮小了不少，他的人變了！

當然，扁大夫心中明白，南英是中了「縮骨斷筋散」方才有此現象。

南英的筋未斷，但骨已縮，於是，筋也隨之而縮，他變成了個矮子，便臉上的型與像也變得蒼老不少。

南英躺在床上不起來，扁大夫却愁眉苦臉的坐在土屋外面直嘆氣。

扁大夫嘆着氣，雙目却注視着兩狠山谷口，因爲百日已過，上官姐妹一定會來。

果然，谷口出現兩條人影，飛一般的直往土屋裏面奔過來，扁大夫眞想找地方躲起來，如果地下有洞，他一定會一頭鑽進去。

此刻，兩條人影已站在他面前，扁大夫不用看便知道是誰來了。

「你怎麼了？扁大夫？」上官茉莉關切的問。

扁大夫雙目上翻，道：「我把事情弄砸了！」

上官玫瑰大驚，道：「怎麼說？」

扁大夫道：「你們進去看看就知道了。」

上官姐妹一擁而進入屋裏。

於是，上官玫瑰驚叫道：「他是誰？」

扁大夫無精打采的走進來，道：「他就是南英南大俠！」

上官玫瑰大叫，道：「你胡說，南大俠怎是這模樣？他絕對不是南大俠！」

扁大夫道：「如果不是由我醫治，老夫也不相信他就是南英南大俠。」

上官茉莉走上前去仔細看，不由嘆口氣，道：「不錯，他是南大俠，可是他變得這般矮小，太出人意料之外了！」

扁大夫道：「老夫也大吃一驚。」

上官玫瑰大叫一聲撲上去，她抱住南英叫道：「南大俠，對不起，我怎麼會想到事情是這樣？」

躺在床上的南英緩緩睜開眼來，但却又一個字也說不出口來，那表情宛似個呆子。

上官玫瑰又是一聲尖叫，道：「他睜開眼了，他能看東西了！」

扁大夫道：「他早已能睜眼開

來了，自從他身子變了之後，便能睜眼視物了。」

上官玫瑰道：「扁大夫，你看他能復原嗎？他變得這麼醜，你得想法子呀！」

扁大夫道：「等你們走後，老夫還要以『八籠蒸石大法』，燒水蒸他。」

上官茉莉道：「再蒸豈不要變得更矮？」

搖搖頭，扁大夫道：「不會，他體內毒藥力量已全部發揮出來了，再蒸三日，端看他的造化了。」

上官玫瑰道：「好，我們三日後再來。」

上官茉莉伸手摸着南英的臉，道：「皮已縐，身已矮，人也醜了。」

上官玫瑰咬牙，道：「大姐，我們找上無憂島去。」

上官茉莉道：「且等三日之後再說吧！」

扁鴉大夫送走上官姐妹，便立刻又忙碌起來——他又把南英抱進大籠裏面，升起火來就蒸。

不料三日之後，「刀公子」南英剛從蒸籠內抱出來，上官姐妹便又趕來了。

扁鴉大夫似是十分失望的對上官姐妹道：「賢姐妹心中一定明白，南大俠便是能活着，怕是永遠也站不起來了，老夫也已盡了力，唉！」

上官玫瑰全身顫抖的道：「費了這麼大的力氣，到頭來還是一場空，我……不甘心！」

上官茉莉道：「此生無緣難結合，七妹，就算南英能站起來，就算他能如往昔一般的武功，我也不會叫我的七妹嫁給這麼個又矮又醜的怪人，算了，我們回去吧！」

上官玫瑰重重的看了睡在床上的南英一眼，咬牙頓足道：「大姐，不殺那可惡的婆娘，誓不爲人，我們這就去無憂島，找那女人去。」

姐妹二人互望一眼，便立刻回頭就走！

扁鴉大夫忙叫道：「等等！」

上官玫瑰回過身來，道：「他已不能復元，你的要求也免談了。」

一楞，扁鴉忽然哈哈大笑起來……

上官茉莉臉色一寒，道：「你還笑，人都被你醫成這副豬狗樣了，還笑得出來？」

扁鴉收住笑，道：「當初我便已聲明，老夫並無十分把握使南公子復元，如今賢姐妹怎能說出此話？」

上官玫瑰柳眉倒豎，道：「所以我才沒有殺了你，你還想求什麼？」

扁鴉一驚，道：「妳還想殺了老夫？」

上官玫瑰道：「若非你有言在先，三日前你已不在這花花世界上了。」

扁鴉淡淡的道：「難道妳也不念老夫曾與妳爹的一段交情？」

上官玫瑰道：「什麼交情？說穿了你也不過是想高攀！」

扁鴉冷笑起來……

上官玫瑰怒道：「你的冷笑，令我很想砸碎你的嘴巴中幾顆牙。」

她邊說邊往扁鴉身邊移動……

扁鴉驚怒的吼道：「站住，妳難道不問一問，我曾對妳提過的要求是什麼？」

上官玫瑰果然站住，她並非是因爲對方的一聲吼，而是她有興趣聽一聽扁鴉曾提過的要求是什麼。

臉色酷寒，上官玫瑰道：「說！」

扁鴉大夫先是看了躺着的南英一眼，這才緩緩的道：「老夫的要求並非是什麼曠世奇珍異寶，而是遊歷一趟百花谷，欣賞一下上官堯親手栽培的奇花異卉，如此而已！」

上官玫瑰冷笑道：「百花谷是什麼地方，豈是凡夫俗子隨意可去的地，你在做夢。」

扁鴉雙目一睜，道：「如果老夫醫好南公子呢？」

上官玫瑰道：「可是你失敗了。」

扁鴉嘆口氣，道：「是的，老夫失敗了！」

上官玫瑰道：「所以你的要求也只好變作了空想。」

扁鴉指着南英道：「他怎麼辦？」

上官茉莉在門外，道：「一個奇醜無比的男人，隨你怎麼處置，我們不管了。」

扁鴉忙叫道：「萬一他不死不活，躺在床上吃喝拉尿，老夫一人如何侍候得了？」

上官玫瑰本要在扁大夫身上出口怨氣，聞言忽然一聲笑……那笑聲十分複雜，道：「你把他醫成這樣，當然由你去管，我不找你晦氣已經不錯了。」

她這話一出，便立刻回身而去。

扁大夫當場楞在門口，白鬍飄飄，他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口，眼睜睜的望着上官姐妹奔出兩狠山谷口。

忽然一聲低沉的聲音傳來：「老人家，謝謝你。」

扁大夫幾乎嚇得跳起來，猛回頭，只見床上躺着的南英轉頭望過來。

這眞是令人喜出望外的事情。

扁大夫完全發自內心的喜悅，要知一個費盡力氣救治病人的大夫，當他從死神手中奪回一條生命的時候，那種喜悅，實非金錢所能買到的。

帶着一種滿意的成就感，扁大夫忙撲近床邊，道：「南大俠，你醒過來了？」

眨着一雙大眼睛，南英勉强在臉上擠出個笑，道：「謝謝！」

扁大夫大喜，道：「好，只要你能清醒過來，你這條命就算撿回來了。」

他忙着又取了些藥丸塞入南英口中，關切的吩咐南英道：「好生睡着養病吧！」

南英喘口氣，道：「剛才你們的話我全聽到了。」

扁大夫一怔，道：「你早已醒過來了？」

南英道：「不錯，當我醒來的時候，感覺全身酷熱，如同身處火山一樣，喉頭上似乎有一個塞子，令我張口說不出話來。」

扁鴉大夫指着土屋中央，笑道：「是老夫用『八籠蒸石大法』在爲你身上除毒，你想想，石頭也會蒸化掉，何况是人？」

南英道：「老人家，我眞的變了麼？」

扁鴉大夫怕影响南英養病情緒，淡淡的笑道：「變得不多。」

南英道：「身已縮，皮已皺，變得醜陋不堪，怎麼說變得不多？」

一怔，扁大夫道：「原來你早已醒過來了。」

淡淡的，南英道：「剛才那兩個女子可是蝴蝶門下七金釵？」

扁大夫道：「不錯！」

南英道：「是她們把我救來老人家這裏的？」

扁大夫又點點頭，道：「不錯！」

南英道：「江湖之上人人都知百花谷蝴蝶門下七金釵，恃才傲物，目空一切，我却一直以爲她們是怪物。」

扁大夫道：「七金釵個個貌美如花，嬌艷絕世，怎會在你南大俠眼中視爲怪物？」

南英擠出個笑意，道：「世上驕傲之人，或多或少都有些陰陽怪氣，他們以爲，非如此不足以顯示出他們獨特的才華，他們就有了驕傲跋扈。」

扁大人撫掌大笑，道：「高明之見。」

南英又道：「老人家，你的大名是……」

扁大夫道：「老夫姓扁名鴉，我的十八代老祖先就是人們稱的神醫扁鵲，哈……」

他笑得十分苦澀，誰知道扁鵲是不是他的老祖先！

南英雙目望向屋頂，道：「扁大夫，南英家遭不幸，眞是死不瞑目，如蒙扁大夫大力醫治，南英定有回報！」

扁大夫道：「老夫盡力而爲，南大俠，你歇着，等你好一些，再想法子吧！」

南英道：「扁大夫，打從今天起，你別叫我南大俠或南英，就叫我老殘吧！」

「老殘？」

南英道：「人的境遇到了這步田地，怎麼不慘！」

扁大夫道：「可是南大俠年不過二十五、六吧，怎能稱得上『老』字？」

南英伸手摸着臉皮，道：「如此模樣，即使心不老，外表也已老了。」

扁大夫道：「想不到『縮骨斷筋散』竟會如此厲害，南大俠，這是老夫始料不及的。」

南英道：「我沒有怪你，扁大夫，你已盡了力，我只有感謝！」

扁大夫道：「南大俠果然心懷大仁，非上官堯那七個女兒之可比了。」

南英道：「扁老，此處何地？」

扁大夫道：「此處是兩狠山。」

南英道：「我不能長住你這兒，扁大夫，你能爲我找一處山洞嗎？」

扁大夫笑道：「兩狠山上山洞多，我這屋後面懸崖處就有一座，南大俠，你住在山洞爲什麼？」

南英道：「住在山洞中，少給你老人家添痲煩，扁大夫，如果我猜得不差，上官姐妹一定還會再來。」

扁大夫道：「上官茉莉的話已說絕，她絕不會要她那小妹嫁給一個醜八怪。」

南英道：「扁大夫，難道你忘了，百花谷中七金釵都是驕橫之人，除非我眞的死了，否則那上官玫瑰必會再來，因爲……」

扁大夫不解其意的道：「因爲什麼？」

南英道：「因爲一個癡心的人兒，當她在外面無法找到一個能替代她心中偶像人物的時候，便不由得會再找回這裏，是懷念，也是思慕，這是人之常情吶！」

扁大夫重重的點點頭，道：「不錯，這是可能的事情，南大俠……哦……不，你的話有道理。」

南英道：「除了他姐妹之外，也許七惡八邪之人……」

南英的話未完，便立刻閉口不言，他更緩緩的閉上眼睛。

（未完・六）

上文提要： 錢如土眼見來如聲等五個小子與他幾經辛苦，從七王爺府弄來的五千兩金磚白白被司徒丹他們搬走了，心有不服，決心從他手上弄回，錢如土與花牡丹偷聽到司徒丹與孫得崖的對話，於是老小兩人設計……來如聲等五小重回太原那家小酒館，叫伙計前去通知方管事，要告訴他是誰偷了五千兩黃金，結果老王妃發現地庫果眞失了……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寒夜屠龍

報訊代價銀五千　忍痛答應換金磚

來如聲道：「大管事，江湖上誰不知道七王爺最富有，他們指縫裡漏掉一粒，就叫咱們吃上三代還有餘，一些銀子又算得了什麼？」

「你……這一回想要多少？」

「不多，不多，絕對不多。」

來如聲比了個大巴掌，笑嘻嘻的道：「這個數目，怎麼樣？」

方管事道：「那是多少？五兩？五十兩？還是五百兩？」

「五千兩，少一個也免談！」

方管事推桌而起，他戟指來如聲叱道：「小心貪得無厭，脹死你這王八蛋！」

來如聲不怒反笑，道：「脹死總比餓死好呀！」

方管事氣得直翻眼，吼道：「從哪裡冒出你們這羣油嘴滑舌小渾蛋，想盡辦法要弄錢，媽的，一個小錢也不給，老子報官去查！」

來如聲一笑，道：「查個鳥，等到官家去辦案，五千兩黃金已到江南那些造反派人手中了。」

一怔，方管事道：「你這消息哪兒來的？」

「你想知道？」

「不錯。」

「想知道你得另發銀子呀。」

「嘻，你是窮瘋了，張口就要錢？」

來如聲道：「常言道得好，一錢逼死英雄漢，又道是，有錢能使鬼推磨，也有說，錢能通神，但不管怎麼說，錢這玩意兒是人見人喜歡總是不會錯吧？」

「囉嗦！」

來如聲道：「五千兩銀子換回五千兩黃金，時不我與，機會眨眼即逝，你大管事快下決定吧！」

方管事氣唬唬的道：「我做不了主。」

來如聲道：「那就快去上稟老王妃呀！」

他深深的「哎」了一聲又道：「我瞭解，這年頭爲人辦事也是十分辛苦的事，比方說，不但爲主子把事辦好，且拍馬屁拍在正當中，搞不好還挨罵，再不好會丟飯碗，惹火了主子還會挨頓揍，可憐呶！」

方管事咬咬牙，冷冷道：「搞人銀子還兼帶損人不是，媽的，你們等着，我還是要回去報告去。」

他轉身便走，刹時往北大街走去。

北大街乃七王府重地，太原的知府衙門却又在南大街，看上去兩下裡好像老死不相往來，實則是知府不敢見七王爺，能躲則躲。

* * *

小酒館中走了方管事，大伙可也愉快的哈哈笑了。

大伙正自吃喝着，忽見錢老站起來便往小酒館的門外走了。

花牡丹抬頭看，她急忙追趕上

去，道：「老爺子，你去哪兒呀？」

錢如土道：「別問那麼多，我相信不久咱們又可以見面的，我有點小事出去一下子。」

「何時回來？」

「不定！」只這麼兩個字，錢如土已在十丈外了。

他看着雙腿邁得不夠大，但却又看不到他足沾地，宛似天馬行空，妙極了。

花牡丹看得清，這就叫陸地飛身術中的盤腿功夫，沒有十年以上的修爲是使不出來的。

花牡丹多少帶些黯然的轉回小酒館中去了。

* * *

錢如土必需要去個地方，他不能把觔斗栽在一個後生小輩手上，那太不像話了。

錢如土又奔向汾河灣去了，只不過他這一次並非是大搖大擺的去，而是藉着河岸邊的荒林作掩護。

爲了掩護自身不被發現，錢如土至少多繞了五里冤枉路才遠遠的看到那個石頭堆。

不錯，錢如土昨日大吼，這兒遇上五鬼搬財的怪事情，那是他故意說給一個人聽的。

明着是對來如聲幾人說，實際上說給暗中的那個人聽，那不是別人，神偷司徒丹是也！

錢如土找了一棵大樹躍上去，他左看右看不對勁，因爲他在樹上看不到石堆，夕陽餘暉自樹隙間照進林子裡，却被他發現右前方幾隻老雁上了天。

錢如土急忙換地方，他躲進一片草叢中不動顫。

便在這時候，一條灰影來得快，只那麼一閃之間便落在一棵老松樹上面。

那個人身材小，可也長得壯，正是神偷司徒丹。

這司徒丹抬頭往遠處的石堆看，忍不住的吃吃笑了。

就聽他自言自語的道：「果然怕五鬼搬金，嚇得不敢再來了，嘿……個老甲魚，我司徒丹仍然服你老而彌堅，弄了那麼多金銀，只不過，我得費上一番手脚，且看你這老甲魚又把弄到手的金銀藏到什麼地方去了。」

這司徒丹以爲錢如土那幫人不會再來了，便大大方方的走到石堆左右瞧。

他老兄越瞧越好笑，忍不住地發出哈哈聲，雙手捧在肚皮上直哆嗦！

人嘛，只一到了得意之時，總是會犯個要命的毛病，那便是警覺性打了折扣。

司徒丹也不例外，他想不到在他身後會站了個人，那個人不出聲，但出氣的酒味却令司徒丹一楞。

司徒丹聳動鼻子發出「絲絲」響聲，那是他在聞着空氣中的酒味！只不過當他提高警覺的時候，有一種似蚊子嗡聲在他的耳邊響起來了。

「司徒丹，個王八蛋！」

司徒丹不敢回頭，回頭他怕挨拳頭，一個箭步往前躍，只一落地才回頭，嚄，幾乎同錢如土的鼻子碰一起。

錢如土如影隨形的貼在他面前。

司徒丹不開口，雙手疾出，二十一掌中夾着一十六路鐵指功，盡往錢如土的身上送去。

錢如土只以左手撥擋切堵，一路來個封到底，到最後，錢如土好像打了個噎似的，一口酒噴在司徒丹的臉上。

「噗！」

「哎呀！」

司徒丹暴退間，不停的以手抹臉，好像有鮮血也流出來了。

等到他以爲逃過錢如土的攻勢才站住，突覺右腕一緊，立刻間，他的全身勁道盡失，痛得「哎呀」一聲叫。

「噢！」他蹲下去了。

只見這司徒丹的頭上冒出汗珠子來了，那當然不好受，要不然他也不會齜牙咧嘴翻白眼了。

人嘛，受制於人分成有形與無形兩種，無形中受制於人總是無奈，有形的受制於人則痛苦。

司徒丹這就是有形的受制於錢如土，所以他想哭。

* * *

錢如土出左腿，足尖猛一頂，他才鬆開手，而司徒丹的關突穴已被人封住了，想逃，那得單腿跳。

司徒丹可以開口說話了：「是你呀，錢老前輩，算我司徒丹幸運呀。」

「你還幸運？」

「是呀，我在你老前輩子中不丟人，這就足以言幸了，是不是？」

「是你個鳥，奶奶的，你小子眞以爲我信那五鬼搬財的邪事呀，去你的！」

司徒丹一怔，道：「我上當了吔！」

錢如土冷冷道：「奶奶的，苟上涼怎麼會敎出你這種小雜碎，操！」

司徒丹道：「老前輩，你罵我打我我認了，請你不要連我師父一起罵，他老人家癱了，受罪大了。」

錢如土叱道：「少來，你們師徒這一套我清楚，娘的！我老人家罵你師父苟上涼，當然是有理由罵

的，你小子能夠不服氣？」

司徒丹道：「什麼理由？」

錢如土道：「道上規矩全被你們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們弄砸了，甭提什麼尊老敬賢了，便是當頭一個義字也被你們拋進茅坑裡去了，亂來一通，亂七八糟，拿混帳當笑話，狗吃屎呀，娘的，臭到狗肚子裡了。」

他一頓又道：「你早知這些金銀是我老人家同幾個小子千辛萬苦弄到手，你可好，叫來七煞神他們幾個人，在這兒等挖現成的，你眼中還有我老頭子沒有？」

司徒丹嘆了一口氣，道：「錢老，你老熄熄火，且聽我慢慢的說，你老聽了以後若還以爲我司徒丹渾蛋，吻，刀子就在我腰間，你動手殺了我司徒丹，我如果皺皺眉，他娘的，我就改叫丹徒司，名字倒念。」

錢如土道：「你想在我老人家面前『屁股夾掃帚』，冒(竹)謅呀！」

司徒丹道：「你老耐着性子，聽了便知道！」

「好，你且說來聽聽。」

司徒丹嘆口氣，道：「說起來話兒長，韃子們太猖狂，大江南北鬧饑荒，死的全是漢家郎，順帝深宮跳着脫衣舞，幾曾關心天下事，如今南邊沿江有人在造反，我這是奉了郭首領的命令，遠來呂梁搬請大刀片子孫得崖出馬的，姓孫的曾與郭子興首領有過交情，所以孫得崖便帶着他身邊的七煞神，一同走往南方去濠州，不料此地遇上你老哥來此金銀埋地下，你想想，埋到地下多可惜，何不拿來南方送義軍，趕走韃子才是眞呀！」

錢如土道：「這麼說來，你已投靠郭子興了？」

「千眞萬確的事。」

他放低聲音，又道：「怎麼樣，你老哥同意，咱們一齊南方行，我保你老當個……」

「去，少來這一套。」

司徒丹道：「老爺子，你也是大漢子民呀！」

錢如土道：「我便也老實對你講，咱們弄足了金和銀，也是運往南邊給義軍的，只不過可不是郭子興。」

「你們送給誰？」

「那得由花子幫的頭兒知道。」

「哈……」司徒丹笑了。

錢如土叱道：「是我就笑不出來。」

司徒丹道：「原來你人老心不老，被那個美艷的花子頭女人迷上了，哈……」

錢如土大怒，叱道：「放屁，我還沒見過這女人呢，怎說被她迷上，那是因爲來如風一句話……才……」

司徒丹一聽來如風三字，忍不住一驚，道：「俠盜來如風呀？」

「不錯，還是他小子才把我找下山來的，他叫我爲她找錢財，因爲南邊忙得緊，怎麼了，看你的臉色……」

司徒丹驚道：「他娘的，我若知道這些金銀同來如風有關係，白送我也不敢要，姓來的人難纏，我司徒丹惹不起，老爺子，我馬上回去如數奉還。」

眞的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錢老想不到只一提來如風三字，這司徒丹就變成夾尾巴狗了。

錢如土冷冷道：「原本打算廢了你這目無老人的小子，今見你略有悔意，更加上你已投入義軍之中，爲的是咱們漢家江山，老夫這一次暫放過你，只不過你可得盡快的把金銀兩次各五千兩送回來，埋在原地，咱們這是在湊數，湊足了當然往南邊運。」

他一頓又道：「司徒丹，你小子不會說話當放屁吧？」

司徒丹道：「我司徒丹老實一句，如果只是你老，這金銀至多來個見一面分一半，不會全數奉還的，只不過你說是來如風的一夥，算了，算我司徒丹倒楣，我們一個蹦子兒也不要，全數歸還你們。」

他搖搖頭，又似乞求的道：「有一天你老見了來如風，千萬留口德，休提這碼子事，我不打算惹他，嗨，那個專門會整人的鬼靈精。」

錢如土冷冷一笑，道：「你原來只怕來如風呀！」

司徒丹道：「江湖上誰不避之唯恐不及，我更是惹他不起，我認了。」

錢如土道：「好吧，我這裡解了你穴道，且等你們把偷走的金和銀快送來，咱們是不見不散呀！」

話聲中，他一掌切在司徒丹的腿彎處，司徒丹只抖了幾下，立刻一彈而起。

「老爺子，我馬上叫他們送來，你別離開，咱們清點以後再分手，這兒不留了，再見！」

錢如土道：「怕你不來，娘的，快去吧。」

眞自在，錢如土當然不會留下來，因爲他明白，司徒丹唯一的路子是逃走，因爲他永遠也不會把金銀再送回來了，那麼他還在這兒幹什麼？同松林低語不成？

於是，錢如土不久便輕輕鬆鬆的走了。

他老人家心中很篤定，因爲，至少司徒丹以後永遠欠了他五千兩黃金與五千兩白銀，精神上就叫司徒丹夠受的，因爲只一見他就會向司徒丹要銀子。

司徒丹以後的日子難過了。

* * *

七王府方管事的日子也不好過，他站在廳前挨罵吶。

「你們都是幹什麼吃的？七老王在世，咱們這王府誰敢動一根毛，如今叫人家把金磚又弄走，說，怎麼辦？」

方管事低頭應道：「稟老王妃，全憑老王妃定奪了！」

老王妃叱道：「去老爺嶺的人還有三四天才回來，那偷金的人……」

方管事道：「咱們行動要快呀。」

老王妃道：「如何快法？」

「報官府不夠力量，不如……屬下去叫那幾個人出力助咱們……」

「放屁，我還打算殺了他們的，反倒求他們呀，太不成話了。」

方管事道：「老王妃呀，放眼太原城中，武功高的人實在有限，咱們只出些銀子，他們便爲我們去拚命，奪回金磚當然是好，萬一不成，死的又是他們，咱便可以在他們雙方互有死傷中，一舉砍殺了他們雙方的人，豈不是把所有失去的金銀全部奪回來了？請老王妃三思。」

那老王妃立刻也想到了曾被來如聲幾個人弄走的五千兩白銀，心中便也燃起奪回來的念頭。

立刻間，老王妃向方管事道：「你看這一石二鳥之計行嗎？」

方管事忙應道：「他們太愛銀子了，老王妃呀，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嘛！」

老王妃道：「他們要索銀多少兩才會把對咱們下手的那些人告訴咱們？」

方管事道：「五千兩白銀不能少！」

老王妃又憤怒了，她吼叱：「這些可惡的傢伙們，他們是窮鬼變的呀！」

方管事道：「拿銀子換回金子，總是划算的。」

老王妃道：「那就去答應他們的條件，等黃金運回來之後，咱們連同他們出力的銀子一併送他們，當然……」

老王妃做了個殺人的模樣。

方管事馬上明白是什麼意思，他點點頭，露出個詭異的笑。

於是，方管事匆匆的又奔出七王府了。

他老兄爲主子跑斷腿，一路又同八個大漢到了小酒館中，還沒走進門，先已呵呵的笑了。

他笑得十分有致，叫人一看就喜歡，知道事情辦妥當了，要不然笑的可不一樣的。

人們的笑臉共十種，正巧喜愁各一半。

微笑、大笑、開心笑，還有舒坦的笑與發自內心的笑，這五種笑人們一看就知道。

另外五種不太好，那正是，苦笑、冷笑、愁笑、奸笑與傻子笑，笑起來叫人不愉快。

只不過這世上眞正笑的不多見，令人討厭的笑却時常見，而且每個人天天都會見。

有人以爲學笑也是一門學問，想把笑學好不簡單，於是有人去到大廟裡雙目盯着佛像看，佛的那種笑不笑模樣，就叫人學不容易。

但此刻的方管事笑得開心，他笑着又坐到來如聲的身邊了。

「怎麼樣？老王妃答應了？」

方管事先舉杯，道：「一切全答應了。」

別小堪笑道：「眞爽快呀。」

伍小銀笑道：「又是白銀五千兩，哈哈哈……」

風流丹道：「太好了，只看大管事的笑，便知道大管事是個會辦事的能人。」

齊向前道：「咱們應該合敬大管事一杯。」

來如聲舉杯道：「來，乾一杯，杯底不可飼金魚，哈哈哈，乾了吔！」

花牡丹笑道：「你在咕噥什麼呀。」

來如聲不理他，見錢如土低頭只喝酒，他知道老人家正在動心機，老人家也是剛回來。

他問方管事道：「銀子呢？」

方管事道：「五千兩銀子是賞定了，只不過那要等你們黃金由你們奪回來之後才能給。」

來如聲幾個面面相覷的樣子，再也不舉杯了。

來如聲冷冷道：「好一盆冷水澆下來，娘的！」他重重的對方管事又道：「你們的帳算得也太精了，我們去奪金磚，爲你們拚命，大管事，你把我們當豬呀！」

「怎麼啦？」

「怎麼啦呀……如果我們搶得到金子，爲什麼還要送來七王府，咱們早遠走高飛去他娘的享用了，還會再送回來換五千兩銀子呀，操！」

方管事道：「你們的意思是……」

「簡單啦，咱們把那偷金之人在什麼地方藏身，告訴了你們，咱們取了五千兩銀子走路，兩不相欠，如此而已。」

方管事當然知道是這狀況，但他心中也有計較，如果他能宰了這幾個，他心中就好過多了。

他此刻再也笑不起來了。

錢如土突然開口了。

他老人家半天不說話，此時出聲也一鳴提醒人：「你們再晚些時候，人怕是早走了。」

來如聲接道：「等你們找不到那幾個人，你們別恨咱們沒提醒你們。」

方管事一聽，道：「你是說幾個人？」

來如聲道：「一共是六七個，唔，七八個……不一定是九個人，錯不了的。」

方管事道：「這麼辦，你們去把黃金追回來，我再求老王妃多賞你們幾個銀子花用，如何？」

「幾個？」

「再多加一千兩吧，一共六千兩。」

來如聲道：「除了五千兩白銀之外，追回的黃金各一半，少一個也不幹！」

他在方管事吃驚中，又道：「而且是先付通風報信的銀子五千兩。」

他對幾個人點頭，又道：「這一回咱們要銀票，長安城金山莊的票子最有保障不過。」

方管事又忍無可忍的憤怒了。

「你們，你們是一羣吃肉不吐骨頭的傢伙呀！」

來如聲道：「大管事，生意不成仁義在，咱們又不勉強呀！」

方管事道：「和威脅差不多。」

來如聲一笑，道：「要省金子，自己去奪回來呀。」

他發現錢如土在瞄他，立刻又道：「其實那幾個小賊太平常了，若論武功，差遠了，咱們只是礙於道上規矩，才沒插上一脚的。」

方管事道：「他們眞的武功平平？」

來如聲道：「騙你是王八。」

方管事再問：「他們眞的一共九個人？」

來如聲道：「多一個是我爹，多兩個我叫他爺！」

方管事道：「好，你們等着，我去取銀票。」

他往酒館外面走，來如聲加一句：「記住，要長安城金山莊銀號的票子。」

方管事打從鼻孔中冷哼一聲，大步與八個大漢又奔回七王府去了。

* * *

錢如土邊喝酒，他邊吃吃的笑，神情愉快至極了。

來如聲小聲道：「老爺子，你一邊多指敎，什麼不對你托着，別把事情弄砸了。」

錢如土笑道：「你們來家村的人盡出怪傑，老夫彷彿看到來如風那小子的縮影了。」

來如聲笑道：「你老高抬小子了，我比我的大堂兄差得太多了。」

別小堪道：「阿聲哥，你只管大膽的往前做，到最後要玩命，咱們幾個打前鋒。」

來如聲道：「爲什麼你們打前鋒？」

別小堪道：「牡丹不能沒有你呀，哈……」

花牡丹啐了一口，道：「小心我撕爛你的嘴。」

別小堪一伸舌頭，逗得大伙也笑了。

* * *

不旋踵間，大街上傳來一陣馬蹄聲，聽得人們吃一驚，似這樣的場面，七老王在世是常有的事，如今又在街上聽得鐵蹄聲，人們嚇得半掩門。

一陣騎馬的韃子，少說也有三十人之多，爲首的却是那被花牡丹在床上逗又整的三小王爺。

其實他還沒完全好過來，便方管事也一樣的兩肩痛，但再是痛苦，也難忍下這口窩囊氣。

忽必亮同他兩個哥哥忽必日與忽必月二人一樣的，他兄弟三人在父王忽必顯的調敎之下，功夫也稱得上紮實，稱得上一流，只可惜三人都犯個毛病，漁色難耐。

* * *

三十四快馬停下來，方管事與忽必亮二人出現在酒館的大門內。

花牡丹吃吃的笑了。

「嗨，是你呀，小王爺，你好了沒有？人家心都快要不跳了吔，你……要不要摸摸。」

忽必亮雙目一亮，他這動作見了女子就這樣。

但他冷冷一笑，道：「原來你們這幾個全是一夥的呀，嘿……妳別性急，咱們有機會再上床的。」

花牡丹笑道：「那好呀，我等你，等你凱旋回來了，咱們一同再上床。」

忽必亮對一邊的方管事道：「取銀子來。」

方管事在袋中猛一掏，一把銀票取出來。

他手一揚，道：「朋友，說吧，說了以後再給你們這些銀子。」

來如聲不看銀票，他看的外面騎在馬上的人，那些人不但有彎刀在手上，而且馬鞍上插帶着弓箭。

來如聲一聲淡淡的笑，道：「大管事，這些黃金你們是篤定能到手。」

「少廢話，快說。」

來如聲道：「那得先取了銀票到手再說也不遲。」

方管事果然冷笑着走上前，銀票砸在桌面上：「看吧，五張千兩銀票，長安金山莊銀號的。」

來如聲立刻取在手，他一張一

張的瞧，瞧一張彈上一下手指頭，那銀票還「蹭蹭」響。

於是，他把大張銀票折疊而後塞入懷中了。

他拾杯，道：「來，祝咱們生意成功。」

方管事冷冷道：「別逗了，快說，再是晚了你們負責，你們一個也休想逃。」

來如聲道：「咱們都是臉惡心善的人吶，好人一羣呀，大管事！」

「你還沒說出誰偷了七王府的金磚。」

來如聲看看左右，再看看門外，他把嘴唇貼在方管事的耳畔嘀咕起來了。

半晌，聽得方管事一瞪眼，道：「眞的？」

來如聲直點頭。

方管事又道：「就是太谷鎭西北方的七里坡？」

來如聲再點頭。

方管事道：「你確定是那兒？」

來如聲道：「當然確認，而且千眞萬確。」

方管事道：「既然如此肯定，你也收了咱們的銀子，應該可以一同前往了吧？」

來如聲道：「一同前往？」

「難道你們不去？」

來如聲道：「去是應該的，只不過你們騎馬咱們兩條腿，豈不要誤事？」

方管事道：「你們是一羣無根浮萍，如果不去的話，你們騙了我的銀子又走了人，我怎麼辦？」

來如聲道：「怎麼說？」

方管事道：「我在想，是不是你們幾個盜了金磚，然後編故事再騙咱們呀。」

來如聲手一拍，道：「好，大管事，爲了咱們是眞心誠意的來報信，爲了讓你覺得自己未花寃枉錢，我提個意見你琢磨。」

「說。」

來如聲道：「把你們的馬撥來五騎，我們陪同你們去五個人，咱們的老爺子同姑娘不能去，他們就等候在這裡，也叫你們放心，如何？」

他此言一出，方管事尚未回話，門下的小王爺兩隻大眼還停在花牡丹的身上，而花牡丹一直衝着她吃吃笑。

小王爺開了口，道：「就聽他的這意見，叫他們兩人騎一匹，三匹馬也夠了。」

他叫來如聲五人只騎三匹馬，自然也有他的用意。

忽必亮心中惡狠狠，他不但要把王府的失金弄回來，而且還要趁機殺了來如聲幾個人，然後……

然後他要好好的拿下花牡丹玩上十天再計算。

爲什麼說計算？那當然是花牡丹合了他的意，不妨多叫花牡丹活幾天，如果不合意，玩了個夠就動刀子宰活人，絕不會放過一個人。

小王爺如此說，方管事不多言，門外立刻撥來三匹快馬，另外的三個韃子便合騎在別的馬背上。

來如聲一人騎一匹，然後是，別小堪與風流丹一匹，齊向前與伍小銀合騎另一匹。

那來如聲對花牡丹，道：「妹子呀，老爺子的年紀大，牙口也不好，妳在這兒小心的侍候着，咱們帶人去抬黃金，事情完畢就回來，千萬千萬呀。」

他這是叫花牡丹一切小心了，至於叫花牡丹侍候錢如土，那只有花牡丹心中明白。

花牡丹笑笑，道：「快去快回呀，今夜咱們不走了，說不定……」

她衝着小王爺嘻嘻一笑，媚眼一個勁的抛，俏嘴脆蘼花似的又道：「回來啊，歸來吧，我心中的郎……喲……」

眞會逗弄人，如果不是氣頭上，忽必亮早伸手去抓她了，不是嗎？忽必亮的舌頭在舐着嘴唇便知道了。

* * *

雷聲滾動似的鐵蹄，直往東南方疾馳而去，來如聲聽了錢如土的細說，他雖沒來過七里坡，但仍然十分順利的趕到神偷司徒丹幾人住的地方。

那地方也住了個喜歡吃肉不願當和尚的拐子劉。

就快趕到七里坡了，遠遠的，來如聲對方管事道：「大管事，快到了，咱們下馬由你的人再騎上，咱們兄弟在竹林外等你們，等你們奪回金磚好回太原城。」

他叫別小堪幾人也下馬，果然來了三個韃子再騎上，那小王忽必亮道：「你們不可以亂走，你們也走不掉的。」

來如聲道：「放心吧，只一証明黃金在，咱們的生意也完成了，到時候各位如果再想咱們出手助拳，那當然得另行議價錢。」

方管事忍不住的罵道：「你他媽的就只認識銀子。」

一笑，來如聲道：「我承認，哈……」

* * *

那小王爺忽必亮還眞有那麼兩把刷子，聽聽他對韃子們的指揮就知道他同他爹忽必顯一樣精通兵法。

「東西南北成犄角，各守二人搭弓準備射，一個人也不放過，另組十人去攻正門，再由五人一組成兩翼，慢慢的逼近竹林中的大屋

旁，沒經發令不許攻，聽我的叫聲再殺人。」

韃子們不回聲，一個個直點頭。

那小王忽必亮猛然對來如聲道：「你最好說的是實情，否則……」

來如聲拍拍脖子，道：「說瞎話你就摘下我這個。」

忽必亮嘿嘿笑了。

* * *

三十個韃子在移動，忽然間，就聽得附近傳來爭吵聲，聲音還越吵越大。

於是，暗中蠢蠢欲動的三十名韃子兵，在忽必亮的手勢下按兵不動了。

他們不是不攻擊，因爲吵聲太大了，何不掩藏起來聽上一番再計較。

* * *

「孫當家的，你若不聽我的話，過不久就會有痳煩。」

「去他的痳煩，老子就是靠痳煩混日子。」

「你不知道呀，來如風在江湖上是個有名的難纏人物，招惹上這傢伙，沒有一個會快樂。」

「叫他來找我，操他娘的，孫大爺一刀砍了他。」

「孫當家的，這金磚原是要定了的，可是我一聽扯上了來如風，娘的皮，我實在覺得金磚燙手呀。」

「別再囉嗦了，咱們天黑就上路，一旦到了郭元帥那裡，便十個來如風又怎樣，咬掉我的鳥呀！」

「唉，你是堅持不歸還，我也只有等着倒楣了，奶奶的，那個老傢伙必然不會放過我。」

「那就叫他們一併來，咱們一舉殺了他們，往後你過日子就太平了。」

「問題是我心中清楚，想殺這二人，那還眞得要有那麼幾下子，否則……」

「別說了，快吃吧，吃完了也該日落西山了。」

忽聽一人大聲道：「噫，怎麼馱金磚的驢子不安份，莫非是……」

忽又一人，道：「拐子劉，什麼事？」

原來那人正是住在此地的拐子劉，他的聲音帶粗啞，道：「四頭驢子在蹭動，這些叫天驢犯了驢脾氣，便是打死牠也不走了。」

傳來一聲尖叱：「多餵草料呀！」

這些人還不知道已經被人包圍了。

* * *

那對話的二人當然是神偷司徒丹與大刀片子孫得崖。

這二人已經爭論好一陣子了。

司徒丹自汾河灣逃回來之後，便決心要把金銀歸還錢如土，無他，惹不起那俠盜來如風也。

然而，大刀片子孫得崖可不這麼想，什麼樣的來如風，他才不在乎。

孫得崖只在乎金磚，因爲他帶着金磚去投郭子興，當面就是一個大功勞。

另外七煞神當然也站在孫得崖這一邊，是以那司徒丹還眞不敢對這幾人翻臉。

此刻，司徒丹也想通了，這光景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的認了。

* * *

大茅屋中的人們正吃喝着，忽的一陣狗叫聲。

這拐子劉還眞養了七八條老黑狗，一方面他獨住有狗爲伴，另一方面，過冬的時候吃狗肉。

拐子劉只吃黑狗肉，就如人們喜歡吃黑毛豬肉是一樣的，因爲黑的毛表示香，行家們也分得清，一黑二黃三花四白。

白狗的肉就如同白毛豬，總是帶着腥味不地道。

* * *

拐子劉的黑狗在狂叫，這麼一叫不要緊，大茅屋中的拐子劉走出門外來了。

他才剛站定，便聽得「颼」的一聲響，一支利箭已射過來，拐子劉的命大，拐子猛一撥，轉身就把門關上了。

拐子劉大吼：「不、不好了，是韃子。」

於是，大茅屋中一陣騷動，便院子裡的叫天驢也嗚叱嗚叱的大叫起來了。

七八隻大黑狗打前鋒，直往幾個韃子撲咬過去，其凶殘之狀，不亞於餓狼。

韃子們好像很會對付狗，就聽幾聲慘嚎，幾隻黑狗便嗥叫着往竹林中閃不迭。

於是，怒馬衝過來了。

爲首的方管事厲聲吼，道：「屋子裡人滾出來，你們逃不掉了。」

大茅屋中傳出厲吼：「可惡的韃子們，你們又下鄉來洗劫老百姓呀！」

方管事叱道：「咱是七王府的人，快把金磚交出來，也許還可以免你們一死。」

大茅屋中又傳來幾聲狂笑。

「哈……韃子們的鼻子尖，哪兒有金哪兒竄，可惜今天遇上你家孫爺，我叫你們一個一個的上西天。」

「殺！」

這是小王爺忽必亮的聲音，就這喧聲中，兩翼的人已接近大茅屋了。

* * *

孫得崖果然不簡單，他在茅屋中細聲講。

「記住，別輕易出去，韃子們的騎射中外馳名，咱們等，等他們接近了，一衝而出，殺他們個措手不及放箭。」

司徒丹道：「奇怪，韃子們怎麼會找到這兒來？」

他一頓之後，又道：「莫非是那老傢伙在暗中弄詭？他把韃子們找來的？」

司徒丹自也不是簡單人物，他只一想之後，幾乎肯定是中了錢如土的計。

到了這時候，司徒丹才知道薑還是老的辣。

* * *

兩邊各五個韃子已快撲到大茅屋前面了，再看來如聲五個人，他們早已退在二十幾丈外，光景五人還在吃吃笑，等着看熱鬧了。

是的，熱鬧中帶血腥，看的人十分心驚。

來如聲幾人還眞的吃一驚，因爲姓孫的大個子，動起刀來不含糊。

猛可裡大茅屋門拉開來，當先衝出的就是孫得崖。

只見這大刀片子孫得崖雙手握緊刀把子，他厲烈的十九刀連一氣，刀聲之外是刀芒，刀聲咻咻難分清，刀芒條條連成綫，立刻間就是血光迸現，兩個衝進去的韃子便被他砍得頭也不知掉到什麼地方去了。

隨之衝出來的七煞神更了得，舞着砍刀迎正面，十個韃子成隊形，但經不住他七人的搏殺，沒幾下子也散開來了，光景就聽慘叫之聲此起彼落。

那方管事與小王爺二人併肩拍馬殺過來了。

司徒丹突然打出一把飛刀，他的刀扎在小王爺的坐騎脖子上，把那匹馬扎得前蹄揚起來，差一點沒把忽必亮掀下馬來。

於是，雙方立刻狠幹起來了。

三小王爺打橫撥馬衝過大草屋前門，正遇上七煞神老大「拚命三郎」胡強！

胡強是個毛臉大漢，遇上小王爺忽必亮，一聲吼叱：「老子宰了你這小狗！」

他出刀乃是大敞門的殺，一刀砍中就要命，只不過忽必亮乃七老王的兒子，父子幾人的武功高！

忽必亮見這人出刀架式，便明白是個狠角色，對付這樣的人可不能操之過急，彎刀斜着迎上去。

「噹！」

胡強一刀被阻住，一個箭步衝上去，他這就要伸手去抓忽必亮下馬來，然而忽必亮的馬術精，他在馬背上猛一滑，立刻滑向另一邊！

胡強一把抓個空，馬肚子下方忽然冷芒一現，胡強哎呀一聲叫罵：「唷，操你娘的來這一套呀！」

他的大腿正中央被彎刀扎了一記狠的，他不退，不但不稍退，而且雙手抱刀一陣狂砍，於是……

於是忽必亮的馬倒了楣，先是馬屁股上開了口，當怒馬斜衝一半，胡強又是一刀殺，那馬便被開了膛，低號一聲倒在地上了。

那忽必亮不等馬倒地，一個鯉躍龍門跳在一丈外，於是，流血的胡強撲過來了。

胡強乃七煞神中有名的拚命三郎，別說是中了一刀，便再中三刀也不在乎，但有一口氣，便只有拚到底。

忽必亮這傢伙挨刀不退，立刻想到還不是爲了那些黃金在拚命。

忽必亮並不在乎胡強的狠勁，他也不是個稻草人，於是舞動彎刀與胡強幹上了。

* * *

再看另一面，神偸司徒丹找上了方管事，他原是一刀扎在忽必亮的馬身上的，豈料方管事一刀殺過來，那神偸司徒丹的武功雖比不過來如聲幾個人，但對付方管事他仍然覺得輕鬆。

其實，方管事是帶傷而來，才會同這司徒丹殺了個平分秋色！

兩個人你一刀我一刀的對砍着，不時的又傳來一聲淒厲慘嗥，聽得人們心頭猛一緊！

十名正面攻堅的韃子們圍住五個人在玩命，另外各五名側翼的韃子正分別圍緊了兩個大毛漢狠幹着！

那十名埋伏在附近四個方向的弓箭手們，此刻只是乾着急，因爲雙方人馬在纏鬥，無法認準敵人呀！

* * *

先是右翼五個韃子，他們圍住的大漢乃是七煞神中的七小弟，這人叫「搏命客」常在天，只見他長短刀分別握在手中，撥破堵殺，挑刺砍擋，還眞的不把五個圍殺的韃子瞧在眼裡，只不過能狠難抵衆犬，他也只是緊守門戶不搶攻，偶有佳作也不起甚麼大作用。

幾個韃子殺紅了眼，有一個玩命了，他抱刀地上滾，一滾滾進常在天的身邊來，彎刀起處，常在天「猴」的一聲叫，左小腿立刻痛得錐心徹骨，隨之他一刀切下去，那個韃子的半個腦袋不見了。

「殺！」

另外四個韃子亂刀下，常在天的身上開了花，他至少挨了七刀，大吼一聲便往外衝去，他逃得眞辛苦，連蹦帶跳的往林中奔去。

（未完・八）

上文提要： 小子與勞克定新規矩，偸時沒追兵則二八拆帳，若動刀小子要六成，議定後等着以逸待勞，等丁百年搶來的龍珠，然後下手。勞克第二次偸彌勒佛肚子上的藍寶石掛了彩，追來了三頭巨犬與大總管卜在冬、副總管齊中岳，兩人不敵小子艾慈的刀法，一個幾乎被開膛，一個肩頭流血，雖認出艾慈的刀法，却難奈小子何……

新派武俠詼諧傳奇／辛可

文・圖　士・飛

小子統吃



人去莊空失寶石　白忙一場送銀票

眼前他與齊中岳二人已無再戰能力，而黑桃愛司却又是那麼輕鬆的像等着宰鷄似的要拿他二人開刀。

有道是「技不如人，縛手縛脚」。這時候還充英雄好漢，豈不是在拿自己的性命來開玩笑？

他思忖着，對艾慈一聲苦笑，道：「小兄弟，今天我二人是砸了招牌又塌了台，我們打落牙齒和血吞，一切全自認倒霉，試問，我二人除了死之外，可有什麼你以爲可以轉圜的餘地？」

「咻！」利刄又收回來。

艾慈冷冷地道：「你們說，要我怎麼個轉圜法？」

他又故意深深的嘆了口氣，道：「我這個人聽不得別人好話一句，更怕人甜言蜜語，眞擔心，有了這麼一項可怕的缺點，未來的歲月裡，能不能在道上闖出什麼王呀魔的，雄呀霸的名堂來。」

他走前一步，又道：「也罷，只要不叫我受騙上當，打個商量倒也無妨，不過我得醜話說在前頭，一旦被我發現吃了虧又上了當，我的報復手段也是一流的，先宰了你們的舌頭下酒吃，再挖你們的眼睛當彈珠玩。」

這些話軟硬兼施，艾慈小子也眞是要得！

卜在冬道：「我姓卜的保證，今晚的事等於沒發生，我二人守口如瓶，就算回去見了堡主，我們也只說遇上高强蒙面人，我二人打不過才受了傷，蒙面人已經遠去了。」

艾慈拍手笑，道：「眞會編故事。」

他突然臉色一變，叱道：「呸！你倒盤算得好，拐個彎叫我放你們，你拿小爺我當頑童呀，吃撑了逗你倆玩！我告訴你們吧，三年前黃河發大水，小爺我還坐在浪頭上翻觔斗，老黃河也拿我沒辦法，你老小子還想耍我呀！」

他提到黃河，還眞的沒把他淹死。

卜在冬和齊中岳還以爲他在吹牛。

其實，他除了沒在浪頭上翻觔斗外，還眞的在浪裡漂了兩天零一夜。

卜在冬想了想，道：「難道你還有什麼放人的好條件？」

艾慈笑了笑道：「上路了，上路了，二位果然是江湖裡混出的行家，一點就明。」

他笑得好天眞。

頓了頓，又說道：「當知我乃大贏家，喊價碼也好，談條件也罷，均由我開出來，那有輸家先開口的！」

頓了頓，又說道：「這麼辦，

我呢，家口太大，吃閒飯的人又多，每天爲了要塞飽這塡不滿的肚皮，害得我跑東到西，受到刮風日晒之苦，動刀動槍，愿得拚着性命幹，就拿眼前來說吧，我玩刀拚命爲何來，還不是爲了百口人的肚皮呀，苦喲！」

他倒反而訴起苦來了。

卜在冬正要開口，齊中岳已怒喝道：「黑桃愛司，你別他娘的窮扯蛋，說來說去是想敲幾個銀子花花，你這是偸搶不成換個手法來敲詐。」

卜在冬笑：「開個價吧！」

艾慈哈哈笑道：「好，這是好現象，二位的性命又見曙光一現了，好的開始，這交易就成功一半了，我呢，也很清楚二位也是受人使喚爲人賣命的可憐人，我若獅子大開口是會嚇二人一大跳的，也罷，我這裡點到爲止，你們那裡大方出手，我這裏也就哈哈大笑成交了，我看就這個數目吧！」

艾慈伸出個巴掌來。

灰濛濛的月光下，卜在冬一看，道：「五十兩？」

艾慈突然收回手，哭笑不得地道：「我的沒見過世面的老爹娘啊，二位的命也太賤了吧，才值五十兩呀，五十兩對我而言管個屁用呀，還不夠我送人小費呢！」

「五百兩？」

艾慈搖搖頭。

齊中岳暴吼道：「難道是五千兩？」

卜在冬在喘大氣了。

艾慈又亮出利刀來，輕描淡寫地道：「一個蹦子兒也不能少，二位不要忘懷了，可是二位提出的保命條件，成與不成我不在乎。」

一副吃定了他二人的模樣。

卜在冬一咬牙，道：「好！五千兩銀子算是敲定了，你說，我們如何交銀子，何日何時又何地？」

艾慈淡然一笑，道：「此日此時此地，二位，我是個急性子，什麼也不能擱在心裡，那會發霉發酸發臭令我坐立不安，所以愈快辦愈好。」

齊中岳又破口大駡，道：「放你娘的屁，爺們出來抓小偸的，你見過誰抓小偸還要扛着五千兩銀子的？」

這倒是實話。

艾慈笑笑，道：「稍安勿躁！怪我沒把話說清楚，對不住！對不住！」

卜在冬道：「那就快說清楚吧！」

艾慈笑笑道：「我就在這大石上候着，你二位快到飛龍堡去取，不論你們回去偸也好，騙也罷，甚至向丁百年借支而來個寅吃卯糧，我都不管，只要湊足五千兩銀子送過來就成了。」

卜在冬對齊中岳施眼色，當即道：「好，我二人回堡去湊銀子，這兒距離不過五七里，約莫個多時辰之內，銀子一定送過來。」

艾慈嘻嘻笑道：「二位眞大方，也慷慨得可愛，不愧道上混的朋友，快些回去吧，流了那麼多血，我看了心不忍，別光顧着張羅銀子，也得治治傷呀！」

艾慈這時候緩緩地坐了下來，光景還透着清閒的等人樣。

於是，卜在冬與齊中岳二人互扶着往飛龍堡方向疾走而去。

艾慈看二人走遠，露齒一笑，沉聲道：「我親愛的勞大叔，你該出來了吧！」

一陣沙沙聲傳過來，勞克瘸着走出來。

他邊走邊吼：「好小子，你可眞勢利，你看老夫受了傷，故意在石頭上磨時光，什麼意思？」

他走近大石，又道：「東西沒弄到手，老夫的大腿幾乎報廢。」

艾慈笑道：「沒弄到手沒關係，咱們再去弄，總會把它弄到手。」

一搖頭，勞克道：「玩意兒是不賴，只是埋伏機關太霸道，如果不是我躲得妙，老命早就沒了。」

艾慈安慰地道：「別怕別怕，這一回我陪你老去，你只管專心盜東西，我保證一根鳥毛也不叫你掉。」

勞克一拍雙手，哈哈笑道：「好小子，你可眞叫鬼靈精，我勞克眞的是有眼有珠，打着燈籠找到你合夥，走，咱們這就去。」

艾慈反而有些遲疑：「你的傷勢……」

勞克道：「肩頭上一箭射在骨頭上，大腿上掃掉老夫一塊皮，閻王派來的小鬼抖鐵鍊要拿我老人家，突然發覺我的陽壽還有幾十年，所以我連血也沒流多少，這時候我敷了藥，已經好了一大半。」

艾慈關懷地扶着勞克道：「勞大叔，你千萬要多活幾年不能死，江湖上想找你這種合夥人，可也眞是不太容易呀！」

勞克道：「那就要看你小子往後的表現了。」

二人一路又繞到飛龍堡的堡牆外。

先是找了個死角，二人翻身上了牆，早發覺堡內正在忙着調兵遣將。

其中有個國字臉虬髯大漢，正是「飛天蜈蚣」丁百年，只見他先招呼兩個人走出飛龍堡，然後又邁開大步率領着十幾個壯漢走出堡門外，朝着前面兩個人走的方向，保持着半里地距離。

飛龍堡內剎時間又平靜下來。

只不過這種平靜也是暫時的，也充滿了緊張，因爲飛龍堡門口還有七八個大漢在巡視着。

勞克駕輕就熟的領着艾慈到了大廳裡，廳上的燈火盡熄，迎面條桌上，三尺高的彌勒佛的肚臍眼上的藍寶石，依舊發出月一般的誘人光芒，美極了。

勞克一打手勢，二人一前一後的摸到那丈多高的條桌前面。

艾慈伸頭仰面看，附耳笑對勞克道：「你眞是老糊塗，何不連着彌勒佛都抱走算了。」

勞克急搖手，道：「彌勒佛不能動，一定是連着厲害的機關呀！」

他伸手，小心的指着箭的方向與鋼刺的來處。

艾慈拔出利刀來，示意勞克快動手。

攀上太師椅，勞克這一回換了個臥姿。

吃一次虧學一次乖，他怕再挨箭。

他伸出細膩的手，動手取那顆藍汪汪的寶石。

就在寶石被勞克撥動的時候，只聽到「咻咻」與「颼颼」之聲，緊接着就是一陣劈哩叭啦的擊打聲，轉眼間，一應盡被艾慈撥打於地。

就在這時候，勞克一喜道：「走啦！小子。」

同時間，廳外傳來脚步聲。

兩條人影鬼魅似的閃出大廳外，早聞得大廳外面有人，高吼道：「什麼人，站住！」

勞克根本不理。

艾慈跑得像猴跳。

眞的依言站住的，一定是王八！

二人躍過牆頭，立刻拔腿跑，抄原路到了那矮樹林。

勞克喘着大氣席地坐，把個好大的藍寶石捧在手上瞧，他迎着林梢照進來的月光，哈哈直笑。

艾慈咧嘴笑道：「勞大叔，你在這兒把玩，我去去就來。」

勞克一把拉住艾慈，道：「你要上那兒？」

「我去收銀子呀！」

「收他娘的什麼銀子？」

「兩條人命折合的五千兩銀子呀！」

勞克大不以爲然地道：「娘的，我怎麼看你就是怎麼個黑桃愛司，你是窮急了，還是財迷心竅？五千兩銀子也值得你拚小命呀？你看見了的，飛龍堡高手盡出，丁百年的武功高不可測，你以爲你是上寶山？我看你是上刀山，省省吧！我的黑桃愛司。」

哈哈一聲笑，艾慈道：「你的目的已達，我的銀子未收，五千兩銀子是我的外快，你別是看了眼紅，怕我發了財就不理你這個窮朋友，是吧？你老放寬心好了，艾慈不是這種人，我呀……」

他頓了頓，又道：「我看這麼辦，你去老地方等着我，比較起來安全些，我把帳一收，隨後就跟上來。」

勞克沉聲道：「我不走。」

艾慈晃着頭道：「你就在這兒幹什麼？」

勞克有些傷心地道：「等着替你收屍呀，乖乖兒！」

「呸！呸！呸！」

艾慈道：「叟言無忌算放屁，你也別咒我，我絕對死不了。」

勞克道：「誰敢替你打包票？」

艾慈身子一彈，半空中發話，道：「誰也沒有我自己打的包票可靠。」

眨眼間，他失去了踪跡。

勞克嘆口氣，道：「趙老怪呀！趙光斗，你是怎麼調教出這麼一個混帳徒弟來。」

＊ ＊ ＊

艾慈心中很明白，丁百年再是了不起，也不見得就能攔得住自己，姓丁的想留住自己，那得露上一手來。

他艾慈可是個了不得的人吔！

月影兒西移得很快，因爲艾慈站的那塊巨石已被西邊的一排樹影兒遮住了。

灰慘慘的月光，却照在林梢上，就好像大片樹林子披上了一層白紗。

當艾慈掠上一棵大樹頂的時候，遙望巨石前面，卜在冬的右肩頭包紮着白布，另一人不是「飛刀手」齊中岳，雖然距離稍遠看不清楚來人的面貌，但那人的動作很俐落，齊中岳肚皮傷得不輕，他重傷不能來，而這個人一定不簡單。

突然，卜在冬揚聲道：「黑桃愛司，你可以出來了，卜某人特地送五千兩銀子來的。」

另一人也叫道：「不錯，只因敝堡副總管傷勢重，特由在下陪卜總管來，你可以放心的出來了。」

艾慈却悠閒的窩在樹枝間，副好整以暇的樣子，他心中明白，你們這羣黑心王八蛋，把小爺我當成穿開襠褲子的娃兒了，娘的，到時候少一個蹦子兒也不行。

就在卜在冬和另一大漢叫喊之後，艾慈尚未現身之前，雙方一陣僵持中，從飛龍堡方面，突然像狼羣也似的閃出十幾個大漢來。

這些人刹那間集中在岩石前面。

這些人的身法犀利，動作粗野迅捷，人手一把刀，威風凜凜，殺氣騰騰，顯然是丁百年的貼身殺手。

這干人剛剛站定，突然間像天外撲擊而來的巨飆一般。

一位長髯飄胸五十上下的大漢，紫膛臉上盡是一層寒霜，錦袍拂動中，那把灰髯飄浮如波浪。

這人剛剛站定。

艾慈已在樹梢上哈哈大笑，道：「人都到齊了嗎？」

來人正是道上梟雄「飛天蜈蚣」丁百年。

卜在冬怔怔沒開口。

丁百年夜梟般地怪笑道：「十年江湖平靜，如今出了妖精，不知道行如何，就想興風作浪。」

樹上面，艾慈凝聚一股强勁的眞氣，吼聲如雷，道：「多年江湖不太平，因爲有條毒蜈蚣，拉着一羣小妖精，專搞坐地分贓的事。」

丁百年哈哈大笑。

林鳥也被驚飛起來了。

喲！兩人在比內力啦！

艾慈說道：「如果我是你丁大堡主，我此刻一定笑不出來。」

暴笑之聲突止。

丁百年吼道：「什麼意思？」

艾慈一聲尖尖的刺耳笑，道：「因爲在小爺我肚子裡，正有一件你丁大堡主急欲知道的消息，而且這可是一件有時間性的消息。」

「什麼意思？」

艾慈頭下脚上飛下樹，中途陡然連着三個觔斗，雙腿連環縱彈，身如飛鷹般又落在那塊巨岩上。

賣弄了一下，他那高妙的輕功。

他只一站定，便衝着石下的卜在冬道：「銀子拿來了？」

他伸出右手要銀子，同時雙目含威逼人。

卜在冬回望丁百年，他一句話也開不了口。

丁百年冷冷哼了一聲，道：「眞他娘的小潑皮，沒見過小鬼也敢向閻王老子伸手要東西。」

艾慈暴怒的射出懾人的目芒。

卜在冬不禁打了個哆嗦！

艾慈鼻孔哼了一聲，戟指卜在冬道：「這麼看來，五千兩銀子你根本沒有帶來了，是嗎？」

他轉向丁百年，又道：「好吧！這件事等下談，先同丁大堡主談一件買賣。」

丁百年冷冷哼道：「買賣？小王八蛋我同你談什麼買賣？老子來是送你小子上西天的，難道你不知道？」

艾慈一聲笑，道：「有關此點，艾慈當然明白，但這件買賣沒談成，甚至連說出口的機會也沒有，我可愛而偉大的丁大堡主呀，你的損失可就太大了。」

丁百年大怒，道：「老子有何損失？誰敢動我分毫？你他娘的滿嘴胡說，可是想找機會叫老夫開脫你的死罪？」

艾慈無奈地道：「好吧！既然大堡主不怕上當，又不在乎損失什麼，我又何必多此一說！」

丁百年似乎聽出對方小子話中含意，當即說道：「好，你小子快快口吐眞言，如果所言是眞，老夫或可放你一條生路。」

「不！不！不！」

艾慈搖手道：「我慈悲爲懷的大堡主，我這個人是個視財重於命的人，換句話說，我根本就是個要錢不要命的小人物，這世上太多小人物需要金錢加以滋補了，我就是這種需要營養的人，只要你肯花幾個銀子，我自會把這件對你十二萬分重要的大事情說出來，至於你老放不放我一條出路，他娘的，我要是操心害怕就是那條小河裡的王八。」

丁百年破口怒罵道：「他奶奶的，孫猴保唐僧，經過八十六個妖精洞，娘的！你小子是那個洞裡走脫的小妖精？」

「怎麼每個人都說我是妖精？」艾慈心裡想着，但還是淡淡地說道：「我的消息有時間性，弄砸鍋，我可不負責。」

丁百年道：「快說！」

艾慈搖頭，道：「沒說好價碼，沒收到銀子，我怎麼會說出來？」

「你要多少？」

艾慈伸出一巴掌，道：「這個數不多吧？」

「五十兩銀子？」

艾慈突然捧腹大笑，道：「我的丁老祖宗，你怎麼說得出口？我又不是叫化子，五十兩對你大堡主而言等於是打個小小噴嚏，嚇人一跳却不痛不癢，怎好開口……」

「你要多少？」

「五千兩。」

「他娘的，一句話就要五千兩，你拿你丁老爺當驢？」

艾慈忙搖手，道：「千萬別生氣，生意不成仁義在，消息我也不用賣了！」

丁百年咬牙欲碎，心中也自忖道：「給你銀子量你也帶不走，我是來宰人的。」

他只稍一思忖，便冷冷地道：「好，我給你五千兩銀子，如果我發覺你小子誆我，嘿嘿……」

艾慈笑道：「那就快點，艾慈收你銀子以後絕不走開，仍然坐在此大石上，等我對你說的消息證實不假，方才安心走開，我不花昧良心的錢。」

「給他五千兩銀票。」

有個四十來歲山羊鬍的人走上前，自懷中摸出幾張銀票來，月光下他仔細的數，搬指頭算，心不甘情不願的把五千兩銀票抛向艾慈。

艾慈一手撈住銀票，左手拿票，右手指在票子上彈了幾下，小心的折好，更小心的塞入懷中，笑嘻嘻的又伸手向卜在冬道：「拿來吧！卜大總管。」

卜在冬哭笑不得，却又聽艾慈道：「你可是手頭不方便？沒關係，我早說過了，借支呀！貸款也行，寅吃卯糧要比挨刀好呀！」

丁百年開口沉聲道：「再給他五千兩銀票！」

卜在冬聞言一轉身單膝跪地，道：「堡主！」

「這眞是教他感動啊！」

丁百年道：「不用說了，這個觔斗栽大了，飛龍堡不能在陰溝裏翻船。」

「屬下該死！」

丁百年手一揮，卜在冬便退一邊。

他冷冷地道：「銀票你也撈夠了，快說吧！」

笑嘻嘻地一抹嘴，艾慈先自言自語地說道：「娘的，賺錢這般不容易，除了風霜之苦，還要擔驚受怕。」

他頓了一下，這才對丁百年說道：「丁大堡主啊！你實在是個糊塗蛋，你不該來此地呀！」

丁百年戟指在石頭上的艾慈怒罵，道：「娘的！小王八蛋！老子五千兩銀子就買你一聲罵！」

艾慈搖頭道：「不是呀！我有個伙伴叫勞克，你可知道這個人？」

丁百年大驚道：「這人是個紅鼻子？」

艾慈點點頭，道：「對！對！對！就是那個老小子。」

丁百年不由大吼，道：「神偷『紅心老克』，他人在那兒？」

艾慈指着飛龍堡，道：「八九不離十的他又摸進你的飛龍堡去了，他一心想要你的藍寶石呀！」

丁百年大怒，沉聲道：「好小子，勞克既然是你同伴，你會爲區區五千兩的銀子而出賣朋友？」

艾慈深深一聲嘆，道：「我原不會出賣朋友的，可是那老小子每次盡在佔便宜，我們的情誼建築在銀子上，對於勞老頭利字當頭六親不認的老不朽，我早就恨透他了，若是給你丁大堡主遇上這種見利忘義的老小子，你早就『卡』抹他的脖子了，對不對？」

艾慈比了個宰人的手勢。

丁百年却嘿嘿冷笑道：「想不到你們之間也有轇轕，竟然會磨擦出火星子來，眞他媽狗咬狗一嘴毛，道上的哥們有福了，哈哈……」

艾慈苦笑，道：「偉大的丁堡主，你移駕回堡吧，萬一叫那老小子得手，那可就不千我的事了。」

突然——

丁百年一聲斷喝：「圍起來。」

宛如一羣幽靈，十幾個黑衣怒漢早已按捺不住心頭的怒火，立刻把巨石圍了起來。

丁百年沉聲地道：「白中虹與宮雄二人也留下來，這小子想逃走，下重手砍了他。」

丁百年轉身急走。

卜在冬與另外五名大漢緊緊的跟了上去。

一行，直往飛龍堡奔去。

艾慈雙手插在腰帶上，吊兒郎噹的在石頭上邁着四方步子，走到南又走回來，他眞想笑出來。

只這麼辛苦大半夜，腰裡麥克麥克一萬兩白花花的銀子就到手了。

然而，躲在附近的「紅心老克」心中在冒火，他暗罵艾慈十九代老祖宗！

就差沒大聲罵出來。

他不該罵我沒道義，更不該說我不講交情，這小子才在世面上混了幾天，他就學會了一個人二十年也學不會的老油條！

* * *

艾慈站在石頭上，左顧顧右盼盼。

突然，他揚聲道：「如果我要撒鴨子走人，娘的皮，眞擔心會殃及池魚，叫你躲你偏來，以我看……」

「無影掌」宮雄暴吼道：「娘的皮，你在咋呼個鳥！」

艾慈咧嘴一聲笑，道：「聞說你姓宮，飛龍堡四武士之一的高手人物，如果我這裡拍屁股走人，丁百年會不會罵你是個無用的人？」

白中虹冷冷地道：「今晚你還想走？但等堡主再回來，一併將你和那三隻手的搭檔送到閻王那兒去。」

艾慈却笑笑道：「乾脆我坐下來等，約莫半個時辰是足夠了。」

艾慈往石頭上慢慢蹲，突然間他一聲吼：「乖乖，那是什麼呀！」

四周的人極目望過去。

有的踮着脚跟看，什麼也沒看見。

却突然半空中有人發話，道：「眞是一羣笨猪！」

艾慈的聲音。

石頭上早已空空如也不見他的人。

「上當啦！」

艾慈躍過黑衣人頭頂，三個起落，人已在十丈外。

白中虹第一個叫上當。

宮雄雙掌一錯，啣尾拚命追，口中大罵道：「艾小鬼！黑桃愛司你別跑，今夜你是休想走得掉。」

艾慈的身影並不遠，他故意在

宮雄前面五丈遠。

宮雄的叫罵聲，令白中虹也聞聲追上來。

三個人脚程快，刹時就是幾里外。

連着翻過幾個小山頭，太子河水聲早已聽不到了，甚至便窄如一條帶子的河流也看不見了。

前面，出現一條山溪，九棵老松虬結在山崖怪石中，就好像張飛的那張大花臉。

這時候山頂冒出魚肚白，些微的光芒在碎雲邊出現，也算是個大晴天。

宮雄與白中虹二人追到老松下，突然不見艾慈的影子。

抹着滿臉的汗珠子，宮雄對白中虹道：「娘的！我們這是追到什麼地方了？」

白中虹四下看一眼，搖搖頭道：「娘的！少說我們已追了二十餘里了，這裡眞荒涼，那小子不知躲在什麼鬼洞去了。」

宮雄道：「我看算了，就算追得上，我二人不定能收拾得了他！」

他坐在一塊大石頭上四下看。

天已經大亮了，天上的薄雲也被烈陽化開了，大清早就覺得有點熱。

但就在這時候。

就在白中虹坐的那塊石頭上，他一躍而起，對着不遠處石上坐的宮雄道：「宮兄快來看！」

一個箭步到了大石前，宮雄向大石頭上看，只見石上寫着幾個歪斜得十分可憐的字：「艾慈不打沒銀子的仗。」

這顯然是艾慈的手筆。

他才學了斗大的字一籮筐，如今全用上了。

對艾慈而言，學那麼多字鳥用，夠用就好了。

他不會在大石頭上寫四書五經的中庸，只要敵人看得懂就成啦！

宮雄摸着石頭上的字，惡狠狠的罵：「他娘的，咱們被這小子耍了。」

太子河南面，河水繞過赤陽鎮，河岸的蘆葦中搭了一塊跳板，幾隻竹子插在河底白沙裡，把那塊三尺寬的木板架起來，有一艘小船便緊緊的繫在岸邊的木板旁。

此刻，正有個六十來歲的老人翹着一隻脚丫子搓呀搓的，搓得他齜牙咧嘴。

搓掉的脚皮，却又引來不少河裡小魚在爭食。

這情景蠻教人噁心的。

有個與艾慈年紀差不多的十五六歲年輕人，却又在河的上游洗青菜，他人蹲在木板上，低頭仔細地洗着。

細看船尾老者，五短身材紅鼻頭，敢情正是「紅心老克」勞克。

他身前擺了一把細瓷茶壺，有幾隻杯子，除了其中一隻有涼茶外，另外幾隻杯子却倒扣着。

勞克搓得好不舒坦，另一隻手還拿着那個鴿蛋大小的藍寶石，迎着船棚上的陽光，看得他抖肩哈哈笑，光景可眞自在。

只不過當他得意忘了形，觸及肩頭與大腿的傷時，他會老眉一皺的叫聲「啊！」

「勞爺，艾兄弟怎麼不來，他會不會出事呀！」

勞克頭不轉目不移，仍然把玩着那顆藍寶石，漫不經心地道：「那個小王八蛋，提起他我就肚皮直冒火，背地裡他把我老頭子罵得不值一文錢，娘的，難怪我不感冒會打噴嚏，原來是他在背後罵我。」

年輕人嘻嘻笑道：「勞爺，艾兄弟不會是那種人，如果勞爺眞的有個三長兩短的話，我敢說這世上最傷心的人就是我小三與艾兄弟了。」

「呸呸呸！你他娘的狗嘴裡吐不出象牙來，什麼叫三長兩短？你想咒我老人家呀！個小兔崽子！」

小三咧嘴一笑，道：「勞爺，小三盡說老實話，我小三那天不在求上天，叫你老多福又多壽，活得比壽星老還要命長，也叫壽星老吃味。」

「還要萬事平安如意，要什麼，手到便拿來。」

這聲音來自岸上。

一頂破草帽，天藍色長衫的前襬掖在絲腰帶上，鹿皮快靴是新的。

唔！艾慈穿得眞不賴，腿一抬便跳到小船上。

不錯，正是艾慈來了。

小三在木板上站起來，艾慈的聲音他一聽便聽出來了。

他跟着艾慈走上船，笑道：「艾兄弟，中午吃水餃，我切了一棵大白菜，拔了半斤韮黃，羊肉弄了三斤整，就知道你會這時來，艾兄弟，你能吃，我還備了兩斤女兒紅，勞爺爺我們一起吃，吃飽了把小船放到老柳下，你們睡一覺。」

艾慈拍拍小三肩頭，笑瞇瞇地道：「聽你這麼一說，這頓餃子一定很好吃，去弄吧，我折騰這一夜早就餓啦！」

艾慈走向勞克，他想笑，却又不敢笑出聲，道：「嘖嘖！勞大叔，你怎麼弄得全身上下五顏六色，還痛嗎？」

勞克看看蹲下來的艾慈，手指頭戟指艾慈的鼻子，咬牙切齒地道：「我說小子，我老人家可沒拿你當外人，提携後輩，我已不遺餘力，怎麼的，合着你賺了一萬兩銀子，我却叫你在背後罵成不是人，

你今天給我說清楚，你這是什麼意思？嗯！」

艾慈哈哈大笑，道：「你老以爲我眞的在罵你呀！」

「難道不是？」

艾慈用手指頭蹭了鼻子一下，道：「我只不過在折騰飛龍堡那幫龜孫王八們的謀略上，略略的加上一些應景的佐料而已，豈會眞的罵你老。」

勞克不依地道：「我老人家親耳聽到的，豈容你小子耍賴。」

艾慈笑道：「既然勞大叔不依，也罷，小子認罰，挺熱的天，人的火氣本來就大，我可不能對你老火上加油，那會有傷身子骨的。」

嘻嘻一笑，勞克道：「這還差不多。」

艾慈一屁股坐在勞克對面，笑道：「你要罰我什麼？」

勞克伸手道：「拿來。」

一怔，艾慈道：「拿什麼？」

「你懷裡不是有兩張銀票嗎，咱們一人一張。」

艾慈忙打躬作揖，道：「不成！不成！只有這麼一點點，大叔多多體諒，這些銀子早就不屬於我的了。」

勞克收回手，自言自語地道：「又是老話一句來搪塞，娘的，你大把大把銀子要往那兒送，問你一聲你裝糊塗，問上兩聲你就『莫宰羊』，什麼玩意兒！」

艾慈一笑，隨手掏出個瓷瓶，道：「我這兒弄了一瓶理筋修骨生肌造血又順氣的丹丸，名字好像叫龍丸，我特地爲你老弄來的，你老傷成這樣，比我自己傷在身上還令我難過，痛苦……」

他倒出幾粒來，有一股芬芳的香味飄來。

艾慈又道：「你張口，快把這幾粒吞下去。」

勞克道：「眞貴呀！幾粒丹丸折價五千兩。」

他好像心不甘情不願的吞下龍丸。

於是，勞克又把那顆藍寶石遞在艾慈手中，呵呵笑道：「他娘的，一看到這玩意兒，什麼樣的痛苦全忘了。」

這話倒是眞的，「人爲財死」嘛，既然能爲它死，就更甭提這一點點傷啦！

艾慈接過寶石看，迎向日光直叫妙，嘖嘖不已地道：「我的乖，太陽一照，就好像裡面又有無數個小太陽，何止霞光萬道，簡直就像天上一顆星，無價之寶呀！」

勞克得意地道：「可不是嗎，比皇帝老兒頭上戴的那顆藍晶晶寶石還大得多。」

「也是値錢東西。」（未完・十一）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谷

昔日玩伴乃傳人　眞假血女已分淸

上文提要： 左慧姑母女團圓，小峯也爲她們高興，突然神簫玉女出現並叫左母師父，眞是晴天霹靂，原來左母就是鬼谷谷主，小峯想起親娘、外公、總管何三清都死在神簫玉女手中，罪魁禍首便是谷主，雖經谷主幾番解釋，小峯亦非報此仇不可，谷主願以死謝罪，慧姑相勸，小峯殺神簫玉女泄憤，而後奪門而去，把此寃仇暫且擱下……

聲冷氣傲，飛揚跋扈，出自鐵掌趙峯之口。

小峯忍了忍，邊走邊說道：「各位請閃開，借一步路，讓在下過去，免得傷了彼此的和氣。」

餘音尚未落地，玉面郎君楊明大呼小呼叫道：「哼，讓路？你想得倒美，在客棧時因怕擾了別人的酒興，放你一馬，現在好不容易將你堵住，休想再逃出我們的手掌心。」

康少峯再忍一口氣，道：「楊明，狗急跳牆，人急拚命，希望別逼在下做出足以令你抱恨終身的事來。」

玉面郎君楊明勃然大怒道：「小雜種，撒泡尿照照你自己，就憑你這副德性也敢吹牛說大話，當心風大閃了舌頭！」

振劍一抖，抖出無數劍花，存心想激怒康少峯。

趙峯父子兄妹也沒閑着，一陣走動，將小峯圍住。

康少峯不進也不退，神態從容自若，望着楊明，不疾不徐道：「姓楊的，若是往常，就憑你這一句小雜種，就足夠你死無葬身之地，不過，本掌門念你年幼無知，願破例開恩一次，死罪且先記下，以觀後效，爾後如敢再犯，閻王爺就會請你去吃晚飯！」

這神態，這語氣，冷傲至極，也狂妄至極，根本未將黑虎莊的人放在眼內。

四人耳聞目見，怒氣橫生，鐵掌趙峯暴跳如雷道：「臭小子張狂甚麼，死到臨頭了還吹牛說大話，這樣你死得更快更慘！」

話落人起，式行「推山塡海」翻腕就是一掌。

金扇銀筆趙一德、蛇蠍美人趙婉君，與玉面郎君楊明，一直以爲幽冥教主楊威之所以會離他們遠去，完全是小峯母子的錯，懷恨極深，早存殺人洩憤之心，睹狀立即發招效尤，凌厲的掌風，騰吐的劍氣，從四面八方攻向康少峯。

康少峯有饒人之心，別人却無饒他之意，不禁勃然大怒道：「你們想死就死吧！」

嗚！取下殘琴，挽起一片狂濤。

好厲害的龍虎門第三代掌門人康少峯，殘琴繞體疾劃一週，暗力洶湧澎湃，四人全部立身不穩，跌跌撞撞的退下去。

康少峯傲然卓立，吐字冰冷：「姓楊的，一聲小雜種不能讓你白叫，賞你一個嘴巴子，以示薄懲，看你下次還敢不敢！」

敢字出口，掌已摑至，楊明欲避無路，硬生生地吃了一掌。

這個巴掌打得不輕，左頰指痕血紅，嘴角鮮血直流，吐出兩顆

牙，冒出萬點金星，人也痛得搖搖欲墜，如非及時抓住一棵樹，早已栽倒下去。

母子連心，蛇蠍美人趙婉君首先反身回撲，攻出一劍。

黑虎莊主鐵掌趙峯接踵而上，連攻三掌，外加一記掃堂腿。

金扇銀筆趙一德不甘寂寞，忽然一閃身，欺至小峯身後，當下左扇右筆交相揮舞，疾取康少峯身後十二處要穴，口中陰森森的冷笑道：「小雜種，別神氣，納命來……」

前有老父胞姐，他在後方偸襲，原以爲是十拿九穩的事，孰料煮熟的鴨子飛了，筆扇未到，言猶未盡，一句小雜種惹下殺身之禍，康少峯掄琴逼退趙峯父女，猛然一個疾轉身，「琴音貫頂」，摟頭砸下。

殘琴三絕冠絕武林，神簫玉女都招架不了，金扇金筆趙一德自然更不中用，鮮血染紅了一灘黃沙，腦漿肉屑飛上樹梢，一條血跡斑斑的幽靈，匆匆忙忙的直奔鬼門關去了。

這事在小峯來說，可謂司空見慣，死在他殘琴下的人已爲數不少，但趙峯父女對他的奇遇雖有個耳聞，却萬萬想不到一個受盡欺凌，走投無路，爹不親，娘不愛的小雜種，私生子，能在短短時間之內從一個默默無聞的武林末學，一躍而爲頂尖高手。

駭人的武功，殘酷的手段，嚇破了趙家三人的膽，三人面面相覷，沒人敢再輕舉妄動。

康少峯眸光如電，橫掃全場一眼，威風凜凜地道：「本掌門藝成出道之初，就下定決心，誰敢罵我一聲『小雜種』，就要誰腦袋開花，趙一德罪有應得，楊小子如敢再口出不遜之言，保證叫你看不到明天的太陽！」

話完，抬着頭，挺着胸，邁開八字步向前走去，中間有路他不走，偏往趙家父女立身之處走去。

趙峯、趙婉君已如驚弓之鳥，狂態盡斂，噤若寒蟬，乖乖地把路讓開，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嘿嘿！嘿嘿……」

「哈哈！哈哈……」

趙氏父女瞠目結舌，不言不動，松林內却傳來兩聲怪叫，康少峯聽得一呆，怒溢雙眉道：「甚麼人在此鬼叫？是不是活得不耐煩了？還不快給本掌門滾出來，準備受死！」

餘音尚在耳畔，突聞颼！颼！二聲響，從松林中射出來兩條鬼魅似的人物。

右面之人骨瘦如柴，黑巾蒙面，肩上斜背着一支「白骨劍」，是吸血鬼王。

左面一人身材略矮，肥胖適中，同樣面蒙黑巾，肩背白骨劍，乃攝魂判官。

康少峯一見是無影二鬼，馬上火冒三丈，聲冷色厲道：「赫，原來是你們兩個人不人鬼不鬼的東西，來得好，來得巧，本掌門正愁沒處去找，難得二位自動找上門來送死，先把你倆解決掉，然後再收拾楊威那老賊，把幽冥教徹底摧毀！」

嗚！殘琴劃下一條美妙的弧線，爆出一串尖銳刺耳的嘯聲。

颼！康少峯剛剛攻出半招，松林內又射出一人。

誰？

虎背熊腰，魁梧昂藏，面罩黑巾，眸光銳利，給人一種陰森森的感覺，不是幽冥秀士楊威還會是誰？

楊威的一雙賊眼在康少峯的身上滴溜溜的一轉，嘿嘿冷笑道：「兒子，久違！久違了！」

這話並沒有錯，小峯的的確確是楊威的兒子，但在康少峯聽來却格外刺耳，好像挨了一記悶棍，一時間竟無詞以對。

鐵掌趙峯、蛇蠍美人趙婉君聽在耳中，俱皆大吃一驚，細加審視，似曾相識，趙婉君暗想：「是他，一定是他，這聲音，這眼神，與二十年前一般無二。」

幽冥教主楊威朝趙家父女那邊瞄了一眼，又對康少峯說道：「兒子，集賢莊一別，咱們父子倆差不多快一年沒見啦，還在恨爲父嗎？你得到八張銀圖後，功力想必又大有進步，連鬼谷主都遜色三分，實乃咱楊家的莫大榮耀，更是龍虎門的光榮……」

這話已將他自己的身份挑明，趙婉君喜極而泣，拉着兒子跟老父奔了過去。

康少峯不等楊威說完，便破口大罵道：「楊威！你給我聽清楚，我不姓楊，姓康，我不承認是你的兒子，更不承認有你這樣一個陰險毒辣而又卑鄙無耻的父親，你這個狠心狗肺的東西害得我娘好慘，我要取你項上的人頭！」

嗚！琴聲一起，勁風大作，全力橫掃出去。

小峯已非昔日吳下阿蒙，楊威曾在暗中目睹他先殺神簫玉女，再斃趙一德，絲毫也不敢輕敵大意，急忙雙掌齊出，全力迎戰。

吸血鬼王與攝魂判官也沒閑着，拔下白骨劍，左右夾擊。

三人都是殺人如蔴的魔王，技深若海，所向無敵，康少峯一點也不敢低估對手，叫足十成十的功力，全力周旋。

雙方皆志在必得，寸土必爭，寸步不讓，打來極爲辛辣慘烈，一旁觀戰的趙峯、趙婉君、楊明有如置身暴風雨中，砂飛石走，黃塵滾滾，聲勢好不嚇人。

驀然，敵對雙方的暗力卒告撞在一起，激起了一陣强猛絕倫的旋風，威力之大彷若怒海狂濤。

無影二鬼立脚不穩，歪歪斜斜的退下去。

幽冥教主楊威氣定神閑，臉不改色，一動不動！

康少峯也同樣氣定神閑，臉不改色，一動不動！

楊威大感驚異，聲急語快道：「士別三日，當眞要刮目相看，本教主低估了你，不過，娃兒的本事再大，還是逃不出老夫的手掌心，最好乖乖的將十六張銀圖秘籙與龍虎門的掌門信物交出來，如敢哼半個不字，足下黃土就是你的……」

康少峯聲冷色厲道：「閉上你的烏鴉嘴，廢話少說，拚吧！幹吧！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正欲以命相搏，蛇蠍美人趙婉君却搶先一步衝過來說道：「威哥，你想得小妹好苦好苦啊，我們夫妻一別十幾年，音訊全無，婉君早燒香，晚磕頭，朝思暮想，今天總算老天有眼，讓我們團圓了。」

驚喜過度，如在夢中，以兩行熱淚代替了萬語千言。

鐵掌趙峯同樣喜出望外，「賢婿！賢婿！」的叫個不停。

玉面郎君楊明名正言順的叫道：「爹爹，明兒在這裡給你老人家磕頭啦。」

當眞雙膝下跪，恭恭敬敬的磕了一個響頭。

三人滿心歡喜，本當相擁而泣，怎奈康少峯橫立在旁，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能遠遠的站立丈許之外，望着楊威。

可是，他們失望了，自始至於幽冥教主皆一言不發。

趙婉君花容大變，幽幽怨怨道：「威哥，你怎麼不說話？怎麼不說話呀？」

「哈，哈，哈……」

幽冥秀士還是沒開口說話，僅報以三聲冷笑，尾音拖得特別長，令人毛骨悚然，刺耳已極。

這笑聲，刺傷了蛇蠍美人趙婉君，刺傷了玉面郎君楊明，也刺傷了黑虎莊主鐵掌趙峯，更激怒了龍虎門的第三代掌門人康少峯，只聽他發出一聲獅子吼，臭罵道：「夠啦，夠啦，你笑比哭還難聽，簡直沒有半點人味，是一個六親不認的大惡魔！」

殘琴掄得嗚嗚作響，凌空劃了三個圓圈，驀然右琴「空谷傳音」，左掌「風聲鶴唳」，以電閃雷奔之勢猛攻幽冥教主楊威。

小峯武功高强，又是全力施展，楊威不敢輕敵，忙將笑聲收起，以最拿手的絕活應敵。

無影二鬼適才匆匆一交手，已知康少峯功力大進，略勝楊威半籌，白骨劍挽起一縷陰風，從左右兩側攻上去。

是的，二鬼的看法沒錯，小峯此刻的功力確在楊威之上，若是單打獨鬥，定可穩操勝算，但如三人聯手，則又另當別論，不免會相形見絀。

不是嗎，不論是幽冥秀士楊威，或吸血鬼王、攝魂判官，三人中任何一人的武功，皆足以稱霸武林，獨步江湖，如今聯手合擊，威力駭人聽聞，强攻三十招下來，康少峯敗象已露，嗚嗚的琴風被白骨劍上散發出的陰氣攝住，威勢頓減，漸呈不支。

前有楊威，左有吸血鬼王，右有攝魂判官，小峯三面受敵，難免顧此失彼，再戰三十合，情況更糟，險象環生。

鐵掌趙峯目睹楊威父子交兵，以命相搏，心有所感，情不自禁的吐出來兩個字：「孽！孽！」

這時，百招已過，康少峯處境險惡，眼看就要喪命亡魂。

「天啊，我康少峯奇仇未雪，大恩未報，不能死！不能死呀！」

「娘啊，給我力量，給我勇氣，妳苦命的兒子正與仇人惡戰！」

冥冥中似有神助，如此一想，豪情忽發，精神大振，在劣勢中求勝利，在死亡中爭生存！

康少峯如瘋似狂，彷若一頭出柙猛虎，鋼牙一咬，殘琴左掃右劈，將二鬼强行逼退，霍地變招換式，以「琴音貫頂」砸向楊威的「天靈」死穴。

楊威沒料到康少峯在窮途末路之下，仍能反守爲攻，而且威力奇大，不禁大吃一驚，見他招式既狠且快，擺出一副拚命架勢，不敢强拆硬封，忙不迭地倉皇而退。

「那裡跑？把命留下來！」

揚琴暴進，快如電光一閃，根本不給楊威喘息的機會，一霎時連攻三琴一掌。

就在楊威危急萬狀，康少峯行將得手的一瞬間，突覺身後有異，二鬼的白骨劍已近在三寸以內，康少峯腹背受敵，如一鼓作氣，殺掉楊威的機會極大，但却難保不被二鬼所傷，稍稍猶豫了一下。

高手過招，瞬息萬變，分秒必爭，這一猶豫，正好賜幽冥秀士以可乘之機，立時轉守爲攻，虎撲而上。

主客易位，情勢逆轉，康少峯迫不得已，猛然來了一招「旱地拔葱」，騰空而起。

「殺！」

楊威、二鬼有志一同，本欲凌

空截殺，孰料，嗚！琴聲再起，康少峯翻了一個觔斗，變成頭下脚上，以泰山壓頂之勢俯衝下來。

三人甫離地尺半，正當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危險時刻，睹狀嚇得魂不附體，三十六計走爲上策，分向三個不同的方向斜飛出去。

康少峯得理不饒人，咬着二鬼的尾巴追上去，先將二鬼打趴在地後，才再回頭來找幽冥秀士，喝道：「姓楊的，咱們之間仇深似海，此時甚麼都別說，拚吧！不死不散！」

幽冥教主楊威色厲內荏道：「臭小子，別以爲勝得一招半式，就自命不凡，告訴你，你就算再苦修十年，仍非本教主之敵。說來說去，還是那句老話，識相的快將銀圖秘籙、龍虎玉符交出來，如其不然，小心老夫要以最殘酷的手段來對付你！」

話是說得很硬，明眼人一看即知是在虛張聲勢，言不由衷，對這位互不承認的兒子康少峯不無三分懼意。

小峯早存速戰速決，非死必勝之心，聞言大怒道：「廢話少說，還嚕嗦些甚麼，有本事就將本掌門打倒在地，抽筋也好，剝皮也吧，悉隨尊便。反之，你這個豬狗不如的傢伙就死定啦，外加無影二鬼的兩顆人頭，和幽冥教的一片基業。」

恨！給了康少峯極大的勇氣與力量，盛怒之下，招出如梭，像雨點似的攻向幽冥教主楊威。

小峯內力充沛，御氣神功更是威力無邊，楊威孤軍奮戰，苦撐了五十個回合便開始節節敗退，只有招架的份兒，找不到還手的機會。

黑虎莊主鐵掌趙峯、蛇蠍美人趙婉君、玉面郎君楊明，始終靜立一旁，作壁上觀。

不過，康少峯一琴劈死趙一德，三人對他懷恨極深，一旦出現破綻，誰也不敢保證黑虎莊的人不會出手行兇。

再戰十回合，楊威益形不支，亡魂喪命乃指顧間事。

然而，此獠天賦異稟，與衆不同，雖在生死關頭，依然鎮靜如恆，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一瞥趙婉君，花言巧語道：「婉君，十多年來爲夫的一直以你母子爲念，怎奈被人囚禁石牢之中，身不由己，直至年前才逃脫虎口，創立幽冥教，決心重振昔日聲威，因爲百務纏身，始終無暇尋訪吾妹母子。前不久曾偷得數日閑，專程跑了一趟黑虎莊，豈料，滿懷相思而去，却未能得晤婉妹、明兒，也沒見到岳父大人。」

康少峯攻勢太猛，楊威不得不分心應戰，躲過三琴六掌後又道：「妳我夫妻結髮二十寒暑，聚少離多，各奔西東，思想起來，愚兄實在愧對你們母子，更對不起岳父大人……」

小峯聽到這裡，怒極而吼道：「住口！你無情無義，豬狗不如，簡直連篇鬼話，一派胡言！」

滿腹的怒火，發而爲一股至大至剛的力量，又連攻二琴一掌。

一句「岳父大人」，喚回了鐵掌趙峯的舊情。

一句「婉妹」，喚回了蛇蠍美人趙婉君的舊愛。

一句「明兒」，使玉面郎君楊明甘願爲他賣命！

淡淡數語，產生了意料之外的效果，黑虎莊主趙峯哈哈一笑，道：「那裡，過去的事已紀過去，賢婿還提它作甚，只要你日後能善待小女和明兒，我老人家就心滿意足了。」

話完一挺身，人去如風，與女兒趙婉君，外孫楊明，聯手攻向康少峯。

以康少峯此刻的功力來說，趙家父女祖孫三人根本不堪一擊，但與幽冥秀士楊威相互一搭配，却如虎添翼，不可小覷，尤其趙家三人早存爲趙一德報仇之心，攻勢凌厲無匹，小峯四面楚歌，窮於應付，情勢危急萬分。

戰況急轉直下，康少峯處境大險，心知今夜這一仗，不是敵死，便是己亡，當下掌琴並用，人如陀螺般旋轉不停，剛猛的暗力四溢，將「御氣神功」的威力發揮得淋漓盡致。

直至此刻，吸血鬼王和攝魂判官方自地上爬起，正自運氣行功。

猛可間，夜空中響起一串極端刺耳的嗚嗚之聲，康少峯琴隨身轉，繞體連攻十招後，霍地變招換式，照準楊明的面門打去，想先除掉一個，以減輕壓力。

殘琴三絕，曠古絕今，玉面郎君如何消受得了，儘管躲得夠快，保住了腦袋，仍被當胸劈下，當場膛開腹破，血流如注，人也仰面栽倒在丈許之外，躺在血泊中，不省人事。

這一來，激怒了趙峯父女，同聲喝道：「血債要用血來還，今天要你加倍償還！」

瞬間，掌如暴雨，劍似狂風，楊威暗自竊喜，攻勢亦告加快，使康少峯的壓力更大，處境更險。

屋漏偏逢連夜雨，二鬼行功已畢，功力稍復，也挺劍加入鬥圈。

倒下一個玉面郎君，來了兩個更厲害的魔鬼，得失之間至爲明顯，小峯身陷險地，危如燃眉，隨時都有喪命亡魂的可能。

「天啊！我康少峯死不足惜，可是，先母的血海深仇誰來湔雪？

師父的奇仇大恨誰來了結？龍虎門的聲威又誰來發揚光大？」

心念中，鬥志隨之昂揚，仍然奮戰不懈。

怎奈形勢比人强，每下愈况，再苦撐十回合，更加不支，生死乃指顧間事。

驀在此刻，半空中紅影一閃，落下一條血紅如火的嬌小人影。

「血女！」

趙家父女祖孫不約而同的驚叫出聲，身不由己的退後三步。

幽冥教主楊威與無影二鬼却視如不見，依舊猛攻不休，決心一鼓作氣將小峯幹掉。

康少峯反應敏銳，早在趙家三人退走時脫身而出，逃過一劫。

黑風崗上匆匆一晤，記憶模糊，康少峯目注來人，分不清眼前之人是眞血女還是假血女？

血女蓮步輕移，柳腰款擺，朝大家立身之處行去。

黑虎莊的人不知她目的何在，慌慌張張的再退數步。

血女不找趙峯父女，不找玉面郎君，單找康少峯，停在他面前三尺許處。

康少峯一楞，道：「血女，妳想幹甚麼？」

血女怒溢雙眉道：「我恨你，我要殺了你！」

嫩藕般的玉臂，白玉般的手掌，呼！呼！呼！連攻三掌。

這話好似空穴來風，康少峯滿頭玄霧，他與血女之間素昧平生，那來的仇和恨？正感莫名所以，血女掌風已到，猝不及防之下，被她打退三步。

血女一招得手，氣焰益盛再上，乘勝追擊，幽冥教主楊威忽道：「血女，別人怕妳懼妳，本教主可沒有把妳放在眼內，老夫要殺之人用不到妳來多管閑事，站到一邊涼快去吧。」

話落招出，翻腕連攻三掌，招招皆不離小峯致命要害之處。

楊威率先出手，諸人膽氣立壯，吸血鬼王、攝魂判官、趙峯、趙婉君等人也相繼捲土重來，又將康少峯圍死困住。

血女的出現，小峯原以爲或可爲自己帶來一線生機，不料事實恰恰相反，益增三分兇險，心知即使能逃過楊威毒手，也必將受盡血女的羞辱，當下暗將功力叫足十二成，拚命反擊，欲在絕望中求勝，死亡中求生。

然而，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抵不住人多，何況眼前之人俱屬頂尖高手，勉力苦撐三十回合，便感欲振乏力，漸處下風。卒被楊威、二鬼三方面所發的暗力猛一撞，逼得他立身不穩，歪歪斜斜的退下去。

趙峯父女見有機可乘，添了一劍一掌。

小峯不愧是一代掌門之尊的身份，雖處劣勢逆境，依然臨危不亂，以牙還牙，以眼還眼，賞了趙峯一掌，砸了趙婉君一琴。

若在往常，這一琴一掌準會要了趙婉君父女的命，此刻的功力雖然大打折扣，還是吃足苦頭，蛇蠍美人的手中劍被殘琴磕飛，虎口處血如泉湧，痛如刀割。

黑虎莊主趙峯也好不到那裡去，蹬！蹬！蹬！連退數步，一臉惶恐。

趙家父女截擊無功，反而吃了大虧，却給楊威帶來一個絕佳良機，正當康少峯反手還擊，無暇兼顧之際，立以雷霆萬鈞之勢攻出致命一擊。

小峯退勢未竭，身後掌風已到，被震得暈頭轉向，眼冒金星，雙脚離地飛起，變作了空中飛人。

咚！一直飛出去三丈多遠才落在地上。

重創之下，小峯並未摔倒，硬被他站住了。

噗通！很不幸，轉瞬間雙腿一軟，終於一屁股栽坐在地。

幽冥秀士楊威睹狀大喜過望，陰笑聲中揚掌追過去。

無影二鬼與趙峯父女的動作也不慢，緊隨在後，寸步不離。

香風一掠，紅影似火，血女也一閃而至。

六人環立康少峯四週，任何人皆可在舉手投足間置他於死地。

楊威、趙峯等人惡狠狠地瞪着康少峯，一個個殺機滿臉，準備出手行兇。

只有血女一人與衆不同，眸中的神采顯得很特別，似愛非愛，似恨非恨，一瞬不瞬的盯着康少峯，若有所思。

幽冥秀士楊威陰惻惻的冷笑一聲，道：「凡是跟本教主作對的人就休想活命，快將銀圖秘籙、龍虎玉符交出來，老夫願賞你一個最痛快的死法。」

寒芒一閃，陰氣森森，從吸血鬼王手中取過白骨劍，顯然，楊威欲以幽冥教一貫的殺人手法來殺康少峯。

皮脫、髮落、血枯，小峯曾親眼目睹，可謂殘酷至極。

呼！在一股强而有力的生命力的支持下，康少峯以重創之身，居然被他站了起來。

站是站起來了，身子却搖搖擺擺的好似風中之燭。

忽覺得胸中一陣翻騰，張嘴噴出三口鮮血。

鮮血不是吐在地上，而是吐在幽冥秀士、吸血鬼王、攝魂判官的身上，弄得三人滿身血污，狼狽不堪。

噴出三口血，胸中稍稍舒暢一些，暈眩立止，人也跟着站穩馬步。

楊威冷哼一聲，皮笑肉不笑的譏誚道：「臭小子的骨頭倒挺硬的，大概骨髓之中眞有本教主的血液在流動！」

康少峯聞言大怒，本想以命相搏，不料，殘琴才舉起一半，便覺內傷極重，眞力已無法提聚，根本不堪一擊，暗自長嘆一聲，緊咬着牙臭罵道：「姓楊的，我恨不能親手將你碎屍萬段，死後做鬼也要咬你三口，今日康少峯不幸落敗，殺剮請便，休得出言侮辱，我寧願生是『私生子』，死是『私生鬼』，也絕不承認有你這個狠毒無情，沒有人性的爹！」

幽冥教主望了血女一眼，道：「本教主與康雪梅那個小淫婦只不過逢場作戲罷了，天曉得你是那個野男人的種，想死很容易，只要交出寶圖玉符來，馬上送你去見閻王。」

康少峯探手入懷，握住銀圖玉符，打算在萬不得已時先行毀掉，以免落入賊手，道：「你做夢，本掌門但有一口氣，你就休想稱心如意！」

楊威怒眉雙挑，蛇蠍美人趙婉君煽風點火道：「威哥，別跟他囉七八嗦，只要將這小子一劍解決掉，還怕得不到銀圖玉符？咱們夫妻失散多年，好不容易在此重逢，別把大好的時光浪費在一個野種的身上。」

幽冥教主楊威應了一聲：「好極了！」一振手中白骨劍，分心就刺。

站立一旁的血女忽然驚叫道：「師父，別殺他！」

血女叫楊威師父，這事太突然，趙峯父女齊皆一楞，如置身五里雲霧中。

幽冥教主楊威，和無影二鬼見她自露行藏，大爲不快，眸中怒焰如火，殺機生而復斂。

在黑風崗時，康少峯曾巧遇兩個血女，知血女在鬧雙胞，眼前的這位血女既然叫楊威師父，無疑是假，而且必定是幽冥教主一手安排的，天曉得他玩甚麼陰謀詭計。

然而，這個假血女會是誰呢？爲何甘冒大不韙，出言相救？

康少峯頭緒全無，一片茫然。

只聽幽冥教主楊威語冷如冰道：「妳說甚麼，別殺他？」

假血女畏畏縮縮的道：「是的，請師父……」

忽見楊威的眼中射來兩道駭人的眸光，急忙戰戰兢兢的改口道：「師父，徒兒的意思是，姓康的小子處處和本教作對，可謂罪大惡極，讓他就這樣一劍畢命，實在太便宜，應該叫他多吃點苦頭，多受點罪才是。」

楊威吁了一口氣，道：「嗯，這還差不多，爲師的以爲妳要背叛本教呢。」

假血女躬身道：「徒兒斗膽也不敢！」

「不敢就好，妳這個主意固然不錯，但這小子乃本教的心腹大患，絕對留不得，爲師的與妳師娘久別重逢，急待叙一叙離情別意，也不能費時太久，現在就讓他去陰曹地府報到吧！」

白骨劍挽起一縷陰森森的寒氣，再度刺向康少峯的心窩要害。

許是小峯命不該絕，許是命中註定他要成就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就在這個生死一線的緊要關頭，眞血女彷若天兵天將般凌空虛渡而來。

血女動作好快，掠過樹梢疾墜而下，手中銀針劃下一道雪白的銀線，畢直的朝康少峯與楊威的中間落下。

動作快如電光一閃，銀針上散發出來的暗力絲絲作響，破去白骨劍，逼退楊威，驚險萬狀的救下康少峯的一條命。

血女名頭太響，威震武林，無影二鬼、趙家父女看得心驚肉跳，噤若寒蟬。

假血女瞧瞧康少峯，望望血女，眸光游移不定，似頗慌張。

眞血女目注幽冥教三人，冷若冰霜道：「你們三個人的身份本姑娘已查得一清二楚，都是龍虎門的餘孽，姑娘我重履江湖之初，曾發下重誓，決心要將龍虎門的人趕盡殺絕，鷄犬不留！」

康少峯正是龍虎門的第三代掌門人，聞言大吃一驚，血女一再出手相助，想不到原來也是一位勁敵！

眞血女瞄了假血女一眼，喝問道：「妳是誰？」

假血女硬着頭皮反問道：「姑奶奶正想查究妳是何來歷？」

眞血女嗤之以鼻道：「哼，妳好大的口氣，不說本姑娘自己來，今天倒要看看妳的廬山眞面目，憑甚麼膽敢冒充本血女，混跡江湖，敗壞我的名頭！」

說幹就幹，毫不遲疑，伸手疾向假血女的蒙面巾抓去。

血女當年在極短的時間之內便殺遍大江南北，確非浪得虛名，看來隨隨便便的伸手一抓，實則極其迅速詭異，假血女欲拒無力，欲避無方，只聽嘶啦！一聲，蒙面巾已被眞血女撕下。

康少峯定目一看，臉色大變，怎麼也想不到假血女竟是舊識。

只見她柳眉杏眼，朱唇瑤鼻，長髮披肩，明艷照人，正是集賢莊主神州一奇呂松林的掌上明珠呂盈盈。

事出意外，康少峯驚喜交集，迫不及待的說道：「盈盈，妳在搞甚麼嘛，自妳負氣出走後，呂老前輩焦急萬分，四尋無着，沒料到居然認賊爲師，拜在幽冥教主楊威門下，而且，僞裝血女，肆虐江湖，簡直太不像話了，可知妳這樣做傷了多少人的心？」

呂盈盈玉臉一沉，語冷詞寒：「康少峯，姑娘我是好是壞，與你無關，你憑甚麼來教訓我？家師對我恩重如山，休得含血噴人。我恨你，恨你入骨，不把你碎屍萬段絕不善罷甘休。」

句句刺耳，字字鑽心，康少峯心痛如絞，本待出言辯解，血女乍然嬌叱一聲，對呂盈盈吼道：「賤婢好大的狗膽，竟敢打出血女的旗號來，姑奶奶今天倒要打開妳的胸膛瞧一瞧，看看妳是虎心？還是豹膽？」

話落人起，招出似電，沒見她怎樣費力，便將呂盈盈的手腕扣住。

康少峯見狀大急，忙跟跟蹌蹌的撲過去，道：「這位女英雄請手下留情，呂姑娘乃是神州一奇呂松林呂大俠的千金，爲人心地善良，溫文有禮……」

血女充耳不聞，一揚手中銀針，已將呂盈盈的羅衫挑起，雪膚半裸半掩，雙峯半現半隱，峯巒剔透，令人心猿意馬，目不暇給。

呂盈盈沒料到血女的武功會如此出神入化，眼見自己多年的秘密幾乎全部暴露，既驚且怒，更惱更羞，臉色白一陣，紅一陣，青一陣的羞憤至極。

奈何，空有滿腹惱恨，手腕被制，却一籌莫展。

一縷白森森的銀光在半空中劃了半個圓弧，血女忽地振腕將銀針指在呂盈盈的心口附近，對康少峯道：「你說甚麼？她溫文有禮，心地善良，壓根兒就是欺人之談，單憑冒名行騙一節就知不是甚麼好東西，死有餘辜！」

銀針疾挺，分心欲刺，當眞要開膛破腹。

康少峯睹狀大駭，一面伸手攔阻，一面道：「姑娘快別這樣，請聽在下一言，呂姑娘因爲受了些刺激，負氣出走，不愼落入楊威老賊的圈套中，冒名之事絕非本意，務請高抬玉手。」

血女鳳目一瞪，道：「你和她是甚麼關係？對呂家的事爲何知道得如此清楚？」

康少峯一怔，道：「我和呂姑娘……沒有甚麼關係，不過，一年多以前，承呂老前輩厚愛，曾在集賢作客數月，是以略知一二。」

血女的眸中掠過一抹奇異的神采，橫掃二人一眼，道：「孤男寡女，耳鬢廝磨，數月小住，想必情愫已生，彼此相愛甚深，是嗎？」

察言觀色，似有幾許莫名的醋意。

醋意之外，殺機亦濃，看來只要小峯一言答錯，呂盈盈就會一命歸陰。

康少峯沉思一下，字斟句酌道：「說出來不怕姑娘笑話，在下家徒四壁，一事無成，豈敢高攀，退而言之，就算我康少峯有愛她之心，她不愛我也是枉然。」

「哼，我愛你？你想得倒美，我恨透你啦，恨不得把你剁成肉塊餵狗吃！」聲冷氣壯，吐字辛辣，出自呂盈盈之口。

血女聽二人如此一說，再仔細觀察一下彼此的神色，已信了八分，怒氣也消了一大半，含情脈脈地望着康少峯，道：「小峯，很高與你沒有騙我，看情形你的愛並不完整，本姑娘也一樣，一直在偷偷地愛着一個人，這種單思之苦，最是叫人茶不思，飯不想，輾轉不能成眠，看在咱們同病相憐的份上，姑且饒她一死，免得你日後怪我橫刀奪愛，辣手摧花。」

殺人不眨眼的血女，果然言而有信，立將呂盈盈鬆手放開。

血女的這一番話，康少峯似懂非懂，呂盈盈却心裡雪亮，知她正在偸偸地愛着小峯，暗地裡罵了一句：「不要臉！」

康少峯眼見呂盈盈從死神的手裡撿回一條命，總算鬆了一口氣，拱手爲禮道：「謝謝血女姑娘。」

血女未語先笑，笑聲淸脆悅耳，道：「你這人也眞是的，些微小事，也值得你謝，想想你們母子對我的大恩大德，我這一輩子恐怕也還不淸。」

康少峯一聽此言，又想起她謎一般的身份來歷，正容道：「承姑娘厚愛，屢次出手相助，小峯銘感五內，必有後報，但不知芳駕究竟是何來歷？爲何認識在下母子？」

血女猶豫了一下，道：「你猜猜看。」

在康少峯的記憶中，根本不曾與血女以及跟血女有關係的人有任何來往，甚至連「血女」二字也是在鬼府時才第一次聽到，聞言苦笑道：「姑娘別開玩笑，妳我素不相識，實在無從猜起。」

血女又笑了，更甜，更脆，忽將臉上的蒙面巾取下來。

猛覺眼前一亮，康少峯目瞪口呆，心如鹿撞，打從他出娘胎起，從來沒有見過這麼美的女人。

雪白的皮膚，瓜子臉，雙頰緋紅，像是兩朵盛開的玫瑰，鼻子高而挺，櫻唇小而甜，長長的睫毛，



奪魂血咒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寶石當前失人性　貪婪下場更可悲

上文提要：李家寨後面的野狼山上早已佈滿火藥的坑坑，還有二十餘個強弩手埋伏在山後，李存正為了獨佔藍寶石，一心想炸死崔不老、玉眞子等一行人；那邊廂，崔不老也在叮囑余大牙，與李存正比鬥時切忌浮躁，兩邊人均為比鬥作充份的準備。比鬥開始，人們即見從李家寨中閃出一道藍光，不久，整個李家寨便掩沒在無法救熄的大火中……

崔不老道：「老夫絕不會對你下手偷襲，你盡放寬心的上前來搜身。」

尹旦旦道：「好，我就搜搜看。」他右手是空的，右手也往崔不老伸去，但手至中途，「嗆」的一聲冷芒電射而出，直往崔不老的心口窩處扎上去。

「嗆」聲也令崔不老一手捂眼一手拍地翻滾，就聽身側「咻」聲不絕，尹旦旦十七刀未扎中崔不老，他火了，就在崔不老擺頭聽聲中，尹旦旦的尖刀出手了，颯的聲音起處，崔不老的脖子上被擲出的尖刀深入兩寸深，立刻間崔不老的脖子上發出「咯嘟」聲。

崔不老發出厲笑聲，那聲音聽得叫人起雞皮疙瘩。

於是他老人家吐出兩個字：「寶……石……」

崔不老的屍體猛一挺不動了，尹旦旦急忙上前去搜崔不老的身。

尹旦旦也許太過興奮了，他把崔不老的一手用力撥，不料崔不老竟然雙臂用力抱，死死的把尹旦旦抱緊在懷中，鮮血在流，崔不老的頭已被染成醬紅色了，他却又能開口了。

「你個小王八蛋，你以為老夫那麼容易死呀？」

尹旦旦幾乎腰被摟斷，他啞聲道：「一刀中在要害，你……哎唷！」

崔不老道：「老夫以五十年功力堆積在咽喉處，阻擋住四面八方的血脈流過，等的就是你這小子過來。」

尹旦旦道：「你老鬆鬆手，我尹旦旦發誓送你回揚州十字坡。」

崔不老大怒道：「去你的，老夫心中明白，此地就是老夫葬身之地，只待老夫的那股眞氣消散，便神仙也治我不了，嘿……可也拖個怪物墊底，也算是強差人意了。」

尹旦旦可急了，他早已運氣在相抗衡，否則他必已斷氣在先了。

就聽崔不老發出吭叱聲，他老人家非要尹旦旦先死不可了。

且看崔不老每用一次力道，雙目之中便見鮮血往外猛一擠，流得叫人吃一驚。

崔不老的雙目早已被李存正的斷骨把兩個眼珠子掃扎碎了。

尹旦旦用盡力氣難掙脫，崔不老拚着一口眞氣不鬆手，這二人抱緊了對方在地上滾，忽然間滾到了斷崖邊。

崔不老看不見，但尹旦旦吃一驚，只不過尹旦旦心眼精，他對崔不老大聲叫：「別動呀，右面是山崖呀，滾下去就完了。」

崔不老果然上當，他發一聲叫便往右面滾去，不料右面是斜坡，滾出幾丈未落山崖，崔不老明白這

彎彎的秀眉，一雙烏黑發亮的大眼睛，彷若澄澈碧波中生出來的兩顆黑珍珠，開闔間，精光湛湛，含情脈脈，似正訴說着無法以言語表達的衷曲。

康少峯傻了，呆了，如在雲中，霧中，目不轉睛的盯着看，看能否從她的身上喚回一絲半縷記憶。

呂盈盈雖為女兒身，也不自覺地為血女的絕代容顏所傾倒，驚為下凡仙女，世間絕無僅有。

玫瑰有刺，罌粟含毒，美麗的東西往往最可怕，任誰也沒料到，殺遍大江南北的血女，原來是這樣一個嬌柔嫵媚的美人兒。

血女嫣然一笑，百媚橫生，聲若燕語鶯啼道：「這下你總該認得我了吧？」

康少峯大搖其頭道：「似曾相識，一時間又想不起在那裡見過。」

「好好想一想嘛，想想以前的玩伴。」

「在下小時候只有一個玩伴。」

「誰？」

康少峯忽然驚「哦」一聲，道：「哦，我想起來了，妳是五六年前被九州羅漢氣走的許心影許妹妹？」

血女聞言大喜，眉開眼笑道：「小峯哥哥，你說對啦，小妹正是心影。」

故人重逢，往事立如電也似的從康少峯腦中掠過，他記得很清楚，當自己母子二人和她第一次見面時，許心影正慘遭惡徒欺凌姦污，倒臥在血泊中，母親康雪梅慨然施以援手，將她留在身邊。

從許心影的口中，得知她身世悲涼，父親早喪，母親是被色狼輪暴而亡，家貧如洗，舉目無親，只剩下她一個無家可歸的可憐孤女。

自古同病相憐，斷腸人最同情斷腸人，許心影就在這樣的情形下，與小峯母子共同生活在一起。

兩小無猜，情同手足，是玩伴，也是朋友，愛情的種子早已在二人的心中萌芽、茁壯，尤以許心影為然。

幸福的日子總是太匆匆，許心影跟小峯母子僅僅共同生活了兩年左右，平空跑來一個少林高僧九州羅漢，硬說許心影殺孽太重，不准康雪梅收留她，許心影不忍小峯母子為此作難，在萬般無奈的情形下只好不告而別。

許心影去後不久，康雪梅已典當一空，母子二人被迫流浪江湖，以乞討度日，再也沒有得到許心影的任何消息。

萬萬沒有想到，事隔多年，許心影會脫穎而出，學成絕技神功，昂首闊步於江湖道上，使武林中人聞名喪膽，退避三舍，死在她手中的武林人物已不知凡幾。

因果輪迴，絲毫不爽，許心影終於一吐胸中壘塊，但也引發不少議論，是她嗜殺成性？還是整個大環境使然？

「不！她絕對不是一個嗜殺成性的人，一切的不幸應由這個烏煙瘴氣的武林負責！」

這是康少峯的心聲，許心影能快意恩仇，他引以為慰，舉雙手贊成。

康少峯思忖至此，為之唏噓再三，先將自己的諸般心酸遭遇告訴她，最後說道：「影妹妹，記得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妳的武功稀鬆平常，僅懂得三招兩式，膚淺得很，現在怎會成為拔頂尖的高手？又為何以『血女』之名血洗江湖？」

許心影見問，先喟嘆一聲，振振有詞道：「小妹離開雪姨與峯哥後，心灰意冷，滿懷悽愴，決定遠離人羣，獨自漫無目的地穿梭於深山絕谷之中，想自殺，又心有不甘，想報仇，又力有未逮，內心矛盾至極，也痛苦至極。

「許是命不該絕，合該小妹有揚眉吐氣的一天，約在半年之後，在一處險峻的絕谷古洞中，巧遇一位業已殘廢的世外高人。」

康少峯動容道：「是不是遇見了赫赫有名的血女？」

許心影頷首道：「不錯，小妹時來運轉，正是遇見了血女她老人家，不過，當時我並不知道她的來龍去脈，當她是一位受人迫害，遁世療傷的高人，直至拜她為師，苦修了三年上乘玄功，出師行道之前，家師才將她的身世遭遇等詳詳細細的告訴我，並且交給我三樣東西，囑咐小妹替她復仇雪恨，血洗武林，奪回被龍虎門掌門人宇內一聖張子漁奪去的銀圖秘籙。」

康少峯將她如此一說，心情突然沉重起來，不經意的探手入懷，摸一摸寶圖玉符，道：「血女前輩交給影妹那三樣東西？」

許心影將手中銀針在他面前一晃，道：「第一：就是這支人見人怕，可將內力發揮到極限的銀針。」

「第二呢？」

「一顆憤世之心！」

「第三是……」

「血洗江湖，重振她老人家的昔日聲威！」

康少峯聽到這裡，本想勸她應仰體上天好生之德，少開殺戒，多結善緣，但繼而一想，又覺得塵世間多的是不公不平之事，可殺該殺之人，自己也同樣一身血仇，滿腹憤恨，恨不得一拳打翻這個世界，是以話到口邊又嚥了回去。

（未完・二十）

尹旦旦叫的正是相反方向，立刻又往左面滾！

尹旦旦就是雙臂遭崔不老抱住，一時間無法甩開，只見崔不老又向左面滾，他大急。

尹旦旦也卯上了，只見他把個人頭猛往崔不老的頭上用力碰，碰得的「咚咚」响不已。

二人的頭流血了，而且是往外冒血似噴泉。

尹旦旦已滿面鮮血仍然碰不停，眼看着就快接近山崖邊上了，忽的崔不老一聲大喘氣，他老人家不動了。

崔不老血流光了似的，地上盡是鮮血，尹旦旦側頭看斷崖，不由又是一身冷汗，只差一尺就完蛋！一尺，只不過再一個翻滾而已，崔不老這一回可也眞的斷了氣。

崔不老的脖子上不插着尹旦旦的尖刀，尹旦旦的頭上不只是有塊大肉包子，而且還在冒鮮血，於是尹旦旦在歇過一陣子之後，用力的扭開崔不老的雙臂，他跳起身來火大了，出腿要把崔不老的身子踢落斷崖，然而他腿在中途停住了。

只見他匆匆的在崔不老的身上搜，只可惜除了銀子幾十兩之外，他甚麼也沒找到。

尹旦旦猶似失魂似的望向李家寨！

「寶物還在李家寨，寶物還在李家寨呀！」

尹旦旦立刻往火場奔去，他奔出十幾丈，立刻又回頭，一氣奔到崔不老的身前，出腿便把崔不老踢落在萬丈深谷中了。

尹旦旦還伸頭看，他摸摸頭上鮮血，道：「個老不死的老狗，想拖我墊背呀，娘的！」

尹旦旦走了，他不是來殺人的，尹旦旦的心中想的是滿天星藍寶石。

尹旦旦在南京的時候聽到這消息便一路找來了。

尹旦旦的目的就是奪寶物。

* * *

李家寨已在火海中了，大火好像燒得比山上的還猛烈，還可怕！

有人還指着半空中大叫：「看，那是甚麼呀！」

只見有火苗子會倒向燒，火只有往天空去，火苗子怎麼會往地面燒？太奇怪可怕了。

有人也叫道：「天火呀！這是天火呀！」

「天火救不了，快逃呀！」

李家寨的婦女娃兒擠了一堆在河邊又是哭又是叫，有的站在橋上跳，眼看着大火燒了李家寨，誰不心痛呀！

* * *

李家寨的正廳上還未着火吶，只見兩條人影箭一般的衝進正廳上，兩個人可眞合作，齊心協力的推那個堵住假牆的大櫃子，這二人推得滿頭大汗未推開，急了，就聽一人道：「哥，用斧劈！」

於是，這二人立刻找來把大斧頭，對準了那平日當成寶的紅木大櫃狂劈起來。

櫃中還放了許多細瓷古董也不要了，就聽咚呀咚的一陣响中，一個高貴的木櫃也碎了。

這二人不是別人，乃李存正的兩個兒子李正孝與李正忠二人是也。

兄弟二人見火燒山，又在寨中派人把守，更急急的把人分派出到河裡取水來救火，豈料火勢太猛了，天火是救不了的。

於是，這兄弟二人急叫衆人各自取了自己家當往河邊逃去，兄弟二人便立刻往大宅後院的大廳上奔來了。

大火發出呼呼聲就在附近燃燒着，李存正的大宅有圍牆，是以一時間尚未被大火波及。

李氏兄弟二人便是在此刻衝進後大廳來了。

* * *

地道口露出來了，這兄弟二人便匆匆的往地道下走去，於是，地室中的那座大木櫃露出來了。

那是一座裝滿銀錠的大木櫃，當初李存正帶着兩個兒子進來的時候，想要移動這木櫃，還是李存正自己親手移動，他不叫兩個兒子動手。

現在，外面是大火，時機好緊張，兩個兄弟也不多想，立刻合力的把櫃子左推右推，只可惜推了半天也未推開，可也把這兄弟二人急壞了。

李正孝道：「兄弟，咱們再把他劈開吧！」

李正忠道：「哥，只有這樣了，但要快！」

兄弟二人立刻又取來大板斧，便奮力的砍起來。

那木櫃中的銀錠落出來了，而且是落了一大堆，這兄弟二人急急忙忙的把木櫃拖開來，便在二人的拖拉中，忽聽一聲機簧聲傳來，十幾支袖箭自箱子底部彈射出來，眞厲害，袖箭扎得李正忠的背上肩上似刺蝟一般，李正忠一聲大叫：「哎唷！」

李正孝閃得妙，他的身子正巧在他兄弟的後面，算是躲過這一劫！

「哥！哥！救我！」

李正孝道：「你忍着，我取了藍寶石就背你出去！」

他甚麼也不管了，撥開地上的銀錠便跳進地窖來。

李正孝在地窖裡找了半天，才

在一個小木盒中找到了那顆「滿天星藍寶石」！

「太好了，哈！」

李正孝把藍寶石往袋中塞去，地窖中的藍光立刻消失不見。

吃力的爬上地窖外，李正孝拔腿就往外跑，因爲火勢太厲害了，大火似乎已上了大廳房頂了。

李正忠大叫：「哥，救我！」

李正孝道：「兄弟，我無力救你，火到頭頂了！」

「哥，我們是親兄弟呀！」

「親兄弟也有明算帳的時候，兄弟，眞的對不起了，有幸咱們下輩子再做兄弟吧！」

他拔身便往外逃去，李正忠罵道：「畜牲啊！」

* * *

李正孝奔出後大廳的時候，見四面火海，院子中央的山石一片藍光似火焰，這種奇怪現象李正孝已不多想了，他只是在找逃生之路。

正在危機中，忽見火焰中有人大叫：「是大公子嗎？你沒困死在廳上呀，太好了！」

李正孝抬頭道：「你是誰，快救我出去！」

火焰的背面那人哈的一聲，道：「我就是爲了救你出火坑才趕來的呀！」

李正孝道：「那就快呀！」

那人一聲呼叫：「來嘍！」

李正孝抬頭瞧過去，忽見有一床棉被濕淋淋的自火焰中被拋過來了。

隨之又傳來那人的聲音，道：「用頭頂緊了快快跳過來，晚了就過不來了。」

火苗已自四面八方往大院中噴燒着，院中的奇花異草也早已枯死，李正孝但覺臉皮火辣辣，便不再多想的把濕濕的被子頂在頭上，又裹緊了身子，立刻往圍牆邊跑過來，就聽火苗發出辟啪忽啦聲中，李正孝已跑上了牆頭，看上去他是自火焰中冒出來似的。

李正孝爬在牆頭不怠慢，忽通一聲便往牆外滾落下去了，他正自慶幸吶。

一條繩子眞的快，李正孝尚未把包頭的濕棉被脫掉，突覺全身一陣緊箍，由不得一聲呼叫，道：「喂，你怎麼用繩子綑住我呀？」

那人咯咯笑，扛起李正孝便往山林中跑，李正孝連什麼人綑他也未看到，他也很難反抗，隔一層濕被他幾乎快悶死了。

那人邊跑邊哈哈笑，得意極了，就好像他扛着的是一件無價之寶。

實際上他就是以爲扛了個無價之寶。

這個人一路奔到山溪邊，那兒已無火燒山，只見他重重的把裹在棉被中的人拋在岸邊，嚄，他實在忍不住的仰天哈哈狂笑起來。

他邊笑邊跳，果然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好不得意，聽聽他說的話便明白了。

「娘那皮的，該是誰的就是誰的，該是我尹某人的，便再是曲折而又光怪陸離，到頭來還是要入我的荷包中，哈哈……」

「快放我出來呀，你是誰？」

「別問我是誰，小子呀，你這小命已握在我的手中了，你不打算就此死掉吧？」

「先放我出來。」

「可以，但你得把你爹千方百計弄到手的藍寶石交出來，我才放你。」

李正孝吃一驚，道：「什麼藍寶石？我沒聽說過。」

那人不是別人，敢情正是尹旦旦。

尹旦旦的頭上包了一塊白布巾，那是他以頭攻擊崔不老的時候弄傷的。

尹旦旦不會就此離開黃山，他從荒林中潛到了李家寨，也正是大火延燒過來的時候。

尹旦旦原是打算往李家寨潛進去的，然而那火勢來得太猛，他遲疑了。

但尹旦旦也發覺李存正的兩個兒子不顧大火燒來而雙雙奔入後室大廳，這光景尹旦旦立刻明白，這二人如果不是爲了藍寶石，他們是不會捨死忘生的往火場中奔去的。

於是尹旦旦有所準備了，而且他也成功地把李正孝用濕棉被裹上背來這山溪邊。

* * *

尹旦旦聽了李正孝的話，不由冷笑道：「小子，我可以救你，也可以殺你，你琢磨吧！」

李正孝在棉被中大叫：「我都快悶死了，你能不能把我的頭部露出來？」

尹旦旦道：「這倒可以……」

只見他尖刀力划，一道破口中還帶血，尹旦旦划破了棉被也划破了李正孝的面頰。

李正孝見有些痛，但他還是大大的喘了幾口氣，才又慢慢的抬頭看上去，他也怔住了。

「你……是個女人？」

「你管我叫男人也可以，女人當然也無所謂。」

「我聽李紅姐妹說有個陰陽人，大概就是你吧！」

「隨你叫什麼也可以，就算你罵我祖宗十八代也無所謂，只要你快快的把寶石交出來。」

李正孝道：「唉，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此時此刻我還有什麼籌碼？只不過……」

尹旦旦道：「少來花招，我也

許可以放你一條生路。」

李正孝道：「你可以把我殺了呀，殺了我你搜身不就一切可以了？」

尹旦旦嘿嘿冷笑，道：「那是沒知識人的想法，我不是那種木頭人，也不是個急躁的人，我有頭腦，我若殺了你，萬一寶物不在你身上，而是被你藏在後室某一個地方，我找何人去取？」

原來尹旦旦雖然男不男女不女的亂搞男女關係，但在江湖上你虞我詐的功夫還是高招，只不過這一回他反而過份的小心而上了個要命的大當！

＊　＊　＊

李正孝心中暗自冷笑，他對尹旦旦道：「你總得先搜我吧，你不以為藍寶石就在我身上？」

尹旦旦道：「我會搜的，你放心，我會搜得好仔細。」

他在鬆繩子，而且還把李正孝的頭用力的又往棉被中塞，那樣一來，姓李的一些力量也使不出來了。

只不過如此以來，倒給了李正孝一次絕佳機會，就在李正孝的頭被尹旦旦用力往棉被中塞的時候，李正孝的右手已摸出他的藍寶石，他也毫不猶豫的往口中猛一塞，「呱嘟」一聲，他把那顆藍寶石吞入腹中了。

李正孝心中暗喜，你這人妖搜吧！

＊　＊　＊

「轟通」一聲，李正孝被尹旦旦推滾在山溪邊，差一點沒滾入溪水裡。

尹旦旦眞小心，他先把李正孝的兩條腿自濕棉被中拔出來，又脫靴子又脫褲，每個地方仔細摸，邊摸邊搜還邊罵：「娘的，沒有……」

兩腿搜一遍，這才又把兩腿拴起來，然後把濕棉被拉開來，李正孝這才又第二次的大喘氣。

尹旦旦把濕被拋在山溪中，反臂又把李正孝的雙手綁個緊上加緊……他才又在李正孝的上身搜起來。

他一輩子也想不到藍寶石早被李正孝吞沒了，而且是吞入肚子裡了。

尹旦旦搜了半天他火了，出腿就向李正孝一陣暴踢，他口中叱道：「果然寶物不在你小子身上，說，你把寶物藏在什麼地方了？」

李正孝道：「老實說，我爹把藍寶石藏在地窖下，他便是自己兒子也不叫咱們去看。」

尹旦旦道：「眞的？」

李正孝道：「此時此地，我已沒必要騙你了。」

尹旦旦忽然指着遠處，道：「咦，人們怎麼走了？過河走了？」

李正孝看了有些酸鼻，他嗚咽的道：「我娘我妻啊，她們必是見李家寨被大火燒光，這才往甜水鎮去了，唉，都是藍寶石害人吶！」

尹旦旦道：「那是李家寨無福消受如此無價之寶，小子，站起來帶路吧，咱們去火場找寶石。」

他忽的出刀挑斷了李正孝雙腿上的繩索，又道：「為了叫你知道我的手段，我先叫你嚐嚐挨刀的滋味。」

他不等李正孝會過意，尖刀戳在李正孝的屁股上。

「哎唷，你……」

「小事情，別窮叫，你若不想活，下一刀刺在你的腿肚上。」

「我帶你去找寶，你為什麼還下刀？」

尹旦旦道：「我說過，那是警告，走！」

李正孝心中忿怒，但當他想到藍寶石已入他的肚，他又愉快了。

「朋友，算你狠，只不過我帶你去找寶物可以，但如果是找不到，你可不能亂殺人。」

尹旦旦道：「如果沒有寶，我心白費了，我當然會殺人，所以，你最好把寶找到。」

李正孝道：「我盡力……」

兩個人繞過一片被焚燒過的大片山林，大火已熄，但熱氣仍逼人，抬頭看過去，有幾具也不知是野狼屍還是死人屍體，已被燒得焦成一團，成了黑炭。

誰知道死的是什麼人。

＊　＊　＊

尹旦旦押着李正孝繞了幾道火場才繞到了寨牆邊，李家寨內仍有零星火苗子冒上天，原是一座氣象萬千人丁興旺又快樂的山寨，如今幾與火地獄一般的恐怖。

進入大寨內，李正孝臉上一片冷漠。

也奇怪，任何人一旦奪得藍寶石以後，這個人的性情就會大變，變得何止是冷酷無情，也有些殘忍。

李正孝對於李家寨的這場大火就有些無動於衷，他應該痛苦的，但他露出冷漠與不屑，就好像火燒李家寨與他毫無關係似的。

進入李存正的那所大宅中，地上倒了幾具屍體，李正孝根本不去瞧，管他是誰死了，他心中只在想，誰死誰倒楣吧！

轉過假山來到後正廳，只見早已燒成焦黑的樑柱仍在冒煙，偶而發出啪剝聲。

李正孝指指燒過的大廳，道：「到了，這兒就是我爹的藏寶地方。」

尹旦旦道：「進去！」

李正孝道：「如何進去，那麼炙熱。」

尹旦旦道：「沒火就可以進去，走！」

他手猛一推，便把李正孝推進去了。

李正孝道：「廳已燒成灰燼，只怕很難找到了。」

尹旦旦道：「如果找不到，你就死定了。」

李正孝一聽，道：「好，好，我拚了命也要把它找到。」

他把身子一扭，又道：「你綁了我雙手，叫我如何進去找寶？」

尹旦旦想了一下，道：「我為你解繩子，只不過為了不叫你逃走，呶，吃了它！」

李正孝一怔，道：「這是什麼？」

「毒藥。」

「我不吃。」

「你非吃下去不可。」

「我吃了毒藥不是死定了？」

尹旦旦哈哈一笑，道：「找到藍寶石，你就不會死，因為我有解藥。」

李正孝道：「你少騙人。」

尹旦旦在袋中摸出個錦緞小包，道：「解藥就在這裡面。」

李正孝道：「好，我認了。」

他張口便把尹旦旦手上的紅丸吞入腹中，於是尹旦旦大方的把李正孝雙臂上的繩子削斷了。

尹旦旦是不怕李正孝造他的反，李存正是黃山劍客他也照樣前來。

於是，李正孝走進冒煙的大廳中，他很快的找到假牆地方，還有什麼假牆，那兒被火燒了個大窟窿。

李正孝見下面有具燒焦的屍體，心中一痛，因為他明白那是兄弟李正忠的屍體，當時如果自己拉出兄弟一齊逃，兄弟是有救的，可是自己未出手。

他這個心念只是一閃之間便又消失了，因為他想到了藍寶石，那眞的太可愛了。

＊　＊　＊

尹旦旦伸頭看地道，道：「下面是……」

「我爹藏寶地方。」

尹旦旦道：「太好了，如今下面已不熱了，你還不快快的下去找？」

「你最好也下來。」

「不，你下去，我等你把寶找上來。」

李正孝道：「難道你怕我在下面對你不利？」

尹旦旦道：「我不想冒不必要的險。」

李正孝指着地下，又道：「你決定叫我一人下去？」

「少囉嗦，下去！」

李正孝只好下去了，當他經過兄弟李正忠屍體的時候，忽見兄弟身上扎的袖箭，他心中一喜，立刻暗中摸下幾枝握在手掌中，他抬頭叫道：「喂，下面黑漆漆，你燃枝火把遞下來。」

尹旦旦也覺下面需要亮燈，至少他可以看看下面的一切，尤其是監視着李正孝。

於是，他急匆匆的找來一枝火把拋在地道中，李正孝拾過火把往地道中走，很快的他找到那個大櫃子邊，櫃子破了，那是他同兄弟二人劈開的，地上更亂七八糟的散着大銀錠。

李正孝便急急的把那個彈射袖箭的機關找到，他的雙目中有了殘酷。

他可不是來找寶物的，他在找機會脫身，當然能幹掉這人妖更好不過了。

尹旦旦已在地面上開口了：「小子，別想玩花樣，快快把寶找來。」

木箱雖破，但未被火燒，李正孝忙把幾枝袖箭安裝在機簧上，他把一堆銀錠堆上破木箱子，便立刻把自己雙手伸進箱子底下了。

李正孝這是設下了個坑人的手段，他以為這是活命的唯一機會了。

猛古丁，李正孝一聲高吭的大叫：「哎唷！」

這叫聲立刻令尹旦旦一驚，尹旦旦大叫：「喂！你怎麼了？」

李正孝叫道：「快救我，我被壓住雙手了，快！」

尹旦旦道：「寶呢？」

李正孝道：「就在這下面，我看到了。」

尹旦旦一聽之下大喜，噗通一聲，跳進地窖中，他看着火光處走過去，手中尖刀前指，果見李正孝的雙手被壓在一堆銀錠下面。

尹旦旦放心多了，那小子的雙手被壓，他還能造他的反不成？

尹旦旦上前去，那麼多的銀錠他當石頭拋，一錠錠的拋一邊，直到一塊原木板露出來。

尹旦旦邊去掀木板，邊道：「你眞的看到了？眞的就在下面？」

李正孝道：「藍光四射，端的美極了，只不過這些銀錠倒下來，壓得我……」

他正說着，見尹旦旦已掀開了木板，李正孝就地往一邊抽手滾去，就聽「颯颯颯」之聲起處，尹旦旦大叫一聲：「哎呀！」

有幾支袖箭已扎在他的臉孔上了。

尹旦旦雙手去捂面，李正孝一錠銀子惡狠狠的砸在尹旦旦的頭殼上，發出「咚」的一聲響。

尹旦旦未及閃躲，便被砸昏在地上了。

李正孝的獸性發作了，只見他拾起地上的銀錠，猛往尹旦旦的頭上狂砸不停，直到尹旦旦的一顆人頭幾乎變成一灘碎肉泥他才罷手。

李正孝忙又自尹旦旦懷中取出「解藥」來，吞了一粒入口。

李正孝也上了尹旦旦的當了。

尹旦旦怎麼會爲李正孝解毒？叫李正孝服了毒藥，另一包中也是毒藥，那樣也好叫李正孝早死。

尹旦旦死得慘，他人已夠精明了，但他死得頭也爛了，就沒人看得出這個爬在地上爛了頭的人是男是女。

* * *

李正孝才不會留下來的，他明白火熄之後這兒就會潛來更多的奪寶人，不走怎能行！

李正孝匆匆忙忙的奔到李家寨的附近山上，他從小在此長大，甚麼地方可以躲人最清楚不過。

可憐的是他尚未翻過一道燒了一半的山嶺時候，忽覺腹內痛疼難耐，不由吃驚地大叫：「不好，我中毒了，我上那人妖的當了！」

李正孝抱着肚皮往林深處跑，他怎知那顆被他吞入腹中的滿天星藍寶石也在他的肚子裡作怪。

李正孝跑進林子裡，他再也忍受不住的滾在地上了。

初時他仍忍着不叫出聲，但當幾次劇痛之後便尖聲的叫起來了。

「哎唷……噢！唷……」

聲音是淒慘的，也是忍無可忍的，於是附近的亂石堆中走出個道士來。

這老道敢情正是玉眞子，老道的頭髮被大火燒去一大半，道袍已破，好不狼狽。

玉眞子回過頭對一個道士，道：「你照顧着你兩位師兄，我去瞧瞧是誰在呼叫！」

那道士道：「師叔，咱們自顧不暇了！」

玉眞子道：「師叔去去就來！」

再看看那道士身邊，直不楞的躺着三個道士，這其中就有卜道在內，三個之中死了一個，顯然是中了箭又被火燒而死。

武當來的五個道士，沒有一人是完整，便玉眞子也變成了陰陽臉，那左邊面頰被火燒得紅嘟嘟，差點有水泡出現。

玉眞子老道士循聲奔入這片林子裡，忽見地上正有個年輕人在滾動，臉色也變得青了。

玉眞子奔上前，猛的一怔，道：「是你，李存正的寶貝兒子呀！」

李正孝道：「道長救我！」

玉眞子道：「你怎麼了？」

「我……」

「快說呀！」

李正孝心中還算清醒，他一旦說出是服了尹旦旦的毒藥，這老道必會想到有問題，一旦追究起來，自己必須要妥當的應付。

心念間，他忿然的道：「我……遇上了尹旦旦那人妖了！」

果然玉眞子緊張了：「人妖？」

「是呀，我上了他的當，服了他的毒藥！」

玉眞子更是吃驚，道：「你爲甚麼服他的毒藥？」

李正孝道：「他强逼我服的呀！」

玉眞子道：「他的目的是甚麼？」

李正孝先是「哎噢」幾聲，才回道：「我爹的寶呀！」

「滿天星藍寶石？」

「是呀！」

玉眞子臉色大變，一把扣住李正孝，叱道：「你把藍寶石交給他了？」

李正孝道：「我根本不知道甚麼藍寶石，我拿甚麼送他呀！」

玉眞子大喘氣的道：「所以你逃到此地來了？」

李正孝道：「道長，我只知道……我爹的藏寶地方，可是……我怎麼能告訴人妖呢，所以我找了個機會把人妖給殺了！」

玉眞子道：「太好了，你沒叫你爹失望！」

李正孝道：「道長，救我，我中毒了！」

玉眞子道：「貧道可以救你，但貧道有條件！」

李正孝道：「道長請說出你的條件吧，只要道長能解去我身上毒藥！」

玉眞子道：「帶貧道去你爹的藏寶處，只要能找到藍寶石……」

他頓了一下，又道：「貧道出家之人不貪寶，但那些寶石乃神之法眼，貧道有義務收回去。」

李正孝心中在罵：「去你娘的出家人不貪寶，我若不如此一說，你會救我嗎？」

他想着，立刻點點頭，道：「我願帶道長前往，只不過有沒有藍寶石就不知道了。」

玉眞子樂了，立刻自懷中取出個青藍色瓷瓶：「武當山中我提煉的百毒散，可解天下百樣毒，你先服三粒，等到我得了手，再餵你吃七粒就沒事了。」

李正孝心中幾乎大叫：「太好了！」

他忙張口，三粒清香白丸他瓜嘟便吞下去了。

還眞靈驗，他漸漸的感覺不痛了。

玉眞子道：「怎麼樣，貧道沒騙你吧？」

李正孝道：「謝謝道長！」

玉眞子手一讓，道：「請吧！」

李正孝邊走邊道：「有幸遇上

道長，我李正孝這是大難不死了。」

玉眞子也得意的笑了。

李正孝抬頭看遠方，對面的山已變了，原是青黃好景象，如今變成黑禿禿的鳥獸也無踪影了，眞叫人難以承受這麼大的劇變！

李正孝心中在唏噓，但當他想到了吞入腹中的藍寶石之後，他的精神又被那迷人的藍寶石吸引住了。

他的心中大叫「値得，値得！」對於死了那麼多的人又燒毀了李家寨，他似乎已不放在心上了。

這世上只有殘忍的魔王才有這樣的思想，人嘛，太多了，死得再多也不會絕種，然而他也不想一想，如果死的是他又怎麼說！

這世上就有不少這樣的魔王，可也有更多的人跟着這類魔王而起舞，其實這些人才最可憐，因爲他們爲魔王而起哄，甚至爲魔王而死，這種人與猪有何不同？

李正孝的心中在冷笑了，他要奪取玉眞子懷中的百毒散了，玉眞子爲甚麼不乾脆的把他身上的毒解掉？

* * *

李正孝當先繞過山溪奔到了李家寨後面，只見這兒已不見人影，好不慘然的景象。

他回身對玉眞子道：「道長，咱們由此進去！」

玉眞子道：「我跟你走！」

兩個人越過圍在外邊的寨牆進入大寨中，只見竟無一間房子是完整的，也難怪人都走了。

李正孝與玉眞子二人進入李家大宅的後大廳時候，就聽李正孝道：「尹旦旦那個人妖就死在裡面。」

玉眞子道：「這場火只怕也燒死不少貴寨人了。」

李正孝道：「眞似天火呀，道長！」

是的，說是天火也未嘗不可，有人就看到大片的火苗子從天而降，那是違反常規的，火只有騰空而起，火是不應該往地上落下來的，然而有人就看見了。

這能說不是天火嗎？

* * *

玉眞子跟在李正孝身後，他已拔出長劍來了，因爲他不能不防備李正孝對他偷襲。

李正孝又走到假牆前，他指着破牆道：「由此進去就能看到地窖。」

玉眞子道：「尹旦旦太不自量力了，他這人早已該死了的。」

李正孝已往假牆內走去，玉眞子發覺灰暗，立刻喝住李正孝，道：「你等等。」

李正孝道：「是不是太暗了？」

玉眞子道：「你不以爲應該燃支火把嗎？」

李正孝道：「我知道地窖中有火把！」

玉眞子已取出火摺子來了。

這二人走到地窖上方，立刻有一股血腥味自下面冒出來，李正孝明白那是尹旦旦的腦袋發了臭。

他對玉眞子道：「道長，我這就下去，你在上面守着，別叫有心人走來。」

玉眞子道：「放心，我爲你把關。」

李正孝又用對付尹旦旦辦法來對付玉眞子，他匆匆下去地窖中，又匆匆的把幾支袖箭重新安裝在大木櫃下方的機關上。

別看大木櫃已破，底部還是完整的，想着當時黃山劍客帶着兩個兒子下到地窖，不叫他二人去移動木櫃，原來是有機關在下。

此刻，李正孝忙着爬在地上，他的雙臂又伸入木櫃下方去了：「哎呀！」

他這一聲大叫，地窖上的玉眞子立刻問道：「怎麼了？小施主！」

李正孝大叫：「我的雙臂呀！」

玉眞子急忙躍落在地窖中，他便也發現了李正孝爬在地上，雙臂壓在木櫃底下面。

「道長，快移動這破櫃子。」

玉眞子低頭看去，忍不住的一聲「無量壽佛」。

他老道發現尹旦旦死得慘，而附近還有一具焦屍。

玉眞子右手伸去掀木櫃，左手仗劍沉氣開聲：「起！」

「轟」的一聲破木櫃上連帶許多銀錠往一邊傾去，隨之傳來機簧聲。

「噢！」

玉眞子的身上也不知中了幾支袖箭，他歪身倒在地上，李正孝立刻拾起地上的銀錠便往玉眞子砸去。

玉眞子左手長劍疾撥，急道：「等等！」

李正孝嘿嘿道：「老道，你還有何話說，我要爲李家寨報仇，爲我爹報仇，你們都得死，而且死絕！」

玉眞子道：「便是死吧，你也應告訴貧道，那藍寶石是不是被你藏了？」

「不錯！」

「你已藏在什麼地方？」

「本大少藏的地方天下無人知！」

玉眞子道：「李大少爺，貧道已是快死之人了，你難道也不對貧道說一聲？你行行好，我也死得瞑目了。」

李正孝道：「牛鼻子呀，你也太貪心了吧？」

玉眞子道：「貧道求你。」

李正孝忽的拍拍自己肚子，得意的道：「在此，哈……被我吞入腹中了，哈……」

他舉手兩塊銀錠直往玉眞子砸去，口中厲吼：「你還不死呀！」

「彭」聲起處，緊接着一道光芒勁射而上，就聽李正孝一聲尖吭的怪嘷：「噢！」

玉眞子的一劍直刺而入李正孝的胸上，扎得李正孝直喘大氣。

「你……你不是……中了袖箭？」

玉眞子道：「貧道中了袖箭，但這些袖箭中在不要緊的地方，哈……貧道處處設防，小心上當！」

他站直了身子，側身自身上拔下五支袖箭，果然扎在玉眞子的不要緊地方。

李正孝上當了。

「你……好奸詐呀，騙了我……」

玉眞子得意的道：「非如此得不到寶石，非常時期就需非常手段了。」

李正孝在玉眞子的長劍拔出之時又是一聲厲叫：「噢！」

立刻問鮮血噴射，李正孝已瞪大了眼睛歪在一邊，他不再動了。

於是，玉眞子取過火把，他視地上的銀錠如糞土一般，看也不看一眼。

「噺！」

玉眞子長劍猛一切，李正孝的肚皮破了個一尺多長的大血口子來。

玉眞子抛劍一邊地上，他雙手便在一堆肚腸中摸搜又捏個不休！

果然，就在李正孝的肛門地方搜了個硬疙瘩，玉眞子幾乎要叫出來了。

他急急的撕開那地方，兩手血腥的忽見一片藍光四射，光景不是「滿天星藍寶石」又是什麼？

玉眞子忙把血跡拭去，看了一眼，瞧得他雙目發花，忍不住的親了寶石一下。

玉眞子這一親之下，全身打了個哆嗦。

這是是非地，玉眞子不停留，他飛身而起奔出了李家寨。

還眞的那麼巧，山道上奔着兩個人，玉眞子一看竟是徐小七與文娟二人，他心中一緊，迎上去了。

「是道長呀，你去了李家寨裡面……」

玉眞子指着已成灰燼的李家寨，道：「你們看，李家寨這光景多慘，好端端的一座大寨，只因爲一念之貪全完了，唉，人吶，又怎知平安是福這道理呀！」

徐小七道：「不錯，李存正如果不貪，又怎會落到今天這麼慘？」

玉眞子道：「所以呀，人嘛，一生不過數十年，爲什麼不平平安安的度過一生，而偏要爲自己製造許多血腥而遭天譴，實在太傻了。」

徐小七道：「只爲了洛陽石窟火星眞君的法眼，已經死了太多人了，我必需要把火星眞君的法眼盡快找回去，人是人的，神是神的，絕不能再死人了。」

哈哈一笑，玉眞子道：「施主眞是慈悲爲懷，好，貧道支持你，咱們一齊進去如何？」

徐小七道：「道長願意助我找回那顆寶石？」

玉眞子忽的雙目一暗，道：「唉，原是打算助你的，只不過……我那幾個師侄們眞慘！」

徐小七看看文娟，那文娟急問：「他們四個怎麼樣了？」

玉眞子拭淚，道：「一個死了，一個重傷，也只有我與卜道師侄二人輕傷，唉！」

徐小七道：「眞是抱歉，不能對道長有所幫助！」

文娟道：「道長仗義而來，反而有了死傷，聽了眞的叫人悲哀呀！」

玉眞子道：「這就是命，天命難違呀！」

他輕輕的咳了兩聲，又道：「貧道等並非爲了甚麼寶物，實乃因卜道師侄的堂兄卜通死得不明不白才來到這黃山，不料反而捲入爭寶之事，弄得死的死傷的傷呀！」

徐小七道：「他們今在何處？」

玉眞子道：「對面山林中包紮！」

徐小七道：「道長怎麼來這火燒的李家寨呀？」

玉眞道長道：「我想找些救傷用之物，不料……」

徐小七雙目一亮，道：「道長找到了嗎？」

玉眞子搖搖頭，道：「甚麼也沒有找到。」

他指着李家寨內，又道：「二位，回頭吧，大火燒得李家寨不見一草一木了！」

文娟道：「聽道長這麼說，我們也別進去了。」

徐小七道：「眞如此，咱們就不必去了！」

他衝着玉眞子一抱拳，道：「道長，後會有期了！」

玉眞子擺擺手，十分痛苦黯然的往對面林中走去……

玉眞子過了山溪回頭看，清晰的看到徐小七與文娟二人往山的那一邊走去，而且行走如飛，於是……

於是這玉眞子露齒笑了。

「好險，否則必會懷疑到貧道身上，以後豈非永無寧日了？」

玉眞子得意的忍不住哈哈笑了。

他也忍不住的按住口袋，心頭狂跳：「唔，這眞是世間稀有的寶貝，人吶，一生之中只要擁有了它，這一生就是沒有白活着！」

玉眞子走得極端輕鬆，他帶着笑聲。

＊　＊　＊

已經越過山脊了，但徐小七忽對文娟道：「走，快回頭！」

文娟一怔，道：「再回去？回去那裡呀！」

徐小七道：「你眞的信那老道的話？」

他抬頭看遠處，玉眞子早已消失遠處的山林中了。

徐小七冷笑，又道：「你想一想看，老道會去大火燒了的李家寨中找甚麼救傷的東西，他娘的，說謊言也不打個草稿呀！」

「你是說老道士騙人？」

「百分之百他騙人！」

「所以你要重回頭証明一下？」

徐小七哈哈一笑，道：「不錯，而且我們也需要進去闖闖運氣，咱們不是打算在寨中找那天眼寶石嗎？」

文娟點點頭，道：「對，我還以爲小七哥聽了老道之言不去了吶！」

徐小七道：「去，當然去，我是要老道放心，要知咱們立刻進入李家寨，這老道就有所防備了！」

「嘻……」文娟笑了！

「小七哥，眞有你的，人言矮子矮最聰明，這句話果然有道理！」

徐小七道：「妳說錯了！」

「怎麼錯了？」

徐小七道：「矮子矮古靈精又怪，妳爲了叫我高興，才又改說矮子矮最聰明，是不是？」

文娟道：「這些話你也知道呀！」

徐小七道：「不是知道，而是常聽人這麼說，而且有一半是被敵人當着我的面罵我的！」

文娟道：「我可不是罵你，我們……」

徐小七哈哈笑了：「走，咱們趕快的繞過去！」

文娟跟着徐小七便一溜煙似的走回李家寨了！

＊　＊　＊

此刻，李家寨中偶爾傳來「劈啪」響，緊接着黑煙帶火苗子往空中衝去，那是餘火不太大……

這李家寨中已不見有完整的房舍了，有的只是斷垣殘壁黑漆一片。

現在，徐小七與文娟二人翻過寨牆進來了。

文娟一聲驚呼，道：「好熱喲，小七哥！」

徐小七道：「火尚有餘溫，一寨子的毒火未清，又不見有人用水灌救！」

文娟道：「怎麼灌救呀，大火自後山上壓下來，宛如天火一般嚇人，便是提水灌救吧，人尚未走近房舍已遭那火苗子撲上身來了，誰能救？」

徐小七道：「李家寨完了，便是黃山劍客李存正也慘死在山上，他原是想把咱們一網打盡轟死在荒山之上，但人算不如天算，他不但埋伏下了弓箭手堵住兩條下山之路，而且買了火藥埋設在現場四週，準備把咱們轟死了事。」

文娟道：「姓李的眞沒知識！」

徐小七道：「在南京城就聽過火藥的厲害，聽說火藥有兩種，一種是炸死人的火藥，另一種乃是燃燒的火藥，李家寨的火藥是燃燒火藥，再加上天乾物燥，滿山遍野秋葉飄，在强風的助勢下，便一發不可收拾了！」

文娟道：「天火呀，太嚇人了！」

徐小七道：「可悲的乃是李家寨的老弱婦孺們，他們也只是匆匆的包了些貴重之物逃過甜水河去了！」

忽的，文娟指着後大院，道：「瞧！」

徐小七奔到已燒毀的正廳前，吃一驚，道：「這是血，是有人受傷流的血！」

文娟道：「可以進去瞧瞧！」

徐小七抬頭看那燒毀的樑柱，道：「進去，但千萬要多加小心了！」

文娟情意款款的道：「小七哥，你也要小心吶！」

徐小七心中熱熱的道：「我們都要小心！」

兩個人分前後，徐小七在前面，文娟姑娘走後面，兩個人奔進後廳上，立刻發現右面的假牆開個洞。

那假牆已毀了一半，有一半並未被燒毀，徐小七急忙走過去，他怔住了。

徐小七抽動着鼻子，道：「妳聞一聞，這是甚麼氣味呀，怪腥的！」

文娟站在假牆邊，她抽動鼻子，道：「喲，是有些七腥八素的！」

徐小七道：「妳說說，這是不是血腥味？」

文娟道：「甚麼血腥味，那麼大的火燒過之後會有甚麼血腥味？」

徐小七道：「火燒過之後應該是燒焦的糊臭味才對，是不是？」

文娟立刻點頭，道：「就是

嘛！」

徐小七道：「可是妳聞聞，這是血腥味呀？」

文娟道：「火燒以後會是誰流的血？」

徐小七道：「進去瞧一瞧就知道了！」

文娟道：「小七哥，你要冒險往地道去呀！」

徐小七道：「不去怎麼會知道？」

「小心吶！」

「你放心，我有定奪！」

文娟上前送個吻，道：「小心吶，我的終身送你了，你要想到我呀！」

徐小七忽把舌頭伸出來，他回吻，不料文娟笑笑：「此刻是不用熱吻的呀！」

「哈……」徐小七樂歪了！

便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吧，也應該知道樂極會生悲，徐小七「忽通」一聲躍下地道口，他雙脚踩的軟叭叭的，這才對文娟道：「快弄枝火把來！」

附近地上就有火把，那是玉眞子道長拋棄的，文娟把火把燃上彎腰遞給徐小七。

徐小七人未動，他覺得足下軟骨叭叭的，便把火把往下照去，立刻間嚇一跳。

「這是什麼，黑漆漆的……唷，火燒的屍體呀！」

原來他在入口處踩到的是李正忠的屍體。

徐小七嚇一跳，立刻大步往前伸。

文娟上面問：「那是什麼呀？」

徐小七道：「沒什麼，妳在上面等着我。」

徐小七舉着火把地上瞧，一步一步的往裡面走，地道走到盡頭處，他也驚住了，他發現一個地窖口處滿地的銀錠之外，另有兩具屍體在，一具屍頭爛了，但徐小七立刻認出他是尹旦旦，因爲尹旦旦的衣着很特別。

人妖尹旦旦會裝扮，如果有人以爲他是男，他就像個小白臉，如果有人以爲他是女，他長的模樣還眞的不難看，蠻誘人的。

徐小七便在尹旦旦的衣着上一看，便瞧出這個頭已被砸爛的是尹旦旦。

徐小七再看另一具屍體，他吃一驚，道：「是李存正的大兒子呀！」

李正老的屍體也很慘，肚皮被切開大窟窿，肚腸流了一地，那當然是玉眞老子道幹的事。

徐小七再看地上，他拾了幾枝袖箭，也怔住了。

徐小七不知道這些袖箭是怎麼射的，但他在伸手摸摸地窖之後，他什麼也沒摸到。

徐小七再看看地上散的銀錠，不由得冷笑了。

弄了個布袋，徐小七把銀錠集中在袋中，他吃力的把一袋銀錠背出來。

文娟道：「這些銀錠沒人要呀！」

徐小七道：「有比銀錠更好的東西，銀錠再不會爲人垂靑了。」

文娟道：「你是說藍寶石被人取走了？」

徐小七道：「不錯！」

「會是誰？」

徐小七道：「如果猜得不錯，八成是那老道。」

「出家人也貪寶？」

徐小七道：「又怎樣，他依然是人。」

文娟道：「咱們找那老道？」

徐小七搖搖頭，道：「無憑無據呀！」

文娟道：「怎麼辦？」

徐小七道：「總會有辦法。」

文娟道：「就是這銀子呀，那血腥味……」

徐小七道：「裡面死了兩個人，一個是尹旦旦，頭被人用銀錠砸了個稀巴爛。」

文娟驚叫道：「這是眞的？」

徐小七道：「而且絕對錯不了。」

文娟道：「另一個又是誰？」

徐小七道：「另一人乃是李家寨的大兒子，這人我認識他，唉，眞慘，被人開膛破肚了。」

文娟道：「誰會這麼狠心呀！」

「奪寶之人。」

文娟道：「爲了寶物，這人什麼也做得出來。」

徐小七道：「黃山劍客還不是想把我們一網打盡？他的心狠不狠？」

文娟道：「還以爲只有江家父子狠心人吶！」

她指着一袋銀錠又問：「小七哥，下面這麼多銀子呀，他這是……」

徐小七道：「這只是所有銀子的一部份，我怎能扛走那麼多呀？」

文娟道：「你要扛這些銀子走？」

徐小七道：「不錯，扛去甜水鎭上去，那兒有李家寨婦女娃兒，他們是無辜的。」

文娟笑笑，道：「眞的一片好心腸。」

她忍不住去吻徐小七，但徐小七頭一偏，問道：「這次我要不要伸出舌頭來？」

文娟笑道：「點到爲止，就不用伸舌頭了。」

（未完・十四）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浪俠

上文提要： 小郭匆忙中研習了師父歐陽北的武學精華，但在擂台上仍敵不過蕭松樵的「鬼舞籙」怪招，因而敗陣，蕭松樵便成了當然的繼任會主，散會後白道中人仍感不服，爲要深研「鬼舞籙」的眞諦，小郭在哈巴狗、蕭露的陪伴下，遠赴潛山訪問木道人，千辛萬苦才見到木道人，說出來因，得到木道人的支持，共研經典絕招……



玉女爲愛叛養父　顧全大局拒還迎

林小玲道：「小珠，我是決定要走了。在走之前，我有幾句話要說，一個連自己生身之父都不認的人，他能不能忠於自己的妻子呢？古人說：薄妻者無所不薄。」

「要走就走吧！何必說一大堆的大道理？」

林小玲語重心長地道：「小珠，我們朋友一場。」

毛小珠走向長孫虎，她不要聽了。

而此刻，長孫虎攬住小珠的細腰，還吻了她的粉頰一下。

林小玲深信小珠和長孫虎的關係已不簡單了，立刻抽身疾馳而去，這就是她和毛小珠不同之處。

＊　＊　＊

木道人只知道長門大開住在瀨戶內海。

瀨戶內海非但是國立公園，而且包括了好幾個縣。

當然，要在扶桑打聽長門大開這個人並不難。

他住在小豆島的小豆郡。

此島稱爲小豆，却是瀨戶內海中最大的一個島。

二人到了小豆島，找到了小豆郡，已一個月以後了。

長門大開在扶桑雖出名，他的宅邸却並不宏偉。

叫開了門，是個五十左右的婦人。木道人以扶桑語說了來意，婦人說要進去問問主人再說。

婦人進去很久才出來，說是主人不在家。

木道人問婦人，長門先生去了何處？

婦人說去了倉橋島，這兩個大島，正好一東一西。

問婦人長門先生何時回來。

婦人再進去問了一下，說是最快五天。

木道人和小郭交換了一個無奈的目光。

小郭向內望去，院中花木很多，一個十五六歲的和服少女，正在修剪花木，一邊工作邊向門外望來。

正好小郭也望進去，四目一接，少女居然並未立刻收回目光。

那是一種好奇，心儀和鍾情的目光，這當然是指女方。

一個少女有這種膽量是很少有的。

木道人問了一下，附近有無客棧，少女開了腔說道：「在這條街左轉有一家旅館，頗爲淸爽。」

二人謝過，婦人閉上了門。

木道人和小郭邊走，小郭邊道：「前輩，你以爲婦人說長門大開不在家，五天後才能回來是不是眞的？」

木道人道：「可能是眞的。」

小郭道：「如果是假的，五天

後他還可以說沒有回來。」

木道人道：「但願不會如此。」

找到了這家客棧，扶桑人稱之爲旅館。門外有塊橫的大招牌——長門旅館。字體很有根基。

小郭道：「長輩，會不會是長門大開家裡開的？」

木道人道：「也許。」

木道人說明要住幾天，女僕倒是很客氣，主事的男職員也很謙虛，不停地說「伊來夏姨一打細麻絲……」這句話是歡迎光臨之意。

小郭對那種疊蓆，紙拉門的房間頗有興趣。

只是對他們的飲食不感興趣。

果然，到了三天去一問，長門先生還沒有回來。

問婦人何時回來？說是很難說，也許一月後才回來。

哪知那位姑娘又在院中道：「不要那麼久，再過五六天就回來。」這姑娘居然說了一半中國話。

又過了五天，去問之下，還沒有回來。

木道人和小郭就十分焦急了。很有可能，是長門不願相見。依小郭之意，深夜去看看在不在。

木道人以爲不可，萬一在家，那多尷尬！

又過了七天，長門仍未回來。

就在這天的晚膳後，小郭在後院散步，事實上不是散步，而是焦急徘徊，不知該回去呢，還是繼續等下去。

就在這時忽然聞到背後有脚步聲。

回身一看，不由心頭大爲震動。

居然是長門家那位並非美極，但十分青春撩人的姑娘，道：「郭先生，我來得很冒昧嗎？」

「不，我非常非常地歡迎！」

「我知道你們非常焦急。」

「是的。」

「你們二位的來意是……」

小郭道：「到屋中談話是不是好些。」

「就在這小亭內談話就很好！別人不會聽到。」

「請問姑娘的芳名……」

「我叫長門眞子！」

「長門小姐怎麼會中國話？」

「因爲家父會說，跟家父學的。」

長門大開和另外八人研究武功，其中固然有外國人，但中國人較多，而且是在中國境內研成的！

所以長門眞子會中國話不足爲奇。

小郭說了九位高手研究「鬼舞籙」絕學，一共三份，其中一份却落在中國一個壞人手中，說了選會主及一連串兇案事件。

眞子大驚，道：「『鬼舞籙』那麼厲害？」

小郭道：「那是九位名家集生理、解剖、醫學、武功等滙於一爐，精心研究而成的，這和一兩個人窮一生時光所精研的武功絕對不同。」

眞子道：「那會主已經得逞了？」

「是的，『鬼舞籙』由他保管，據說，上面有些外國文字如英吉利文、扶桑文和高麗文等，他譯得不準，所學不過是十之六七而已，如能找到當初合研『鬼舞籙』九人中，最高三位名家之一……」

眞子搖搖頭道：「家父不會送你們『鬼舞籙』原本的，也不會口述上面的外國文字給你們聽！」

小郭長嘆一聲道：「中國武林將萬劫不復了！」

眞子很焦急，踱了很久才道：「郭少俠，我回去試試看，如果失敗，我就回不來了……」

小郭大驚道：「眞子姑娘是說……」

眞子道：「長門大開是我的養父，他待人很苛刻，他的繼室就是被他打死的。如果成功，兩位願意帶我到中國去嗎？」

小郭還沒回答，他的背後有人道：「一定可以的。」

原來是木道人。

只不過木道人說完這句話又走開了。

他知道年輕人比較談得來，他在這裡反而碍事。

小郭道：「當然，我們帶妳去中國，中國太大了！」

眞子是個早熟的姑娘，忽然投入他的懷抱中。

小郭正要把她推開，忽見木道人在他面前花木之後向他示意，叫他不要拒絕，意思是接受她的熱情，中原武林要緊。

小郭雖喜歡和一些美女在一起，但他也有分寸，剛才本要推開她，他發現木道人鄭重表示，要他委屈點。

眞子的確很熱情，才十七歲的人，一旦爆發出愛的火花，就不可收拾，緊緊地箍住了他。

小郭只好逆來順受。

因爲此次扶桑之行，只怕要白跑一趟了。

「從此以後，你就是我的丈夫了，你願意接受我的奉獻嗎？」小郭又要嚴拒，木道人又向他搖手，意思是千萬要爲整個武林着想。

這怎麼能對得起蕭露？

木道人是出家人，居然要他作這種事。

也許木道人並不知道他已有了愛人。

她要他把她抱起，小郭看着木道人，木道人向他豎掌爲禮，意思是求他，爲蒼生犧牲一次。

這種事不能有一次。對愛人不忠，一次也不成。

可是，一個女人的愛和情，能和整個武林的存亡絕續相比嗎？

他抱着她，內心有無比的罪惡感。

然後，他吻了她，扶桑女人身上講究擦粉，十七歲的少女則無，但不擦粉才能嗅到少女身上的肉香。

然後，他們研究，先要預先買舟妥當。

萬事俱備之後，才能叫眞子採取行動。

* * *

這是一個風雨之夜。

眞子偷到了手，但因她欠缺經驗，出宅時施展輕功，發出了衣袂破空聲，這是瞞不了長門大開的。

長門追出，見長門眞子奔向木道人及小郭，已心知肚明。

於是木道人叫小郭和眞子上船，他來斷後。

小郭不去，木道人嚴辭申斥他。

木道人說，這是功敗垂成的關口，一定要聽他的話。

小郭只好和眞子先上船，這兒距船還有三里之遙。

木道人擋住了長門大開道：「長門先生，我想貧道說了一切經過，先生一定可以原諒我等的行爲了。」

長門厲聲道：「說什麼也不成！」

木道人道：「我以爲先生不會是那種人的。」

木道人盡快說了：「武林中連續發生兇殺案，然後舉行選會主大會，『鬼舞籙』上的武功出現，『鬼舞籙』是不許會主學的……」

長門大開淡然道：「新會主能有此成就，也是他的資質好，以及『鬼舞籙』舉世無匹，有什麼不好？」

木道人道：「長門先生，你難道沒有一點是非感？」

「什麼是非感？」

「當初創研絕學，一定有個偉大的宗旨，那就是不落入壞人手中而荼毒生靈，如今，竟然發生了這種事，而長門先生又是三人中唯一尚存的一位。」

「你們應該先說明、商量一下。」

「可是先生總是說外出未歸！我們說了又如何？」

「好！」長門已七十餘近八十了，傲然道：「只要你能接下我三十招，我就放你一馬，回到中國去。」

木道人當然知道，如果全用「鬼舞籙」上的招式，不要說三十招，就是十招也接不下來。

何況木道人走火剛復原。

木道人不能不接，他目前就代表中國武林，可以這麼說，他和「大頭翁」歐陽北，任何一個人都能代表中國武林。

木道人先出手，搶到了先機。

長門的動作的確像舞蹈，但舞蹈中又藏着不可抗拒的威力。木道人心頭駭然。蕭松樵學了十之五六就那麼厲害了。長門是創始人，不問可知。

木道人當然也不是泛泛之輩。幾十年苦研，雖然十五年來中風，肢體不能動，腦子却能想，想出了不少的奇招絕式。

所以長門接了木道人兩招，也不能不暗暗點頭。

只不過窮一個人畢生所學，畢竟有限。

長門先用「鬼舞籙」上的糟粕，折騰了十來招，木道人已感壓力奇大，他哪知精粹的還沒施出呢！

二十招以後，長門一招比一招壓力增加。

二十五招時，木道人用最爲精粹的招式，也沒能擋住對方的一招，連退兩步，左肩胸之間還是中了一掌。

這一掌不算重，長門道：「馬上把你的同伴和我的女兒召回來，我們的戰爭就此結束。」

木道人又攻出一招，這一招當然也是最拿手的。

長門道：「我相信你是中國頂尖的名手，你能接我二十五招，表示你的武術已自成一家，只不過，你要想與『鬼舞籙』相比，還差得很多。」

眞的，這話一點也沒有吹噓。中國的頂尖武術和「鬼舞籙」相比，簡直不堪一擊，這如何能使人服氣，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木道人無論如何吞不下這口氣。

中國地大物博，人文薈萃，竟比不上一個小扶桑國。

但是，這些意氣之爭都沒有用，他接不下長門三十招。

甚至在二十七招上，又被砸中一掌。

木道人倚在樹上，大口吐血不止。

「我必須告訴你，」長門道：「中國高手到扶桑來的很多，我接見的有七人之多，都沒超過五招！」

木道人心頭一涼，五招，只有五招！

凡是敢到扶桑來挑戰的人，也必是一方霸主。

一方霸主居然接不下五招。

「你走吧！我不會趕盡殺絕，

遇上我女兒，叫她三五年後回來看看我，我畢竟養她這麼大。」

木道人點點頭，道：「我相信，你有不殺我的原因。」

「說說看！」

「你要我回去宣傳，中國頂尖高手，只接了你二十七招。」

「錯了，第二十七招沒接下，應該是第二十六招。」

「對！二十六招。」

「你的武功到了這種境界，什麼都不重要，你只要名聲，也可以說是虛名，只不過這虛名是第一。」

「你懂什麼？這是世界第一，以前從未有過。」

「世界第一……對，這是世界第一。」

長門道：「眞子帶走的抄本，不是秘笈。」

「不是？」

「當然，那只是『鬼舞錄』的外文翻譯的一部份。」

「那也不虛此行，因爲蕭松樵所差的就這麼一點。」

長門道：「如果我去一趟中國呢？」

木道人心頭大駭。

的確，長門大開如果親自去一趟中國呢？

他會不會親身去一趟，把三本秘笈(長門一本、馬斯一本、大旗和尚一本，蕭的正是大旗和尚的）之一搶回來？

木道人道：「你要是去一趟中國可能天下無敵。」

「不是『可能』，而是『必定』天下無敵。」

木道人道：「你何時去中國？」

長門道：「不一定，你爲什麼不快點上船？」

木道人道：「既然如此，我這就上船！」

木道人向西走，長門立刻向西疾行。

小豆島四面環海，港灣多，但也有不能停泊船隻之處。

這表示長門猜出他們的船在何處等候。

但長門撲了個空，船不在那裡。

木道人趁機上了船，而且離了岸。

這個方向是長門所絕對想不到的。那是在東方，也就是去中國是最遠的方向，那要繞很遠的路。

瀨戶內海島嶼之多，眞是星羅棋佈。

要找一艘敵人的船談何容易？

長門以爲，眞子所學的不過是皮毛，那可就錯了。

眞子是個有心人，由於她是個養女，而且頗受歧視，在暗中下工夫極深，所以上了船之後，眞子和小郭輸流爲木道人輸以眞氣。

＊　＊　＊

木道人、小郭和長門眞子等人兼程趕回洞中，却不見了蕭露和木道人的門徒。

看洞中情況，似有過打鬥跡象。

三人立刻外出找尋，約定不論能否找到一天內一定回來聚齊。小郭和眞子一道。

一天沒有找到人，也很疲累。

這天晚上二人來到一個清澈的小潭邊。

小郭脫衣下水，因爲這幾天晝夜奔波，身上太髒了。

哪知洗了一會，忽然有隻軟而膩滑的手搭在他的後肩上。

小郭大吃一聲，回身一看，原來是眞子。

眞子也才十七歲，由於早熟，胸部很豐滿，胴體也很豐滿，小郭沉聲道：「妳怎麼可以……」

眞子道：「爲什麼不可以？」

「怎麼可以男女同池洗澡。」

眞子嬌笑起來也美極，挺起的雙峯亂顫道：「一男一女同池有什麼關係，怎麼中國人不可以？」

「當然不可以！」

「我們扶桑人都是男女同池。」

「我不信！」

「你問問木道長他就會知道的。」

「我是要問問。」

「郭羣，我從扶桑跟你到中國來，就表示是你的人了。你是不是不喜歡我或有其他原因？」

小郭道：「眞子，我已經有個未婚妻了！」

眞子很難過，道：「可是當時你沒有說。」

「當時，我以爲只要我沒有老婆是無妨的。」

「未婚妻是可以退掉的。」

小郭道：「不好的，因爲以前我很喜歡她。」

「現在呢？」

小郭無法回答了。

他不能說爲了眞子就不愛蕭露了。

他也不便說，本來就不喜歡眞子的。

木道人爲他找來的麻煩，叫他怎麼辦？

眞子道：「事已至此，我也只好認命，我們扶桑人的女人對丈夫是十分體貼的，我來給你搓背。」

雙手輕輕的在他身上搓動。

這感覺的確很舒服。

她叫小郭躺在潭邊一邊平整的大石上，開始搓前面，她似乎對於男人的身體一點也不驚奇。

「眞子，眞奇怪！」

「什麼事奇怪？」

「妳對男人的身體一點也不奇

怪嗎？」

「男人的身體我又不是沒見過。」

「妳怎麼會見過男人的身體？」

「我們洗澡，全家總是一起洗，父親、母親，還有我弟弟，全在一個私家的池子洗呀！」

「扶桑人居然是這樣的？」

「這樣有什麼不好？」

「這樣當然不好，比喻說，我的身體被妳看到，妳的身體被我看到等等……」

「郭羣哥，我看到你的身體有什麼關係，正如你看到我的身體一樣，不久我們就是夫妻了。」

「這樣不行。」因爲眞子搓洗他的下體。

他一滾就滾到潭中去了。

「郭羣哥，你怎麼啦？」

郭羣以爲眞子還相當地天眞坦直。

扶桑的風俗眞的是這樣嗎，他要問問木道人。

她爲他搓身子，尤其是搓正面時，她的胴體也就一覽無遺了。扶桑女子的身體和中國人完全一樣。

小郭道：「妳給我搓身，我感覺很癢。」

「那不要緊，搓過幾次以後就好了！」

「不要了！我自己搓吧！」

「不行！以後我就是你的妻子，怎麼可以不爲你搓背呢？」

說着又要爲他搓背。

小郭就趨避，她就去抓他。

兩人在潭中捉迷藏似的，却被一個人看到，她，正是蕭露。這個世界有時就會變得小起來的。

其實木道人洞中並無人打鬥。

蕭露不放心「大頭翁」歐陽北，小郭走了十天後她就去看他一次，到了二十五天，又去看他。

這一次看完回來，正好想洗個澡，却看到巧……

巧，世上確有十分巧合的事。

她先是聽到小郭的聲音，以爲是錯覺。

因爲小郭去了扶桑，怎麼會在這兒洗澡呢？

後來越聽越像，偷偷在石後望去。天上有弦月，看了很久才看出，果然是小郭，只是那個少女從沒見過。

她看到少女爲他搓身，一氣之下要走。

後來小郭不要她搓下體，蕭露的心情才好些。

總之，她以爲小郭負情，這個人靠不住。

一氣之下，就回到洞中。

這工夫木道人的徒弟，到五十里外去採購食物還沒有回來，蕭露生了一回氣，木道人回來了。

木道人見她的情緒很壞，道：「蕭姑娘，這次扶桑之行，沒打算去這麼久，而是……」

蕭露道：「我不是爲了這件事。」

木道人道：「爲了什麼？」

「算了！我高攀不上，我要走了！」

「不能走，妳一定要把話說清楚。」

蕭露道：「小郭靠不住，他另外有女人。」

「另有女人？不會吧！」

「我剛剛還看到，他和一個女人在潭中洗澡。」

木道人想了一下，道：「噢！我想起來了，那少女是我們這次去扶桑找的長門大開的養女眞子。」

「她怎麼也來中國了？」

「要不是她，我們會白跑一趟。」

「我不懂。」

「據說，蕭松樵手中的『鬼舞錄』的外文未翻譯，所以蕭松樵只得六七成左右，這次去扶桑由眞子偷出來的一本『鬼舞錄』有翻譯文，也就是英文及高麗文都翻譯成扶桑文，而眞子可以作我們的翻譯。」

蕭露道：「她叛變了她的父親？」

「不，她是長門大開的養女，長門大開是個暴虐的人，他的妻子就是被他打死的，對眞子也很壞，所以她……」

「看上了小郭？」

「蕭姑娘，老實說，在你和小郭初建交時，小郭是不是已經有了毛小珠和林小玲？儘管那時他們並無婚約，誰也能看得出來，他們已有默契。」

「是……是的。」

「這次眞子對小郭頗傾心，小郭倒是很正經，如他峻拒，眞子不幫忙，老實說，這趟扶桑就等於白去，試問兒女之情重要還是中國整個武林重要？」

蕭露不出聲了。

「當時是貧道强迫他接受，他才答應的。」

「道長是出家人，怎麼可以這樣？」

木道人道：「出家是入世不是出世，可是一般人的看法却是相反的。是我叫小郭犧牲，要責怪妳責怪我好了！小郭沒有過錯。」

蕭露默默抹淚。

木道人修行這多年，還眞怕女人流淚。

他搓着手，道：「蕭姑娘，是我的錯。可是我是爲了中國武林，絕對不是爲了我自己。」

蕭露道：「我知道！」

木道人道：「一個男人要兩個老婆似乎不算多。」

蕭露道：「似乎也不算少吧！」

木道人大笑道：「只要他喜歡妳，再多幾個也無妨！」

蕭露道：「事到如今，還有什麼辦法？」

這工夫小郭和眞子也回來了。

小郭自然是十分爲難，木道人道：「郭鼙，剛才我爲你解釋了半天，一切都是爲了整個武林。」

小郭吶吶道：「阿露，我對不起妳，不過……」

蕭露不出聲。

小郭道：「任何時候我都會想到妳，但是木道長以中國武林存亡爲前題，我怎能不管！」

蕭露道：「當然，你偉大！你是偉人！」

「阿露，這麼說我就更汗顏了！」

蕭露道：「有木道長作證，我只好原諒你，不知你是怎麼安排的？這件事要事先說明。」

「妳爲大，她爲小。」

「毛、林二女呢？」

「如果能成的話，她們等而下之。聽說毛、林二女和長孫虎在一起，等於投靠了蕭松樵。」

「那怎麼會？」

「怎麼不會？長孫虎之母長孫蓉和蕭有一段露水緣，但長孫虎的生父卻是『十三聯』之一的黃鼎元。」

「長孫虎會不會撿粗的大腿抱？」

「大概正是如此。」

如果毛、林二女眞的自動撤退了，那也不錯，在數字上由四個變成兩個了。

* * *

眞子帶出來的正是外文扶桑譯本。

扶桑文眞子是不成問題的。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把蕭松樵那一本盜到手。

「很難！」蕭露道：「他那一本一定在他身上。」

小郭道：「八成如此！」

木道人道：「那也不一定。」

小郭道：「道長這話是甚麼意思？」

木道人道：「人所共知，蕭松樵視柳盈盈爲第二生命，也說不定那本秘笈在柳盈盈的手中。」

蕭露道：「在柳盈盈手中還不是一樣？」

木道人道：「你師兄『不老仙』對武林中的事最熟悉，此事應該與他商量一下，走，此事越快越好！」

蕭露道：「爲甚麼要匆匆忙忙？」

小郭道：「很有可能長門大開會到中原來。」

木道人點點頭沒說甚麼。

他們找到了「不老仙」，此刻「大頭翁」歐陽北在內洞中，他已開始修道，所以不便打擾他。

「關於蕭松樵那本秘笈的事……」小郭道：「師兄以爲是在他自己身上還是在柳盈盈身上？」

「不老仙」不假思索地道：「在柳盈盈身上。」

「師兄爲甚麼如此肯定？」

「因爲蕭對柳死心塌地，愛護之深，勝過一切。」

「不老仙」道：「打包票卻不敢，只是以常情推斷。」

小郭道：「我們在研究如何下手，向誰下手？」

「不老仙」道：「向柳盈盈下手沒錯。」

木道人道：「你師兄的意思是，即使不在她的手中，控制了她也有大用。」

「不老仙」點點頭道：「我正是此意。」

小郭又把扶桑詳細情況對師兄說了一遍。

「不老仙」道：「長門大開可能會追來。」

小郭道：「怎見得？」

「不老仙」道：「不論是爲了那翻譯的秘笈，或者爲了他的養女眞子，他都忍不下這口氣的。況且，中國他曾來過，應該是舊地重遊。」

「對！」木道人道：「『不老仙』分析得很清楚，我們要向蕭松樵下手，應該盡快下手。」

幾個老經驗討論的結果，要年輕人下手。

爲甚麼要年輕人？木道人的身手不是很高嗎？

研究結果，木道人雖了得，但其原因之一是走火剛復元，其次是，遇上蕭松樵，只怕仍然不成。

因爲「鬼舞籙」上的武功就是高一級，儘管蕭松樵所學的「鬼舞籙」上的武功比長門少，認眞動手還是不成。

派年輕人去當然以小郭爲主。

其次是蕭露，或者加上長門眞子。

這三個年輕人的實力合起來非同小可！

經試過之後，長門眞子所學的不多，但由於她學的是「鬼舞籙」上的武功，必要時遇上蕭松樵，也可以應付一陣子。

* * *

三小到蕭松樵處要五天的路程。

天氣熱，三人急行了兩天兩夜，入夜，月明星稀，夜色甚美，正好來到山洞處，水不深，但很清澈。

這當然要洗個澡了。

長門眞子第一個脫光下了水。

蕭露道：「這個小女人眞大方，好像一點也不在乎！」

小郭道：「阿露，扶桑的風俗不同。」

「有甚麼不同？」

「他們可以一家人同池洗澡，由此可見一斑。」

洗了一會，蕭露弄了一根竹管，丟給小郭。

小郭笑笑道：「阿露，我知道妳的意思。」

蕭露道：「希望你欣賞一下這扶桑女子的胴體。」

事實上她希望和長門眞子比一比。

眞子當然不懂，道：「這是幹甚麼？」

小郭道：「妳不要動，我叫妳轉身妳再轉身。」

眞子很聽話，站着由小郭欣賞。

小郭看得很仔細，任何一個部位都是如此，只有一個部位例外，但阿露卻暗示眞子，那兒他看不見。

眞子以爲中國的習俗如此，只好蹲下分開兩腿。

小郭大叫道：「誰叫妳這樣？」

眞子指指蕭露，蕭露在一邊大笑。

眞子這才知道是蕭露騙她，立刻把那地方用手捂起來。小郭以爲，眞子的胴體僅次於阿露。

這是因爲眞子十二歲以前是海女，專門在海底撈珍珠，因爲長期經過游泳運動，對健美體型是十分有功的。

* * *

一路上當然吃的是中餐，眞子很欣賞中國菜。

蕭露說喜歡眞子很坦誠，也很善良。

眞子似也知道，她是老二，一切都要聽蕭露的。

武林維持會主的宅第是在括蒼山中。

括蒼山在宇內不算是很高的山，但位置適中，所以建於此處。會主住宅分兩部份，前面是公事房，專門處理武林中的事務，後面是會主的眷屬和部屬內眷之住所。

不論是公事房或眷舍，佔地都很大。

現在，蕭松樵連任日期未到，正是上任任期之末。

這次大會之後，蕭的部下又充實了很多。

雖然，白道那邊已揭開了他的假面具，但他的勢力很大，連「不老仙」都非其敵，誰敢反抗？

不要說反抗，就是稍有不敬之色，只怕小命也難保。

但是，會主連任，上下一片歡騰之時，卻少了兩個高級人物，一是右護法費天儀，一是「十三聯」中的中堅份子黃鼎元。

這兩人爲何外出未歸？蕭松樵不明原因。

原因是，長孫虎與兩人交惡，毛小珠不說誰也不知道。

正因爲有人失踪，會主公廨內戒備森嚴。

三小身手了得，這天微雨有風的夜晚，他們混了進去。

他們的目標是蕭松樵。

只不過他們沒有找到蕭松樵。

於是來到後宅，但也沒找到柳盈盈的住處。

就在這時，三人已被發現。

大約是十二、三人之多，其中有「苦、樂」兩居士，其餘大多數不識，但個個的身手不比「十三聯」差。

只不過三小合起來非同小可，未出五七招，十二三人之中就有四個受了傷，這些人眞是大吃一驚。

尤其長門眞子的怪招，擋者披靡。

不久又傷了三個，這工夫蕭松樵出現。

蕭一出現，蕭露立刻使眼色叫眞子上。

眞子很聽話，立刻撲向蕭松樵。

這是中國第一高手，連任的會主，她居然一點懼意也沒有，事實上她也是人，那會不怕呢？

只不過她愛小郭，爲了愛人，懼怕就不足一提了。

眞子一撲上，當然出手就是「鬼舞籙」上的武功。

哪知蕭松樵手忙腳亂，竟被掃了一掌。

這一掌並未掃實，那是由於眞子沒有信心，加上蕭松樵對自己也沒有信心，雙方都沒有信心，才有這現象。

蕭松樵怎麼會對自己沒有信心呢？

眞子得手後立刻就有了信心，再攻上去，蕭松樵閃閃避避，守多攻少。這簡直不像是在大會上威風凜凜的蕭會主。

小郭及蕭露兩人應付二十人還是攻多守少。

只有會主有點失常，這是怎麼回事？

而且會主的對手居然是一位陌生的少女。

這工夫小郭和蕭露兩人也摸不清，爲甚麼蕭松樵這麼差勁？他眞想不通，今夜是怎麼回事啦？

難道說是眞子學的「鬼舞籙」上的武功比蕭松樵高明？

眞子猛攻，她也奇怪，像這貨色，也算是中國武林中最了不起的高手嗎？怎麼會？

這工夫蕭松樵閃入漆黑的屋

中，眞子正要入屋，但蕭松樵又自屋中竄了出來，主動攻出一掌。

這一掌眞子一接，竟被砸退了兩步。

眞子當然不服，又攻了上去。

哪知這一次蕭松樵的招式大變，任何一招都是「鬼舞籙」上的招式，完全變了樣。

眞子學的也是「鬼舞籙」上的絕學。

兩個人學的是同一門絕學。只不過眞子也說過，她的義父教她的很少。

眞子和這個（自屋中再次出來的這個）打了十七八招，有點招架不住，小郭一看不妙，和蕭露招呼一下，全攻向蕭松樵。

三個人一下子攻上，這個蕭松樵也受不了。

蕭松樵一退，三人立刻撤退。可是要在這等高手之下撤退又談何容易？

蕭宰領數十人立刻追來。三人一打招呼，立即分開，分成三路逃走。

蕭松樵竟然去追眞子，因爲眞子會「鬼舞籙」上的武功。

眞子的輕功不怎麼高明。

小郭只好去掩護眞子，當蕭松樵快追上眞子時，小郭就以小石施襲，如此一來，眞子就脫困了。

蕭松樵追丟了眞子，就回頭追小郭。

小郭覺得這宅子太大了，就是一位王爺的官邸，也沒有這麼大，因爲官邸雖有四五進，或五六進之深，寬度却也沒這麼大。

小郭的輕功了得，甚至不低於蕭松樵。

這一帶是在公廨和眷舍住宅之處。

小郭往前竄，然後再偷偷地繞到後面眷舍。

小郭以爲，蕭的眷舍一定是建築宏偉考究之處，這想法錯了。小郭東竄西掠，總是見不到柳盈盈。

這工夫「苦樂二居士」又盯上了他，他繼續逃竄。

這時他來到較低矮的院落處。任何人一看就知道，這是身份較低的眷屬處。

小郭藏在夾道窗下，這兒有一株杏樹，他藏在樹上，如有人來，他可以往上竄到屋頂上去。

如上面有人來，他可以下樹逃走。

但上面沒有來人，下面也沒有來人，却聽到這窗內有人輕輕地敲窗，低聲道：「孩子，孩子，進來吧……」

小郭嚇了一跳，不敢出聲。

「孩子，你即管進來，不要怕我。」

小郭低聲道：「請問妳是甚麼人？」

「我是蕭松樵的妻子柳盈盈……」

小郭心頭一震，道：「你叫我進去幹甚麼？」

「你不是怕人找到你嗎？只有這裏面才安全。」

「妳……妳會救我？」

「孩子，我爲甚麼就不能救你？」

「妳抓我還來不及呢？怎麼會……」

柳盈盈道：「錯了！我不會抓你，我喜歡你還來不及呢，你一直不知道我很喜歡你嗎？」

「妳喜歡我？」

「是的，我希望自己能生個孩子，我不能生，於是我寄望蕭松樵的幾個女人能生個男孩，孩子，你不會理解，一個女人渴望有個男孩那種冀求的心情。」

「我眞的不知道！」

「我希望他的女人能生個男孩，却都生了女孩，只有個長孫蓉生了個長孫虎，却又不是他的種，那是黃鼎元的孩子……」

她居然也知道這件事。

「男孩女孩不都是一樣的嗎？」

「不一樣，不一樣！況且，那些女孩也不是他生的，都是別人的種，我一定要他和某個女人生的才行。」

小郭進入屋中，發現柳盈盈很美。

只是行動不便，坐在榻上，以僅有的一隻手指着點心，道：「吃點吧！孩子，你是我看到的男孩子中最好的一個。」

「可是我並不像你說的那麼好。」

「太好了！我要是有你這麼一個兒子……噢！對不起！我不該這麼說的，孩子，對不起你！」

「不要緊，我要是有妳這麼一位慈祥的母親不也是很好了！」

「孩……孩子……你這話可是打心裏說出來的？」

「當然，我自幼失去母親，二十歲就死了父親……」

「噢！可憐的孩子……」她看小郭不吃點心，以爲他怕點心有毒，就自己先吃，道：「孩子，吃一點……」

小郭也開始吃點心，道：「請問，妳和會主爲甚麼要住在這矮小的房子裏？是怕人注意嗎？」

「不是的，孩子，本來松樵也反對住這小房子，可是我以前是在矮房中長大的，我不願忘本……」

小郭道：「原來如此！」

「孩子，你願意叫我一聲『娘』嗎？」

「叫聲娘對妳很重要嗎？」

（未完・廿七）